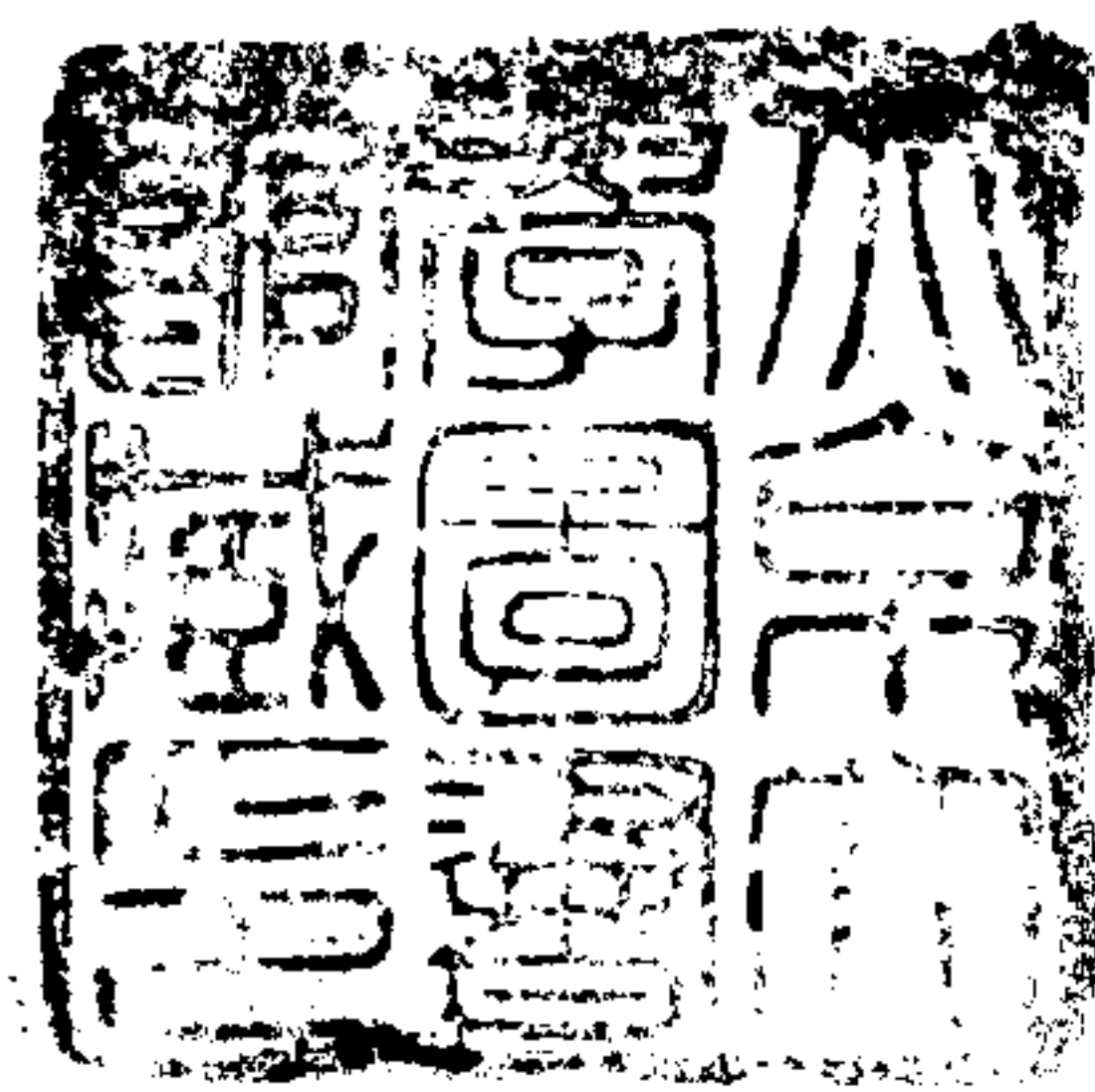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八九·史部·紀事本末類

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卷四十三至卷末)〔清〕李有棠撰……………一

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明〕陳邦瞻撰 臧懋循補 張 溥論正……………六九

鴻猷錄十六卷〔明〕高 岱撰……………二二三

昭代武功編十卷〔明〕范景文撰……………四一九

2283/09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封資政大夫 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封建九公

宣宗興定四年春二月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皆兼宣撫使便宜行事攷異薛應旂通鑑續編初貞祐四年右司諫珠嘉濟敦原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尙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集百官議翰林承旨圖克坦鎬等十有六人謂制兵有三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北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宜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十一

取願徙者屯河南陝西否則許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原作與屯胡撤合三人曰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田耕墾置僑治官撫循之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尙書烏凌阿原作烏林答與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士人嘗居官有材畧者授之急則走險暇則耕種宣徽使伊喇光祖等三人曰太原雖暫失亦可復當募士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

能悍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

業提點尙食局舒穆魯請以高爵募民畧同光祖議

宰臣欲置公府帝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以虛

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

何惜焉帝曰他日事定公府毋乃多乎伯嘉曰若事

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計乃定攷異明陳仁錫謂卽漢高捐關

東使布越三人人自爲戰之計至是封滄州經畧使

王福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二縣名均東

陵東光甯津吳橋將陵阜城六縣名均隸景州蓟

州隸焉河間路招撫伊喇重嘉努原作移刺衆家奴攷異卷一百十三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白撒傳正大九年北軍爲河間公以獻地理志云

壽縣縣二縣州宋安深州河間肅寧二縣名均

武強饒陽三縣名均六家莊郎山寨隸焉真定經畧

使武仙爲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地理志云沃州

爲趙州後仍舊縣七攷異續通考云宋爲慶源軍金

天會中改趙州領縣七平棘臨城高邑贊皇甯晉相

平隸焉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莫

屬冀州高陽州信安文安大成保定四縣名靜海

屬河間府寶坻武清二縣名安次縣屬大興府隸焉中都西路

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舊爲州今爲

屬保定府

縣天會中升為徐州天德中改今名領安肅一縣

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朝天

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焉攻異方輿紀要云礮山在

南北二口出白綠礮水出焉唐置礮山縣遼州從

宜郭文振為晉陽公河北東路皆隸焉平陽招撫使

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陽府陞吉州隸焉昭義

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山東安

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總帥本路

兵馬署置官吏賦斂賞罰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

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隣近州縣亦聽管屬同時九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三

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武仙威州人嘗為道士初

率鄉民保威州西山權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命即

真遷知兵定府累官中京留守權右都監封恒山公

四年叛降元攻異績通考云金玉妻晉人玉署元

妻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副史天倪治真

家耶仙怒聞之數匝殺其子壽壽

定仙只貴為安國節度使史天祥擊之亦降元仙治

真定六年與天倪積不相能宣宗遣謀招之遂於哀

宗正天二年殺天倪攻異畢沅續通鑑云即元太祖

神道碑誤復以真定來降為元將薩納台原作笑乃

史本傳作實訥台云與天澤合兵取真定及復叛又

斬仙將盧治中圍所擊乃奔汴攻異元史太祖紀云

定叛三月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據王輝秋濶集撰

天澤家傳則復真定在六月而薛應旂通鑑繫之正

月誤也方輿紀要云時武仙置抱憤岩據以自守天

澤屯真定以高公抱憤諸岩為仙巢穴攻破之寨在

獲鹿縣五年哀宗召見復封爵置府衛州七年圍上

西入里五年哀宗召見復封爵置府衛州七年圍上

黨聞元兵攻衛州退還詔平章哈達原及布哈作

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一作關扼金州路八年元兵

涉襄漢哈達布哈駐鄧州仙由荆子口引兵會天興

元年正月布哈兵敗於三峰山仙由密縣屬禹州隸

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屯留山立官府聚糧繕器兵

勢復振攻異宏簡錄云仙從四十騎趨御三月汴京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四

被圍拜仙參政兼樞副合色一作錫林攻異宏簡

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權參政行省鄧州兵敗降

中京留守元兵圍之不下崔立使其子裔降射之俄

病數日卒兵入援八月至密縣遇元蘇布特原作速

兵即按軍眉山店勸色將阻澗結營與俱進不聽先

至京水兵潰仙還軍留山召入衛不果仙與總領洪

果薩哈有怨薩哈降元攻異宏簡錄作黃摺三合云

山一帶行元帥府仙惡其詐以書約取裕州續通考

權盛改為征行元帥遂怨其詐以書約取裕州云唐初

置北禮州又改魯州州屬唐州今仙至與元兵夾擊

敗仙於柳河仙逃走聖朶寨攻異宏簡錄云仙敗責

防禦使李天祥令總領楊全斌械時哀宗走歸德使

之會赦得釋與楊全斌俱降宋

修撰魏璠字邦彥源人貞祐二年進士後為元間

道召仙不赴璠責之幾被殺尋以軍乏食徙鄧州總

帥伊喇瑗本名彛赫一作畏其逼以女妻之乃還順

陽故城在浙川縣瑗舉城降宋疽發背死仙為宋將

孟珙所襲擊敗珙兵生擒其統制數十獲馬千餘

宋史孟珙傳時仙為珙敗於順陽退保馬山珙用

降將劉儀計追擊敗之降其眾七萬山在內鄉縣西

南百八十里仙懼復來徙浙川縣名在鄧州西之石穴

里史未載仙懼復來徙浙川縣名在鄧州西之石穴

迨哀宗走蔡州遺近侍烏頁原作責其赴難終不應

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殺玠

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節度行尚書仙追不及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五

走至南陽為土俄至黑谷泊進退失據蔡州破糧盡

軍散從十八人北行渡河為澤州戍兵所殺攻異劉

志云李汾字長源太原人仙辟掌書記國亡汾勸仙

歸宋為仙麾下善史稱仙與思烈不合懼汾欲除之

汾問中州集元王德追獲之絕食卒未言被害事元

罷武仕署為講議官不合遁將才三輔樓台失歸燕

河不洗中原恨趙括元非上將才三輔樓台失歸燕

上林花木怨啼鵲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

前同輩作七言詩者皆不及也又遺山有哀李長源

詩云冀州事死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

能楚此更禁詩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

粹亦有哭長源詩云十月西來始我君山中何處有

平編舊文見顧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為同知

橫海節度事復濱棣二州拜滄州經畧使遷知東平

府權右都監攻異宏簡錄云福道張聚王進復濱棣

史畧使上言乞選重臣為使朝廷因而授之封滄

海公紅襖賊屢來犯擊却之攻異宏簡錄云紅襖賊

制斬首二千級樂陵縣名今屬武定州尋引宋人

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

勢危盛福將南奔眾止之遂降於張林伊喇重嘉

努積戰功賜姓完顏歷河間路招撫使權右都監封

河間公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守移屯信安與張甫

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尋改信安為鎮安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六

府與甫協力保守鎮安遂全攻異宏簡錄云時遣將

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日下舊聞考云伊喇舊作移刺

從入契姓諸改重嘉努亦作仲夾奴時奏鎮安距海

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之衝高陽公甫有海

不重不足以西人擬募者遷忠顯校尉仍賞錢五

千貫詔從之見本傳信安軍宋置初名破鹵軍即淤

口寨金初因之見地理志張甫初附元嗣為涿州

刺史李奇嚙原作所招遂與張進來降授中都路經

畧使與永定節度使賈全不協屢相攻擊會全殺甫

參議官邢璋甫力攻之全敗自縊死及奇嚙降元遂

代為中都東路經畧使權右都監封高陽公攻異宏

元將俚若奴乘間推投閣下幾斃窩羅虎復乘千里

以獻俚若奴乘間推投閣下幾斃窩羅虎復乘千里

馬以歸追者莫及按俚語若奴今譯作里齋勞窩羅虎
今譯作鄂囉呼蒙古語進也宋史云時會飲於燕京
之大悲閣鄂囉呼醉里齋勞而推使投關仍伴及伊
醉下樓乘馬歸甫人服甫之用間焉所載各異

喇重嘉努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卒全其城
張禧傳張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元太宗下山東仁義
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為金守其主將知
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
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府守信安
諭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降又楊傑珠格傳
從額蘇倫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
不降傑珠格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
不若往說之凡三往乃降按珠格蒙古語聞散也舊
作只哥額蘇倫今俱譯改賜姓完顏進亦擢左監軍
也舊作阿訖魯今俱譯改賜姓完顏進亦擢左監軍

賜國姓改異趙翼劉氏金末亦多有賜姓始於漢高祖賜項伯
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包世顯包長
壽包疙疸賜姓烏庫哩氏多隆烏賜姓哈薩喇氏何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七

額遂遇害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
人由進士歷遼州刺史深得眾心擢中都副留守權
左都監行帥府事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封晉陽公
尋以轄境遼濶請命葭州刺史瓜爾佳芬徹里原作古
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上書乞遣前平章晉鼎
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并聽節度以圖恢復不報詔
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未幾遼州不守徙其軍於孟
州復徙衛州然亦不能軍寄寓而已 胡天作字景
山管州地理志云本宋人初以鄉兵守本州為刺史
改同知平陽府復平陽克招撫使權左都監封平陽

定賜姓必喇氏馬福德馬栢壽賜姓瓜爾嘉氏楊沃
行賜姓烏凌阿氏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潤
撒氏是也其功多勢大者竟賜國姓如郭仲元郭阿
隣李雲梁佐李岐住國用安張甫等皆賜姓完顏氏
是也其附入屬籍又有差等以千人致敵三千者賜
及總麻以上敗二千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
賜止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初充義軍隸苗道
其家 潤歷安武節度使知德興府中都西路招撫使道潤
死與李奇嚙分領其眾權左監軍行帥府事安民上
書言經畧使劉鐸嫉道潤功反間賈瑀李琛殺道潤
鐸亦許奏安民擅殺杜貴事召鐸還封安民易水公
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擔車寨在保安元兵乘虛襲
之提控馬豹以其妻子老弱降安民及經歷郝端還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八
公守凡四年屢有功錄其子定格為奉職未幾青龍
堡危急詔遣瓜爾佳實倫會郭文振張開兵救之次
彈平寨知府事珠格和索哩原作尤虎等降元以兵
臨城索其妻子天作被執月而元史穆呼哩傳繫之
七嗣受官爵招撫懷孟其子定格聞之自經死贈信
武將軍天作後謀脫走為元殺宣宗以史詠權平陽
公府事徙軍河中府當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妻
梗氏皆殉難 張開景州人初團結鄉兵為固守計
歷青州防禦副使同知觀州事復河間府及滄獻二
州十三縣復青州加經畧使賜國姓俄潼關不守召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七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八

入衛累官潞州安撫使林州元帥府濯左都監與郭

文振共復太原封上黨公復取高平縣屬澤州及澤州

大戰壺關縣名在今潞安府東二十五里有功正大間潞州失守開

居南京部曲離散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

領兵攻衛州敗於白公廟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

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

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倚三人為重寧擊敗

紅襖賊五公喜兵復沂州招撫胡七胡八引為腹心

累官山東安撫副使封東莒公與蒙古綱王庭玉保

全東平加金紫光祿大夫還軍天勝戰死詔贈祖父

母父母官族屬五十餘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

田琢繼而甯死蒙古綱勢孤徙邳州而山東不復能

守矣其地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宜宗實錄所

載如此他善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郭棟此必正大間

作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

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致矣趙翼劄記云

九公之外又有十郡王之封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

張瑀張瑀字翼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畧見國安用傳

十人皆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畧見國安用傳

無功績可紀者也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馳封資政大夫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宋人構怨

宣宗貞祐元年秋閏九月辛未遣使如宋表使奉國

上將軍烏陵阿與戶部侍郎高霖為報論宋使十一

月宋賀正使入境有期以大兵在近姑停之令有司

移報宣宗紀未載

二年春正月辛未宋人攻秦州統軍使舒穆魯仲溫

擊郤之攻異交聘表正月丁丑宋刑部尚書真德秀

載而表亦未書宋攻秦州事所載各異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宋使來賀癸亥曲宴宋使交聘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表正使為顯謨閣學士聶子述副三月壬申宋使賀

使廣州觀察使周師銳紀未載

長春節察使侯忠信是月丙子宋使朝辭因言宋帝

請減歲幣如大定例帝以本自稱賀冬十一月戊

不宜別有所請論解之紀均未載

午詔以王世安為安撫使樞密院進世安取盱眙縣

屬泗州之策命與泗州帥府所遣人同往計度其事南

侵之議自此始夫巴古拉工部侍郎富察烏錫禮博

賀宋生日十一月庚辰遣都指揮使富察烏錫禮博

侍郎楊雲翼賀宋正旦使來賀而紀於十二月甲

寅書禮部奏正旦使來賀而紀於十二月甲

如常儀交聘表又未載續綱目云寧宗嘉定七年五

月起居舍人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先言十

二年也明年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先言十

失後奏五事宗社之恥不可忘比隣之道不可輕幸

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

反復切至宋史五月作七月畢沅續通鑑云宋歲幣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至喬行簡言之始改計耳故今歲十二月明年正月十二月尚遣使也至馮璧傳云貞祐四年宋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侵而宣宗紀及交聘表四年皆書宋遣使來賀并無拒使事係誤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官參政證文忠李心傳朝野雜記云德王允濟立辛未秋朝延余郎中嶸北使賀萬秋節而燕京被圍不暇延使者嶸至涿州還西秋節而賀登極真舍人德秀賀正李舍人璽均抵盱眙金皆不克遂謀者言金有內難朝議紛然矣

四年春三月丙寅宋使賀長春節改異交聘表正月己卯朔宋試工部尚書施果廣州觀察使陳萬春賀正旦三月甲子朱華文閣學士留筠宜州觀察使師亮賀長春節紀未書正旦使事而長春秋九月壬辰遣中衛尉完顏節又未書使者姓名

諾爾布原作賀宋生日冬十一月甲辰遣工部侍郎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二

和尙賀宋正旦改異交聘表生日副使爲少詹事納塔謀嘉正旦副使爲右司郎中布薩

殺夫紀均失書

興定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使來賀改異交聘表正使爲煥章

閣學士陳伯震副使福州癸未宋使朝辭帝謂宰臣觀察使霍義紀未列使名

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帝曰朕意不然

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三月庚寅宋使賀

長春節改異交聘表繫之三月己丑正使爲試工部尚書錢撫副使潭州觀察使馮炳紀未列使

名 夏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庫哩慶壽

完顏薩布原作等經畧南邊甲子薩布奏敗宋兵於

宋徵其將覆食快其所求鵲

信陽州名屬汝寧府改異續通考云唐初爲申州又二縣明降爲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及隴山陽州北等處前後六戰俘馘甚衆復遣兵渡淮畧中浚店

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邑斬首萬餘級宋地理志光山定城均屬光州羅山屬信陽軍均屬光州今屬汝寧府定城廢今爲光州治汝寧府

光州今屬汝寧府定城廢今爲光州治汝寧府

江陰郡魏分立之縣四定城固始光州唐曰光州又爲

弋陽郡今因之縣四定城固始光州唐曰光州又爲

鑑云金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

大散關圍西和階成州宋詔趙方李珣董居誼禦之

阿隣即郭阿林以功賜國姓方五月癸巳宋人攻

穎州焚掠而去遂取漣水縣戊戌行樞院兵敗宋人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三

於泥河灣及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府城對峙攻異續綱目云五月金犯襄陽

仍增戍方抗疏主戰檄扈再與陳祥孟宗政等禦之

以待及戰再與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

分左右翼掩擊大敗之屍骸枕藉山谷間尋報襄陽

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即至金人駭遁方聞捷大

喜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英亦

敗金兵於光州隨州宋史宗紀王辛敗金人於安

昌砦殺其統軍完顏掩金兵遁去徐州光化皆以捷

聞史均未載再與字叔起淮人六月丙辰宋人合士

寇攻東海境詔諭沿邊罪宋改異薛應旂通鑑云時

暑日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

-6 521 31 891" data-label="Text">

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仇恥

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爭端若能立非常之

及靈璧縣乙酉襲破東海縣復合土寇攻海州經畧使擊破之八月己酉海州軍敗宋人於石湫南及漣水縣中土橋癸丑宋兵攻確山縣敗之王戊經畧使阿布哈努色爾原作阿不罕奴失刺敗宋軍於海州境提控李元亦屢敗宋兵多所俘獲九月己卯蔡州帥府誘宋人侵息州邀擊之虜其將沈俊 冬十月壬戌右司諫許古上疏請先遣使與宋議和高汝礪言和議先發於我恐自示弱非便帝命古草通和謀宰臣以其言有所哀意無足取議遂寢十一月丁酉詔唐鄧蔡州諸帥府舉兵侵宋十二月甲寅提控韓璧敗宋人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四

於鹽倉權右都監高閻山敗宋兵於吳寨谷改知平涼府改異完顏閻山傳蓋州人明昌二年進士知鳳掩擊敗之殺三百獲牛羊千餘伏吳寨谷閻山率騎尚書行晉安帥府卒紀作高閻山疑誤又宣宗紀貞祐二年冬殉難懿州節度高閻山卷七十三單州節度使郭仲元敗宋人於龜山在盱眙縣東及盱眙元傳中都人官兵部尚書右監軍知鳳翔府賜國姓為南渡名將與定元年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阿林領騎絕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攻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完顏贊犯四川迫湫池堡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攻白環堡破之進逼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史均未載

二年春正月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帥府敗之獲統領季雄韜陳阜以歸癸未近侍局副使額爾克報南

師之捷戊子唐鄧元帥薩布連報攻宋捷宋人攻泗州又戰却之時宋兵萬餘攻泗州赫舍哩約赫德原答牙吾赴援至臨淮殺宋卒三百進破宋兵八千於城下圍盱眙敗宋援兵斬首千餘溺死無算俘獲千計又破宋師於蓮塘攻異馮璧傳是役也宋堅壁不戰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紀及約赫德傳均未載宋史甯宗紀正月金犯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官軍大潰紀亦元帥薩布敗宋人於鐵山及上舍店唐縣屬陽二月癸卯宋人攻青口行樞院遣兵敗之丙午額爾克敗宋人於防山赫舍哩和勒端原作桓端攻異名錄云亦作喚端卷一百七張行信傳大定二年平涼府判官姓烏古論氏卷一百一十一古里甲石倫傳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五

興定三年石州同知卷一百一十三賽不傳天興二年都尉姓尼龐古氏卷一百一十九婁室傳天興三年室表富勒呼子金吾衛上將軍七年同名桓端奏光州信陽捷庚戌海州經畧敗宋兵於胸山縣名屬海州請繼其軍儲詔東平帥府發兵護資糧應之王子薩布攻棗陽敗宋兵三萬薄城壕殺及溺死者三千遂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復大敗之攻異績綱目權棗陽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薩布率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拒守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金兵輒敗宗政甚圍城開壕控兵列壘外宗政募壯士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率諸將出戰州人奔潰與紀異大金國志云時游騎至漢上均州守應謙之棄城癸丑郭阿林敗宋兵於阜郊堡在今秦州西南

三十擒其將吳筠及將校二百攻異宋史寧宗紀二月州都統王大節馬駭死於河池丙午金克阜邠堡宋師死者五萬人進焚湫池堡薛應旂通鑑云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復破之於裴家莊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邠之敗

六谷中及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稍子嶺俘獲甚眾

已而兵敗死之事聞贈西京留守本傳姓郭以功賜國姓宣宗立為通

州防禦使改清州山東西路宣撫使攻異裴家莊等處之捷宣宗紀額爾克事云得粟二千石所載各

異薛應旂通鑑云利州都統王逸率兵十萬復大散關及阜邠堡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

汜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散忠義人遂大潰宋史地理志利州為益州郡寧武軍縣四汜州順政郡縣

二所載勝州互異宋史寧宗紀時鎮丁巳壽州行樞江忠義都統制彭惟誠等敗於泗州

院敗宋人於高柳橋水砦夷其砦而還壬戌額爾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六

遣兵拔宋寨基盤嶺約赫德破宋人於盱眙軍三月

癸未額爾克敗宋人於光化軍輿地廣記云春秋屬楚二漢屬南陽郡西

魏置鄴城郡今為表言國兵自桐栢縣名屬唐州入宋境

所向克捷攷異大金國志云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人不勝糧

紀未載夏四月丁未鞏州行省承裔一名索敗宋人於

阜邠堡丁巳陝西行省兵破宋雞公山取和州成州

至河池縣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

千萬軍實不可勝計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四月金攻阜邠堡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

遁遣守臣楊克家及成州守羅仲甲階州守侯頤皆

棄城走金入諸州犯大散關守將黃立遁犯黃牛堡

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斬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實韶州克家等皆遠竄所載較詳

丁卯臨洮路奏敗宋人之捷五月辛未朔鳳翔元帥

完顏闡山破宋人於部落塌香爐堡諸屯丙戌承裔

遣提控烏庫哩長壽出鹽川鎮即今鞏昌府漳縣治納喇吉遜

出鐵城堡在岷州境屬熙州路所向皆捷辛卯壽州行樞院兵

敗宋人於史河在霍邱縣北冬十月甲寅宋人攻漣水

縣提控劉瑛敗之十二月甲寅以開封治中呂子

羽攷異元好問中州集字唐卿大與人大定末進士仕至陳州防禦使元光末為酷吏所誣以乏軍興

繫獄比赦至先自縊死後復官雷希顏為制辭曰毀

譽之來在仁賢而不免是非之論至久遠而乃公人

謂唐卿無愧屏山故人外傳呂氏凡中第者六以六

桂名其堂貞幹字周卿著竭石志數十萬言皆近代

事幽隱諱怪無所不有在史館論正統謂國朝祇當承遠章廟怒謫西京運幕餘均名士等使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七

講和攷異交聘表時朝議乘勝與宋講和以子羽及南京轉運副使馮璧為詳問使行至淮中流宋

人拒止之自此和好遂癸亥命布薩安貞權參政為

左副元帥行省帥事侵宋安貞率兵至安豐宋兵七

千拒戰完顏呼喇勒擊敗之追至淝水方輿紀要云出廬州府西

北四十里鷄鳴山分二派死者二千餘至大江而還

一入巢湖一入淮詳卷七是歲完顏霆擊敗宋兵於胸山斬高太尉彭元帥

於陳餘眾潰去逾月復至擊卻之本傳建本姓李官至安撫使知歸德

事府三年春正月庚午呂子羽至淮不納而還下詔南侵

攷異續綱目作去年事且云主命安貞輔太子率師南侵薛應旂通鑑云正月金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

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
 戰於黃牛堡死之二月金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通還
 進破興元府權使董居誼希旨棄城走遂破大安軍
 洋州四制軍使董居誼希旨棄城走遂破大安軍
 邀擊於大安軍使董居誼希旨棄城走遂破大安軍
 魯安金人遁績綱目又云金入洋州守臣蔡晉卿拒
 之不克城陷金焚之而去居誼自利州還詔竄永州
 以葦子述代宣宗紀取武休在二月取興元洋州在
 三月餘均未載鳳翔府志武休在二月取興元洋州在
 三十里接褒城界今置武休關在鳳縣南二百
 梁泉有武休鎮關異時獨倚饒風以控商虢由武休
 以達長安故當關為蜀之咽喉宜嚴其備宋史地理
 志云大安軍本三泉縣屬興元府永州寧陵郡縣三
 二月庚子約赫德敗宋人於滁州乙巳攻宋光山縣
 俘其統制蔡從定等光州以兵來援復敗之戊申拔
 小江寨殺其統制王大蓬斬三萬俘萬餘復取武休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八

還金自是不復窺襄漢遺民歸者萬數籍勇壯號忠
 義軍宗政威振境外金呼為孟爺宣宗紀未書趙翼
 劄記云宋本紀嘉定十二年書金帥說可攻棗陽孟
 宗政傳亦書說可棗陽敗歸之事而說可傳轉不載
 何耶范字武仲三月庚午薩布敗宋人於七口倉右都
 仲英字南仲輝原作合達攻異劉祁歸潛志作合打汪
 監完顏哈達輝原作合達攻異劉祁歸潛志作合打汪
 年郊社署令姓唐都尉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興二年陳州刺史四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祐元三年恩州刺史四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祐三年簽樞伏誅姓完顏氏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祐三年都統姓唐括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統姓夾谷氏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德知府姓幹勒氏卷一百二十九粘割奴申傳天
 擒統制張時己卯提控鄂屯沃哩布原與登敗宋
 師於上津縣州屬商軍還至濠州宋人來拒約赫德擊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九
 走之乙酉哈達敗宋人於馬嶺堡丙戌安貞敗宋師
 於石峒山及塗山哈達攻拔麻城縣屬黃州府獲其令張
 倜幹辦官郭守禮薩布奪宋小口倉獲糧九千石兵
 仗三十餘萬又敗其兵於老口鎮及石鵲巖 是月
 行省安貞入朝以南侵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為兵
 者胥鼎等遷賞有差 攷異續綱目云金冠淮西圍安
 之不達遂犯和州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將救
 江避亂諸城悉閉金游騎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
 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乃遣陳
 孝忠向滁州石瑄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
 廣繼之李全李福邀其歸路至渦口與約赫德哈
 連戰於曹家莊金自是將數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
 敗之於曹家莊金自是將數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
 事周密齊東野語云賈涉官淮東制閫嘗請趙珙往

元軍議事歸得其大將樸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王璽一座並符元符五年寶樣一冊及翟朝宗所
獻寶檢一座進於朝下禮部議受寶典禮此嘉定十
四年七月也詔文武各進秩諸軍三學並推恩按靖
康之變金取玉寶十四去而此費居二其一則哲宗
元符三年製一欽宗靖康元年製也及全南遷寶玉
多為元取當時識者謂不宜鋪張云 夏五月乙未朔鳳翔帥府兵敗

宋人於黃牛等堡秋九月丙申唐州從宜瓜爾佳天

成敗宋人於桐栢政分三道伐金戒之日母深入母攻城第償其保甲

夜焚營去招撫副使珠格伊埒圖原作尤虎追及之

四年春正月庚戌宋步騎十餘萬圍鄧州聞援軍至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十

奪其俘還州皆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薛

夏六月庚辰宋人方子忻來歸有司處之鄭州詔增

廩給優遇之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

郡皆降經畧王福以滄州附張林攻異薛應旂通鑑

初李全自化湖陵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

道殺之遺統制陳選代領先眾其部曲裴淵宋德珍

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納潛迎石珪為

乃授珪統轄珪等以入漣水非本心懷不安李全

復請討珪遂命全移師駐楚州之南渡門而遣將招

正德珍降蒙古為元帥全求并將漣水軍涉不能却

因付之周密齊東野語云涉以先反側聞於朝起密
院審察浦至都門無忌憚水人心不安裴淵等請
勇士撲殺之全愈無忌憚水人心不安裴淵等請
石珪為帥制司恐令全率萬人以住全憚珪不敢動
遂呼淵赴山陽稟議令珪密圖之會鞬兵至珪自疑
不可倚仗以歸捷是權上書胡榘嘗言全狼子野心
濠梁歌以諷之趙翼劄記云先死全欲并將其軍詭
稱其軍有三千虛籍覆之可官費遂付以兵欲覆山
東涉勸農出郊暮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
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始入城見全傳令涉
傳不載反謂全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救耶是
似能駕馭羣盜者此傳必其子似道也 九月壬寅宋人

圍阜郊堡提控完顏伊都原作益都擊敗之甲寅宋人出

秦州會夏人來侵書約夾攻九月夏遣樞密寧子真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十一

率眾二十萬圍鞏州夏亦退師語詳征撫西夏事中

五年春正月戊戌宋人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死之

西城二月金來救青敗乃還 乙巳詔諸道兵集蔡

州侵宋二月庚辰命內族惟弼行院事於中京沃喀

哈達行帥府於蔡息納哈塔降福行院事於宿州富

珠哩達哈原作李尤完顏額珠行帥府於廣都 辛

未安貞以兵出息州破宋人於淨居山寺拔黃土關

癸酉約赫德攻泗州西城大破宋兵時青萊城指揮

射中其目遂拔眾南奔追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

進逼濠州至渦口乏糧引還三月庚寅宋人圍唐鄧

進逼濠州至渦口乏糧引還三月庚寅宋人圍唐鄧

行帥事額珠力戰卻之前千戶摩囉歡自拔歸國授同知唐州事 夏四月丙寅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前後殺掠不可勝計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安貞每獲宋壯士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 守禦會黃州失守金併兵攻蘄州事李誠之百計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通擊於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李全又敗之薛應旂通擊於二月金圍光州再興攻唐州金圍黃州破諸縣別將復犯漢陽軍三月再興攻唐州金圍黃州破諸縣別將復犯漢不進黃州守何大節佩郡甲誓死守城詔馮榘授黃蘄州李誠之自殺家屬赴水死事聞贈誠之官立廟不錄大節死事史官且書其棄 五月戊戌宋人據楚邱縣名屬官軍復之時宋人攻唐州守將額琳爲所敗死者七百匿之以捷聞御史納蘭發其事帝以額琳係薩布猶子不之罪錄納蘭敢言功 六月戊寅安貞坐謀反并其三子皆伏誅 秋八月乙丑宋人掠沈邱 縣名屬 殺縣令九月約赫德大敗宋人於團山遷賞有差十一月乙未宋人攻蘄縣壬寅宋人焚穎州執防禦判官去 攻異元好問中州集宣宗類歲主兵者云繼掖無由挂劍衣劍花生澀馬空肥燈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泣涕歸大鵬字鵬舉自言係宋申公裔 史未載

行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侵宋時全行院事副之三月辛酉宋人掠確山縣 屬蔡州 之劉村夏四月丁未行樞院報淮南之捷五月壬戌額爾克時全軍大敗額爾克鏑官兩階時全伏誅 攻異薛旂通盤云詩詠軍於高城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進渡淮時全姪青受宋詔拒全兵全匿其軍五月詔可引還距淮二十里將全矯詔留諸軍收淮南麥舉惑之望三日詔可欲還全力沮是夕大雨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全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盡沒兵財益匱全坐誅趙翼劄記云金史本紀書詔可帥師侵宋書詔可時全軍大敗詔可當死而青而釋之時全傳亦載師還收麥遇雨爲宋兵襲敗乃諫一字殊無與宋交兵 秋九月壬子約赫德請由壽州渡淮擣宋巢穴不從己巳宋人掠遂平 縣名屬 之石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主

若店復侵南陽 縣名屬 唐州提控瓜爾佳玖珠敗之冬十月壬午宋張惠攻零子鎮爲鄂爾多 原作幹 所敗虜其裨將二人十一月甲寅約赫德報臨淮破宋兵之捷時宋人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斷糧道約赫德遣精兵千人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復通 二年春三月甲辰朔宋人襲汝陽 縣名屬 夏六月乙亥京東總帥報淮南之捷秋九月庚子朔宋人入壽州鈕祐祿博諸 原作 乃力戰卻之提控珠嘉算綽和 原作 兪甲刺 破宋兵甲辰宋人攻南陽約赫德敗之於桃只罕

源淮陽時約赫德率兵渡淮東破兩寨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陣淮南岸擊敗之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破之進敗朱兵於湖陂提控珠嘉綽爾原作尤遇害事聞贈銀青光祿大夫冬十月戊戌唐鄧行帥府報淮南之捷攻異薛應旂通鑑云甯宗嘉定十七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交聘表二月以邊帥意遣忠孝軍三百送唐英至滁州宋人宴犒旬日以文榜諭自為辭和事竟不成六月復遣伊喇布哈以文榜諭自是宋人亦斂兵哀宗紀未書唐英通好事餘所載畧同按宋嘉定十七年即金哀宗正大元年也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賜封資政大夫 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汪澤李有棠編纂

高琪用事 高汝礪附

衛紹王大安三年秋九月中都戒嚴冬十月命泰州

刺史珠格原作尤虎攻異國語解即高琪將所部

部三千人屯通元門外高琪或作高乞攻異滿州語

高琪今譯改果勒 西北路明安人大定末由護衛十

人長累官宿直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與彰

化節度副使巴噶罕侵宋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

鞏州輒輶嶺入高琪奮擊敗之疊州與地廣記云古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山郡後周立西疆恒香二郡兼立登州隋羌酋青伊

廢唐復立疊州日合川郡縣二台川常芬取河湟

克內附攻異完顏綱傳青伊克本吐蕃種宋取河湟

日塔爾錦據古登州有四十餘族西鄰其時里族帥

戶蓋蠻境也塔爾錦卒子額爾袞嗣宋不能制糜以

官爵傳六世至青伊克九勁勇得眾欲歸金父事洮

州刺史曹佛哩請內附弗許迨佛哩死子普賢為懷

羌巡檢使會完顏綱經畧西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

伊克率諸部內屬授登州副都總管賜詔獎諭所載

甚 詔與知府事舒穆魯仲溫出界合青伊克兵進取

深嘉其奮勇俄為封冊使封吳曦為蜀國王攻異為

林直學士詹宇詔高琪日卿以邊面宜力加之讀書

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

奉職勿有違枉 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

圍解宋兵三千人攻馬連寨以窺湫池遣瓜爾佳福
壽擊走之至是因元兵逼詔屯通元門外尋為鎮州
防禦使權右都監

至寧元年九月宣宗即位秋八月高琪從行省完顏

綱軍屯緡山縣名屬德興府與元兵戰大敗初高琪

駐兵緡山得士卒心左丞綱將赴京行省圖克坦鑑

勸其勿往不聽至是果敗 閏九月擢高琪為右監

軍詔曰聞軍事皆申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

之朕但責成功耳尋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

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 冬十月高琪與元兵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二

戰凡兩敗績而歸赫舍哩呼沙呼即石戒之日汝

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復敗高琪懼

誅自軍中入遂以兵入呼沙呼第殺之持其首詣闕

待罪帝赦之授左副元帥將士遷賞有差詔曰呼沙

呼昔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提點近侍局慶

善努近侍局使色呼默原作撒累

曾陳奏方慎圖之色呼默漏此意於呼嚕原作呼嚕

以告恩楚原作恩楚達於高琪今日十五日將呼沙

呼戮訖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

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 十二月丁酉朔進高琪

平章政事兼前職翰林院完顏蘇呼原作素蘭次

進士魁 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

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

威權太重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帝未從茂轉

告高琪乃具論死詔免之杖一百除名自是

密奏必令一近臣侍立及蘇呼請帝御便殿見之惟

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蘇呼奏曰日者帥府議

削伯特文格原作伯兵權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

而不受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隸帥府臣

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帝曰汝何以知之蘇呼曰臣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三

文格與永清副提控劉溫牒云平章已處分令隸大

名行省毋違帥府約束然則文格與高琪計結明矣

帝領之復奏曰高琪本無勲望因畏死擅殺呼沙呼

計出於無聊耳妬賢樹黨竊弄威權去歲都下書生

樊知一言亂軍必生亂遂以刀杖決殺之使其黨伊

擿托卜嘉原作移刺為武寧節度使招亂軍無功復

為武衛軍使此賊滅亂紀綱禍害忠良惟陛下察之

帝曰朕徐思之蘇呼出復戒曰慎勿泄也本傳一名

登策論進士由翰林擢御史宣宗遷汴上書未日中

日未禮乏故車駕至此稍獲安地倘不知設備再如前

政行省京兆召還至陝亡奔行在中途遇害父喪曾

廬墓三年

宣宗貞祐四年春二月乙酉平章高琪表乞致仕不

允 冬十月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令史高疑乞命

高琪為帥亟圖進禦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深入

重地請選勇將各付精兵且戰且守詔付尚書省高

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寢高琪

祇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帝

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政異劉祁歸潛志云性頗

之官惟伎忍多害其敵已者殺東平十二月辛亥高

琪加崇進右丞相請修南京裏城帝曰民力已因此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四

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

興定元年春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帝曰聞息

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宋人何敢犯

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不許 冬十月壬戌右司

諫許古請與宋議和命草牒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

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罷集賢院諮議官呂鑑

請往南邊馳書招諭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

可尙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辛亥陝西行

省胥鼎諫侵宋高琪曰諸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不

報鼎復言錢穀之尤非九重所能兼但當總大綱責

成功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

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當是時南北用兵帝

深以為憂右司諫呂造乞詔內外百官上封事直言

無諱或召見親訪以盡下情帝嘉納詔百官議河北

陝西備禦之策高琪深忌之一無所用高琪督修裏

城帝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

成但其壞未及浚耳帝曰無壞可乎高琪曰苟防城

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帝曰與其臨城曷若

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工畢受金鼎之賜政

劉祁歸潛志云高琪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

守內築子城周四十里壞民屋舍甚眾使朝官監役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五

不前輒杖之及元兵至仍守外城當工初起得石礪

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

移人事變却來此地再高琪自為相專固權寵擅作

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

己者用否則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與己頗者對

上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死地政異劉祁歸

為相初欲擢用文人自許古劉元規等相繼彈劾坐

罷因大惡進士專用胥吏由是吏權大盛吏員不五

年皆得要職帝亦喜此曹刻深皆自罷樞密元帥後

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南侵置河北不復措意凡精兵

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出一卒應方面急 三年冬十一月丁巳高琪以罪下獄十二月高琪伏

誅初英王守純欲發其罪懼其黨與盛未果會高琪使奴薩布原作不殺其妻歸罪於薩布送開封府殺之

以滅口開封府不敢違事覺帝久聞其姦惡因此事誅之攷異劉祁歸潛志云高琪坐殺妻為家人訟宰

會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餘各杖七十勒停先是帝將南遷欲置亂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搏多

厚撫此軍搏多輒殺數人以至於敗帝嘗曰壞天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六

者高琪搏多也終身以為恨云攷異搏多原作象多

官有能聲明昌初授石州刺史歷諫議請羣臣奏事

諫官得預聞乞舉行推排法令戶部尚書賈執剛與

汝礪先推排在都物力攷異續通考謂汝礪疏奏國

物力惟貴簡靜而重勞民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

年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亦曰通檢率十

惠卿手實法正同然以宋暫行即罷之弊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無救於民病也按大定中推排各戶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上中下三等務使貧富適均承安中遂定制已典賣物力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泰和間累擢中都籍戶絕及因弱者免新強者增之

路都轉運使進戶部尚書時鈔法滯因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攷異劉祁歸潛志云金錢幣祇用

錢高巖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過於錢嗣後兵燹官不出其眾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初至

有交鈔千貫不抵錢一文用者商賈重困俗謂生化矣績通考云金初用遠宋舊錢天會末劉豫阜昌

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貞元二年遷都後戶部尚書蔡松年請復鈔引法始置印造鈔庫副專主

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專主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以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七

七年為限納故易新循宋張詠四川交子法而紓其期時有欲罷之者有司奏言公私俱便不可廢祇乞

削之厥後法屢更而弊益滋矣史臣曰正隆初議鼓鑄銅禁甚嚴銅不給用漸興窳冶凡產銅地脈遺鼓

訪察且及外病聽民自用銅器不可缺者皆造於官而

之弊也若民交病聽民自用銅器不可缺者皆造於官而

泉未幾獲綾印鈔名日珍貨復作寶宣宗南遷拜參

政貞祐三年五月朝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

軍戶之徙河南者以汝礪總其事尋因羣臣言不便

事遂寢政異續通考時因汝礪言命右司諫馮開隨

為求加察石抹世勳劉元規皆言不便詔罷給田但

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

籍其數議給軍因宰臣言命再議乃擬民有能開牧

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半給為永業半給軍詔從

之未幾省臣請令諸帥府各以其四年正月由右丞

進左丞時高琪欲歲閱民田徵租汝礪力阻而止南

侵民困言者請議和汝礪言其非計不許同提舉權

貨司王三錫建議權油高琪勸帝從之以汝礪言乃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八

罷未幾拜平章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加榮

祿大夫謂其官未至二品特升兩階哀宗立諫官言

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不允

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因請老不許正

大元年卒性緝密廉潔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默

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蒙譴訶貪戀不去士論譏之

政異元好問中州集云南渡後機務倥傯未嘗一日

廢書不觀臨終留詩有寄謝東門干樹柳安掛青眼

送行人之句卒時七十一配享宣宗廟廷士論謂其

才量渾厚足為守成良相恨所遭不時耳所載稍異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李有棠編纂

哀宗守汴

宣宗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帝崩於隆德殿辛卯

皇太子守緒即位初諱守禮又諱寧嘉祿原作寧宣

宗第三子母明惠王后賜姓温都氏承安三年八月

生宣宗立封遂王貞祐四年立為太子政異大金國

慈仁嗜書博學干戈擾攘談論不至是宣宗不豫暮

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帝知

其可託日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是夜皇后及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一

麗貴妃問安寢閣麗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

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給之日帝方更衣

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

立太子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守純

已先至命護衛監守乃即位

哀宗正大元年春正月庚子權吏部侍郎富察和卓

原作合住政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六世宗大

定二年奚猛安被擒六年秦州叛人伏誅卷十四宣

宗貞祐三年總管又與定五年通遠節度姓李兀魯

氏卷六十六遠領辰復二州卷六十九胙王元傳子

育本名大宗正卿卷七十四文傳大定時南京路猛

安又家奴姓石抹氏卷八十六福壽傳父猛安卷九

百四郭侯傳大定末侍儀司同卷烏林答與本名

宣宗時工部尚書卷一百二十徒單四喜改恒州刺

史伏誅左司員外郎尼瑪哈華山改同知楨州事逐

二姦臣士夫相賀戊午帝始視朝大風飄端門瓦

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

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重杖而遣之南陽民布陳謀

反伏誅三月癸亥犯左執法紀又載四月癸酉犯右

午月犯昇三月癸丑犯癸感四甲寅以延安帥完

顏哈達合達權參政行省京兆兼統河東兩路夏

五月戊申詔刑部登聞檢鼓院聽冤者陳訴辛卯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立妃圖克坦氏為皇后名總管彭義斌侵河北史天

倪敗之秋九月樞密判官伊喇布哈阿改作伊喇

拉復澤潞獲馬千匹高琪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

條因左丞張行信言改依舊例

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黃黑之祲夏四月辛卯朔起

復胥鼎為平章行省衛州五月丁丑蘇椿自大名來

奔詔置之許州致異薛應旂通鑑云嘉定十七年六

官即以其州授之當正大元年至是復自宋來奔耳

時李全遣劉慶福圍許國國縊死全據楚州既克山

義斌不從遂攻恩州義斌與戰敗之義斌既克山

復納李全降兵勢大振遂圍東平下真定嚴實與

蒙古將李里海合圖之兵潰義斌為史天澤所擒不

屈死之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凡五十四城元史太祖

紀云六月彭義斌以兵應武仙八月鞏州元帥田瑞

天澤禦於贊皇擣斬之史未載一百三十

反行省軍圍之弟實格原作十哥改異卷一百三十

戶十哥一人殺瑞出降授涇州節度使世襲明安九月

夏國和議成遣使來聘冬十月乙亥伊喇布哈敗

宋人於光州獲馬數千斬首千餘級內族王嘉努

原作王家奴攷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十五宣

宗興定三年葭州刺史石烈氏卷六十三海陵

嫡母徒單氏傳寗德宮直長為海陵殺卷八十一烏

古迪烈招討都監姓蕭氏卷一百二完顏弼傳大安

三年押軍千戶五故殺鮮于主簿特命斬之詔有司

人為死節士十三人立褒忠廟攷異續通考云時完顏

士門死節臨洮皆立像祀之廟曰褒忠按天眷中洪

洞令劉徽柔斷叔殺姪事部民驚服為立生祠大定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問長社令張萬公招諭土寇數萬眾感悟去邑人立

生祠明昌五年言者謂葉魯谷神創女直文字乞封

贈立祠詔依倉頡立廟蓋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與

定中王浩令涇陽有惠政去後民立生祠又商衡令

威戎開倉賑饑民命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錄

攷異續通考云時秉文等上君臣政要又沙溪傳慎

微有興亡金鏡錄百卷正大間同知集賢院呂造著

尚書要錄奏進東明玉鸞金未狀元著論語集

義應物集汝南遺事信安桂瑛著語孟旁通

三年夏五月己未宋兵掠壽州境癸亥永州桃園軍

失利死者四百六月壬子詔諭遼東行省討反賊萬

嘉努原作萬救脅從者秋八月伊喇布哈復曲沃縣

屬絳及晉安攷異元史太祖紀云九月李全執張琳

全降續綱目云三月蒙古圍全於青州糧援路絕使

其兄福還楚州時朝廷欲圖全以制置使徐除稷畏

情罷之以劉璋代璋資望尤凌... 遂璋以眾降金璋走死又以姚弋仲... 舍媚事全妻楊氏李福謀殺劉慶... 死福為張林殺全擊林殺之復誘... 正大四年六月七月事也先是蒙... 降係五月事而富珠哩傳謂全於... 入齊至四年四月乃冬十月己巳... 降元所載時日互異

楚州來歸王義深張惠范成以城降封四人為郡王

改楚州為平淮府 改異薛應旂通鑑云八月檄知府

時青密遣人報全張惠范成進以朝檄不及已歸... 全得時青報還楚州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 德以自贖周密齊東野語云初賈涉病歸許國代知... 楚州授文階坐受李全庭參禮激變走死文武被害... 者數十人徐晞櫻代至則一意逢迎全益驕還青州... 晞櫻罷璋代措置乖方會夏全自肝全益驕還青州... 是李全欲殺夏全得璋救免至是留以自衛又命封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四

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限北軍三日出城爭與楊... 氏通遂合李福作亂逐璋事聞命姚弋仲代時全猶未... 歸李姑姑楚國夫人兄李福殺劉慶福張甫以誅逆聞... 封姑姑易服往海州續綱目云時有郭統制者殺李... 次子通及全妻劉氏詭稱楊氏函首獻楊紹雲後亦... 為全殺嚴道甫云夏全等四人封王 是歲設益政... 非一時金史牽連書之亦有舛誤

書院於內廷以楊雲翼等為說書 攻異元史是冬皇... 罕之師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於金史未載五... 志云十一月丙辰月掩榮感丁巳炎惑犯歲星庚申... 犯壘壁陣癸酉五星並見於西南十二月炎惑入... 續通考云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出大如斛流行... 轉人皆驚避時而滅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 巨西南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倏... 見如二星移時 方滅紀均未載

四年春正月壬戌增築中京城浚汴京外壕二月布

哈約赫德復平陽執知府李齊勤 攻異錢大昕諸... 斤即元史忠義獲馬八千 本紀載布哈約赫德復... 傳之李守忠也 載蓋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 陽而布哈約赫德不載蓋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 哈約赫德也今從紀而布哈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 月元兵克德順府節度使愛新 原作愛申 卷一百二十四... 烏古孫奴申傳哀宗奉御亦 攝府判馬肩龍死之元... 名忙哥另一人亦見崔立傳

兵復下平陽 己巳徵夏稅二倍 夏五月丁丑元

兵克臨洮府總管圖們呼圖克們 原作陀滿胡土門

利死之 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正西帝攻積石州二月... 博攻拔信都府繫月稍異邵遠平元史類 詔議乞和... 編云時與總管同死者尚有知州陳寅 詔議乞和... 於元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五

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 完顏哈昭 原作合周攷異通鑑輯 為議和使 史太祖... 紀云時副使為鄂通阿古 秋七月元兵自鳳翔徇京... 兆關中大震未幾復克商州 古入京兆復破關外諸... 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汧州遁三關不守金... 盡棄兩河關陝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金... 津東至邠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國行省... 精兵二十萬守禦是冬鐵木真殂於六盤山立... 二年卒如共策廟號太祖假道於宋下兵唐鄧直... 梁後卒如共策廟號太祖假道於宋下兵唐鄧直... 及三窩濶合四拖雷至是拖雷監國六盤山在... 州西南三十里元史太祖紀云帝次清水縣西... 月崩於薩里川哈喇圖之行宮葬起輦谷日下... 考云特穆津墓在蘆溝河側山環繞相傳插矢... 為垣選騎以為衛濶踰三十里特 八月己巳大風... 穆津生於此故葬此今墓無考

八月己巳大風

落左掖門鷓尾壞丹鳳門扉隕霜殺禾改異五行志云正月壬戌
癸未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癸未犯
斗從西第二星續通考云六月丙辰白氣經天十月
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長丈是月李全自
餘兩旁均有白氣貫之紀多未書

益都復據楚州遣總帥額爾克原可元帥慶善努原
奴慶山守盱眙與戰於龜山敗績封全淮南王不受
五年春正月庚辰遣知開封府事完顏莽伊蘇原斤
出如元弔慰免死除名二月乙巳朔大寒雷雨雪
木之華者盡死攻異五行志云五月乙酉月掩心大
者日不放論何星續通考云八月御座上聞若有言
索之不見紀未載 癸丑詔塑呼圖克們像入褒忠

廟書死節子孫於御屏量才任使三月甲戌朔羣臣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六

請依舊制樞密使聽尚書省節制不從改異續綱目云三月蒙古
兵入大昌原金哈達使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向為
前鋒以四百騎大破蒙古兵八千蓋二十年來始有
此捷奏功第一名振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
又於七年正月書蒙古入金大昌原布哈敗之慶陽
圍解薛應旂通鑑因之與續綱目同蓋本忠義傳徐乾
年三月薛通鑑因之與續綱目同蓋本忠義傳徐乾
學後編繫之六年本哀宗紀惟畢沅續通鑑改作七
年正月據約赫德布哈傳云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
慶陽圍解即為陳和尙前鋒奏捷之事前人誤分大
昌原慶陽為二事故致誤耳大昌原在慶陽府南接
寧州 秋八月甲子以博索原白撒為尙書左丞十二月
壬子完顏訥新原訥改侍講學士充國信使改異元
紀八月金遣阿固岱來歸太祖原
尋復遣使來聘卻不受所載各異
六年春二月丙辰命丞相薩布原行省關中召平

章哈達還朝布哈率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改異續綱目云
完顏彝通鑑輯 駐邠州遣白華宣諭專備軍須秋八
月丙申布哈再復澤潞冬十月元兵駐慶陽界詔陝
西行省遣使乞紱師十二月乙未命副樞布哈總帥

約赫德簽樞額爾克合兵救慶陽改異續綱目云八
立十二月定算賦以史天澤劉黑馬
蕭扎拉為萬戶統漢兵分守中原
七年春正月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以額爾克屯
邠州布哈等還京兆以約赫德為左副元帥值元使
翁鄂羅北還約赫德出語不遜激怒元主即自將侵

陝西改異薛應旂通鑑云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
議和蒲阿牙吾答留之及慶陽圍解志意驕滿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七

蒲阿乃遣幹骨樂還謂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
歸告元主即與拖雷雷破陝西破山峯六十餘所遂趨
鳳翔約赫德傳一名志本出親軍明年棄京兆歸至
閬中得疾不汗死性鷙狠好結小人不受朝廷節
制說差行省厚賄之御使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
號督差行省厚賄之御使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
兵威震淮南喜用鼓椎擊人號盧鼓椎可止兒啼如
呼麻胡云子阿里哈號小鼓椎坐官努誅原阿里
合一作合里合卷一百二十二移刺阿里合同名宣
宗時霍州刺史康錫字百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
拜御史劾侯擊師安石非相才薩哈連聲勢熏灼請
託公行不可在禁近時論避之後為河中府治中城
破從帥濟河船敗死 夏五月釋清口宋敗軍三千
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秋八月元兵圍
人願留者五百屯許州餘縱遣之
武仙於舊衛州冬十月己未朔命平章哈達參政布
哈引兵解其圍軍還帝登承天門犒勞并賜世襲明

安行省閔鄉 縣名屬陝州 以備潼關 攻異元史太宗紀云

蘇師來援 拔之七月 帝南伐 拔天成等 堡遂渡河 攻鳳

翔十一特 援之七月 帝南伐 拔天成等 堡遂渡河 攻鳳

城蒲城 紀未載 五行志 云十月 己巳月 暈至 五更 復

有天津 環貫之 絡北斗 內有 戟氣 十二月 庚寅 有星

北在緞 女南乙 未入 天市 垣戊 午方 出癸 丑歷 於東

復東南 行入積 薪凡二 十五 日而 滅續 通考 云十二

州城 衛州 北三 積薪 凡二 十五 日而 滅續 通考 云十二

八年春 正月 元兵 圍鳳 翔遣 判官 白華 等諭 閔鄉 行

省進兵 哈達 布哈 以未 見機會 不行 尋復 遣諭 亦不

行散 漫數 百里 潼關 總帥 納哈 塔邁 珠拒 之乞 救於

二帥 遣陳 和向 往援 北兵 退至 倒回 谷而 還盧 氏朱

陽二 縣名 屬魏 州紀 未載 蘇布 特原 作速 不臺 蒙古

金史 紀事 本末 卷四 十六 八

烏梁 海人 卒封 河南 王謚 忠定 續綱 目云 白華 還金

主復 遣諭 以鳳 翔圍 久恐 不能 支可 領軍 出關 畧與

渭北 軍交 手北 軍聞 必奔 赴少 紓鳳 翔之 患哈 達布

哈始 出關 行至 華陰 與渭 北軍 交戰 比晚 收軍 入關

不復 顧鳳 翔夏 四月 丁巳 朔元 兵克 鳳翔 兩行 省棄

矣所 載各 異京 兆遷 居民 於河 南留 慶善 努守 之紀 鳳翔 之破 作

二月 事云 攻洛 陽中 諸城 下之 五月 命圖 昌使 宋索

寶雞 遣綽 布干 原使 宋假 道殺 之復 遣李 國昌 使宋 索

糧綽 布干 原使 宋假 道殺 之復 遣李 國昌 使宋 索

人李 昌國 言於 圖壘 出寶 雞以 侵漢 中不 一月 可達

唐鄧 從之 使蘇 巴爾 罕如 宋假 道且 謂會 兵至 沔州

青野 原統 制張 宣殺 之圖 壘日 宋自 食言 背盟 棄好

今日 之事 曲五 月李 全妻 楊妙 真以 全陷 沒於 宋

直有 在矣 構浮 梁楚 州欲 復宋 讎遣 哈達 布哈 屯桃 源界 激河

大軍已還河朔 哈達遂取淮陰 詔改名歸州 以行省

烏庫哩雅爾 噶守之 郭恩為右都監 明日宋將燒浮

梁泗州 總領實格 叛歸楊妙真 防禦使圖克坦達喇

死之總帥 邁珠 舊作買住 姓納哈 塔氏 舊作納合 改

木典 凡詳 穩亦 名買 人亦 以盱 眙降 宋鑑 云時 趙善 濟

制置 江淮 李全 據楚 州叛 攻秦 州知 州宋 濟降 趙

范趙 執已 入揚 州鄭 衍德 率眾 攻揚 州立 柵橋 頭

中伏 誅其 黨國 安用 從全 妻楊 氏范 葵退 陷於 新塘 淖

走山東 降蒙 古為 都元 帥行 省山 東周 密齊 東野 語

云全 叛圍 揚州 詔削 奪官 爵停 給錢 糧令 諸路 兵討

之兵 敗陷 新塘 次日 於沮 泗屍 中得 一紅 袍無 一

指者 乃全 也時 理宗 紹定 四年 五月 北軍 悉遁 諸州

皆負 又云 全孽 子瑄 初名 松壽 乃徐 希稷 子賈 涉視 之

閩籍 揚嘗 使與 諸子 同學 其後 全無 子屢 託涉 視之

金史 紀事 本末 卷四 十六 九

涉遂 與以 為後 更名 瑄云 劉子 秋九 月丙 申元 兵

澄嘗 著淮 東補 史紀 載甚 詳駐 河中 府慶 善努 棄京 兆東 還召 哈達 布哈 赴汴 議

救河 中懼 不行 還陝 州出 師至 冷水 谷而 歸元 兵攻

河中 乃遣 元帥 王敢 率兵 萬人 救之 攻異 元史 作十

旂通 鑑云 八月 施雷 分三 萬騎 入大 散關 趨華 陽關

破鳳 州屠 洋州 攻武 休出 其東 南圍 興元 軍民 死者

數十 萬其 西軍 由沔 州取 大安 軍路 渡嘉 陵江 趨葭

萌畧 地至 西水 縣破 城寨 百四 十而 還東 軍屯 興元

洋州 間趙 饒風 關葭 萌縣 名屬 利州 西水 縣屬 閬州

華陽 關在 洋縣 北百 五十 里華 陽山 唐置 為縣 屬地

見漢 中府 志又 柳宗 元館 驛使 記云 自長 安至 葭尾

其驛 十有 一其 蔽日 洋州 其關 日華 陽趙 翼割 記云

元史 圖類 傳時 分兵 攻宋 諸城 堡長 驅入 漢中 陷關

州過 南鄭 遂由 金入 房乘 騎浮 渡漢 水而 北是 關類

淵守興元按竺通假道如淵度我兵壓境勢不徒還
 遂遣人導之由武休東抵鄧州而去是宋許假道未
 嘗戰也所載各異續綱目云十月四川制置使桂如
 淵逃歸詔以李璣代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
 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冬十一月丁未元
 厚崔與之謂必誤國事朝廷不從
 兵至饒風關饒豐合達傳作饒峯係一地由金州而
 東省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帝曰南渡二十年所
 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
 逆戰止以自護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
 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
 諸軍屯襄鄧十二月己未河中府陷簽樞草火額爾
 克原作訛可致異元史塔思傳作死之元帥板子額
 完顏火燎通鑑輯覽作鄂和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十

爾克原作提敗卒三千走閔鄉詔赦將佐以下杖額
 爾克原作放異續綱目云時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
 陷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走閔鄉初在閔鄉爲監戰
 陸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其異
 避主信之至是怒其不死節杖殺之兩入皆內族一
 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
 因以別之陸爾原作六兒卷二太祖紀天輔二年降
 人同名劉祁歸潛志云南渡後內侍權重宣宗倚爲
 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探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
 得一二事奏之因以責臺官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
 責將相每差一奉御監臨機應多所牽制遇哈
 敵多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以迄於亡哈
 達布哈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出屯順陽戊辰元兵渡漢江漢中流經鄧縣均州光
 化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至大別山
 入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總之一

漢也沔江在荆門州東九十里源自陝西漢中爲漢
 水至荆山南爲滄浪水過潛江爲潛江在潛江
 縣入漢直江荆門州東南百六十里南流入潛江
 平塘湖達三湖以合沔水襄陽府城東北有白河源出
 均州界入漢又城東北百里有唐河源出唐縣入漢
 鄧州界入漢又城東北百里有唐河源出唐縣入漢
 清涼河南漳縣東十二里源出大西山溪流經城入漢
 河源自房縣界東南入宜城西南六十里均入漢
 滾河東陽縣西南合白河入漢泌河光化縣東南流
 至府界與白河而北諸將請乘其半渡擊之布哈不從
 及兵畢渡戰於禹山在鄧州析川縣之前元兵少卻
 營三十里外以大捷聞政異元史太宗紀作次年正
 是日大霧迷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金史蒲阿傳
 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笑之爲蒲阿定住所
 郤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
 兵又擁禁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關乃郤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十一

合達傳拖雷兵至禹山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武仙
 一軍殊死鬪北兵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
 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有一大澗澗數里非此霧則
 北兵人馬滿中矣是此戰實有郤敵之功非全虛也
 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
 可勝言哉無何元兵分趨汴京京師戒嚴是夜二鼓
 哈達布哈引軍還鄧州元兵躡其後盡獲其輜重
 薛應旂通鑑云禹山之戰蒙古兵突前蒲察定住力
 戰始退合達欲逐之蒲察不可明日蒙古兵忽不見
 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不下馬已四日林
 外不聞音響二帥議入鄧州敵兵至邀其輜重去二
 帥入鄧州蒙兵趨汴時民保城壁者聞捷皆散
 還鄉里不數日游騎突至多被俘獲所載較詳

天興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春正月壬午朔日
 有兩珥 癸未置尙書省樞密院於宮中以備召問

時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羅索原作與戰襄城之

汝墳敗績走還汴遣完顏莽伊蘇等部民丁萬人決

河水衛京城癸未起前元帥瓜爾佳實倫行帥府事

哈達布哈引軍自鄧州趨汴京乙酉以點檢瓜爾佳

薩哈原作撒合攷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十八

傳太祖時戰沒卷一百三桓端傳貞祐卷七十宗賢

四年沂州同知防禦事四人同名撤合為總帥將兵

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圖克坦長樂監其軍起近

京諸邑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 丙戌元兵定河中

由河清縣宋屬河白坡鎮名河清渡河攷異呼圖傳

月戊子北兵以河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

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等丈國初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三

以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

兵既渡奪河陽官舟以濟諸軍所載較詳 丁亥薩

哈長樂率兵至封邱縣名宋屬而還左司郎中錫默

愛實原作斜卯愛實官中京留守有傳攷異汪輝祖

王氏卷百二十四烏古孫仲端請斬之以肅軍政不

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以孟珙為京西鈐轄代

陽府時金主聞兵至召羣臣議令史楊居仁請乘其

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

自白坡渡河馳報拖雷以師會夾谷撒合至封邱軍

載未都尉烏凌阿呼圖一軍自潼關入援至優師遁

壬辰衛州節度使完顏薩尼雅布原作斜不棄城走汴

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元兵薄鄭州與白坡兵

合屯軍元帥馬伯堅以城降攷異元史作馬伯奇防

禦使烏凌阿耀珠死之乙未元游騎至汴城攷異續

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等攻汴金羣臣議所守言

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於是定計守外城主命趙

秉文為救文情詞哀痛聞者感 丁酉大雪兩行省軍

及元兵戰於鈞州之三峯山敗績方與紀要云鈞州

府三峯山在州西北三十里攷異張翥題納新金臺

集云時金師三十五萬來拒忽中夜大雪戈戟不

凍不能施我師一鼓殲之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速

戰三峯山敗績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

合圖汗按合達潘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傳三峯

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三

塔察兒傳誤又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即

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按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

睿宗同北歸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亦云 哈達

陳和尙楊沃衍攷異沃衍別名幹烈傳在卷百二十

宗本傳太宗子驍王走鈞州城破皆死之副樞布哈

亦名幹烈另一人 走鈞州城破皆死之副樞布哈

執事亦死武仙走密縣自是軍不復振攷異續綱

達布哈率兵十五萬援汴蒙古兵三千尾之且行且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聯楊沃衍禁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聯楊沃衍禁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聯楊沃衍禁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聯楊沃衍禁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聯楊沃衍禁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山殺之蒙古主所遣將為口溫不花赤老溫哈達

陳和尙自詣軍前不屈死薛應旂通鑑云武仙走密

軍已潰乃合攻鈞州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

名瞻字景山由推官權右監軍討平平州亂城破降
元居半歲自拔歸權右都監屢敗宋夏兵張行信稱
為黃河與哈達國公兵敗為元殺元將嘗曰汝家所恃
惟待布哈本契丹人兵敗亦死大金國志云蒲瓦兵
敗出降係誤元史郭德海傳哈達布哈走匿浮圖上
德海命掘浮圖基出其柱焚之太宗紀丁酉獲布哈
傳三峯山之戰元兵開鈞州路縱金兵走而刺生軍
夾擊之楊沃衍禁澤皆戰死於路沃衍傳則謂沃衍
已入鈞州元使人招之不符己亥徐州行省慶善努引
兵赴援入睢州謀走歸德至陽驛店遇敵徐帥完顏
烏里一名鄂倫力戰死慶善努被擒使招京城不從
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從慶善努皆死之遂下睢州
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北降潼關守將李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西

平以關降元許州軍變殺元帥瓜爾佳實倫 致異劉
志一作 鈕祐祿全周蘇椿以城降元 致異實倫傳隆
卜倫 歷節度行帥事以罪免起昌武節度代全周至是內
族安春等開門降實倫投解後井中全周自縊蘇椿
載殺詳 二月甲寅元兵徇臨渙縣令張若愚死之戊
午次盧氏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府軍乘潼
關而東與之遇值大雪未戰而潰行省圖克坦烏登
原作兀典亦作吾典傳在卷百十六致異汪輝祖金
史同名錄云卷百十五宣宗興定三年故行軍副提控
姓夾谷氏卷百二十八苗道潤傳興定元年潞州提控
姓烏林答氏卷百二十八石抹元傳貞祐初近臣姓
黃掘氏四人同名吾典又卷十八哀宗紀天 總帥納
興二年息州行省參政抹兀典另一人 總帥納
哈塔和碩 原作合音通鑑輯覽作赫伸 敗死完顏

重喜 攻異卷七十四文傳 降斬於馬前都尉鄭佃殺
都尉苗英亦降經歷商衡死之 召烏登援汴與合音
重喜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敵
人陝軍糧數十萬斛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游騎至
至盡棄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游騎至
被擄亦不可勝計至鐵嶺降元被殺烏登合音走山
敗於鄭西至京言烏登等鐵嶺敗狀籍三人家資暴
其罪方輿紀要云靈寶縣名屬陝州破石城在陝州
東南三十里鐵嶺在盧氏縣北四十里元遣山岐陽
形勝無古今千里傳營馬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
明蛇大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望岐陽西望無衣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衣
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榮秦京岐陽西望無衣
孤城從誰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眈眈如虎
護秦關儒楚屏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
檄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蕭戰骨寒三十

六峯長劍在倚天仙掌惜空閑時金守將李平以關
降元遂長驅入陝詩蓋作於此時也顧奎光詩選
載李長源避亂陳倉南山同望三峯追懷淮陰侯詩
云德高四顧戰塵昏野山川自吐吞渭水波濤喧
龐阪散關形勢扼興元旌旗日落黃雲成引劍霜
寒白草原一飯悠悠從漂母誰憐國士未酬恩 乙
丑元兵攻歸德 冀禹錫守禦竭其材智得不陷史作
賈嘉細勒罕通鑑輯 庚午起復薩布為左丞相
沈炳震甘一史四譜云哀宗朝丞相祇養不而平章
則胥鼎合達侯擊完顏合撒左丞承則張行信赤蓋
尉忻師安石李蹊顏蓋世魯完顏忽斜虎均見本紀
載祁歸潛志云二月陳州陷元帥粘割奴申死之紀
未括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丁亥元兵攻中
京留守薩哈達 原作撒 投水死 攻異薛應旂通鑑云
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撤合
疽發背不能軍投濠水死元帥任守貞攝府事及援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五

汴眾推強伸為僉事赤身搏戰號愁子軍用銅鞭發箭又創過砲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攻三日強伸作齊克伸仲亦作紳甲午命平章博索宿上

清宮樞副喀齊喀宿大佛寺以備緩急政異劉祁歸

在宮中常聚后妃涕泣欲自縊為宮人救免將歷樓亦為左右救白撒與赤蓋合喜用事姦佞無遠畧士庶皆惡之帝信任不去識者知其誤國矣喀齊喀傳先以守鳳翔自誇至是守西北隅受攻最急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耳紀均未載元遣使自鄭州

來諭降出國書索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布哈妻子繡女弓匠鷹人又

數十人庚子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原作為曹王異

續通考云說可初封蕭國公又守純次子戴王史失其名三子李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第產肉芝一株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夫

高五寸許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成血臭不可聞割而復生者再又第中每夜房間狐鳴秉燭逐之則失所在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十章宗明昌六年右拾遺卷十六宣宗元光元年定國節度死節卷百十一內族一戰死一杖死卷百十四命左丞李蹊

白華傳內族首領官六人同名說可

送元營為質後與其子全俱還政異劉祁歸潛志李

張本紀未載元好問中州集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篆及八分詩有古意正大九年從曹

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密國公壽以曹王幼請代將十年後遊濟南病卒

不許遣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原作裴滿太府監國

世榮為講和使政異劉祁歸潛志為副者權參政楊

慥分軍防守四城元兵攻城帝出撫慰軍士千戶劉

壽語不遜釋勿問親傳戰傷者藥出內府金帛器皿

賞戰士夏四月癸丑元帥劉益叱其子戰死了已遣

戶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請和見允以珍異往謝政異

請和速不臺日我奉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列木橋驅老幼填壕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戰

主從六七騎出端門時新雨泥溝至舟橋都人避擁至有悞觸御衣者進笠不受日軍中暴露安用此為

曹王行敵併兵進擊以火砲樓櫓皆以牛皮為障隨即延熱相傳周世宗築京城用虎牢

土堅密如鐵受砲惟懼而已所載較詳癸亥明惠后

陵被發失柩所在尋獲而葬之甲子御端門肆赦改

元政異劉祁歸潛志云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

賀已而不退四面駐軍環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

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所載畧異薛應旂通鑑云時

參政合喜以守城為己功欲畧百官入賀參政思烈

日城下之盟春秋所恥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七

日社稷不亡君臣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

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是酌

當賀事乃已詔官民能復州郡者賞出金帛犒軍

減御膳罷冗官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

旨汴京解嚴步軍始出封邱門采薪蔬政異元史石

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

歸按金史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為質蒙古主即還

使碎不特等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爾與金人戰

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迨哀宗出走崔立叛降元

兵始入城其先亦無攻城門丙寅以尚書省兼樞

密院事國制樞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

來茲制漸改凡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

往敗事言者多謂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政異

劄記云金初為相者多兼元帥如宗翰為固倫貝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宗弼入朝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兒兵事皆相參決也明昌以後蒙古勃興北都騷動惟恐漏洩傳播祇令樞密主之宰相遂不得預陳規疏請戰守大計須省院得議楊雲翼亦奏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不蔽得乎皆不聽至是始復己已建威都尉完顏鄂倫兀論舊制而國亡矣

同元使摩多沒式入城見於隆德殿夏五月辛巳遷

民告出城者以萬數薩布博索不聽乙酉以南陽王

子思烈原作行省鄧州召援兵詔博索致仕放京城

四面軍李辛不奉詔戊子裕州將賀德希原作率西

軍二千入援放遷民出城辛卯大寒如冬城中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六

在是數募復修汴城塞四門以便守禦以疫後園戶

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倍征以助國用 楊春

入據亳州判官劉均死之六月豐紳原作據徐州圖

克坦益都後為秦州節度完顏益都另一人走宿州

推張興行省事國安用入徐州殺張興推豐紳主州

事攻異薛應旂通鑑作亂者尙有宿州將高拉格原作

臘李宣殺節度使赫舍哩阿古原作阿虎攻異宣宗

中後官宣徽使見 父子奉伊都為帥不從走穀熟縣

合達傳另一人 秋七月甲申飛虎軍士申福蔡

屬歸 遇元兵死之 元擅殺元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詔賈其罪和議

德府

遂絕 夜持兵入館殺慶等館伴與屯按出虎及畫二人亦

死趙翼割記云元史太宗命慶往論金主黜帝號稱

臣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主使矣然是時哀宗方納

入館殺之則慶之死為金主使矣然是時哀宗方納

質求和豈敢殺使招費也 乙未宿州帥重嘉努原作

重僧 稱國安用降遣因世英等封為充王行省京東

賜姓完顏改名用安攻異績綱目云安用既得徐州

皆以城降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劉安國鄧州帥杜政

進率兵入徐州安用安用懼遂與徐州帥王德全劫

殺張進及海州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全

安國德全因重僧勢降金楊妙真屠其家屬走青州

表謝後復與安國德全有隙所載較詳 丙午參政思

烈恒山公武仙鞏昌帥呼沙呼原作忽斜虎字仲德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九

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

遠謀請奉命往召不報按前稱其名後乃稱其字致

誤分為二 率兵自汝州入援命樞密使喀齊喀將兵

萬五千應之八月己酉朔進屯中牟故城辛亥思烈

遇元兵於京水在滎陽縣境源出嵩遂潰走御寨時

思烈不用武仙策謂仙本無入援意左司員外郎王

渥諫幾被殺兵果敗渥沒於陣攻異績綱目云初三

十萬屯留山汴被圍詔與色時等入援仙至密縣東

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色時日阻澗結營待仙

至俱進不聽至京水軍潰渥太原人令寧陵有治績

得內擢元奸問中州集字仲澤與定二年進士歷樞

密院經歷官權右司郎中牟失利不知所終博通

人愛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願 武仙退保留山左監

軍任守貞死之喀齊喀奔還免為庶人籍其家賜軍
士本傳元兵退喀齊喀引為己功由是軍國事盡決
為陳山可怒叱之皆竊笑及被廢上封事切直呼其名
居汴缺缺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降監軍長樂官

戊午括民間粟尋罷復以進獻取之及賞官并買進

士第 攻異績通考云金末括粟糶糶一切措克之政

名宣勅或與五品正官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

號剛副威儀寺觀主第亦驚之甚而丁憂求仕監戶

從以王爵賜以國姓及第叛臣劇盜之降無不激賞

在鄒遼機儉襲宋繁縛之文懲宋寬和加遼操切之

政較詳也 戊辰起復侯華平章行省京都路帥兵至

封邱潰還甲戌金木星交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尙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干

書富彞遜震死 原作蒲乃速一作范乃速誤今改正

植州參政司天武一人哀宗紀七月乙巳金木火太陰會

於軫翼司天星見東方色白長至四丈餘凡四十八日

滅也何乃不先在北帝日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

紀載於閏九月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哈

昭點檢圖克坦伯嘉主之總領完顏玖珠以粟有蓬

稗杖殺孝婦於省門 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合周覲復

石命為參政與右丞李蹊主其事令各家自實壯者

存石有三斗幼者半書其數門首匿者以升斗論罪

括不能三萬斛滿城蕭然死者盡棄其餘於糞溷中所

主之者裴滿阿虎帶蹊官左丞掌財賦南京被圍志云

糧餉不繼免以侍郎張師魯代未言括粟事又云十

月下令括糧自親王宰相下皆留三月糧人三十餘
入官匿者死雖后妃家不免被罪者多滿察定住尤
暴杖殺無辜數人按哈昭一名永錫性好作詩詞語
鄙俚人皆戲笑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
無頭兒不行等語書兒作而棟吏知之不翅兒不飛蛇
敢易也京城因目為雀兒參政所載較詳冬十一月

壬子京城人相食詔曹門宋門放士民出就食時左

司郎中錫默愛實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尋釋之

積綱日云時京城人相食主出太倉粟食餓者愛實

嘆曰與其食之何如勿奪為奉御把奴告送有司賴

近侍李太節救免本傳字正之策論進士官學士上

言罷括粟則改虎政為仁政散怨氣為和氣不報又

上書歷數時相非材多坐罷諫近侍權大重近侍通鑑

輯覽作瑪喇愛錫所載各異 壬戌充王用安率兵至

徐州元帥王德全不納會劉安國與重僧努入援至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王

臨渙用安劫殺之攻徐州不下退保漣水制使因世

英還至宿州遇元兵死之 攷異安用傳漣州人名羅

歸元為元帥歸金拜平章上遷蔡疏陳六不可因乏

糧復歸宋為總管與元兵戰敗走徐州投水死怨家

田福一軍食其肉立盡世英贈汝州防禦使宋史

通鑑云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歸宋改節節薛應旂

以汪世顯為鞏昌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昭信軍全

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

知府事二人盡忠抗蒙古及忽 丙寅河解元帥趙偉

針虎勤王以世顯代之紀未載 原作阿不刺等二十

據陝州叛殺行省阿不刺等二十 一人誣以反狀聞帝知其冤不能直授偉右監軍行

帥事尋歸元時偉屯金雞堡因糧匱恨左右司員外

郎李獻能斬之遂作亂殺行省而獻能被害尤酷字
叔貞祐間進士絳州錄事張升赴水死攷異元好問
中州集時安邑劉祖謙字光甫承安五年進士歷州
縣有政聲拜御史以鯁直稱翰林修撰一時名士
如雷御史淵李內翰獻能王右司溘皆游其門慮能
河中人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在翰苑十年文章
行業過人處甚多事母尤純孝集中有贈王飛伯雜
言及送其歸陽翟詩尤工飛伯名鬱大興人為文
出為兵士害詳卷三 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遂除
拜扈從及留守官庚子發南京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三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賈封資政大夫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李有棠編纂

宋元克蔡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丙子朔帝以事勢危急遣
近侍卽白華問計對以紀季以鄴入齊之義請車駕
出就外兵留荆王監國於是親巡計決遂拜右司郎
中改與薛應旂通鑑云主召羣臣議或言歸德四面
皆水不可自保或言沿西山入鄧或言直赴汝州
汝州外可取陳蔡路往鄧遣問白華謂宜直赴汝州
決戰外可取陳蔡路往鄧遣問白華謂宜直赴汝州
避民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若祇圖遷
主鄧議哈薩喇烏達布珠爾高顯王義深均主歸德
議帝不能決 甲申詔議親出再議於大慶殿帝欲以
所載稍異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官努一作高顯劉益一作劉祁為元帥不果 是
日以右丞相薩布一作賽不兼左副元帥平章博索原作
兼右副元帥及參政恩楚原作訛出致異劉祁歸潛
名錄云卷七十三宗惟傳其孫世宗入殿小底卷一百四
名卷九十八完顏匡傳世宗時入殿小底卷一百四
寓傳本名安化節左丞致異薛應旂通李蹊左監軍
度五人同名訛出左丞致異薛應旂通李蹊左監軍
圖克坦伯嘉原作等致異劉祁歸潛志尚有近侍局
張率軍扈從命參政完顏納新原作蘇克通鑑輯
覽作納 等留守汴京丁亥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
皿宮人衣服賜軍士及異薛應旂通鑑云初議親出
出祇可命將至是民間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
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均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

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主命賽不宣言日前日遂
 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所載較詳
 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行次公主苑太后
 持米肉徧犒軍士辛丑詔諭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
 汝等軍士勿以不預進發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
 來軍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
 呼原作忽至自金昌為帝言京西三百里間無井竈
 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授右丞癸卯次黃城丞相薩
 布子安春有罪伏誅甲辰次黃陵岡在儀封縣東北
 曹縣界史乙已諸將請幸河朔從之在儀封縣東北
 遣王徽來議夾攻史嵩之以聞朝臣皆謂可遂復仇
 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二

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遂遣鄒伸
 之往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元遺山有車駕東狩
 後即事詩五首云翠被忽忽見執鞭戴盆鬱鬱皇
 天祇知河朔歸銅馬又見臺城墮紙鸞血肉正應皇
 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真得携家去萬里秋風
 一釣船慘淡龍蛇日鬪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
 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包胥
 無淚哭秦庭并州豪傑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營圍城度兩年愁腸饑火日相煎魚頭無客知移突
 曳足何人與共船白背又多兵死鬼青山元荆襄入
 仙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萬里荆襄入
 戰塵汴州門外即荆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虱空悲
 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
 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五雲宮闕露盤秋銀漢
 無聲桂樹稠復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
 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游去去江南庾開府
 鳳凰樓畔
 莫回頭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帝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

丁未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珠爾原作賀德希
 都喜死之帝於北岸為之震懼為珠爾等設祭贈官
 錄用其子孫建威都尉完顏額塔春降斬其二弟以
 徇議取衛州今衛輝府元帥官努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
 帥高顯果毅都尉鈕祜祿耀珠領軍萬人為前鋒至
 蒲城在汾西縣西南二里攻異博索傳時前鋒軍向
 各齋十日糧聽博索庚戌至漚麻岡命博索引兵攻衛
 州不克聞元兵至遂退師戰於白公廟在衛州城東敗績
 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皆為民家所
 殺益部曲王全降元按元遺山有衛州感事詩云神
 龍失水困蛟蟻一舸倉皇入宋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三

州紫氣已沈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
 干界夢裏瓊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
 不還流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如江
 令還家日何似相累去國時離合與亡遠如此樓遲
 寥落竟何之太行千里青 戊午帝進次蒲城復還魏
 樓村遂走歸德辛酉司農卿富察世達元帥完顏呼
 圖原作胡土亦作忽土見石蓋女魯歡傳攷異汪輝
 都粘葛氏卷十五宣宗興定元年叛人卷六十八歡
 答氏五人出歸德西門奉迎乃駐蹕焉攷異續通考
 德時患砲少或以泥及磚為之議者恐為敵所輕不
 復用父老言北門有榮園中多石砲是張進所置掘
 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甚喜用之時官
 勞嘗以火槍破敵其制以藉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
 尺諸實以柳灰鐵汁磁末硫磺砒硝之屬以繩繫鎗
 端軍士各懸小鐵鎖藏火臨陣燒之焰出鎗前丈餘

藥盡而筒不盡元兵不能支大潰紀未載元全愚蔣
正子山房隨筆云金南遷國弱不支又遷睢陽某后
不肯播遷寧死於汴元遠山詩曰桃李深宮二十年
更將顏色向誰憐人生祇合梁園死金水河邊好墓
田

迎兩宮 攻異宏簡錄云帝遣后弟四喜與內臣馬福
至則并柔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葉等十餘人及宮中
寶物以出至陳留見城外火起仍還宮四喜與妻完
顏氏及塔失不咬住得歸帝怒殺之哀帝紀謂實布
以其父羅珠肆喜以其妻出帝怒斬二人於市劉祁
歸潛志云肆喜獨携其族去所載各異績通考云徒
單后值宣宗及后遷歸德時遣使奉迎不果出城破
正大三年立為后遷歸德使奉迎不果出城破
北遷不知所終父頑僧官鎮南節度卷十四宣宗紀
貞祐四年同知廣 王戌博索伏誅薩布致仕命右丞
甯府頑僧另一人

呼沙呼行省徐州遣富察世傑等如陳蔡取糧以元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四
帥李琦王璧護之 戊辰崔立叛據汴京降元 二
月丙子朔魚山 汝州 張獻殺元帥完顏呼圖行省
呼沙呼往討會從宜嚴祿誅獻乃還 攷異仲德傳作
獻作亂乃二月十六日也所 三月蔡帥烏庫哩鎬
載各異嚴祿等叛歸連水

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遣學士烏庫哩布
希以幸蔡之意諭州人戊辰官努叛 夏四月壬午
徐州行省呼沙呼誅王德全并其子及黨王琳楊瑣
錫默延壽召經歷商瑀用之甲辰鄧州節度使伊喇
瑗以其城叛與白華均亡入宋 攷異薛應旂通鑑云
唐守武天錫鄧守伊喇瑗謀迎主入蜀犯光化孟珙
擊天錫斬之俘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無

算遊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登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
撫張林均以城降瑗 權亦納欵白華傳字文舉漢州
人由進士官翰林樞密院判官事見信州命召
伊喇瑗入援至鄧州 事久不濟會瑗以鄧入宋華亦
從至襄陽宋授均州 提督因范用吉叛宋北歸時議
議之用吉即富珠哩 攷珠初歸宋用吉叛宋北歸時議
姓名范用吉趙喜擢 置左右復易姓花使為太
尉改鎮均州尋歸元 為家人誣以叛同列害之 六
月己卯官努伏誅帝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
決計遷蔡詔蔡息陳頴各以兵來迓壬午中京陷留

守呼圖奔蔡總帥強伸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呼沙
呼還以穆延烏登 攷原作抹 然兀典行省事郭恩為總帥副之
辛卯帝發歸德留元帥王璧守禦壬辰次亳州癸巳
命節度使王進王賓徵民兵運鐵甲糗糧鎮防軍崔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五

富格 復原作 殺王賓等張天綱以便宜授富格節度使
罷其役州人乃安 攷異續通考云時發自歸德連日
始晴復大旱四月識者以為不祥續綱目云時久雨
朝士憂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為糧足脛盡腫至
亳州黃衣早蓋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匹而已城中
父老拜伏道左諭以祖宗恩德皆泣下留一日進次
亳南避雨雙溝寺蒿艾滿目主嘆 己亥入蔡州召徐
日生靈盡矣為之大慟紀未載

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愈謹奉迎之禮嗚呼
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國家之助
谷爾有衆體子 乙巳以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兼總
帥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不能人滿其

欲日夕交譖甚以尙食闕供為言帝怒稍疏鎬憂鬱

常稱疾在告以異名鳴老原作栲栳蔡州城破執

及宋史孟珙傳以張天綱為御史中丞權參政完顏

均作降稍異

藥師為鎮南節度兼蔡州觀察使烏庫哩布希權右

都監行帥事羅索簽樞院事攷異木姓富珠哩又作

索元帥小羅索外有長羅索前官應揚都尉與元兵

戰死於白鹿原三人者皆內族名同以長幼別之見

本傳通鑑輯覽謂丁巳護衛布希舒嚕原作蒲負祖

此為小洛索稍異

宗御容至自汴奉安乾元寺前御史大夫富察世達

元帥博斯呼至自汴以世達為吏部侍郎權行六部

尚書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鈕祜祿烏展原作

行省陝西諭取宋興元攷異郭哈瑪傳天興三年正

待詞立者假稱有旨宣諭以安衆心殺德州帥汪世

顯嫉之力攻鞏昌破之劫殺烏展送款於元所載甚

詳 元王檄使宋還宋遣軍護行帝聞之懼攷異趙翼

金軍不復南侵宋人亦思繼好正大八年行省忽以

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

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 癸未元帥楚珩復立

陳該遂怒辱使者而和好復絕 壽州於蒙城遷賞有差乙酉元召宋師攻唐州右監

軍烏庫哩和歡原作戰死主帥富察某為部曲所食

城破宋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駐兵息州南詔
權參政穆延烏登簽樞羅索行省院於息州以兵襲

宋人於中渡店斬獲甚衆攷異續綱目云蒙古塔齊

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黑漢戰死城遂降

益兵主遣烏登及中羅索帥忠孝軍五百往諭之日

北兵我實難敵至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

橫江淮間破之必矣尋以呼嚕畏縮命瓜爾佳玖珠

代之烏登後聞國亡發喪證主曰昭宗舉城南遷元

追及於羅山自萬戶下七百人均皆被殺薛應旂通鑑

呼嚕作忽魯塔齊爾作塔察兒玖珠作九住餘同

九月癸卯朔假內族阿古岱原作阿虎帶攷異同

簽大睦親府使宋借糧論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

位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生事均責之得宋一州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七

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為贖朕若受財

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

悉即資遣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唐

州彼為謀亦淺矣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

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連和為我

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 戊申魯山

元帥元志入援升為總帥庚戌以重九拜天於節度

使廳諭羣臣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或

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家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

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

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鬼往者常慮

不為朝廷知今日臨敵朕親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

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將士踴躍請戰

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羅索守東

面承麟副之參政鎬守南面元志副之點檢烏凌阿

呼圖守西面元帥蔡巴爾原作八兒副之點檢王善爾

原作山兒官忠孝軍元帥致異宣宗紀守北面元帥

與定四年總領提控蒲察山兒另一人

赫舍哩柏壽副之行帥府鈕祜祿溫綽守東南左都

監瓜爾佳當格原作當哥副之右衛將軍色喀默守子城

都尉王愛實副之辛亥元兵築高壘圍蔡城命括城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中粟禁公私釀酒攷異薛應旂通鑑云衆既出蒙古

東金主道兵接戰又敗之自是不復薄城分築長圍

困之元史注即塔齊爾一名布展居官山博囉罕從

孫官行省都元帥按塔齊爾蒙古語清冬十月癸

未徐州守臣郭恩殺官吏以叛行省薩布死之戊

子徵諸道兵丙申副都點檢溫都察遜原作溫戰殺

十一月辛丑朔宋遣其將江海孟珙率兵萬人及

糧三十萬石助元攻蔡攷異宋史理宗紀作十月事

吉國公贈太師十二月甲戌盡籍民丁防守括婦

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帝親出撫軍丁丑元

兵決練江宋兵決柴潭入浚水方輿紀要云練江在

城西十里出確山縣

樂山柴潭在城南三里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

十里大孟山續通考云天興三年正月册柴潭神

護國靈應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塔察兒遣張

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塔察兒先鋒

救之挾柔出明旦珙殊死戰奪柴潭樓拔之蔡侍

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樓伏巨弩相傳

龍不敵近珙謂彼所恃惟此水決而注之淵可立

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元亦決練江由是兩軍皆

所載較詳元史太宗紀十二月敗武仙於息州金

以萊維海沂等州降史未載按柔中流矢為珙救出

事見宋史孟珙傳而己卯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

高拉格原作刺格戰死攷異續綱目云時外城破進逼土

堪其苦珙道土說止之金羅索率精銳五百夜出

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元兵

覺伏弩射卻之傷者甚衆己丑元兵墮西城攷異薛

羅索僅以身免紀未載己丑元兵墮西城攷異薛

銘云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

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棚自蔽忽斜虎選三面精銳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日夕戰禦帝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

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祖宗傳祚百年至

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主等為亡國獨此為介

介爾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

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

觀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歿總帥王銳殺元帥

瓜爾佳當格叛降元庚寅以御用器血賞戰士甲午

帝微服夜出東城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乙未殺馬

二百匹犒將士攷異大金國志云三月白都尉反上

登門諭其軍曰爾等自拔歸國名曰

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

言誅白都尉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帝集百官傳位於內族承麟博索弟系出世祖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萬一得脫國祚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夾攻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遁敵兵入城中軍巷戰不克帝自縊於幽蘭軒權點檢色堦默矯制召承御實嘉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臣宋珪及侍從官巴良弼勒根文卿曉以大義皆從死烈宋珪作宋規本名乞奴有傳內侍殿頭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八世宗大定二十六年親軍卷百二十二粘割貞傳貞祐元年河

全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問府判官三人同名乞奴薛應旂通鑑云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於是李兀魯小妻室兀林答胡士總帥王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相壽烏古論桓末帝退保子城聞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帝崩大哭諡曰哀宗貨志稱義宗大金國志同息州行省諡曰昭宗故官傳於宋者曰開宗劉祁歸潛志但稱爲末帝紀載各殊見錢大昕集又元史雪不台傳樂直脂魯華潤潤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不花等傳均作義宗

之奉御經實原山收其骨瘞之汝水上色將賦將死

遺言經實使焚幽蘭軒方火熾兵入經實留不去欲俟火滅收其骨雖寸斬不恨元將布展曰此奇男子許之乃收餘燼裹以衾瘞之汝水旁後不知所終續綱目云孟珙索得金主骨與塔齊爾分之周密齊東野語云端平元年史嵩之子申開闢荆湖與孟珙合韃靼兵攻蔡取金主殘骸以歸作露布誇耀一時且

繪八陵圖以獻遂議遣使修奉陵寢時鄭忠定當國欲乘時撫定中原會趙南仲趙武仲全子才惑於降人谷用安說而守河據關之事起矣入汴入洛糧道不繼以至敗亡此殆天意徒以貪功冒進罪之亦非至公論也所載末帝爲亂兵所害攻異元史太宗紀蒙古兵金亡致異續綱目云是日黑氣壓城上日無兵疑即金亡光大金國志云是日黑氣壓城上日無間雨血十餘里又云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是有天焉豈太祖力哉沈炳震廿一史四譜午歲亡國是元天焉豈太祖力哉沈炳震廿一史四譜起太祖收國元午九主台一百二十年揚維楨作宋遼金正統七年甲午午九主台一百二十年揚維楨作宋遼百一十七年謂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當時之論固可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且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歸之於宋而以今日統謂遼金爲正當稱北史自宋又謝端辨宋遼金正統謂遼金爲正當稱北史自宋

全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初至靖康爲宋史而建安以來爲南宋史待制王珪祖之著之史正統論然士論終以宋爲正統持議不決至正三年命脫脫等爲總裁論宋遼金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多歐陽元屬筆云均見續通考又金亡女直部歸元元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日桃溫日胡里改日幹朵憐日脫幹憐日李苦江分領混同江南水達達三路以總攝之所載甚詳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賜封資政大夫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博索悞國 承立附

哀宗正大五年秋八月甲子以參知政事博索為尙

書右丞博索內族世祖裔原作白撒攷異續綱目作

傳作伯撒卷九十移刺道傳一名承裔末帝承麟兄

也幼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兼兵馬都總管

興定元年為左都監行帥府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

省侵宋博索出鞏州鹽井在鞏昌府漳縣城擊破宋

兵於皂郊堡及天水軍二年四月拔西和州及成州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三年取興元洋州擢權參政行省平涼四年夏兵由

高峯嶺攻定西州舊屬鞏州通遠軍遣將大破之并招諭諸

蕃部內附元光元年大敗夏兵取大通城隸樂州哀

宗立邊事日急召還朝拜右丞尋進平章博索居西

陞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功效皆諸將力為多

本惟怯無能惟以儀體為事性愼而貪鄙及為相專

愼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

初不恤也攷異劉祁歸潛志云南渡將相皆膏粱乳

打毬號杖子元帥定奴號三脆羹有以

天興元年即正大九年也春正月丁酉兩省軍敗績於峯山

元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攷異續綱目云元主用

河清縣白坡渡河遣報圖壘以兵會令史楊居仁請

乘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莽伊

蘇原作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隄決河水以固

京城功未畢騎兵奄至莽伊蘇等皆被害丁壯無還

者 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元兵破衛州宣宗

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

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元兵屢至不

能近至是棄之旋為元軍所據地理志云衛城舊治

貞祐二年城宜村甲午修京城樓櫓先是宣宗以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京城濶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乃得成至

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

於是決計守外城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

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詔避遷之民充軍又

詔在京軍官有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

按春原作按出虎官元帥攷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

百二十八趙重福傳三塔呼喇原作大劉伯綱等皆

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

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

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舊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

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攻異略齊略傳元攻

雷者鐵砲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

里外所熱圍牛敵之上火點着甲鐵皆透大兵又為

牛皮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

奈何矣人有慮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

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進無跡又飛火槍注藥

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

二物云所 二月庚午起復薩布原不為左丞相

續甚詳云初薩布謂都事商衡日某不知相道恐他

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致仕至是沐

愈急財置援絕主大懼拜姓謂勢必講和議定則首

相當往為質力請起用薩布云且括汴京民二十萬

本傳未載 三月甲午詔博索宿上清宮以備緩急

時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

樓檣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大索無所得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主

博索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即

濟矣胡不於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

其家僮果得之 敢異薛應旂通鑑云白撒時主和

北兵填壕過牛平章令勿放一鐵恐壞和議豈有此

計耶主曰朕以生靈故稱臣進奉止一子未長成今

往為質待曹王出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初白撒命

其不戰悞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帝以親

軍二百陰為備眾憤不能泄遂相率毀其別墅其黨

薩尼雅布原作斜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

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 是時遷民告出城者 夏

六月博索開渠於私第東 冬十月復起博索為平

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 致異哀宗紀繫之十

傳 時蘇布特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援兵復無

至者羣臣為帝畫出京計遂命博索等率軍扈從十

二月車駕發南京次黃陵岡博索先降元兵兩寨得

河朔降將帝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四

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

者破竹之勢成矣温騰察遜 致異薛應旂通鑑作温

察遜所載各異 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

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

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曰聖體不便鞍

馬且不可令元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

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經畧河朔且空

河南之軍帝然之時帝已遣官努將三百騎探滎麻

岡未還帝將御船賜博索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

策官努還奏衛州有糧可取帝召問博索曰京師且

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俄而詔至令致仕軍士猶恨

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臣謂東平之策便帝主官

努議 攷異薛應旂通鑑云金主惑白撒之說一意向河朔稍異今從博索傳

二年春正月帝在黃陵岡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

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和爾

古納原作回率四千騎來追賀德希原作賀都魯攷

得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多箭軍殊死鬪得卒十餘人

元兵稍却帝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

著南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珠爾原作

都尉赫舍哩額琳等皆死之遂命博索攻衛州帝駐

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命總帥伯嘉總諸軍聽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五

博索節制發自蒲城帝時已遣薩布將馬軍北向矣

博索以三十騎追及謂薩布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薩

布謂帝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帝曰丞相當與平

章和同完顏呼沙呼原作忽斜 虎字仲德扣馬諫曰存亡在此

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參政不知博索遂攻

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夜北騎三千奄

至官努哈薩哈原作和 速嘉烏達布原作兀 地不按春併力拒

戰北兵卻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猝

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守益固攻三日不克會聞

元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元兵踵其後戰

於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軍遁車駕還次蒲城東三

十里劉益等為民害博索密奏益軍叛去點檢穆延

烏登原作抹 然凡典總領溫騰察遜請帝登舟帝曰正當決

戰何遽退乎俄而博索倉皇至曰今軍已潰元兵近

在隄外請幸歸德帝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

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攷異續綱目時元將

舟者副元帥和爾和六七人翌日諸軍始知遂大潰所載較詳博索收潰兵大橋得

二萬餘人懼不敢入帝聞遣近侍伊喇寧古赫舍哩

阿里哈以舟往迎既至不聽入見併其子下獄諸軍

出怨言乃暴其罪籍家產賜軍士囚七日餓死其子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六

呼圖哩原作忽土 亦作忽土亦死獄中發其弟承麟子果勒

原定于狗兒攻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十五宣

宗興定三年遼州總領提控卷一百一僕散端傳平

涼府知府本姓王氏見李徐州安置初瀕河居民聞

軍北渡潛伏洞穴及見官努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老幼婦女不復畏避俄博索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

所過邱墟都尉高祿謙苗用秀等仍掠人食之而博

索誅斬在口官吏殘虐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

皇民始思叛博索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

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掉闔

中人主心浸淫取將相起第汴西城規做禁掖婢妾

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
帝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然
終不悛以及於禍

從弟承立一名慶善努原作慶山奴字獻甫偉儀觀性恇

怯無能宣宗立擢西京副留守兼提點近侍局呼沙

呼專權亂政嘗言於宣宗後伏誅承立愈見寵幸近

侍局始用事矣三年元兵圍中都遣募兵往援俄為

右都監行帥府事四年遷慶陽都總管與定間屢擊

破夏兵以功進左都監兼節度使行帥事於鄜州哀

宗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授承立元帥屯盱眙兵敗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七

死者萬餘委棄資仗甚眾攷異元好問中州集高平申萬全字百勝貞祐初中

乙科正大中召為史館編修從行省慶山南征湖水死史未載時軍無見糧轉輸不

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樞密判官白華上章乞斬之

以謝天下不報降定國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

年正月鳳翔破行省徙京兆民於河南令承立以行

省守之祇病卒八百瘦馬二百屢請還每奏以一帖

附其兄博索乞為地不許尋棄軍還使代圖克坦烏

登行省徐州天興元年入援總領侯進等叛降元承

立退保歸德次楊驛店遇薩納台原作笑乃解軍遂潰徐

州帥鄂倫原作烏里見哀宗紀云戰死承立被擒至

真定見史天澤戒其以生靈為念太帥特默岱誘使
招京城不從卒被害鄂倫為丞相故獨不能防近族而用
以諸帥為總領鄂倫以丞相故獨不能防近族而用
疏屬故博索承立鄂倫輩皆腹心倚之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馳封資政大夫 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李有棠編纂

崔立之變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帝親出師以崔立為

西面元帥與參政兼樞副完顏納新

祖金史同名錄云卷一百一十六官傳天興二年

府經卷一百二十四傳官左司郎中姓古孫氏四

人同第進士歷清要屢使北以勞拜參樞副權參政薩

尼雅布保原習習阿不攻異劉祁歸潛志作習戶部

尚書完顏珠赫原珠類東面元帥博斯呼原把南面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元帥珠嘉耀珠原名錄云卷七世宗大定十二年德州

防禦使文兄子亦作嚴住卷十六宜宗貞祐三年柳

州巡檢姓李氏卷十七天興二年果敏都尉姓粘葛氏

卷一百一十九蒲察合住傳官宗朝賊臣七人同北面元帥

名咬住又塔克實布父亦名耀珠另一人北元帥

富珠哩邁努原興定元年從宜姓移刺氏另一人等

留守汴京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

兵亂從上黨公張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

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

圍城中授安平都尉至是擢為西面元帥

二年春正月戊午帝進次蒲城還駐魏樓村李辛自

汴京出奔伏誅 攻異劉祁歸潛志云上疑東面帥李

將迫及涅水中斬之及崔立亂作各帥無一人與抗

較詳惟辛作新異又白華傳謂辛賜姓幹色 辛酉

遣使往汴京奉迎兩宮 戊辰立與其黨韓鐸藥安

國等舉兵作亂殺參政納新樞副薩尼雅布立性淫

狡嘗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

勇力嘗為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

為食立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

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

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遂帥甲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士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

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

麾其黨張信之富珠哩昌格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

東華門道遇點檢温都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即諭百

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一城生靈請命

眾皆稱快 攻異續綱目云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

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三百殍死相望皆蒸充饑

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皆蒸充饑

第宅樓館多撤以爨及奉迎使至人情益不安崔立

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

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答曰吾二人惟死爾好問曰

死不難誠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否則徒以一身分

監國以城歸元之議二相不知省令史許安國請集
 百官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元好問以其言白
 納新命與副樞議以為然明日召集省中計事納新
 拱立無語薩尼雅布當反覆申論繼以涕泣又明日
 亂遂作劉祁歸潛志云立令衆庶曰吾為二丞相閉
 門候衆將餓死今殺之救一城生民且禁諸軍士
 取民一錢處死日光爛然稱快謂有生路也食時
 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稱快謂有生路也食時
 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
 夫烏克遜納新左副點檢完顏阿薩爾原作阿散奉御莽
 格原作哥講議富察琦戶部尙書完顏珠赫皆死之
 薛應旂通鑑云時被殺者尙有
 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立還省中集百官議
 所立勒兵入見太后傳令立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
 國攷其續綱目云立日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三
 從恪至所 卽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尙書令尋自稱
 載較詳 左丞相鄭王攷異大金國志云時北軍因而受之加
 封立為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點檢攷異志云太后
 壽國公張頌為殿其黨富珠哩察罕攷異立傳作昌格劉祁
 前都點檢注云金史作韓鐸副元帥知開封府折希顏攷異劉
 李尤魯長河志云金史作折希顏攷異劉
 志作折 藥安國潭軍努完顏哈達原作合答攷異汪
 彦卷八十三椿年傳子忠武校尉卷一百三十二執
 中傳泰和時戶部侍郎姓粘葛氏與李炳鞠魏廷實
 獄不附執中者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
 三人同名合答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
 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尙書溫特赫額實原作
 罕二 吏部尙書劉仲周兼參知政事宣徽使鄂屯舜

卿為左丞戶部侍郎張正倫為右丞攷異劉祁歸潛
 虎帶為右丞劉仲周張正倫皆參知政事蓋右司都
 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所載稍異右司都
 事張節為左右司郎中尙書省椽元好問為左右司
 員外郎王天祺康瑋為都事攷異劉祁歸潛志云以
 起與壁謀及期壁不往立怒故不得 開封判官李禹
 執政其餘以次遷擢除拜無虛日
 翼秉官去戶部主事鄭著召不起遂送二相所佩虎
 符詣元蘇布特攷異哀宗紀作薩布特原作軍前納
 欵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
 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 壬辰蘇布特至青城
 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四
 既還悉燒京城樓櫓大帥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
 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
 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
 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
 出入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 二月立
 以天子袞冕后服獻元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
 慘酷百苦備至鄰國夫人攷異劉祁歸潛志云鄰國
 之姨招權納賂積貫如山號自在夫人崔立之變及
 凡富貴家皆搜括金銀鄰國竟捶死所載較詳
 內侍高祜京民李民望之屬死杖下溫都衛尉親屬
 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博索夫人李蹊妻子攷異劉

志云白撒夫人尤奢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仇
修李蹊亦以取積聞人竊相謂曰汴京被疫時死者百
期於必報而後已人竊相謂曰汴京被疫時死者百
餘萬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
中有一僧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在所兒童
百十從之乃一人拾街上破瓦復以石擊碎之皆
以爲狂後乃知其意蓋人欲早散國家瓦裂云劉祁
歸潛志云南京屢有妖怪元光散國家瓦裂云劉祁
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
路每有日暮鳥鵲蔽天皆亡國之兆也史多未載
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予不計其數立因諷太后作
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
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踵
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學士王若虛爲文若
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五

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姑以理論之謂奕曰丞相功
德碑當指何事而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
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
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
有門下人爲主帥領功德而去事遂得已劉祁後世
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王若虛進士出身後求巨
碑序爲元裕之筆其銘詞則王若虛進士出身後求
益甫書之草定者爲祁及麻革賜進士出身後求巨
石不得取宋時甘露碑命張君庸書之刻方身後求
入城未取其竟能立石也又與元好問中州集若虛
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進士釋褐州錄事歷山
林直學士北渡後居鄉里東游與劉文季輩登泰山
遺於黃峴峯之萃美亭年七十所著慵夫集及滄南
光金詩選載其題歸去來圖詩四首有公若識真
歸處何必田園始是家及銷憂更藉琴書力借問先
生有底憂之時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鈕祜祿納
新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款於崔立張俊民李琦奔汴

京王璧還歸德使粘葛奴申振武都尉奴申完
聚陳州流亡數十萬口指爲東南生路知順兒蓄異
志使孫鎮撫圖之爲順兒所害遂殺奴申及其子姪
爲滿察合達等所誅并其黨舉城奔蔡元兵殺之老
幼數十萬少者夏四月癸巳立以梁王荆王及宗
脫者所載較詳
室男女至青城皆及於難
駐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元兵
亦於此下寨而後如內族復詣此地多修死亦可怪
也周密癸辛雜識云北客有詠汴京青城云萬里風
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金山亦集其諸王於
此而殺之顧奎光詩選載元遺山癸巳四月出京
詩云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
莫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沈華表鶴來應有語網繁人
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此詩
蓋作於崔立送后如赴甲午兩宮北遷立妻王氏備
青城速不台入汴時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六

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
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
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從行
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
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涉及醫流三教工匠繡女赴
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
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元史太宗紀云立送
二后二王至軍前蘇布特遣送行在并無殺二王事
宏簡錄云京城破兩宮諸妃皆北遷不知所終惟寶
符李氏從至宣城德州居摩阿院寢殿中常念佛聞
北行於佛前自縊死續通考云李氏臨終自書門紙
身故所載較詳
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
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
不臺遣使言於其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

屠其城耶律楚材見蒙古主日將士暴露數十年
所爭者乃地人民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主不許楚
材固爭乃詔除完顏氏一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
汴者尚有四十七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元史楚
材傳字晉叔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卒年五十五
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號翁家藏集耶律丞相墓
在夔山下前石像鬚絲三線其長過膝青箱堂記
云夔山下東南數十步舊有丞相祠崇禎中尚存公
及夫人二石像陸友墨史云金季楊文秀以善墨聞
法不用松煤而用燈煤子彬得其遺法以授楚材楚
材授子鑄使造一萬九銘曰玉泉笏按楚材子二
日銘曰鑄製墨者係其第九子鑄楚材曾題和景林
居壁詩有舊隱西山五畝宮之句劉侗帝京景物畧
云金元間有僧自稱萬松野老居燕京從容菴文正
見之泰學三年僧以湛然居士目之今乾石橋之北
有磚塔高七級額曰萬松老人塔在今西牌樓南大
街西成德涿水亭雜識云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
聞善撫琴嘗向文正索琴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
悲風譜贈之且寄以詩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見
湛然居士集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傳之法門亦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七

佳話 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鈕祜祿納

新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顏娶瓜

爾佳元妻年二十餘有姿色後有言其美於立者欲

強之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再三立遂欲殺琦

琦又數為折希顏辱乃謀殺立而李伯淵者寶坻名

屬通人為千戶美姿容深沈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

義殺之李齊諾者攷異續綱目燕人以都尉為東面

元帥立視若部曲積不能平均與琦合三年六月傳

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翌日晚燒外封

邱門以警動立是夜立寐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

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男子
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於馬上抱
立持匕首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洪果薩哈殺
苑秀折希顏伯淵繫立屍馬尾號於眾曰立殺害劫
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無當殺之不眾齊聲
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或
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
樹有靈懼為所污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
鎮海帳下土攷異薛應旂通鑑云端平元年正月戊
分屬蒙古辰史高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
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屯襄

金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八

陽江海屯信陽王昺戍隨州王安國守襄陽蔣成守

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四月遣朱復之修奉八陵六月趙范趙葵欲乘時撫

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鄭清之力主其

說詔知廬州全子才率兵赴汴李伯淵等以書約降

謀殺崔立葵遂趨汴遣徐敏子入洛為蒙古所敗潰

還事聞均貶秩十二月蒙古王檄來責敗盟遣 劉

邴曰金自南渡後為宰相者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

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度每四方災異民間

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危輒散曰俟再
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
用必擇悞熟無鋒鋦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
臣相對泣下或殿上長吁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

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

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布薩齊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

齊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爾等自來

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能用亦未久而

即退也祁字京叔渾源州人應奉翰林文字從

雲卿大安元年第進士入翰林月卒年四十四精

於經學為文章長於詩五言尤有蓬門集子祁太

學生郁字文季嘗著歸潛志與元裕之名好問太原

俱有名於時嘗著歸潛志與元裕之名好問太原

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遂名震京師第進士歷

左司員外郎國亡不仕采摭遺聞嗣後纂修金史多

所採錄見本傳又好問中州集晉卿名天挺少日有

賦聲不就舉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

有崖岸耿耿自信年五十七卒於舞陽臨終浩歌自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得不以死生為意子思溫字和之孫經字伯常今在

順天德明秀容人唐禮部侍郎次山後累舉不第放

浪山水間飲酒賦詩年四十八終於家詩三卷行世見

居東山福田精舍東岩其自號也載其律詩四十一

參政楊玉叔所撰墓銘中州集未載其律詩四十一

好問兄敏元讀書無所不窺嘗賦望月詩有莫怪更

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後歿於北兵之禍

元遺山集載其出都詩云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

雄可奈何但見孤艇上金爵豈知荆棘間銅駝神

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迴首鳳

城平曰五雲多歷老樹遺台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

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台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

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壬辰雜編二書多言金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四一

歸鄆城元兵亂走確山為兵所得遂卒朱彝尊曰下
舊聞云宋靖康二年正月金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
發見丁特起流血錄洪邁客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
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元
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於軍前收集伊洛諸書載送
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書宋之實
錄正史皆完勅平章太原張易兼領秘書監事許京
朝官借觀至明文淵閣藏書乃合宋金元所儲滙於
一益以永樂三千二百餘冊列朝實錄聖訓又數千卷
錄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冊列朝實錄聖訓又數千卷
若永樂大典一書多至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皆
百三十七卷皆藏諸皇史宬不與焉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十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馳封資政大夫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洋鄉李有棠編纂

官努之叛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帝欲以富察官努

原富察官奴改異大金高顯劉益為元帥不果

綱目云國志云本姓移刺高顯劉益為元帥不果

綱目云主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顯為步軍帥益副之三人欲

綱目云奉命參政恩楚曰汝輩把把不知高下國家大事可

綱目云易承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官努少嘗為北兵所

綱目云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所載較詳

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

使者得鞍馬資貨自拔歸朝以特恩收充忠孝軍萬

戶月給甚優日與羣不逞博為有司所劾事聞以其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詔勿問從伊喇布哈攻平陽

論功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之敗走襄陽說宋

制使以取鄧州自効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

汴城圍解復謀北歸遣伊喇留格入鄧說鄧帥聶赫

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聶赫欲就此擒之官努知事

泄即馳還見制使請兵掠鄧邊獲牛羊數百宋人不

疑因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聶赫自辨

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

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

都尉尋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還

巡黃陵八谷等處劫獲甚眾轉正都尉又至黃陵幾

獲鎮州大將中外皆以為可用至是欲拜為元帥不

果未幾真授元帥 戊戌官努阿里哈謀立荆王未

發朝廷知之置不問 庚子帝發南京甲辰次黃陵

岡時平章博索原作率諸將戰官努之功居多及渡

河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二年春正月辛酉帝至歸德官努再請率軍北渡不

許知府事兼總帥實嘉紐勒原名實嘉紐勒亦作十六

異卷一百三十二徒單貞子亦名十六另一人本傳

初以河南統軍使擢右都監行平涼帥府昌武節度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使屢言邊事詔嘉納等以行樞院守歸德與經歷冀

禹錫屢拒元兵得不拔後為官努害誣以反卒昭雪

又續綱目作實嘉紐勒各異以軍眾食寡懼不能給

請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

出城就食帝不得已從之

效異阿哈統諸軍行道中許

語阿哈請各給以券軍稍定俄求得許語者斬四人

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保富察耀珠等

九家軍遂散數日官 乃諭官努曰紐勒盡散衛兵

卿當小心是時唯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

七百人留府中用本山西人權果毅都尉至歸德始

擢元帥嘗召之謀事不及官努官努始有圖用之意

元將特默岱效異駐歸德官努私與國用安

綱目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元將特默岱

謀遊帝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珠勒根烏舍原作使

肩安回附奏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圖恢復且已具

舟楫可通遼東帝不從又嘗請北渡為紐勒璉阻自

是有異志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為剽掠官努不之禁

因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

大節俱言官努有反狀帝竊憂之使總領赫舍哩阿

里哈內族錫馨原作錫馨陰伺其動靜反泄其謀於官努

三月戊辰帝慮官努與馬用互相圖為亂遣宰執

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努乘隙率其軍攻用軍

敗走被殺官努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 三

官皆聚於都水摩和納宅以兵監之驛參政紐勒璉

至其家悉出所有金銀然後殺之時代為總帥者哈

薩喇烏達原作尤速亦被害乃遣都尉馬實被甲執

刃劫直長把納新原作把把奴申於帝前帝初撫劍見

實至擲劍於地曰為我語元帥我左右祇有此人且

留侍我實不敢迫遼巡退凡殺朝官李蹊而下三百

餘人軍民死者三千人郎中完顏呼喇勒都事冀禹

錫赴水死攻異官努傳禹錫字京用龍山人由進士

重聞變或勸微服逃不從被害元好問中州集禹錫

字京父崇慶二年進士調沈邱簿被令誣坐廢十年

正大中起扶風丞擢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其

贈雷御史詩云平生疾惡如風手力振台綱事所難

人道千鈞蓋射鼠我憐眾照解源山明時士論知無

負晚歲交盟豈易寒見說嵩前若芝老白雲倚杖待

君是日薄暮官努提兵入見帝言紐勒璉反已殺之

詔授樞副兼參政暴紐勒璉之惡先是官努母為北

兵獲帝與官努謀遣阿里哈詣元特默岱營議和因

歸其母定和計密結來使知其大將在于家寺遂畫

研營之策 夏五月五日攻異哀宗紀未載官努率

忠孝軍自南門登舟帝御北門繫舟待不勝則走徐

州四更接戰軍小卻官努持火槍分軍腹背攻之北

軍大潰溺死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還遂真拜參

政兼左副元帥元兵退官努入亳州留錫馨總其軍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 四

攻異官努傳偽與元將武木解相約欲劫帝出降因

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

三千人以元史梁直願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吾

思卜華也時迫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

將官努來研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歿史天澤傳天澤

聞其背水而營亦謂非駐兵之地不聽果全軍皆歿

見趙翼 初官努以帝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

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

我不知用人故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齊

諾攻異績綱目作宋珪與奉御烏克遜紐祜祿溫綽

原愛實納喇奇塔特原作納蘭松塔計構用安晉帝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帝於宋

以贖罪官努時在亳州再召乃還帝諭以幸蔡事官

之六月己卯帝與內侍宋齊諾處置令費摩綽哈召
宰相議事溫綽伏照碧堂門間官努入見帝呼參政
官努即應溫綽從後刺其肋帝入拔劍斫之官努中
槍殺下走奇塔特愛寶追殺之授李泰和虎符使
撫定忠孝軍遂殺白進阿里哈詔點檢珠勒根阿寶
遠原作阿勒即亳州斬錫馨改異官努傳錫馨既黨
錫馨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及道僧把納新二人遂
奔毫及官努誅即毫及忠孝軍首領數人烏舍使用
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及異大金國志云是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五**
統石烈小鍾兒為總管二人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
說主出降手刃官奴小鍾兒為眾軍射死與傳異哀
宗紀其黨從誅者尙
有傳濟本傳未載 初官努解睢陽之圍官屬苦饑
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眾糧廣咸勸帝南幸會總帥
烏庫哩鎬運糧至歸德且請幸蔡州帝意益決惟官
努嘗過蔡知其不足恃力爭之不聽及官努以作亂
誅遣烏庫哩富察如蔡還如官努言時已在道無如
何迨被兵始悔不用官努計詔月給其母妻糧俾無
失所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馳封資政大夫 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南渡忠諫諸臣

宣宗貞祐二年夏四月戊戌帝以元允和議赦國內
 欲幸南京左丞相廣平郡王圖克坦原作徒單鎰諫曰變
 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
 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
 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庚
 戌卒乙卯詔幸南京後卒如其言鎰本名安春原作
 攻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五十九宗室表衛紹
 王子瑄卷九十八完顏匡傳章宗時西南路通事卷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一**

敬請立女直進士科鎰首登第授兩官選國子助教
 攻異績通考云大定九年鎰舉女直進士第一鎰嘗
 獻漢光武中興頌世宗大悅曰不設科舉安得是人
 策論進士本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命頒行
 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女直字
 學校諸生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得百人薦於京師
 廩給之命溫迪罕教之復試得徒丹鎰以下三十餘
 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設科乃就
 闕忠寺試夜半聞塔上有樂聲入官考完顏浦澄
 等喜為得賢之祥中選者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至
 二十年遂命鎰等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如漢
 進士制焉所載甚詳又溫特赫提克德傳該習經史
 初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額哩塔等教之其後學
 者漸至轉習經史故椿年良弼皆由此致相位提克
 德最精深大定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鎰等二十七

人登第十五年提克德遷著作佐郎終翰林待制贈承旨諡文成為赫舍哩良弼所

禮敬用完顏守道薦歷翰林待制右司員外郎章宗

時累擢平章政事封濟國公當李妃擅政上疏皆切

時弊出為陝西宣撫使帥府並受節制屢破宋兵衛

紹王立改上京留守中都戒嚴遣兵入衛徵拜右丞

相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

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

號富實人皆勇健可內徙益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

失平章伊喇攷異遼金大臣年表并無伊喇之名衛

薩喇其人者此稱伊喇或係記載之訛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蹙境土也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二

衛紹王以責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

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

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

人心耳其後昌桓撫三州失守乃大悔俄東京復陷

益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衛王被弑鎰勸呼沙呼迎

立宣宗呼沙呼既殺南平欲執其弟銘復止之使其

奉迎當是時轉危為安惟鎰是賴鎰明敏方正學問

博洽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所著有宏道集

道之尚二篇大權參知政事完顏伯嘉本名百嘉

學諸生刻之石亦作百家攷異宣宗紀貞祐四年

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另一人字輔之北京路人

明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布薩揆或曰

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累擢左監軍河

東北路宣撫使與副使沃喙哈達互訐改知歸德興

定初入為吏部尙書改中丞時右副元帥富察阿里

巴斯原作阿里不孫攷異宣宗紀及楊雲翼傳均作

改正又卷一百三宣宗時婆速路行省參政完顏阿里不孫另一人備禦關陝兵逃逸

疏乞尸諸市以戒不忠乃除名宣宗憂早疏奏高琪

汝礪不職所致宜依漢制策免二人深怨之宰相請

修山寨以避兵諫曰建議者謂據險可安君父獨不

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三

國乎由是怒愈甚以權參政出行省帥府於河中因

爭棄河東大忤宰執召還為中丞充河南宣慰副使

坐事免起為翰林學士伯嘉強正不與時低昂汝礪

方希罷固位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尋坐言

事過切降知歸德以權參政行省河中謀復河東構

疾卒尚書左丞張行信攷異宏簡錄云先字信甫

莒州日照人登進士第官銅山令明昌初擢御史歷

轉運按察使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呼沙呼罷

職希再用行信疏劾之再上不報及呼沙呼弑逆人

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宣宗立請立太子奏罷貪

鄱諸將帥攷異宏簡錄云疏劾內族訛可中都受兵

方議和握兵者不敢戰恐壞和局行信上言和戰二

事不相干自崇慶來皆以和誤頃北使既來然猶破

東京畧河東今我使方行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

益宜及此時擇猛將銳兵往來拒戰使少沮則和事

易成帝心知其善不能用尋遣參政鄂屯忠孝括官

民糧慘刻失人心奏免之興定元年拜參政時高琪

專權窘辱朝士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

境朝議遣使詳問高琪以為失體行信獨引故事折

之因汝礪言事終寢監察御史及各職官坐罪多被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四

的決奏改之攷異元好問中州集時大興范中宇極

滑州刺史當高琪當國專以威刑肅物答辱士大夫

與徒隸等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者

失痛此方大行於時極之戲為詩云嚼蠟誰知味最

長一杯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

為笑史未載尋坐族弟行貞受賊僞命事出為涇

州觀察使攷異劉祁歸潛志云為內侍所譖畢沅積

云有以飛語聞歷靜難節度使致仕哀宗立起左丞

言事稍遜聲望頗減後歸隱卒於嵩山崇福宮兩登

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天下目為正

人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為

承旨行信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

之有也父兄世為禮官世習禮學諸禮制皆有記錄

金代儒臣推張氏父子行簡行信又前後同領國史

云攷異大金集禮四十卷為明昌六年禮部尚書張

故竝可訂史志之訛續條理秩然足見金源一代之掌

等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宗時命禮尚張

以審樂統以幸相精學術者至明昌初書成凡事物

名數井然有條衛王大安中楊雲翼等重校名大金

儀禮參好問中州集信甫名行中定未進士宣宗

立拜參政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信甫與之抗朝廷稱

焉所居拙軒有為銘者其引日發凶豎未形之謀

則先識者以為明強臣不測之威則嫉惡者以為

寒暑不廢錄也於書無所不讀日書經史五百字為

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第一人有古意史未載行簡

編天下卒證文正所著有禮例纂百二十卷又諸禮

記諸書若千卷及清臺記皇華記戒嚴記為善記自公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五

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同知單州事河間

趙承元字善長大定十三年詞賦第一人官翰林學

士山陰張樞字巨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官翰林

州刺史濟南閻長言字子秀平生多奇夢果魁天下

在翰苑十年出為河南府治中均五年進士第一金

話云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梅僅存又孛家之燕

後其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云試將小錄問同年

之有也父兄世為禮官世習禮學諸禮制皆有記錄

金代儒臣推張氏父子行簡行信又前後同領國史

云攷異大金集禮四十卷為明昌六年禮部尚書張

故竝可訂史志之訛續條理秩然足見金源一代之掌

等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宗時命禮尚張

以審樂統以幸相精學術者至明昌初書成凡事物

名數井然有條衛王大安中楊雲翼等重校名大金

儀禮參好問中州集信甫名行中定未進士宣宗

立拜參政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信甫與之抗朝廷稱

焉所居拙軒有為銘者其引日發凶豎未形之謀

則先識者以為明強臣不測之威則嫉惡者以為

寒暑不廢錄也於書無所不讀日書經史五百字為

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第一人有古意史未載行簡

編天下卒證文正所著有禮例纂百二十卷又諸禮

記諸書若千卷及清臺記皇華記戒嚴記為善記自公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五

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同知單州事河間

趙承元字善長大定十三年詞賦第一人官翰林學

士山陰張樞字巨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官翰林

州刺史濟南閻長言字子秀平生多奇夢果魁天下

在翰苑十年出為河南府治中均五年進士第一金

話云其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云試將小錄問同年

後其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云試將小錄問同年

時擢工部侍郎至寧初中都受兵由兵部尚書拜參政貞祐元年冬出為秦定節度使改知大興府進有丞及南渡留為汾州觀察使改知平陽府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識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帝頗採用以備禦功拜中路宣撫使四年正月元兵圍平陽急攻者十日鼎屢擊卻之進樞副兼左丞行省於平陽未幾元兵已過關陝將薄京城鼎率兵入援并遣將趨陝合力禦之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至平陽鼎遣兵擊卻之乃還興定元年正月帝命鼎選兵付圖們呼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六

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後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攻異雷希顏為鼎作神道碑畧云黃霸王允蕭窮其不知道以濟事知不足以知其故也姚崇之賢惟其相日英圖胥公當兼數公之長元好問謂希顏此論似涉過差至於為國兼數公之長元好問謂希顏無愧矣在長安日乞致仕表云與造功業方聖主有弟正須高着眼宦途休厭少低頭他文類此弟恒子嗣祖今在燕中見元好問中州集政事侯摯初名師尹字莘卿東河人由進士歷長武錄作長城令戶部主事宜宗南渡累擢勸農副使行六部侍郎進太常卿行尙書六部事上章言九事帝畧施行焉俄以叅政行省事於河北拜右丞屢陳便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七

圖克們統之西伐夏馳奏罷之進拜平章封莘國公三月詔舉兵侵宋鼎乃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進疏陳六不可弗聽攻異劉祁歸潛志云朝廷將伐宋取仕卒與史異宏簡錄云鼎言伐宋有六不可大意雖有強兵尙當伺隙出其不備乃可取勝矧今北兵過後民食不給遠近騷動軍馬比舊獲十之一器械亦多損徹今歲邊境無兵或自息養如聞王師南征必將乘隙併至宋自奉和脩好十年於茲設聞舉事徒民清野我軍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兼以西北逃軍屯聚為患宋人誘脅足為後憂此皆社稷大計不特疆場利害詔付尙書省議時諸軍由秦鞏鳳翔三路進聽不二年上疏勸勿親細務帝不悅高琪謂其言非是乃喜屢乞致仕許之哀宗立起用平章進英國公行省衛州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至

事巴古拉原作把胡魯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御前

經歷官歷涇州觀察使興定元年授陝西統軍使入

為中丞上言進士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拜參政同

胥鼎防秋三年平涼等處地震上言乞敬畏天戒四

年四月行省帥事於京兆疏陳養兵恤穀論甚善五

年十月西北兵攻延安遣哈達邁珠等禦却之改知

河中府入為大司農拜參政進右丞哀宗立擢平章

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卒天

下惜之 尚書右丞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攷異宏

本姓尹避國諱改登詞賦進士補令史承暉殉難中都遺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八

表託安石間道走汴以聞宣宗以為樞密院經歷官

攷異劉祁歸潛志云趙思文時為省掾從福與守燕

都福興死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歷防禦節度所

在鎮靜遷禮部尚書卒元好問中州集云思文字廷

玉承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為人誠實樂易有君子長

者之目南狩以後與楊趙諸公皆完人終始無玷缺

者也弟庭珪同榜登科三子敬叔介叔方叔今居鄉

里史未載累遷中丞上章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劾英王

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立擢同簽樞院事累

進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

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曰汝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

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卒

石上甚悼惜之 東京副留守陳規字正叔絳州稷

山人登詞賦進士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上章劾侯

摯不報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劾罷之屢陳利害多

見聽納四年七月條陳八事攷異劉祁歸潛志一責

大臣以身任安危二任臺諫以廣耳目三崇節儉以

答天意四選守令以結民心五博謀羣臣以定大計

六重官賞以勸有功七選將帥以明軍法八繕士卒

以振軍威書奏帝不悅宰臣惡其紛更出為徐州經

略官正大元年入為右司諫上章言事與楊雲翼諫

修復河中府又與臺諫奏五事攷異宏簡錄云哀宗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九

復河中府與完顏李蘭楊雲翼等諫從之正大元年

十一月改充補闕二年正月與臺諫奏五事稍異

四年十月與右拾遺李大節奏劾薩哈連出為留守

朝論快之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

身繡衣戒勿令陳規知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

凡宮中舉事帝必曰恐陳規有言挺然為一時直臣

後為中京副留守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

律度剛毅質實有古人風渾源劉從益見其所奏八

事嘆曰宰相材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

以許直名尤見重云攷異元好問中州集載其送雷

前陳志拂劇屹如砥柱閱頽波一麾共惜延年去三

黜何傷櫟季和連蹇仕途如我老激昂衰俗在君多

為舟西去知難戀萬頃烟波一釣蓑又過驪山詩云
石都與行人刻豔辭明昌五左司諫許古字道真
年進士子良臣今在燕中

汾陽節度使安仁子元好問中州集云安仁字子厚
禮部員外郎以汾陽節度使致仕其少室道中詩云
少室峰頭曉月沈于家城郭淡陰陰五更雞唱殘星

滅宮上看山過少澤州刺史上無隱論十篇卒諡文
明顧奎光金詩選載遊泰安竹林詩云蕭寺天教勝

處安峰巒騰擲水雲間客來總說游山好不道山僧
却厭

山明昌五年詞賦進士云承安中進士稍異任左

拾遺拜御史宣宗遷汴委任高琪無恢復謀古上章

請慎選將相起用耆舊招懷河北諸路宿重兵京師

勿事搜括明敕臣僚直言無隱詔付尚書省畧施行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焉轉右司諫兼侍御史致異劉祁歸潛志云南渡為

忠常底獲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時元兵越

潼關而東集百官議古請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

其歸路我眾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格其議不行

置招賢所命古領其事與定元年廷議南侵古上疏

力諫帝命古草議和牒文成宰臣以為有哀祈意遂

不用屢坐事解職哀宗立為補闕遷左司諫論事稍

不及前尋致仕元好問中州集載間趙公制詞云

冠野服人臣所以送歸老之心其思榮足以兩全而

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之自期擢自

先朝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

仁華方見理翰之志朕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於
里退閒之問起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
從容進退之餘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熒之
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是
為世上之閒神武挂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
益介壽祺宏簡錄云致仕居伊陽郡人愛慕郡守為
起伊正

川亨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御史臺令史劉炳葛

城人中貞祐三年進士第即日書條便宜十事一

任諸王以鎮撫社稷二結人心以固基本三廣收人

材以備國用四選守令以安百姓五褒忠義以勵臣

六務農力本以廣蓄積七崇節儉以省財用八去

奢食以助軍費九修軍政以習守戰十修城池以備

守禦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已時程震字威卿東勝人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

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假和市侵漁百姓震劾之令

出內府銀貨物直杖大奴數人尋坐事罷以剛直不

能久留於朝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

人徙樂平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

劉祁歸潛志云平定人先應奉翰林文字擢修撰大

撰詞賦第又經義魁稍異安元年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知術數兼提點司天

臺進禮部郎中宣宗貞祐三年擢禮部侍郎四年潼

關失守朝議遣富察阿里巴斯為副元帥以禦之雲

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悞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

年六月遷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詔稱其

遇事敢言議論忠諫時議權油高琪力主之雲翼與

趙秉文時戩等數人獨以為不可遂寢高琪後以事

譴之不恤也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吏部擢御史中丞

鞠承立獄劾其擁兵不進免官哀宗立首命攝太常

卿拜翰林學士後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設益政院雲

翼為選首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

為翰林學士卒論惜之元會汾金史攷證云雲翼

傳正大三年二月復為禮部尚書而哀宗紀不載祇

於三年大書置益政院則與百官志同以下文明年

設益政院之文推之則雲翼之復禮部尚書當在二

年傳作三年疑誤又元好問中州集云大名史公奕

字季宏定未進士程文典雅歷翰林修撰同知集

賢院正大中置益政院楊吏部之美與季宏皆其選

也以直學士致仕卒開闢公稱其温厚謙退學問愈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和而愈無窮詩文 每召見賜坐而不名嘗患風痺及

稍愈帝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

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正帝

矍然知其醫諫也五年卒年五十九諡文獻天性雅

重待人寬而自律甚嚴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

少變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而於南侵諫之尤力及時

全倡議侵宋雲翼疏諫不聽嗣全軍盡覆於淮上宣

宗曰當使我何面目見雲翼耶攷異元好問中州集

書中外望其旦暮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八

及文集見續通考云初學語 翰林學士趙秉文字

周臣磁州滏陽人登進士第歷邯鄲令明昌六年為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請罷胥持國召用宗

室守貞下獄免後起同知岢嵐州累擢翰林修撰轉

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

三封建朝廷畧施行之明年乞守殘破一州以宣布

朝廷恤民之意詔稱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侍

講學士進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坐知貢

舉得罪致仕五年復起禮部尚書哀宗立改翰林學

士兼益政院說書官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命秉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文為赦文辭情哀痛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言而

止三月草開興改元讓閣巷傳誦洛陽人拜詔舉舉

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封天水

郡侯嘗借雲翼作龜鏡萬年錄又共集君臣政要以

進本傳所著有易叢說十卷中庸說十卷論孟解各

一卷南華子發微一卷太元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

一水集三十卷時東明張特立字文舉亦著有易集

說及歷年紀事詩泰和中 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

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

士與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朝使至自河湟者多

言夏人問秉文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庭

筠字子端河東人博學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於時
 政異績通考云明昌三年召王庭筠應奉翰林文字
 命與校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為
 五百五十卷庭筠傳大定十六年進士調恩州判官
 有政聲召試館職中選臺臣言其嘗犯贓罪罷歸居
 黃華山寺因以自號道陵賦詩其材因守貞薦召入
 林歷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首上甚嘉之卒
 官年四十七道陵以詩悼之曰玉堂東觀無復斯人
 矣有文集四十卷行世子曼慶亦能詩并書官右司
 郎中元好問中州集云熊岳人父遵古正隆五年進
 士翰林直學士才兼備道陵稱為君子子萬慶詩
 筆字畫俱有父風猶子明伯亦能詩歸來萬事空人
 有與元裕之題子端山水詩云遠鶴歸來萬事空人
 同無地著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長在經營慘淡中
 純甫字之純承安中進士官右司都事與雷御史希
 顏同為中州豪傑世號屏山官右司都事與雷御史希
 鎮陽又少作矮柏賦以孔屏山官右司都事與雷御史希
 言書援宋為證甚切不見用後景佛自比由小官上居
 通考云純甫襄陰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著中國心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古**

學一書同時在詢字君謨易州人父貴善畫辭江漸
 生詢於虔州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
 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庭筠獨以才具許之
 正隆二年進士北京鹽使函山旅話云元裕之寄書
 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
 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日凡此諸人誰
 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
 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
 師孟緝其先友手翰中有劉伯熙字善甫曹居一
 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有劉伯熙字善甫曹居一
 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潘承日大俠按元集作
 山有妹為女冠文而豔張平章欲娶之遣山辭令其
 自往訪至則手補天花板誦詩曰補天手段齊施張
 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去覓雕
 梁張棟
 然而出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賜表褒政大夫特賞內閣中書前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錄
 末造殉節諸臣

宣宗貞祐三年夏五月庚申中都破右丞相兼都元
 帥定國公完顏承暉死之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
 元史耶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均作復
 異績通考云耶律王昂孫初封鄒國公好學淹貫經
 史襲父穆昆由符寶祇候歷巡警使章宗立遷近侍
 局使擢東京提刑副使豪猾屏息轉北京留守入為
 刑部尚書屢忤權倖改知大名興中府衛王即位授
 御史大夫參政進左承行省宣德承裕兵敗會河堡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進平章都元帥中都被圍出議和及南遷授右丞相
 留守中都以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事付
 之已乃總持大綱太子去右副元帥齊勤以兵叛降
 元升盡忠平章兼左副元帥中都危急遣人以警寫
 奏乞援高琪忌其成功諸將顧望及霸州兵敗勢益
 孤承暉約盡忠同死未允斬其心腹實庫原作師姑起餅
 家廟召趙思文會飲謂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報國
 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
 狀為書以從子承懷為後神色泰然謂安石曰承暉

亡贈樞副宿國公雅齊堪 雞澤縣名屬 令温特赫實
 亦不屈死贈順州刺史 芳努 原方奴 十節度判官富察濟巴 原義傳作糾舍攷異忠
 語城陷皆死實芳努贈鎮國上將軍濟巴贈金紫光
 夫廉擢今自至是城破自投城下死 蔭補官遷萍鄉令
 當廉擢今自至是城破自投城下死 蔭補官遷萍鄉令
 原府吳僧格 道克復河朔州忠義傳作萍疑誤 同知太
 帥府事烏庫哩德升 人本名魯爾錦 一作六斤益都路
 節度使貞祐初擢侍郎權參政論近侍預政出為集慶
 皆自殺贈承旨子 參政河東行省李革左監軍行帥
 烏蘭威給奉御俸 革字君美河津人第進士歷韓城
 府事完顏蘇爾坦 令擢參政元破潼關罷為絳陽節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四
 度使代晉鼎守平陽城陷自殺贈右丞蘇爾坦城破
 亦死之贈昌武節度使提控郭用戰敗不屈死攷異
 劉祁歸潛志革作鞏河中人 東勝節度使伯特烏格
 宏簡錄蘇爾坦作蘇從坦 東勝節度使伯特烏格
 原伯德窩哥守東蘇從坦 東勝節度使伯特烏格
 醜和向守代州兵 進士賈邦憲 守松平素被 霍州刺
 敗被執不屈死 進士賈邦憲 守松平素被 霍州刺
 史伊喇阿里哈 原誘使降日吾有死無貳心叱使跪但
 向關而立叢矢射殺之贈泰定節度使節副使孔
 祖湯不而叢死亦射殺之贈泰定節度使節副使孔
 高憲字仲常吏部尚書衛尉泰和三年乙科登第東
 未三十作詩已數千首釋褐博州防禦判官遼陽破
 歿於兵間 左都監行帥府事赫舍哩鶴壽 河北西路
 史未載 左都監行帥府事赫舍哩鶴壽 河北西路
 城破出走據土山力戰死 諡果毅時同死者保大節
 度使完顏魯爾錫鄭州破投崖下死 贈特進金安節
 度使鈕祜祿資格祿鄭州破投崖下死 贈特進金安節
 東安撫使富察羅素救鄭州城破陷死 贈中京留守河

使第為應奉翰林文字改郵州經恩官亦遇害史未
 書 同知太原府趙益 使太原兵至殺妻于河
 使 同知河中府孟州防禦使侯小叔 力戰城破死
 詔與戶部侍郎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知不
 免與妻俱投 右監軍知平陽府王佐 人救襄垣等
 中流矢死 贈金 河東北轉運使知彰德府洪果玖 珠
 吾衛上將軍 河東北轉運使知彰德府洪果玖 珠
 原作黃擢久住臨潢 右副監烏凌阿奇 珠 原住烏林
 人戰沒贈南京留守 右副監烏凌阿奇 珠 原住烏林
 名路人進士與平節度使赴援中都戰死 贈參政
 吳章宗紀泰和六年同知昌武節度使 乞住參政
 保大節度使知彰德府圓們色 呼 威原平路人滿斜
 城破 西安節度使尼瑪哈富勒呼 虎中都路人進士
 死焉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五
 潼關破兵 泰定節度使烏雅威赫 原作兀顏畏可隆
 敗死之 泰定節度使烏雅威赫 原作兀顏畏可隆
 馬汾陽節度使烏雅恩徹亨 原作兀顏進士補令史守
 州城工部尚書權左都監鈕祜祿貞 名綽哈原抄
 破死西南路人進士守晉安府城破與府官十餘人皆
 合之攻異汪輝祖金史同名錄云卷十二章宗泰和
 六年將卷一百六十六官勢傳天興二 昭義節度使行
 年近臣姓裴滿氏三人同名抄合 昭義節度使行
 帥府事納哈塔富拉搭 進士守潞州城破力戰死贈
 御史孟州防禦使遜鐸 亢直貞祐初孟州城破中進士
 大夫孟州防禦使遜鐸 亢直貞祐初孟州城破中進士
 死所著有虛 楨州刺史鈕祜祿恩楚 原住金勝堡為
 舟居士集 楨州刺史鈕祜祿恩楚 原住金勝堡為
 張提控所執脅使降不屈殺之執其妻于降元判官
 王謹收眾屯周安堡眾潰被執亦不屈死 詔均贈官
 六登州判官吳邦傑 寓居日照村聖元驅之攻城不
 階 登州判官吳邦傑 寓居日照村聖元驅之攻城不

珠聖不附紅襖賦罵不絕口亦被殺贈防禦使同知
 茂先不附紅襖賦罵不絕口亦被殺贈防禦使同知
 上京留守溫特赫老爾京原被執降不從亂斫死
 虎衛上將軍攻異劉祁潼關行部至洛陽見民英順聖
 人擢高第歷郎中元犯潼關行部至洛陽見民英順聖
 子王夏臣字大用潞州人官翰林從李英北征遇害
 續通考云納合蒲刺時元潞州人官翰林從李英北征遇害
 均死之史俱未載蒲刺時元潞州人官翰林從李英北征遇害
 平路經歷官梁持勝字經甫節度義子進士布希萬
 其均被持勝與治中費摩薩布萬戶韓公恕謀討之奪
 州刺史放異劉祁歸潛州刺史薩布顯德節度公恕謀討之奪
 州刺史放異劉祁歸潛州刺史薩布顯德節度公恕謀討之奪
 汪人官應奉翰林文字出為留守判官未幾以節死
 定海節度劉瑛小字四人同奉御卷九十七世宗時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六

經甫泰和六年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
 由博士為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
 平謀不軌以兵脅使作文移經甫大罵不從即日遇
 害年三十六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各路
 無人鳥亦愁人以為識云又榮澤史士舉字仲升第
 進士歷縣令貞祐之亂避兵太行保聚失守仲升第
 不受辱投澗進士劉德基大興人守官邊邑夏兵來
 死年七十九進士劉德基大興人守官邊邑夏兵來
 夫大吏部侍郎安州刺史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繖原
 城急先繼其妻死我輩安可降死者甚眾參政定國節
 戰日太守既死我輩安可降死者甚眾參政定國節
 度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事額爾克復亨字仲修河津
 贈資德大夫額爾克復亨字仲修河津
 亨為參政嘉之但濟陰令馬驤被執不屈死贈朝列
 死事士論嘉之但濟陰令馬驤被執不屈死贈朝列
 史輩作革稍異耳亦不屈死贈朝列
 大夫時淄州張順亦不屈死贈朝列
 問中州集濟南周鳳字仲才大定中屢以策論魁天

下貞祐初濟南陷不肯降携其二孫赴井死所著有
 疏俊藉藉與同郡王元卿齊名貞祐初避兵懿州節
 臺山倉卒為游騎所害士論惜之史均未載懿州節
 度使高閻山軍節度貞祐二年充護衛歷盤海寧昌諸
 酷吏潞州都統馬甫州元祐二年充護衛歷盤海寧昌諸
 州死 沔城縣軍官任福城破為合河令喬天翼城破
 兵東萊公燕寧與元兵戰敗死攻異元史穆呼哩傳
 呼哩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
 忽察虎以兵來援為黑馬所殺德海傳攻金鄭州殺
 金將左崇張榮傳攻金黑馬所殺德海傳攻金鄭州殺
 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提控王祿州宋人襲破泗
 天倪來追殺守約史均未載提控王祿州宋人襲破泗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七

山東西路安撫使完顏阿林堡兵敗戰沒宣撫使
 鄂屯襄軍亂遇害 葭州刺史赫舍哩王嘉努夏彼
 若死 提控珠格綽爾 原作尤蒲春兒與知中山府李
 仲謀叛被害 邳州行省蒙古綱謀亂殺之 中都經
 畧使苗道潤 賈瑀等謀 華州防禦判官完顏巴錦李
 直等謀 遼東行省完顏阿里巴斯胡圖所殺 都提
 控齊信沂州賊犯提控王顯全兵敗死焉 經畧使
 內族專努 原作轉奴萊州 鳳翔萬戶完顏綽哈 醜和
 以死節贈 懷 在哀宗朝則定遠大將軍忠孝統領完
 顏陳和尚 王諸孫 父奇格以授宋功授同知階州戰

沒嘉陵陳和尚幼為元兵據置大帥帳下時母居豐
州請與從兄色呼府隨往從太原王渥受業通
以官色呼與行壽泗帥府隨往從太原王渥受業通
孝經左氏傳及色呼帥府隨往從太原王渥受業通
獄兄卒得授其軍皆領轉提控北兵入大昌原以四
制每戰輒先登其軍皆領轉提控北兵入大昌原以四
峯山之敗走鉤州城於衛州復大捷於金回谷及三
白事諸大帥問姓名曰我陳和尙也死昌原諸將欲
我者時帥欲其降足國折不為屈割口下必有捷見
血而馬不絕聲大將義之酬以馬種祝曰好男子他
日再當令得我之贈鎮南節度使并隣族三千餘悉
時與沃行同死部將劉興格復於清化戰死臨洮府總
色呼作斜烈里海左監軍楊沃行朔州人元招
遺還放異在商州得歐陽修度並隣族三千餘悉
城破自繼死部將劉興格復於清化戰死臨洮府總
時與沃行同死部將劉興格復於清化戰死臨洮府總
管圖們呼圖克們原作陀滿胡土門字子秀進士知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八
知晉安興之嗜殺未幾城破死者百萬後鎮臨洮
防禦使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元兵過州人梁德順
節度使愛新守一城力屈均死詔各賜官賞元好龍共
中州集肩龍字舜卿宛平人錄事假鳳翔總管宣宗初
上書教宗室從坦死授東平人錄事假鳳翔總管宣宗初
守德順城百食盡城陷不遠大知所終年五十三配官
食褒忠廟續通考云盡城陷不遠大知所終年五十三配官
號興中義順節度使禹顯雁門人與州兵戰敗被執
馬官永固令避兵徐州被執不屈遇害鳳翔都統馬
彭城民劉全為國安用執亦不附見道清野遇於滄
慶祥元兵將攻鳳翔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遇於滄
及子嗣亨亦不利被執不屈均贈官布州亦死贈榮祿
大夫攻異績通考云慶祥字瑞甯州人本姓習禮
吉思先世自西徙臨洮狄道以馬為氏城陷不屈
死贈輔國上將軍諡忠烈同死者共十三人從祀褒

忠廟仍錄其孤慶祥子正卿秦藍帥府經歷官商衡
禮部尚書贈梁都侯諡忠懿秦藍帥府經歷官商衡
字平叔曹州人官監察御史屢忤權貴行省烏登敗
於任鐵嶺州刺史行帥府事烏庫哩海罕原作黑漢
宰相權州刺史行帥府事烏庫哩海罕原作黑漢
州兵敗鎮南節度使元帥珠嘉托羅海魯原作黑漢
從行省烏登率潼關兵平涼判官楊達夫原字晉卿三
入援至商州衆潰自殺平涼判官楊達夫原字晉卿三
延登字執不避兵州見殺國子監祭酒權刑部尙書馮
遺亂不知所終元好問州與論文承安二年進士郎
文皆邊日適間公守此州與論文承安二年進士郎
欲殺者有律度正公守此州與論文承安二年進士郎
初元授禮部侍郎其京籍自投井中死有集號橫溪
翁子過大名見於其子源顯奎光金詩選載其寄笏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九
青柯平詩有松風度壑江聲 尙書右丞持嘉烏新
遠蘿月當軒扇影高之句進士劾罷薩哈連朝論快
赤蓋慰忻字大用上京人進士劾罷薩哈連朝論快
之崔立之變望睢陽痛哭以弓弦自縊死子棟爾亦
設兵翰林承旨汴京留守烏克遜仲端布原進士古
兵圍汴食盡自縊死其妻已亦死明日崔立亂子
愛實以誅官勞功授節度使亦死明日崔立亂子
孫仲端字子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字留汴吉臺人進
正官參政字子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字留汴吉臺人進
被創甚臥十餘日諫議大夫烏克遜納新字道遠性
死直敢為時兼近侍局使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原
汴京變自縊死於臺中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原
裴滿阿虎帶字仲林進士汴京變於臺中自縊死
異汪燁祖金史同卷四十五刑志承安時符寶二年
內族同簽睦親府事卷四十五刑志承安時符寶二年
直卷一百一馬璧傳貞祐四年河志承安時符寶二年
祿帶阿魯帶卷一百一馬璧傳貞祐四年河志承安時符寶二年
年左衛將軍五人名阿虎帶亦名阿忽帶六戶部

載一首風怨禮部尙書舒穆魯世勤字魯航一字景畧
王事哀宗將北渡世勤求見力言其不可弗聽仍從
行死至新蔡與子嵩相見上因摺嵩應奉蔡州破父子
均死嵩守金隆亦進士世勤本姓石應奉翰林文字
抹字守卿承安中進士有題紙致仕後沒於野鴛
宋九子守卿承安中進士有題紙致仕後沒於野鴛
家石守卿承安中進士有題紙致仕後沒於野鴛
州人守卿承安中進士有題紙致仕後沒於野鴛
翰王守卿承安中進士有題紙致仕後沒於野鴛
左監軍任守貞京水守貞與元兵戰見軍潰簽樞院事草
火額爾克原作訛可本內族鄭州防禦使烏凌阿耀
珍伯原作烏林答破河內戰死鄭州防禦使烏凌阿耀
刺格元兵破蔡右監軍烏庫哩和歡原作黑漢元召
州外城戰沒蔡右監軍烏庫哩和歡原作黑漢元召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三

亂與招撫使劉行尙書盧芝行侍郎石玠武二人往召
天起全遇害走元帥瓜爾佳當格蔡城圍急為總扶
玠亂卒所害走元帥瓜爾佳當格蔡城圍急為總扶
溝令王浩遷令扶溝叛民錢大享李鈞等降元勸浩
降不聽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宋乙並見害左都監
乘尸道傍自春租夏儼然如生亦見通考左都監
知鳳翔府郭哈瑪爾會州人屢敗夏兵甲午春蔡城
不從時西州無不歸順者哈瑪爾守城使招降
力戰自焚死城中人無一降者哈瑪爾守城使招降
蝦蟆元史按竺爾傳之郭斌州將也元兵圍城大斫
史拾遺續通考云郭斌州將也元兵圍城大斫
推兒出授人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死其女自焚
而收之皆人曰將軍盡忠忍死絕嗣此其孤兒也幸
詳哀宗紀均未書投火而死元宗紀七年十一月至
石門金便宜都總帥元史太宗紀七年十一月至
顯降世顯字仲明鹽城人吏部郎中楊居仁大字興人

進士國亡北渡提控畢資倫為宋執囚鎮江土卒十
舉家投黃河死元史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
哭投江死復起兵宏偉夜襲雲斬之史未載
珠璣羅索帝縊與總帥元志元帥王善爾赫舍哩柏
參政張天綱城破為宋孟瑛得械至臨安命知府薛
瑗問曰汝有何面目到此答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金
耶對曰大夫何如瓊奏其語宋帝曰天綱真不
已令供狀不肯書虜主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
而宋史全文云端平元年四月授天綱武翼大夫給
袍帶汪劍潭謂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本傳字
正卿霸州益津人詞賦進士歷監察御史以鯁直聞
云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古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金史紀事本末卷末

引用書目

欽定日下舊聞考

欽定滿洲源流考

欽定盛京通志

御批通鑑輯覽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欽定全唐詩

史記 司馬遷

管子 管仲

史記正義 張守節

吳子 吳起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竹書紀年

圖書王會解

河圖括地象

山海經注 郭璞

前漢書 班固

漢書地理志注 顏師古

後漢書 范曄

續漢書 謝承

鹽鐵論 桓寬

水經 桑欽

水經注 酈道元

隋書 魏徵

南北史 李延壽

舊唐書 劉昫

新唐書 歐陽修 宋祁

六典 元宗

通典 杜佑

續通典 宋白

通志 鄭樵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續文獻通考	王圻	冊府元龜	王欽若
說文繫傳	徐鉉	石鼓辨	馬定國
石鼓音訓	潘樞山迪	尙書要錄	呂造
語孟旁通	桂琪	禮例纂	張行簡
諸禮記錄	張行簡	舊五代史	薛居正
新五代史	歐陽修	五代會要	王溥
南唐書	馬令	南唐書	陸游
遼史	脫脫等	契丹國志	葉隆禮
上契丹事	王曾	遼載	林本裕
亡遼錄	史愿	亡遼遺錄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使北語錄	劉敞	燕北錄	王易
燕北雜誌	武珪	燕山叢錄	徐昌祚
虜廷事實	文惟簡	直北遼事	
全遼志	薛延罷	遼小史	楊循吉
遼史拾遺	厲鶚	遼史拾遺補	楊循吉
金史	脫脫等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金節要	張漑	金誌	張棣
裔夷謀夏錄	汪藻	金盟本末	汪藻
金人背盟錄	汪藻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北盟集補	徐夢莘	燕雲錄	趙子砥

陷燕記	賈子莊	陷燕錄	許採
松漠紀聞	洪皓	續松漠紀聞	洪皓
行程錄	鍾邦直	奉使行程錄	許亢
燕雲奉使錄	趙良嗣	宣和奉使錄	連南夫
建炎通問錄	傅亨	奉使執禮錄	鄭儼
奉使錄	陶悅	入蕃錄	宋敏求
使燕錄	余巖	正惠公使金錄	程卓
奉使雜錄	何鑄	北行日錄	樓鑰
乘輅錄	路振	靖康奉使錄	鄭望之
山西軍前奉使錄	李若水	隆興奉使審議錄	雍希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攬轡錄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范成大
北狩見聞錄	曹勛	茅齋自叙	馬擴
神麓記	苗耀	北狩行錄	王若冲
痛哭流涕編	耿氏	孤臣泣血錄	丁特起
痛定錄	呂本中	封氏編年	封有珣
南燼餘聞		北風揚沙錄	無名氏
竊憤錄		回天錄	秦湛
建炎假道高麗錄	楊應誠	南歸錄	沈瑒
遼東行部誌		北蕃地理志	
北盟錄		獅山掌錄	

鐵圍山叢談北征紀實國史後補 蔡條

行程錄 王大觀 征蒙記 李大諫

金太祖實錄 宗弼 金太宗 睿 宗實錄 良弼

金章宗宣宗實錄 王若虛 四朝聖訓 楊廷秀

大定遺訓 史奕 女直郡望姓氏譜 烏頁

大金德運圖記 金人疆域圖

金中雜事 金國南遷錄 張師顏

金華文統 瀛洲道古錄

大金集禮 張暉 兩燕王墓碑辨 蔡珪

張孝純盡忠補過錄 穆伯 續金石遺文跋尾 蔡珪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四

東南紀聞 興亡金鏡錄 傅慎微

龜鏡萬年錄 趙秉文 君臣政要 趙秉文

壬辰雜編中州集續夷堅志 元好問 閒談劉齊王故事 王惲

歸潛志 劉祁 逆豫傳 楊堯弼

海陵外集 周麟之 偽齊傳

二楊歸朝錄 楊堯弼楊載 金史攷證 元會汾

平燕錄 金詩選 顧奎光

金史同名錄 汪輝祖 北邊備對演繁露攷古編 程大昌

宋史 脫脫等 東都事略 王偁

南宋書 錢士升 宏簡錄 邵經邦

王氏家錄 王旦 沂公筆錄言行錄 王曾

賈黃中談錄 張洎 李氏談錄 李昉

王公談錄 王洙 韓忠獻逸事

寇萊公逸事 萊公紀事

欽宗實錄夷堅志容齋四筆 洪邁 東北諸蕃樞要 李季興

金坡遺事 錢惟演 宋稗類抄 潘永因 紀談錄 晁公邁

高宗聖政草老學菴筆記家世舊聞避暑漫鈔 陸游

清尊錄 陸游 雲麓漫鈔 趙彥衛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五

東坡題跋東坡志林 蘇軾 清夜錄筆談 沈括

朝野僉言 夏少曾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聞見錄 邵伯溫 聞見後錄 邵博

續清夜錄默記 王銍 野客叢書 王懋

楓牕小牘 袁氏 雲谷雜記 張湜

墨莊漫錄 張邦基 侯鯖錄 趙德麟

蘇詩注 施元之 睽車志 郭象

揮塵前錄後錄三錄餘話投轄錄 王明清

二老堂雜誌玉堂雜誌 周必大

默記 張戒 籀史 翟耆年

日記	沈必先	成都丁記	胡元質
王寓思遠筆談		宋會要	王珪
宋續會要	虞允文	宋通典	魏鶴山
中興會要	梁克家	朝野雜紀	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李心傳	西陲泰定錄	
三朝政要	富弼	宋史全文	
九朝編年備要	陳均	兩朝綱目備要	
十朝編要	李重	九朝通略	熊克
中興小紀	熊克	中興忠義錄	龔頤正
續中興義錄	張鈞	中興紀事本末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六	
中興戰功錄	李璧	中興四朝志	
中興日曆	汪伯彥	中興記	耿延禧
中興遺史	趙姓之	中興叛逆傳	
中興姓氏錄		國門近游錄	
宰輔編年錄	徐自牧	宣政雜錄	江萬里
林泉野記		澗上閒談	
何氏備史		劉氏日記	
圖經志書		逸史	蔣希
懶貞子	馬永卿	避戎夜話	龔茂良
宋朝事實	李攸	宋元史質	王洙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大事記講義	呂中	汴京紀事	劉子翬
宗忠簡逸事		靖康傳信錄	李綱
靖康遺錄	沈良	靖康要盟錄	
靖康餘錄		靖康錄	朱邦基
靖康要錄前錄後錄小錄		靖康草史	何烈
靖康小雅		危史	鄭昂
邊和錄	陳伯疆	愧鄉錄	岳珂
程史	岳珂	秀水閒居錄	朱勝非
金陀粹編	岳珂	蜀口用兵錄	費士猷
渡江遭變錄	朱勝非	七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丁巳瀟湘錄	張浚
西亭記	王之望	扈從錄逸事事實	趙鼎
魏公行狀	張浚	呂祉行狀	鄭克
維揚巡幸記		岳飛傳事實辨誣	岳珂
十將傳		金宋通好事餘	李唐英
聘北道里記	江德藻	圍城悲喜雜記	趙暘
乘桴記	李正民	勤王記	
閱世記	王庭秀	紹興正論	湘山樵夫
幼老春秋		金人犯闕記	方冠
金亮本末	宋翌	正隆事迹	
湯王江上錄			

六一

采石戰勝記 員興宗

記采石始末

瓜洲斃亮記 蹇駒

維揚過江錄 葉夢得

敗盟記 晁公恣

亂華編 劉荀

順昌破賊錄 楊汝翼

海道記 馮忠嘉

順昌破賊錄 郭喬年

順昌破敵記 劉錡

西陲泰定錄 李心傳

新舊安西樓記 安丙

靖蜀記 胡酉仲

上劉閣學自敘書 楊巨源

巨源事迹 益昌人

丁卯實編記巨源事 李珣

誅曦始末 李好義

平蜀實錄 楊君玉

切齒錄 任光旦

復四川本末 李好古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八

固陵錄 李季九

寓錄 毛方平

邊和錄紀胡世將事 陳伯野

野史 林希

柳邊紀畧 楊賓

志林 虞喜

清波雜誌北轅錄 周輝

猗覺寮雜記 朱翌

臺省因話錄柏臺雜誌 石公弼

許彥周詩話 許顛

鶴林玉露 羅大經

記纂淵海 潘自牧

能改齋漫錄 吳曾

記纂淵海 潘自牧

癸辛雜誌齊東野語志雅堂雜抄 周密

石林燕語石林詩話避暑餘話 葉夢得

稽山語錄 方疇

使蒙日錄

樂善錄 李昌齡

紀聞 潘遠

吳公手錄 吳敏

斬王元勳碑 趙雄

退朝錄 勾龍如淵

吹劍錄 俞文豹

澗泉日記 韓澆

清夜錄

襄陽閒評 袁文

金石錄 趙明誠

隨隱漫錄 陳世崇

泊宅編 方勺

見聞錄 呂大麟

朱子語類

名臣言行錄 朱熹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五百家播芳文粹 魏齊賢

元豐九域志 王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杜大珪

太平寰宇志 樂史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九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乾道臨安志 周淙

輿地廣記 歐陽忞

方輿勝覽 祝穆

盤山志 釋志樸

寰宇通志

畿輔山川志

灤河圖志

宣府鎮志 孫世芳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宋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

續綱目 商輅

宋元通鑑 薛應祈

續通鑑 王宗沐

大方通鑑

續資治通鑑 畢沅

續通鑑本末補

蒙古源流 蒙古小徹辰

元朝秘史

元一統志

元史 宋濂

元史類編 邵遠平

皇元建都記

皇元聖武親征錄

大都賦 李洵孫

元魯國忠武王行錄

故宮遺迹 蕭洵

宋遼金正統辨 楊維禎

宋遼金正統論 謝端

玉堂嘉話 王惲

修理大都石經事狀 王惲

花外東風閣日記

禁扁 王士點

山房隨筆 全愚蔣子正

瀛奎律髓 方回

東夷考略 陳士元

灤志 陳士元

甘水仙源錄 李孟謙

玉泉山詩注 劉友先

論語集義 王鶚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歸田類稿 張養浩

瑞像來儀記 張養浩

墨史 陸友

文道紀年紀略

青箱堂記

圖繪寶鑑 夏文彥

函山旅話

素園石譜

名勝志 曹學佺

石墨鏤華 趙暉

長安客話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書史會要輟耕錄 陶宗儀

穀城山房筆塵 于慎行

圖書編 章漢

草木子 葉子奇

明一統志 李賢等

獅山掌錄

國門近游錄

西軒客談

浮溪文粹 胡堯臣

芹城小志

雍勝略

雍大記 何景明

縣道記

析津日記 周質

帝京景物略 劉侗

長安可游記 宋啟明

燕都游覽志 孫國枚

涿水亭雜識 成德

京東考古錄昌平山水錄 顧炎武

香祖筆記 王士禛

冬夜箋記 王崇簡

日下舊聞補遺 朱昆田

日下舊聞吉金貞石志 朱彝尊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

北平古今記春明夢餘錄 孫承澤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碣石叢談 郭造卿

遼金元朔閏考 錢大昕

廿二史攷異三史藝文志諸史拾遺 錢大昕

廿二史劄記 趙翼

鴻書 劉達

翰墨大全

宋牧仲詩注

禹貢錐指 胡渭

歸田後錄 朱定國

絳雲樓書目

灤雪偶談

扈從西巡日錄 高士奇

陝西通志 劉於義

江南通志 趙宏恩

延安府志

西安府志

順天府志

鳳翔府志

霸州志 錢達道

冀州志 熊相

隴州志

涿州志

大安軍志

興安州志

三河縣志

王自謹

北平舊志

東安縣志

張文舉

良鄉縣志

牛象坤

鳳縣志

灤縣志

張祥

岐山縣志

麟遊縣志

雒川縣志

石泉縣志

寶坻縣志

豐潤縣志

沔縣志

大城縣志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三

畧陽縣志

蘇文忠集

蘇軾

樊川集

杜牧

石湖集

范成大

盤洲集

洪适

屏山集

劉子翬

浮溪集

汪藻

遺山集

元好問

貴耳集

張端義

楊公文集

周禮辨 楊雲翼

拙軒集

王寂

黃山集

趙鼎

滏水集

趙秉文

慵夫集

王若虛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南濠集

都

屏山集

李純甫

禮部集

吳師道

蓬山集

劉從益

牧菴集

姚燧

燕石集 宋 契

金臺集 納新

秋澗集 王 惲

陵川集 郝 經

雲山集 姬 翼

靜修集 劉 因

藏春集 劉 秉忠

緱山集 王 衡

呆齋集 劉 定之

匏翁家藏集 吳 寬

潛溪集 宋 濂

堅瓠集

潛研堂集 錢 大昕

柴墟集 儲 巖

遼沙門善製燕京大憫忠寺觀音地宮舍利函記

遼景福元年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

遼王進思寺尼尊勝陀羅尼幢記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三

遼沙門彥珪等寶集寺佛殿前石幢

遼僧南抃盤山感化寺碑

金上方感化寺故監寺澄方遺行碑銘

金沙門知心香水寺頭陀大師靈塔實行碑

金僧圓照甘泉寺通和尚塔序

金僧重玉京師潭柘寺碑記

金張瓚大覺寺碑記 金雷希顏胥鼎神道碑

金節度楊公潭柘寺碑記

金呂卿雲葛山重修隆福院記

金諸表臣聖安寺旃檀佛像刻石記

金都統經畧郎君陝西行記

金國史院編修官黨懷英禮部令史題名記碑

金黃久約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金王庭筠涿州漢昭烈帝廟碑銘

金劉光國霸州大城縣學宮記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十四

校刻遼金紀事本末原敘

遼金二史紀事本末都爲九十二卷伯氏芾生寄自
峽江余先讀敘例作書統紀具矣嘗取袁陳諸家書
旁皇周覽通貫累量獨遼金二代編著未聞焉昔四
庫館臣以宋史紀事本末頗及遼金謂當稱三史紀
事不得獨以宋標名詆其偏見余攷陳書涉二國者
旣渺要爲有宋之編稱名未舛此持論之疎然紀遼
金比它史不同其人民官爵繙釋未諳一人迭出史
譌錯者數矣又其修史率爾採摭弗廣漏脫者康里
誤時有蓋踵作之難命筆匪易前人請事獨遺茲編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一

誠不如別部厯理尚緒詳起訖已也伯氏編集起自
甲申迄今一紀始排比成帙其書以遼金二史爲主
而參以新舊五代史宋史元史葉隆禮契丹國志字
文懋昭大金國志司馬溫公通鑑朱文公綱目李氏
燾續通鑑長編徐氏夢莘北盟會編李氏心傳繫年
要錄商氏輅續綱目陳氏桎通鑑續編王氏宗沐續
通鑑薛氏應旂宋元通鑑徐氏乾學通鑑後編畢氏
沅續資治通鑑等書以及各家說部傳記文集約百
數十種凡事涉遼金者靡不搜採攷證同異注於下
方雖自勤日月不遑人事後之讀二書者實獲逸焉

伯氏績學好文諸經皆有撰述尤邃於史學此編可為舉前之墜擁篲後來余時奉

簡命備兵高廉官牘積尺蔑暇校字命諸弟等審勘將付手民常謂紀事本末踴筆尙書史錄之祖後之作者不知其本於此也迺篇綴以駢偶之辭不自尊其體宋景文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宜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予修唐史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鞀非所施矣况乃果幅連篇出於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二

作者其非史法明矣余敍刻此書並誦宋公之言以告學者茲編兩史不加斷論纂述之道誠在彼不在此伯氏由優選方官峽江訓導督學盛公炳焯得見

其書深用褒許趣付剞劂其時從事參訂者諸弟有

渠今由廩貢官有渠由鄉舉官山有榮由附貢官

架由例貢官兩校對者余四子豫由壬辰進士官編

復由例貢官陝西直州益改名頤由拔貢分夫改名

鄉舉官戶部郎中全校者伯氏三子履臨晉也校刊者伯氏

僚婿上海令黃承暄今官四川鹽茶上舍程嘉彬

寫者伯氏門人浙江德清茂才蔡震改名寶善今由

科用陝西知縣廣西馬平上舍楊霽楊霖也均識於此肯光緒十九年歲次昭陽大荒落病月仲弟有蔡謹識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三

重刊遼金紀事本末跋

在昔著作之家采摭多遺每嫌簡略世父積十餘年辛苦搜討羣書始於峽江官舍編輯遼金二史紀事本末一書歲癸巳家君分巡高廉郵寄來署適豫改官庶常入粵省覲與諸弟奉嚴命分司襄校付諸手民宇內諸名宿爭先睹爲快頗許爲知言今已風行遠邇不脛而走矣嗣因精力未衰丹鉛餘暇重加編摩見於二代制誥典章金石文字未曾採錄終難割愛書中字句間有訛舛世父復專精增輯遺者補之謬者糾之體例仍前事蹟較備於以重付

金史紀事本末

卷末

剗剔冀免遺憾焉豫以爲古來名儒碩彥著述不厭求詳卽如考亭朱子亦有晚年定論之書然編自門人究不如手爲訂正之爲愈也時家君以江藩奉朝旨護理兩江督篆世父來署盤桓共相審覈適因豫分校順直鄉闈事竣歸自汴梁郵書京寓屬爲跋尾以誌巔末云

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元默攝提格陽月從子豫謹述

遼金紀事本末卷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共起福建

都元帥院諸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子陳寶眼有

衆數萬屯高安若據之朝元命元者都及副帥高興

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元帥引兵討之

步軍驚懼乞降完者都悉以華爲副元帥凡行悉

以浴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入挾束新

進至半山棄新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新

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

衆連五十餘若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

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復福州叛賊林

天成戮于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



合刺帶等招降元宗祖等

黃華復反詔史明等擊走之

命徵里等討黃大成等

欲捕宋宗室阿魯渾達里止之乃遷內地

月的迷失擒黎德等

月的迷失討降郭逢貴等

請擇良吏任治

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

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

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

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

城諸縣復改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

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

民黃大成等相延爲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

討之 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湖

廣之間兵與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

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達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

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

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 十一月江

西行省叅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

餘黨百三十三人卽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僞招討

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

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二千六百一

十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通和尚作亂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

陳巽四等謀謀反伏誅

等謀反伏誅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赤兒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三

桑哥等議廣州縣立限招捕盜賊

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季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董賢舉等相繼起兵鍾明亮屢降復叛王惲請以計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

鍾明亮降

月的迷失請官鍾明亮等帝不允

明亮復反

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四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五月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冬十月月的迷失以丘應祥董賢舉歸于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各

不與吉帶討
葉萬五

陳機察等降
范文虎議選
赴討

江西行樞密
院討平華太
老等

明帝降管如
德留之遂復
叛

胡發等伏誅

不與吉帶討
習水戰

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關而汝玩嘗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隣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五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關從之。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一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眾十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詔縛至關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眾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隣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

三十五

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宣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萬餘人寇溫州平陽。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一

二十八八年秋七月，遣慈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即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徙內縣。」從之。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

此居安請還
官同月的迷
失

董士選討平
劉六十不伐
其功

為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人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博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

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繼以廣

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

西之黃聖許等狐鳴稀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

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為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

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詭辭不一而足曰商

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

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

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變夷天

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仁於韃韃忠臣義

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強暴奮臂一呼

眾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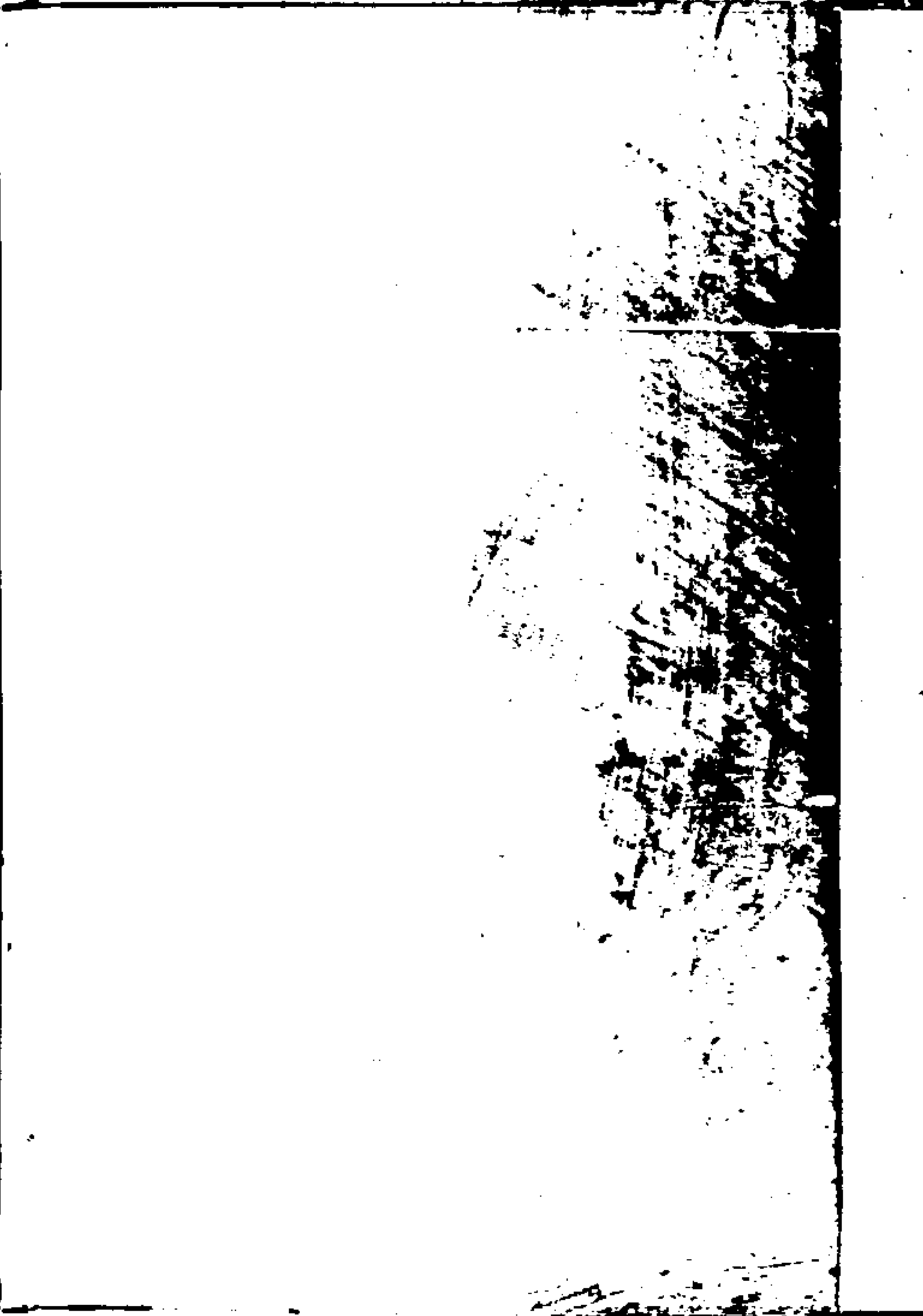
資其蜂聚號召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梓應文天

祥張世傑等為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

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為○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尚○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眾○皆○烏○集○吊○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羣○盜○分○囂○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目○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

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

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闊里

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

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

爭獻徒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

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

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

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

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

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

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

帝從集李計
品李庭等將
漢軍戰敗金
家奴塔不交
遂執乃顏

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

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

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

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

學提舉李容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

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

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闘

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路之無不勝矣帝然

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交擁衆號十萬

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

鐵哥進酒塔不交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

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陳砲發果自潰散

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交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

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

庭將漢軍玉昔帖木耳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

執之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

乃顏反阿沙
不花請說安
納牙諸王之
謀乃解

塔出射叛帖
以帝賜以明
塔戶符

慰使塔出道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
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
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
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
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
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及中
其口鏃出于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
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
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
无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
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
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
至元初即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
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
以平陽馬步改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
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請拔都
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

海都欲叛帝
鐵連往諭
約拔都蒙
哥鐵木王

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
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
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
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撫為罪海都愕
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為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
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為使
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
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
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
无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
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受海
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
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
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
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
旨海都聽命既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
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
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于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

海都寇邊故都也孫死之

詔鐵木耳等擊敗火魯火孫等

兀顏牙兀格

土土哈方擊海都

怯伯等反應海都

帝自將討海都

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能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五

二十六年二月，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

海都鐵木耳大破合丹

海都鐵木耳大破合丹

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開里鐵木耳帥師戰于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耳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為明里鐵木耳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耳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六

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里鐵木耳，以禍福。明里鐵木耳得書，感泣率其眾來降。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廷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

以玉昔帖木兒輔鐵木耳行邊召伯類還海都遂遁去

沐兀兒擊敗海都軍

臨里吉思力戰被執不屈而死

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李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感之李伯敗走僅以身免十二月駙馬闊里吉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

命海山代闊出鎮漠北

海山敗海都軍

海山大捷海都旋死

月赤察兒議受篤哇之降諸王叛者皆歸

月赤察兒平八兒諸部

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三年十二月命兒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刺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闕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八

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牝后稱制君位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失烈門與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九

之變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忽必烈直趨燕京大位始定既而少弟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世祖親戰漠北大眾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內難輒作母后啣冤同氣流血齊鸞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既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

亂西北棘矣甘麻刺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

撫軍而大同不寧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凜白頭淮南弼矢即車書會同寧忘崛強哉成宗即尊牀兀兒等奮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虎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眾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梟魁即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之將奏成功飛譖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木之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尤慎哉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十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于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眾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噉噉，遣其弟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噉噉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噉噉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噉噉遣其世子佺入朝。至帝中統元年，噉卒，命佺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

高麗王噉噉
叛不常

世祖遣高麗
世子佺歸國

為王更名植

高麗林衍作
亂世祖討
之遺植就國
而衍亦死

境內。二年，佺更名植，遣世子樞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涓入朝。帝以植欺罔，涓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未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樞入朝。樞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涓事。詔遣翰朵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樞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帝以植涓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涓衍。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等同請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處。議皆未

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

高麗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忙哥都為

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

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

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

立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

人收繫衍妻子，植人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

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

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世子

惟襲爵，改名睦尚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十四年，征

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仗

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

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

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

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睦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

而去，請發關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

植卒世子惟襲爵

征東元帥府請屯田以備高麗

高麗王睦請戍金州

以高麗世子諱為王既而復廢

復立征東行省既而復罷

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睦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眡為逸壽王。眡前以世子諱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眡有罪當廢，復以其父眡為王。

三年，眡遣使入貢，丞相等言眡在國僭擬不法，諫年

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眡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

省，命關里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眡卒，子諫復立，諫死，子燾嗣。

燾死，弟高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

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為國王。二

傳及宋，恭順不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

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膺其封冊。遼亡，貢

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

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恒。跡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畏鬪好服。見強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使臣約結。請輸貢賦。既而盜殺着古歟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設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噉遣世子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噉卒。命僎歸國為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命王暉及阿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僎又質蒙古新君。即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寧。大國施厚。子暉繼緒。望恩猶昔。強以伐隣。豈所樂乎。即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并而為一。嚴兵假道。名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為二國。夷為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衛滿高元。彼不敢為。何必謀出下陽。狡臨松岳。哉。林衍廢僎。趙璧出問。吳祈構暉。王約往徵。或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五

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之隙。無費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終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六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上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

帝命遣其臣朱君裴金贊等道詔使往日本不至而

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

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

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

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

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

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

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

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

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

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

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

儻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

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

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

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

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

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

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



新都洪茶
不克而還

召范文虎議
征日本

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爾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
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
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
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
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
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
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
月命經畧使忻都洪茶丘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
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
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
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
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
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
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畧旋詔括前願
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九月發兵十萬
命萬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
鈔及甲十二月高麗國王曠率兵萬人戰船九百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三

范文虎等去
師近還

艘征日本詔給洪茶丘等戰具高麗艦中戰襖諭諸
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
文虎等赴闕授方畧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
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
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
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
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六月阿剌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八月范
文虎等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
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
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
卒于閩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
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
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
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本來戰盡死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四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三月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彥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五

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相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

公塔海等
日本不從

王積翁使日
本舟人謀殺
之

大發兵征日
本

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是月復赦囚徒，諒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勅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爲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蟬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磴大將，況日本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六

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至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太師，附商船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劉宣言罷
征日本

至也速答兒
乞征日本成
宗不聽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
武上表言在昔祖禰躬擐甲冑東征毛人五十
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
辭頗誇耀然朝宗不愆繇來久矣隋煬之世夷
書不恭置而弗責貞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矜
遠及宋雍熙國僧裔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
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歎爲古
道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
志倭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七

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
殷盛煬帝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莫洗薩水之辱
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
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師十
萬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天道惡
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
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慾滿鬼神
來觸建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
蓋蠶堯戒蹟蛭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

蒙馬門東都縱淫頭頸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
楊於劉宜之言卽下詔罷征國以永寧治亂翻
覆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卷之四

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占城安南用兵

占城王子補
受命伐之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唆都破占城
轉戰至木城
下不克引還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秃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入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命脫歡等征
占城并圖安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

南

脫歡軍擊走
日烜其弟
益稷來降逃
謀引兵還日
恒遣兵追襲
李恒唆都戰
死

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二

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為安南

命脫歡納陳益稷于其國湖南宣慰司請還軍帝從之居益稷于鄂州

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蹙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三

脫歡等擊安南十七戰皆捷口恒走于海

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

日烜集兵還脫歡歸路樊楫等皆死

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遇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日烜死于日燇襲位不忽

二十八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

未遣張立道徵其入朝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四

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

陳日燇不入朝帝命劉國

傑等議伐之

亦思迷失等
征安南無功
各被杖沒貲

鐵木兒即位
詔罷安南兵

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
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燇終不入
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
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
失史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
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
鐵木兒即位故有是詔

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為占城也占城在中國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五

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
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
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
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
祖并天下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
負固不率遂命將往討以窮僻荒忽之國聲教
向隔王言不通即勤師旅懷遠字小義豈其然
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贖尤甚矣占城之去安
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遼絕也然

輔車唇齒為日已久開關延敵寧無懼心怒其
不許移師遽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

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電驅攻城
破邑而中道回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
中唆都李恒同時戰死乾滿之敗耻同平壤皆
大國所自取也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擊惰
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殲其暮氣藏身大海
之間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勝日烜
可謂善用兵矣日燇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六

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忌言驟行欲邀先入懼不
敢前復安置使臣更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
懲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焚傷於薑
尾更足惜爾成宗罷征安南奉職其後日烜來
朝武宗日燇來貢泰定世順毋動嗟彼交人安
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畏開基之神武飛龍尚
威固有時而屈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西南夷用兵

緬八百媳婦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緬速刺丁請帝伐緬

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刺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眾。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卜為吉，遂也。速的斤為參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相答吾兒等攻拔緬城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為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

緬始平

遣元魯迷天征八百媳婦

緬國

雲南行省臣請立徹里軍民總管府

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二十九年八月，遣元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二

完澤勸征八百媳婦哈刺哈孫董士返諫爭不聽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屢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

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
實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
之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雲南土
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
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
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
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
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

劉深脅求蛇
節金馬宋隆
濟遂叛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三

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
眾惑其言遂叛 六月宋隆濟率苗佬紫江諸蠻四
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眾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
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濶濶兵救之
賊眾稍却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
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
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
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初薛超兀兒等
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

宋隆濟攻貴
州張懷德敗
死

薛超兀等
伐金齒諸蠻
誅高慶察罕
不花免薛超
兀兒

遣劉國傑等
討隆濟蛇節

陳天祥請緩
征諸夷

賂首唱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
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
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十一月遣劉國傑帥師討
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
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寨因不花等率四
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
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四

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
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
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
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
深欺上罔下遠勤大眾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既不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
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
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
丁夫眾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
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文從政敗卒言西南諸夷皆
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

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無施。或計
變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
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
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
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
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
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
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

本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五

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
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
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
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
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二月。罷劉深等官。時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
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
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
順元蠻。不及來會也。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

也速解兒等
弟平諸蠻

哈刺哈孫勸
帝誅劉深

國傑平隆濟
蛇節

弟只兒威招
論諸蠻得略
而還

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哈刺帶鄭
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
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嘗罪比。不誅無以謝
天下。遂誅之。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于墨
特川。平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
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
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既而餘寇
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

本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六

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筭。遂破之。
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
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
作亂。詔遣雲南右丞弟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
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
之得已者也。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
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緬固

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釁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橐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弑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即誅戮將帥。申儆國法。不足以威外方。警遠人也。八百大甸。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流球擊瓜哇六師。雲翔無遠不屆。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獨赦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調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朱隆濟等給衆結叛。中國喪衄。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遙望八百。竟不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深爲之。成宗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荀彘。周世宗之斬何徽。樊愛能。同稱威武。然敗績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繇

金齒頭目阿必爲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與緬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掇。隆濟蛇節。酋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瀘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阿合馬桑盧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筭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

阿合馬以言利有寵超拜平章事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

阿合馬欲罷御史臺提刑司廉希憲爭之乃止

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于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詘、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眾、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

阿合馬眼崔
斌直言誣殺
之并及阿里
相

平章而子若任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
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
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
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
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為
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
省錢穀。誣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
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
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
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
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
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
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
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
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

王著矯太子
令殺阿合馬
于闕下與高
和尚張易皆
率市王俸至
稱其義

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
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
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
往。鵬問果何為。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
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
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
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
呂右丞相張惠於是鵬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
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眾奔潰。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
見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
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行大呼曰。王著為
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
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
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
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
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
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

帝諱李羅等
阿合馬罪惡
乃詔戮尸并
誅其子

幾郝頑尸誅
耿仁

幸遠治見
張雄飛而伏
辜

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晚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帷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頑耿仁黨惡尤甚。命剖棺戮其屍。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五

桑哥薦用盧世榮

世榮言生則董文用詰之

崔或言世榮不可相帝下之獄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樞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為右丞相。而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六

下耿仁于獄誅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恃不可。阿合馬使人囑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世榮立規措
所擢用阿合
馬之黨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參行泉貨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嘗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三月立真定等路宣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世榮以宣德
王好禮為浙
西宣慰使

世榮誣殺周

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鐵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懼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恃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罷權酷

盧世榮伏誅

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欵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王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九

帝怒內禪之言太子真全發死

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鈔攷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

帝從桑哥言免甕吉刺帶阿必失合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甕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

安童諫用桑哥不聽

行至元鈔

桑哥誣郭祐楊居寬棄市又捕殺吳德

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麥木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十

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類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

葉李言桑哥宜相

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致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鉤致，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鉤致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致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一

桑哥時以析

理筭六省錢

立桑哥德政

董文用不附桑哥

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諛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時董文用為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

白絮矩請遷宋宗室於京師江准行省止之

程鉅夫直言桑哥奏殺之帝不許

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飲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據臺事，譖於帝，言文用贓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絮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二

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

立尚書鉤疏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刺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三

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沂都王巨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赦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刺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奏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

趙孟頫奏行蠲除

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費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四

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享也公必勉之時帝畋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

市論葉李賢于留夢炎

趙孟頫說徹里不忽木証之帝遂免桑哥等官籍其家

罷徵理司

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里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攷，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攷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無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五

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通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

不忽木薦完澤為右丞相

什桑哥輔政碑閣復以撰文免官

泰下丁崔或請貶桑哥實

下桑哥獄誅要末木

烏古孫澤治永州不肯增

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三月什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夏四月中書省臣麥木丁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末木無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六

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末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末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末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攷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日上市行省要末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

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寘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致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慈答孫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誅

召還周祚家可伏誅

誅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巴濟等

不忽木止立尚書省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七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木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

給還楊居寬郭祐身貲

麥木督丁等整正選法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八

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論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貲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木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張溥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回紇中統三年即專理財賦寵倖登相培斂作奸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尚不悟其惡李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經榮夷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桑哥為瞻巴弟子

點橫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委肉鷹鵠。顧上下重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弘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並譏。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密度支之令。猶有辭焉。胡元幅員遠過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徭薄賦。富強有餘。即日本安南。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十九

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筭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賈人皆官置。徵理司而鉤考。徧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為盧世榮。則殺周巖為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嚴。繁。苦。不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賈似道。頗號剛直。繼背而仕元。即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淦訟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佞人逸誅。公道鬱。

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即三奸未嘗不庇也。阿合馬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秦長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二十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溥論正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議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和禮霍孫議立科舉法因罷而止

耶律有尚請立國子監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設提舉儒學司
設提舉詩書司
設提舉學田司
設餘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各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

立小學並立書院

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

領之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

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

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

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

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

本朝事本末卷之八

易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

質反獲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

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

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

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

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

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

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

李孟等請進用儒者

吳澄立教法四條未及行

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為司業澄用宋程顥學

投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

教法四條一日經學二日行實三日文藝四日治事

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

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

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

本朝事本末卷之八

亦莫知朱陸之為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

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

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

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

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

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

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詔曰

科舉之

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弘遠矣朕以躬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

光緒紀事本末 卷之八 五

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

處集請重選學官

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

光緒紀事本末 卷之八 六

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投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各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

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

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

古履謙議立
齊積分法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齊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尤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七

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齊。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眾。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

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

尤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八

徹里帖木兒
伯顏議罷科
舉法許有上
爭之不得

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壘泰政許有壬爭之。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賦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賦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泰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

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否也伯顏不聽朔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諫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耻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嗚呼請復行科舉

旨嗚呼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為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出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為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為之教官而文

賽典赤教雲南立學

屋始與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未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廢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賞進至于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椽吏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

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張溥曰。元世祖至正二十二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適。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咸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十一

見擢用。求才殷矣。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歷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乂。穉穉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即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許有壬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巉巉進言。始詔復行。則貢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將定天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濶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

勲舊貴遊子弟為先。而法不專於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為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為二。合而為一者。以士為官。而學較尊。分而為二者。官不必士。而徵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與隸崇班。高品。即曰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寥寥。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

廣從祀。號為知禮。然仁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宦者李邦寧行事。大風變起。文宗襲位于上都。即以西僧輦真喫刺思為帝師。大臣郊迎。俯伏進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十一

觴名為尚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亦葉公之好龍耳。況成武而降哉。江南學田。試官。供帳。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書。而大臣懷忌。知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尚存也。或謂國子之官。師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于此為盛。然學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兩途耳。若李斯焚詩書。韓侂胄禁道學。則侏儻椎結。又羣起而笑之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溥論正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拜天于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一

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潼以為禮皇族外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為太行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哈剌哈孫攝事

皇帝請諡南郊為告天請諡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王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攝事是為攝事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上帝至西漢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二

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

議郊祀禮者取規唐制

省郊祀配位

尚書省臣等
請以太祖配
南郊世祖配
北郊

李之紹等議
北郊從祀朝

日夕月禮

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祀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元史紀事本末卷九

蔣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為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為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為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為方壇三成，四陛外為三壇，仍依古制。於外壇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壇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

尚等議南
十三事又
議四事

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間、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堃、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元史紀事本末卷九

堂議。一日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

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禴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十有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五

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袞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袞。開元及開寶通禮。鸞駕出宮。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袞冕。圓議用袞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玷。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今天子親行太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圓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蒞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圓議依前七日。九曰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豪韎之尚。按蒲越。豪韎。藉神席也。漢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六

舊儀高帝配天絳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裊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豪蘇配位蒲越冒以青繪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騶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七

祀用大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大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膺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猪一十八羊一十八圓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用馬其餘並依舊口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爲歆神始宗廟則燔蕭裸鬯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

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殺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也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膊脰正脊脰脊橫脊正脊短脊代脊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爲七以薦腥體解則爲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爲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圓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璠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墻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墻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八

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圓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注禮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

先史紀事本末

卷九

九

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

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煙禮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禮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裸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

先史紀事本末

卷九

十

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廡而二家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畧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亞

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

又宗親祀南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張溥曰。遼祭木葉山以祀天地。神位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微與禮合。金因其俗。始有拜天之禮。太宗吳乞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十一

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寔備。及元一統。質文舉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潼獻脯饌。尚從國俗。再傳而下。親祀者鮮。英宗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間。大臣更議立北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其疏若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禮詳之。秦人忘之。襄公作西時祀白帝。其子孫遂并祀青黃赤。而黑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陰之屬。皆

出方士祈福之說。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親郊雖多。而高祖失配。哀平之間。怵于禍福。南

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以漢帝之好文。諸臣之達禮。累朝稽古。嚴祀尚乖。元起沙漠。何足貴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滅。文帝賈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折衷。畫一為難。元承宋後。南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矣。新王受命。禮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君子深惡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十一

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程頤猶謂入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譏其非禮。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不主天下之祭祀。而屬之其臣。天其肯久享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祭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即位之元年設神主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閣赤致祭焉必閣赤諱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

書署奉遷神主于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為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祔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諡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

定太廟八室之制

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

壁等集議製諡及廟號定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于祔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始造木質塗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祔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祔室內栗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睿宗二室

殿那海等請
廟分七室

廟明孝太子
于廟

武宗即位追
尊諸帝

始祀祀太廟

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

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

室之制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

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

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附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真

金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統曰昭

明齊武帝諡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諡寧曰惠昭金世

宗諡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從之

遂諡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附于太廟後追尊

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順宗太祖

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

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

始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

皇帝尊諡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

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

情貯兩旁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

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

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

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

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歎流涕左右莫不

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纘承祖

宗不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

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

朕身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

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

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

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

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后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

殿為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

英宗仁宗
室歎歎流涕
遂行四孟親
享之禮

定寢殿諸室
之制

議定太廟夾室

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同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

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

事為宜從之

秦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

盜竊仁宗及后金主太廟

禮官議罪

劉致謙更太廟昭穆室次

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四月更定太廟室次

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

顯宗三室皆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

尚或在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附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附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附左一室世祖附右一室裕宗附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附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附裕宗室之左英宗附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

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達魯曾曰

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

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

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

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位

送魯曾議真
哥皇后當配
于武宗伯顏
等請從之

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穎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為帝譽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饗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

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問對曰寧宗雖

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問公兄也問

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

拜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

祀尤貴馬潼將有事勃太僕司狗馬官奉尚飲者革

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

復與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潼則蒙古大祝詣第

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

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撤於

劉問言順帝
當拜寧宗

南橋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郊祀之禮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於禮也久矣間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寧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泰定帝一書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

書建龍翔集慶寺一書康順帝一書賜汝承天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冊彼固以為土木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即古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莫與齒也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畧焉弗躬弗親謂可無罪其于禮也夷而泰泰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竊太廟神主神主之重重于國之鎮寶三見竊

焉無人甚矣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成公三年書新宮災三日哭不恭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敬而災天變亟矣禮支庶有天下者始得立廟

漢宣帝繼昭帝而戾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繼體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則違支子之禮一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

祀而反躋其上則一祀之譏厚私親而大分如此而祭不如其無祭也真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屬于素母元統初逢魯會上議始獲配享與唐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蓋夷而中國者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明 高安陳邦贈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律令之定 補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于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

何榮祖上至元新格帝命刻板頒行

上暉上政事

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

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

成宗太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臯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訓書罰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二

鄭介夫請定律

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虫虫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手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

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投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投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禿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為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

刑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贓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技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眾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

制勅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詔集風紀綱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李端請以世祖制度者令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者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贖徒盜賊既決。

即完顏納丹等定大元通制

曹伯啓言點杖徒役法當

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啓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點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張溥曰。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獨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囚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

視斬戮。庶幾近仁。乃當時議律者。總總有憂。如何榮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諫言。敬明乃罰。至于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出入多制也。繼體守文。風愆不戒。西僧天赦。奸

先。逋逃網漏。吞舟焚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玩乎然。秦人尚法。三族之辟。典自文公。商鞅論囚。渭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胡亥更律。令有罪相坐。戮蒙毅等于市。祗諸皇子十公主。于社刑者。半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厭。胡必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五

甚于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
 暴元以寬也宋藝祖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
 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
 寺未嘗特置獄卽元惡未嘗有凌遲刑閭閻樂
 生獄多不冤然熙寧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
 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獄
 亟用制勘推勘二院並興李逢之獄冤播天下
 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
 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治刻深黨禍大作高宗南
 度賊檜妬岳飛功構大獄死之又構趙汾與張
 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
 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
 禍同羅織刑之能死入也人主緩之大臣急之
 鍛鍊周內害且數世况尚嚴酷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溥論正

運漕 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

自浙西泚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庸殺人

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

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

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

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

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

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

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

世祖命羅璧
瑄等造平底船
等

復海運

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
綱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
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綱為萬戶
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
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
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
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
置司領接海運。

從韓仲暉等
言開會通河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
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
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
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畜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
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
河。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
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

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隍。洪武三年
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

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
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

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
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

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
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

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
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

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歸一帶沙河。自淮以北。
沿河立淺鋪。築岸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

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

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
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

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闢終為宋人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額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牖以石而視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

郭守敬請開通惠河

通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牖以時畜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丘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牖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諸牖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

海運糧

遣官至江浙
海道運

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
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
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
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
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
非江水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
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益至是博矣先是江浙
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六

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
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
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
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激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
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
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
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選
授右承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
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

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
會通河以達于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
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
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
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
牖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
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七

百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
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輪納是
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
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
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
金口下閉闢板五年開渾河水發為民害郭太史恐衝
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
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
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

口河許有壬
極言其害脫
脫不從後竟
成河木兒
伏誅

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會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迂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溢。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謂為成大功者，不謀于眾，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 國珍拒命

殷明畧開海新道

費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字羅帖木兒，傳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歲運之數。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五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十一

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十一

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九石至者二百六十七萬二千二百一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

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
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
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
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

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

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

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

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

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

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

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

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

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二曰陸曰

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
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
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
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
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於國
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
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
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
計也

張溥曰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

衛曰海運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

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

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願

耕者合衆授地定畔爲限設萬夫千夫百夫之

賞三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

民兵遠可紓饋運而江海遊食輕剽者亦率有

歸此元泰定中虞集之議也導河入衛者何古

黃河自孟津至懷慶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及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于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遂因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宗。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昭代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益壯。其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蘇江入淮。汴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備旱潦。兼捍戎馬。而河南北直。轉贏瘠為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為邊牆。堰為陂澗。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十七

此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田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海運始于秦攻匈奴。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唐人亦轉東吳。糧稍以給幽燕。元運仰給江南。發浙西。凌黃河。頓中梁。開膠萊。憂勞費甚。伯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國歲資之。終元不廢。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尤可念也。則斷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十七

醫○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非○若○唐○人○都○
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于○河○而○
協○以○海○固○可○並○行○不○悖○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十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治河 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
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
州十五處調民夫三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

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

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
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
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嘗失禹故道爲中
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
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
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
已塞者二自濶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

蒲口
成宗
後果如

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按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州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廣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二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奉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五月。河溢汴梁。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丘。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十月。議修黃河淮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太監。魯修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
巨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
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

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

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
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

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
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

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
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

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

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
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

可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
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

歐陽玄制河
碑又作至
正河防記

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

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
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

眼而汝穎之兵起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
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

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信
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賈吏蹟作至正河防記

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疏河之流因勢導之謂之疏

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
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
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積

慮夫壅生潰積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
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為岸岸善

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隄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朔築修築補築之

各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

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棘大絳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嚙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九

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續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歸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繩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九

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擊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紀事本末卷十三

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荆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荆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

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紐絞縛纒爲劣舟又用大麻索竹紐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紐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紐或碶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更

水簾令後復布小歸土牛白關長稍雜以草土以物
隨宜填塿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
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
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
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
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
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
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心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
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
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基陷裂
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
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
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
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
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
索繫前埽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
埽埽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其勢又於所交
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關土牛草土相半厚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
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場圃之
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前埽之旁每步置
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
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凜水冬春凌薄
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堤長二百七十
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
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
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
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
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
四里七十一里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
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
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錫山縣增倍
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
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
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
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春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

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二千八百，藁桔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三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

紀事本末 卷十三 十四

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賃，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

河北徙

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紀事本末 卷十三 十五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

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闢闢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蕃朵其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如散渙弗可通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宜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轆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

洪思本日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大禿河合懷里大禿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耶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關即關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關即及關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關提與亦西八思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躍而越

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共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

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遼水合遼水源自清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上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溝末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野龍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遼水合遼水源自肅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肅丹州之南山山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徽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

漢地南北潤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有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葭州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南隴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通計九千餘里

張溥曰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于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其動衆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然元至至正胡運盡矣十世百年綱淪法斁天祿將終順帝優柔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之促直猶二世即使河役不興于喪亂固無補

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爲二水發
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悶磨黎山。而元世
祖命都實者往求。又云得于吐蕃朶甘思之西
鄙。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
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
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
時爲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
源既出。星宿崑崙。黃河九度。人人爭言。要而論
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
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
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
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
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
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國導地脉一也。獨
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出多洞。潴善容。雖險不
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動。北地泉少。水落伏漕。
時河身偏束。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西北浸濼。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
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
治河也。河自宋熙寧中。決廬淵曹村。北流斷而
南徙。東匯于梁山灤。灤爲二。一合南清河入于
淮。一合北清河爲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
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
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
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與大
役。而河益南。夫汴宋而上。河專入海。尚爲並河
州。郡患况。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沁泗沂而歸淮
哉。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于衛。而朝議急漕。
務隄使南。漕。獲安。河勢愈激。則猶賈魯之見
也。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亦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嘗職，位有嘗員，食有嘗祿。其長則蒙古人為

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得官。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

高鳴論建三省不如一省

詔定武官承襲之制

崔彥董文用議御史臺自選其屬

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嗜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崔或請增給官吏俸

二十六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安童言近臣援引非類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趙天麟上策
汰冗官帝嘉納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網，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辨，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為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

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實開，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芋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六

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于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即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尚書省建，各為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繇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為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

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
 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尚書一
 省而勳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
 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疎嘗不如自
 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為
 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
 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
 行臺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
 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即助
 為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玉改步恢張
 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末患文
 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併天下罷
 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為三十六郡設太尉主
 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
 地四時之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尚刑
 急程吏事趨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
 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

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尚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巖叟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

脫虎脫等欲復置尚書省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御史臺言不可不從

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柔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為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為之

從樂實言改至大銀鈔

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糶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過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十一

立資國院於大都

御史言銀鈔新錢兼行不便

尚書省請兼中書之務

詔脫虎脫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

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尚書省上言三官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當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脫虎脫等伏誅

楊朵兒只言不當視人爲廢置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羅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李羅忙哥鐵木兒、濶里吉思、烏馬兒等，好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四月，發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鈔，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世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爲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

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羣奸即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五

司會許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筦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尚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即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麥木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鈞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求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

生妻痛未有酷于此四載者也武宗即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熒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淺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于二載斂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筭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培克者起輟商君烹弘羊害尚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六

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為人君者亦何利于竭民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 溥論正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

許衡臨卒以不能辭官為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大夫聞訃。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賈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誦註釋之悅。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

劉因字夢吉

金履祥從王

金履祥從王

履祥著通鑑

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善父。切敏。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投門人。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又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相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軒為太子論德。軒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

書語

杜瑛著書終身

瑛子律解有勸得

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論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論德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為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曆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六

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土。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

元史紀事本末

五

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

澄尤得丁邵堯夫陸子靜之學

澄卒時有大星墜其舍

陳櫟學宗朱

櫟卒揭傒斯從志其墓與吳澄並稱

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教。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按定皇極經世書。又按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墓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元史紀事本末

六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二。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

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樸同郡胡一桂。胡炳。一桂字庭方。婺源人。初德興。

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幹。一

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

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

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

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炳字仲虎。亦以易

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抵牾。

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

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

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

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

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

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

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已而學焉。履

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愚其不一。所

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

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

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已

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

益加充闡自得者為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

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

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

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

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

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

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

切。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

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湖鄉關

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眾。尤深于易。嘗謂

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

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後謚

文懿。

許謙妻陶氏
授子謙以孝
經論語
謙借書于人
以四部分讀

明深于朱
熹之學
炳文深正其非

一桂字庭方
婺源人

費澤作顏淵
仰高鑽堅論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幹氏幹傳何基氏基傳王栢氏栢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筭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之正適

亦何其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

九

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于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壘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

趙汝為澤高弟

請為澤弟子不許

吳澄嘗觀其書

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投徒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夫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壘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洵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洵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汝

亦何其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

十

為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

姚樞實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

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顛緱山

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

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

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于

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

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萬

乘賔禮而朱紱降志易箠懷慚履祥等獨布衣

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無咎浩然天地者哉隋

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既

知費生蕭牆即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温伐秦

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為軍謀祭酒猛欲與俱

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

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

決即退而著書然為通者其嘗為猛者其變也

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

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

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

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

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于

至元難論隱于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

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

百年徒為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

為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為福田利益

彼教不言况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

宜信用而西城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

蔽路謂元尚儒徒虛語耳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郭守敬授時曆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曆。立局以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元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壇之所。造木為重。糊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

郭守敬造儀表式上進請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闌。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示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及夕。土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

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

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鍾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殘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銅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採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

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唯我聖朝
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
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
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
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
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
下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
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
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曆十八刻。遠
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鎬宋大明曆以來。凡
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
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寸
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
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
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
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
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

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應於
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
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
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
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
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
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
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
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
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
線代管。闕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
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
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
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
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
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

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塚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素年實測

無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七

內外極度三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曆賜名授時於是曆雖已煩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註式十二卷二

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且詳今且九十

無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八

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尚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嘗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同牒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

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張溥曰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

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

祖冲之之大明張胄玄之大業劉焯之七曜傳

仁均之戊寅李淳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

之宣明邊岡之崇玄王朴之欽天周琮之明天

姚舜輔之紀元皆曆家傑然者也而漢太初以

鐘律唐太衍以著策尤稱絕倫至郭守敬授時

曆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經精於算數水利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

史所紀水利六事曆書考正七事創法五事固

絕學也顧其曆莫長于晷景堯布曆象舜在璣

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潁川陽城一表為中

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

下之晷凡十三處采測景于浚儀之岳臺元人

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

南踰朱厓北盡鐵勒矣渾天六合三辰四游儀

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於舊簡仰諸

儀世共神之究其要莫先于考測考測者何類

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以今曆與古

曆比而疎密見也曆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

于月行或悟之于日食或悟之于交食或悟之

于食衝或悟之于朔望及弦或悟之于極星或

悟之于日月交道或悟之于五星或悟之于黃

道或悟之于進朔或悟之于朔大小或悟之于

日食氣刻時或悟之于五星遲疾或悟之于日

法積年或悟之于食餘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總其大端無過唐之置閏漢之歲差耳天運可

驗以日月交食為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為

準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准則天運

之先後具見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

為合以驗天蔡邕曰籌算為本天文為驗守敬

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

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授時曆法以元之至元辛

巳為曆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算多

差少後必有賢於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

明曆理之揚雄善立歲差之邵雍為之折衷則其學顯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終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十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補輯

太倉張溥論正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在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八思巴死詔贈帝師其弟亦憐真嗣六歲死答兒麻八剌乞列復嗣

八思巴製字法字

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刺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帝命大臣郊迎真吃刺思推李术魯神不為禮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輩真吃刺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术魯神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

世祖設帝師以理西域

俗獷好鬪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十一

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塋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

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疋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遂尚公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十一

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只百五十有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

世祖用楊璉真加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陵墓

泰定間帝師兄瑣南藏十尚公主封白蘭王

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

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

府，隔帘引壁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搜之以歸，閉諸空

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

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挺

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

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

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四

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

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

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

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

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

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

人何事而輒佩之，更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

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

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

李昌請更正
僧人給驛法
不報

僧龔柯等歐
王妃詔不問

仁宗為太子
時索移歐
西僧截手斷
舌之令

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嘗號稱

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蘭納，四華言慶讚

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糊思串十華

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

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

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喀朶

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

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

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五

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糊思江

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華言

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

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

朶，四華言至尊太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

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

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

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

若經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潤兒

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庭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茶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間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宜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

阿剌沙兒等假功德司以追誅

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張溥曰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較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錄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木叉戒行石虎苻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彌廣逮梁武滅齊受戒捨身銅泰武后誅鋤唐室造寺施經身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行弒逆而口談清淨內懷誅屠而外託慈忍借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惑且悖未有大焉宋代崇儒佛老頗詘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寧邢恕楊畏明禪學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元起朔方崇尚緇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思巴以殊號寵楊璉真加為總統勝國故宮毀成梵剎山林珠玉發露無遺賊猶温韜尊逾孔子開基興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空功德司立而大辟盡道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捷

留守歐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
 久哈麻秃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演操西
 番秘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古臣為諫迄至
 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
 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隙悉耳目窮心
 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伽璘真等
 之說人主也口人生幾何當受秘密大喜樂禪
 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
 株林夏南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即沒而不
 出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
 則進之元之奉佛蓋夷俗也混一既成則當進
 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為秦不變刑元不
 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人是以不
 能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命海山出鎮漠北

成宗不豫皇后出愛育黎

拔力八達母子居懷州太子德壽卒

帝崩后與阿忽台等謀立安西王拒海山哈刺哈孫不從遣使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李孟勸之急行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海山出鎮漠北海
 山帝兄答刺麻八刺之長子母曰弘吉刺氏同母弟
 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十月帝不豫皇后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乘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刺氏出居
 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
 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
 殿皇后卜魯罕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

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
 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

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

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
 祈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嘗卿田忠良博士張昇
 曰制祈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璋
 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
 敢沮大事璋曰死畏不義耳初死於義何畏議遂寢
 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
 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
 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亟還報復遣
 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
 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
 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
 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
 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
 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
 曰當以下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
 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
 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哈刺哈孫等誅阿忽台等益國以待海山濶濶出等勸登大位不從

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愛
 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
 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
 叟綾一匹慰遣之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
 大都與母弘吉刺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
 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
 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聞之夜遣人啓愛育黎
 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
 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請諸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王禿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月三月丙寅率
 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
 明里帖木兒執之鞫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
 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濶濶出牙忽都進
 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官闈
 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
 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
 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

弘吉刺妃欲
海山讓位海
山使康里脫
脫致言乃止

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侯宗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長王命之言茫然難信設我即位後所為上合天心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四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譏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

設成宗后及
安西土等

海山即位立
愛育黎拔力
三子云子

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宿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五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遠聞宮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于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京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

封秃刺為越王哈刺哈孫
爭之被謫左

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
為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
太尉以塔刺海為丞相狀元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
並平章事六月立弟愛黎育拔力八達為皇太子
受金寶七月封秃刺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
孫為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魯台有勇
力人莫能近秃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
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刺疏屬
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秃刺因請于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
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
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
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
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
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
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
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

帝以太子言
改李孟為執

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
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啟
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
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
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
事初孟既逃去有請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
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
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
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
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
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

武宗崩太子
即位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
殿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
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順考遺體重以母
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

武宗不悅

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
十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
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
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
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
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間言
于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
未東紀事本末卷十九

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
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
寧開府儀同三司
張溥曰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
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順
宗荅刺麻八刺子也真金仁孝恭儉中外繫心
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憂卒長子
甘麻刺與成宗同母嫡孫當立願以至元三十
年世祖詔授成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明年宮

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列四閱月而成宗位
定善讓之風庶幾吳泰伯漢東海矣成宗大德
三年命武宗鎮漠北九年夏六月立子德壽為
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卒
成宗之遠兄子欲安巴子也其子既薨有天下
者非兄子而誰帝不早建而大行忽崩二心之
臣始得而聞之矣安西王阿難荅本忙哥刺子
世祖庶孫也屬遠親殺次不當立阿忽台等與
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將欲
使位禪非次政孫女主順宗二子茂如無有也
哈刺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漠北懷州二使
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近先至遂鎮上都執奸
黨大臣定絳侯之謀藩傳奮朱昌之斷清宮掃
禁寧惠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弘吉刺氏誕育
武仁情無二視或於陰陽云重光有災旃蒙長
人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
后意乃決於是武宗正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
而後致位于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

元東紀事本末卷十九

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批政不
少。馬謀沙角紙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
教瓦班髡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寧闕也。而司徒
兼相脫脫虎等與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
市。築呼鷹之臺。求沉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致
珍。頗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
蕭繹。開覺唐棟。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無
者哉。其麻刺仁厚自守。卒于晉邸。長子泰定帝
即位。追尊附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
赴關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

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

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

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

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

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時右

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

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

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為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

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

尚書省奏鐵木迭兒離職之罪皇太后救之

仁宗誅三寶奴等

鐵木迭兒以病免

合散舉鐵木迭兒為右相

鐵木迭兒遣使發擾蔡五九作亂

張珪劾鐵木迭兒太后杖之

楊朵兒只與蕭拜住賀勝奉鐵木迭兒罪惡帝但罷其相位

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治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阻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明年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憚遣使賜珪酒進拜太司徒遂謝病歸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土罔

鐵木迭兒復起趙世延極論不聽

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遂殺蕭拜住楊朵兒只

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債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為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朵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

楊采兒只妻
劉氏守節

張思明規鉄
才送兒報復

李孟不辭集
賢之命

鐵木迭兒殺
賀伯顏

下趙世延獄
鉄木迭兒欲
殺之帝不允

其家是日風霾晦暝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
奪采兒只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
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
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
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
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太子卽位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師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
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
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于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
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五月殺上都留守
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
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八月下四川平章政
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
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
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
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
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

宗任拜住
木迭兒快
而死

繼元宋翼
請追諡鉄木
迭兒罪

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
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左丞
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
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
泣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
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拆毀所立碑并追奪
官爵籍沒其家
張溥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至元之蠹也鐵木
迭兒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至順之蠹也
伯顏答麻搠思監元統以來之蠹也羣蠹害政
或竄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迭兒太師再相權
寵終身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及死雖蓋棺
罪顯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
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同恨也燕帖木
兒者固欽蔡氏武宗鎮朔方以宿衛得幸乘泰

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策。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子勞。秦定之后。取為夫人。文宗之子。養於私家。男則帝兒。女則帝后。熏赫既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敗。得禍猶晚。鐵木迭兒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奪。緩誅益甚矣。北魏宣武寵胡充華。立其子翊而不忍殺也。後為太后稱制。嬖鄭儼。徐紇殺元。又宣淫。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蠱政。帝翊不堪。詔爾朱榮至京師。謀洩。遇鳩。榮遂稱兵。洛陽大亂。魏分為二。順后不制。幾同胡靈。鐵木迭兒之奸。亦類儼。紇天下幸無患者。主權尚握。元凶早逝。爾然燕帖木兒。心乎文宗。欲立燕帖古思。順帝乃明宗之子。非所樂奉也。燕帖木兒死。然後正位。雖納其女。竊心嚙之。伯顏等因勢構。却斬戮。立盡。英宗素不悅鐵木迭兒。其黨鐵失弒之。秦定以晉邸鎮北邊。為諸王所立。感買奴之言。始行義殺於鐵木迭兒。固無怨。

也。痛發於傷心者。禍害必深。義激於好名者。報復嘗淺。賊臣當此。亦有幸不幸存其間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英宗明斷鐵失等弑之先察

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

見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

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諂諛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

按梯不花等
逆晉王也孫
不兒于北

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其麻刺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爾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別遣列迷失赴上京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中書平章政

晉王即位買
奴密請誅元
凶

誅逆賊也先
鐵木兒等

宗見只延等
上鐵失黨免

趙成慶等請
誅鎖南等

流月魯等

趙邁傑等請
封買奴為奉
寧王

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紐澤為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為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所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十一月帝至大都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梁兒只斑御史撒兒塔罕元都蠻郭野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于李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時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

制次沙等以
討逆進官

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千戶封買奴為奉寧王議討逆功以制刺沙為左丞相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詔改明年元為泰定

張溥曰英宗在位三年剛明圖治惟觀音保等之死一事失德其他書史冊者若免民租罷金銀冶減海運糧行助役法卹孔氏子孫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皆善政也南坡駐蹕鐵失行逆

年僅二十一而遇弒天下哀之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太后順宗正妃體誕二聖成宗之世出居懷州武宗即位始上尊號建興聖宮更歷仁英冊寶益隆二子一孫皆為天子而太后優游三朝御殿受賀太陰沙麓異世協慶豈非后妃之極遇哉乃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烈失入用事外則幸臣失以門紐隣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為奸三主當陽而母后不制敝苟在梁言之醜矣鐵木迭兒於武

宗之世。擅離雲南。竟赴京師。尚書省奏行詰問。

太后庇之。遽令還職。仁宗御極。與完澤李孟更

張庶務。罷迭兒勿用。未幾旋進右相。張珪直言。

太后杖責。逐出國門。延祐四年。蕭拜住楊朵兒

只糾正其罪。迭兒懼匿后宮。帝重違太后意。僅

罷相位。逾二年復拜太子太師。明年帝崩。再正

相位。首殺蕭楊。英宗稟王母之命。心雖弗善。不

敢不任也。後漸疎遠。怏怏而死。太后亦崩。始削

奪官爵。窮竟黨與。鐵失等為彼腹心。內不自安。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

遂手弑帝。雖置賊肘腋。驅除不早。帝計誠失。願

羣奸無上。內外盤固。錄來者漸不可謂非太后

釀成也。仁宗崩時。太后屬意明宗。羣臣不聽。擁

立英宗。太后来賀。帝色不悅。即退。悔曰。我不擬

養此兒。飲恨成疾。彼之忌帝。奸黨必與聞之矣。

唐武后死。而三思尚存。則其黨弑中宗弘吉刺

太后與鐵木迭兒死。而鐵失尚存。則其黨弑英

宗除惡不盡。害同養虎。自古而然。但中宗庸奴

目斃英宗。強陽致疾。賢不肖相去則遠耳。

終卷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三帝之立 明宗順帝 文宗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珠為周王出

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

立和世珠。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定宗社居

東宮已久。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

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猶保叔授其侄乎。脫脫曰

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

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

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珠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

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嘗侍府官屬。以秃忽魯幹耳朶尚

家奴。孛羅教化等為之。十一月周王和世珠次延

安。其臣秃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目沙不丁哈

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

鐵木迭兒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譖和世珠出鎮雲南

三寶奴勸立和世珠康里脫脫爭之

教化與阿思
罕懷憤發兵
塔察兒脫歡
殺殺之和世
球逐北行

遷圖帖睦爾
于瓊州

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
自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
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太師鐵木迭兒奪其
位出之為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
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
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
罕教化于河中和世球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
王察阿台等聞和世球至咸率眾來附和世球至其
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
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三子圖帖睦爾于瓊
州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覺骨肉諸王大
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
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
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 十月
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

爾于江陵 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蓋谷
稱為泰定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
而仁宗惑于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
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
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
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
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
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
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
升附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
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內晉邸立而和世球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
人心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
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
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
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
甲午百官集典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

泰定帝崩
帝未見謀立
武宗二子四
烏伯都剌等
迎圖帖睦爾
于江陵

同帖
江陵

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眾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為中書平章速速為左丞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隘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琜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已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癸卯伯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

元史紀事本末

四

倒次
沙殺滿

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帳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參政脫脫李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李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李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剌兵南行聞者皆悅懷王命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李羅等將兵守潼關已酉丞相倒次沙殺諸王滿禿於上都滿禿時與阿馬刺台宗正札魯忽赤潤潤出平章買闐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嘗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被殺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乙卯脫脫木爾及上都

元史紀事本末

五

副帖睦爾入京師

刺沙立泰

燕帖木兒敗上都兵

諸王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 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 以明里董阿滿湖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闕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月倒刺沙立泰定帝于阿速吉八為帝于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月庚申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六

胡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都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迫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帖木兒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語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燕帖木兒請副帖睦爾即位

殺兀伯都刺

圖帖睦爾即位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巳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崞州 遣散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刺守居庸關 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大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殺兀伯都刺統朶朶至土烈伯顏察兒脫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七

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皇帝位于大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次沙

兀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
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
操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
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
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
周王遠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
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
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
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燕帖木兒大敗上都軍王禪等道
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 辛巳燕
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大霧
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
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
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
諭燕帖木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
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
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
一失利悔將何及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曠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
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寧億兆以成治功
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
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
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
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
即日還宮 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
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使

潰其知樞密院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
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
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政事
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飛投降者萬人餘軍奔竄
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
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
兵拒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諸
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

燕帖木兒敗
遼東軍

之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
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
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 癸巳上都諸王
忽刺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翟王太平國
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
餘皆宵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
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台阿刺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
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
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次沙之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中書省臣請
傳字羅帖木
兒等首于四
方

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
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失等既已明正
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刺
帖木兒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
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古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
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
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
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魯帖
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刺吉八不知所終

遼泰定后子
安東州
遣使迎和世
疎于漠北
殺倒次沙等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其麻刺之長子於
屬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弑諸王迎
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爲英
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刺吉
八爲太子至是五年各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攻
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緣然所
以致之死地者圖帖木兒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
非弑而何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下未陝西兵至鞏昌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生皇帝寶分遣使者
檄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也速客兒執湘寧王
八刺失里送京師初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
忽刺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
邑至是被執 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
鐵木兒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
檄罷兵乃解去 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刺氏于安東
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疎于漠北 癸未倒
刺沙王禪馬其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俱

棄市。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

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遷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

察阿台元帥朶列捏等咸率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

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荅失里北還

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班刺奉金帛以往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迎周王 壬午周

王遣孛羅至京師 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勸

進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迪還京

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

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

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

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

聚 二月辛卯立妃弘吉刺氏為皇后 辛卯追尊

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辛亥帝勅

羣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

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勅後凡銓選其請大兄行在

以聞 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

帝于和世

所 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

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

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

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

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伯

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為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

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

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

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善有係累即能壞名

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

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

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

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

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切舉劾風紀重則貪

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

亦宜以聞朕不爾責 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

子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觀

于行在 乙亥行在勅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

世祖即帝
于和寧之

圖帖睦爾遣
燕帖木兒奉

戊寅尊皇后為皇太后，壬辰鄭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后遣右丞瀾里吉思迎安懼帖睦爾于靜江，初

安懼帖睦爾既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

至是，鄭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

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長于於理，當立，乃遣瀾里吉思往迎之。

三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

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

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

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

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

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安懼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

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

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

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

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

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與燕帖

木兒。

燕帖木兒取泰定后為夫人後以淫死

安懼帖木兒即帝位于上都立伯牙吾氏為后

馬祖常誠慮集謝病歸

唐其勢謀亂伯顏殺之併

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九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

吾氏為皇后。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

祖嘗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嘗命集書

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嘗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

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

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

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

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

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異心，謀立

諸王。冕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郊王撒撒

秃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

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答刺海。時答刺

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

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

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于開平民

舍。冕火帖木兒亦自殺。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七

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
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朕燕帖木兒
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
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
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
後撤敦荅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宗王寃火帖
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
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
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
寶俾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
管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
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慙
明勅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
大赦天下 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
東安州安置放燕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
太后感于憊慙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
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

廢文宗廟主
遷太皇太后
于東安州放
燕古思于
高麗

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九

崔敬請迎歸
太后母子不
報尋遇害

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
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
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
董阿等謀為不軌使表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
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
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嫌則殺也牙里
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嬖不答失里怙其勢
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
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
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
太嘗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
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
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
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
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
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惟此播遷天理人情
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識義
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

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九

報未幾太后殂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張溥曰泰定帝即位之元年即立子阿速吉入

為皇太子四年帝崩于上都太子繼立正也燕

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立其二子文

宗圖帖睦爾自江陵先發竟入京師治兵相攻

忠義屠戮遂襲尊位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乃

走使漠北奉迎勸進明宗和世球至和寧之北

竟即帝位立文宗為太子次旺察忽都文宗入

見明宗暴崩本帝始願豈不謂吾弟孝友先驅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奉○聖○猶○之○懷○寧○入○而○仁○宗○避○無○庸○南○向○讓○三○北○

向○讓○再○竟○不○知○其○愚○而○蹈○死○也○然○為○文○宗○者○則○

甚○矣○國○有○君○而○逐○之○兄○既○立○而○弑○之○亂○賊○之○事○

一○已○不○堪○其○可○再○乎○燕○帖○木○兒○外○託○哈○刺○李○孟○

之○名○而○內○行○迭○兒○鐵○失○之○詐○始○讎○泰○定○而○迎○二○

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弑○立○大○故○反○覆○奕○碁○直○

卓○操○耳○何○平○勃○為○至○順○元○年○春○立○明○宗○子○懿○璘○

質○班○為○郕○王○冬○立○燕○王○阿○刺○忒○納○荅○刺○為○太○子○

二○年○春○正○月○太○子○即○薨○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

家道人寄養漢后貽譏胡人不學寧知殷鑒及

帝不豫后立郕王郕王遽薨又立妥懽帖睦爾

揆以嘗情明宗帝兄其子猶帝子也文宗既弑

明宗其子即帝也殺其父立其讎文后獨不

為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秘后實不聞

帝與國人亦交隱焉久而莫問也燕帖木兒不

悅順帝遷延數月身死而後帝得即位內外保

護莫非太后之力至元六年驟行遷殺遂至上

廢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任喋血門內太后當

此亦將悔不從燕太師言登立已子乎然積憾

不珍則皆仁宗為備也仁宗受命武宗約萬歲

之後傳位其子忽納鐵木迭兒等邪說立明宗

為周王出鎮雲南致逃漠北易世無幾大難數

作英宗弑而泰定乘虛泰定崩而明文爭立文

宗崩而順帝報復自至治之末迄至元之初震

器天椽骨肉誅夷禍無虛載天人並怨孰非延

祐一君所貽哉且武仁授受天顯無間後人莫

能繼述武宗殺成后文后即效之而殺明后仁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宗○背○武○宗○文○宗○即○效○之○而○弑○明○宗○凡○人○從○善○難○而○從○惡○易○作○法○者○尤○不○可○不○慎○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脫脫之貶

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十

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減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

脫脫欲圖伯顏吳直方與決之帝遂與定謀驅逐

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構陷，鄭王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螻均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衛兵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

脫脫悉更伯顏所行中外稱賢相

脫脫薦阿魯圖爲相

左丞相命平章事，只兒瓦反，責赴柳林，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儼首有慙色。」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既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剌亞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禁減鹽額，獨負通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寧，時阿魯圖罷，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為
別兒怯不花
諸脫脫請
與俱行

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
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
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其肅馬札
兒台尋卒

脫脫復相
汝中栢等
等太平其母
力止之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
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
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于
已也因汝中栢譏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
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
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
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
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
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不
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
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
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
內外有統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荅刺罕太傅右

脫脫被李二
于徐州

汝中栢等
脫脫殺采兒
直班

脫脫為用
麻

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
宜從事脫脫尋破賊于徐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
朝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
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偕等劾其喪師辱國
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
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采兒直班為湖
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取言事汝中栢等復
言于脫脫曰不殺采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
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復遣助教完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謂采曰平章國家耆勳
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采兒直班竟卒于
黃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五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
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
在上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納禿
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
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
至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

破賊于高郵城外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

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

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

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于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

諂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

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

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其弟御史大

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清臺紀綱之政不修

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貴財已逾三

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

木兒安置寧夏以泰不花月瀾察兒雪雪代將其兵

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

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

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瀾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

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

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寬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

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譎輕故再徙雲

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

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十二月哈

麻矯詔殺脫脫于雲南脫脫既貶雲南行次大理騰

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

及此異詞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

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史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寬脫脫于雲南

哈麻矯詔殺

脫脫

太平驛嘉納

彝勒海壽以

勅哈麻被誦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感于羣小急復私

怨君子病焉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

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嬖幸累遷

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

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嘆茶於其衣哈麻

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

與為比太平為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

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

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寺為名。出入脫忽思

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脫忽思

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奪

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

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

西。加韓嘉訥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

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

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

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

波廸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

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

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

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

亦各雙修法。曰演揲。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

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太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

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

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

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

哈麻進西天僧禿魯帖木兒進西番僧皆以房術媚帝

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順帝君臣宜

禿魯帖木兒等被問樹思等劫其兒弟杖死

餘不與。又為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

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乘

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萱。即兀該。華言事事

無礙也。君臣宜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

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

禿魯帖木兒等所為。然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既譖殺

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

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既相。

自以前所進番僧為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

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

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

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

則已必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

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太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

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

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

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

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
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張溥曰唐其勢用而伯顏殺之伯顏用而脫脫

逐之脫脫用而哈麻殺之哈麻雪雪用而秃魯

帖木兒殺之禍福出反勢若循環而天下獨寬

脫脫者何也燕帖木兒輔佐文宗篡國弑兄自

娶帝后亂賊橫行淫死牖下子唐其勢襲封謀

不軌伯顏捕誅之當矣順后何罪而并弑之漢

上官桀安謀反霍光盡誅其宗族昭后獨不坐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廢曹操殺伏完并及獻后史書曰弑元順后伯

牙吾氏雖燕帖木兒女兄弟謀逆未嘗與聞昭

臺雲林宜聽自處竟戕諸民舍罪與弑君等耳

脫脫本馬札兒台子為伯顏所養宿衛禁近政

令修明憂伯父放縱禍將赤族謀於父師黜竄

南恩以子逐父似非人情然大義滅親君子所

予本諸春秋季友鳩牙蓋先之矣哈麻雪雪緣

乳母恩澤邀帝愛幸西僧一進荒淫日恣孔寧

儀行父之徒也內忌脫脫譖貶雲南復矯詔鳩

死大臣既隕寇亂益張亡國之罪斬戮無辭

魯帖木兒同以房術結歡後漸携貳發其異志

兄弟杖死以小人誅小人以親戚圖親戚舉世

共快所恨者秃魯獨存耳唐其勢于順帝元統

元年封太平王逾年而即誅伯顏于至元元年

弑后六年而道死亂臣執柄命必不長脫脫旋

罷旋起任用稍久出入將相中外稱賢功著東

南身職大理諸葛武穆感慨同歸然汝中栢讓

夫之尤傾信不疑始憾太平而私讐致譏晚際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哈麻而家門及禍比之匪大傷何甚也唐李德

裕相武宗制三鎮史稱其文章嚴馬政事蕭曹

乃痛言朋黨而德怨未忘遂至力戰錐刀淪身

瘴海惜脫脫善讀史而未之知鑒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從承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

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

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

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

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

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

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

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宋阜攻羅山上蔡直陽確

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眾至

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

等計擒韓咬兒

也先帖木兒等計擒韓咬兒

郭子興孫德崖等舉兵

也先帖木兒軍潰還于代之

脫脫大破芝麻李等破召還朝

福通立韓林兒為帝

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甚右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帖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徵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於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遁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

荅失八都魯
大破福通

福通疾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十一月荅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荅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為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馬長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夏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救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十二月，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于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

白女

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收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天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元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張溥曰：漢之後非漢而稱漢，以殘晉者曰劉淵，唐之後非唐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宋之後非宋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淵本匈奴左賢王豹子，初為侍子在洛，王渾、李嘉等皆折節稱達之，乘晉八王之爭，歸集五部，即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坂為首亂，存勗年十一，即從克用破王行瑜，後承三矢之命，竟服真定，并山東。

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此皆英
 畧天授壯氣蓬屬或為真王或為大盜俱非偶
 然林兒則韓山童子也山童詭託彌勒妄號宋
 喬刑白馬告天地縣官捕治立時就擒小寇無
 能直燕雀耳林兒逋逃之餘母子窮窘劉福通
 等強擁為帝戰敗輒走遂死滁陽楚懷王孫心
 牧羊民間項梁立之尊稱義帝項籍殺之江中
 劉玄吏繫逃匿王匡等推為天子建元更始敗
 于赤眉謝祿殺之兩人家族帝王羣雄推附器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五

小任重亡不旋踵林兒父子樂城草竊假名瀛
 國以盆子之儒兼王郎之詐奔北殺身宜其速
 也然紅巾賊起潁川最勁當其兵分為三也劉
 福通取河南毛貴取山東關先生破遼陽焚上
 都中原以北幾三分有二風馳電激豈徒藉宋
 虛聲哉天厭胡運石人生謠韓劉揭竿勢猶陳
 涉勝國空名河淮響震不必其人龍種也真
 人既出因其年號資其土彊大舉北伐傳檄遂
 定詩曰伯也執爰為王前驅其小明龍鳳之謂

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六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
達魯花赤先是汝穎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
兵致討卒無成功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
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
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
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察罕帖木兒
元河北

十五年汝穎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
察罕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鋒賊
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
戰大敗之餘黨柵河州賊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
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帖木
兒夜襲之虜其眾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

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
生利害論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
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
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
大振

十六年汝穎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穀函勢欲
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
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
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
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
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賊之賊回扼
下陽赴水死者甚眾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
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
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
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
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

上思誠未提
于察罕帖木
兒嗣中遂定

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咎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
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
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
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察
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
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
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
中遂定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十一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
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
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
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
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
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

察罕帖木兒
定河南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四

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
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
塞井徑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
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臺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
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
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
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劉福通陷汴
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察罕帖木兒乃北
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汜池將謀取汴會賊
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
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
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
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
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
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

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提問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五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徑，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汴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

察罕帖木兒
父子定山東

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清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通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六

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圍拔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

察罕帖木兒
入田豐營為
王士誠所殺
擴廓帖木兒
復仇取二賊
之心以祭父

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大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本末 卷十五

張溥曰：元順帝即位之四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韓法師等兵起。其後漳州李志高、袁州周子旺、湖廣蔣丙、汀州羅天麟等，與燕南山、東羣盜所在縱橫。至遼陽之吾者野人，雲南夷之死可伐，靖州徭之吳天保，紛籍告亂，集慶花

本末 卷十五

山賊僅三十六人，破官軍萬數。凡彼盜名字，掠城邑者，蓋無歲不動也。溫台汝穎大盜寢昌，天下騷動。大將數沒，李輔死於徐壽輝，秦不華死於方國珍，星吉死於趙普勝，李齊死於張士誠。褚不華身經百戰，盡命淮安，余闕每戰必勝，喪元安慶，毛貴破濟南路，而董搏霄被刺，陳友諒寇信州，而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此數臣者，或孤城窮守，烈比睢陽，或義士從游，客同東海，母教子忠，臣心貫日，多賢殄瘁，國何可長！然水德閏位，大運告終，尤莫甚于脫脫之貶察罕之死也。脫脫有道大臣，東南之亂，躬冒矢石，破李二敗士誠，賊勢大感，功在旦暮，哈麻修怨，嗾袁賽因劾之，削官安置，龔伯遂勸其一意進討，勿開詔書，脫脫不可，束身歸命，亂遂不救，察罕志存當世，奮義鄉邑，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復汴梁，五戰而平山東，出奇制勝，大師必克，田豐詐降，行營難發，神龍困頓，禍生不戒，天真不欲，祐元乎何奪之暴也！李

牧死而趙亡其死以讒費禕死而蜀敗其死以
疎脫脫之罹譖人其李牧乎察罕之中賊傷其
費禕乎大功垂成而臨敵已易錫命方隆而刺
客間作國家急難嘗患無人有人矣嘗患不得
其用既用矣嘗患不得其死班彪論王命有旨
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終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五

九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
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
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
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追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六

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
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
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
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
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
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
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
遣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閩洋

方國珍起兵
朶兒只班
迎上降狀歸
賜請討之不

李羅帖木兒
為國珍所執
代上飾詞遣
達識帖木兒
招之泰不華
欲殺國珍不
聽

徐壽輝起兵
魏中立于大
本死之

壽輝陷城丑
驢命述祖死
之

李羅帖木兒
兵無援城陷
遂戰死

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兒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泰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兒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泰不花至海濱散其徒眾授國珍兄弟官有差十月新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卷三十六

十一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遇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

李羅帖木兒
不華與國
珍于澄江
交之

泰不華與國
珍于澄江
交之

推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埤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乘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地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于賊事聞贈黼隴西公謚文忠三月台

卷三十六

十一

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太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噴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謚忠介七月徐壽

董搏霄復杭州又平徽州

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

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

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

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

行省乃假搏霄為參政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

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

至陷千秋關搏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

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

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

余闕不用首

闕為江淮保

星吉擒周驥
從池州無獲
戰死

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搆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埤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十二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康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眾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搆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

張士誠士德
士信起兵李
齊死之

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佛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拽倒椎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

以方國珍兄
弟為各路治
中不受

顏帖木兒
等討敗壽輝

劉壽馬賊死
子漢復仇擒
王善

達識帖睦迺
為士誠所敗

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科各云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討之十一月二月江浙行省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迺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報恩奴為倪
文倪所殺

采兒只班戰
死

士誠據平江
路殺烏馬兒
孫搆

士誠破杭州
左答納失里
戰死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咸
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
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
報恩奴被殺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五月倪文
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采兒只班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
幾復陷嘗德澧州諸路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
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嘗州諸路初或傳士
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
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
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
郵事泄被害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
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七月張士誠遣兵破
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
死先是達識帖睦迺兵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
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兵入高
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

達識帖睦迺
為楊完者所
制

不華父子
死義

楊完者為士
誠請封爵達
識帖睦迺授
以太尉

陳友諒殺文
俊併其軍

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為
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為重莫
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于完者達識帖木迺僅
署成案而已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楮不華死之
楮不華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
食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弓之筋俱
盡撤屋為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關力鬪中
傷見執為賊所斃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
書約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
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
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為三
公完者亦力為之請達識帖睦迺幸其降遂授士誠
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
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迺
之功加太尉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
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九

之先是關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關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關據死士奮擊敗之敵兵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關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關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關知不可為乃引

走來書本末 卷三十六

十

友諒安慶
余國壽定
家死義居以
不從賊者干
餘人

刀自到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斌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登許元琰秦差元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你赤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在其將章伯顏普化類家

火你赤抗功
前城陷

伯顏不花的
斤據信州而
戰死

鮮于氏數子
死忠

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斥自衛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

走來書本末 卷三十六

十

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賊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嘗典簿樞之女 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

友諒後壽輝
都江州

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
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
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
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
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
惟擁虛位而已

友諒弑壽輝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
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
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十一

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
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
節

士誠後楊完
者自稱吳王
達識帖睦迺
飲藥死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
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
識帖睦迺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
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
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

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
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
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迺後飲藥死
是年陳友諒與大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

誠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于大明

張溥曰秦滅六國傳二世而陳勝吳廣起兵於
斬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不一年而項
籍破秦軍沛公入關中子嬰出降而秦亡元滅
金宋傳至正而方國珍起兵於台州劉福通起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十一

兵於潁川徐壽輝起兵於羅田郭子興起兵於
定遠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餘年而大明兵
北定中原順帝出走而元亡二代之興皆自西
北其亡也禍則發於東南東南為國咽喉豈不
諒哉說者謂元末作亂三十七人閩廣江楚淮
之南北浙之東西稱號幾徧類卑卑不足道其
最大僭國有五韓林兒不能自立徐壽輝為下
所制陳友諒篡位稱尊張士誠乍臣乍叛明玉
珍出兵據蜀主亡建國保境後亡差近守正要

之○皆○非○真○主○敵○也○然○友○諒○以○沔○陽○漁○人○子○不
樂○縣○吏○從○徐○壽○輝○倪○文○俊○用○兵○尋○為○元○帥○及○文
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即○乘○釁○襲○殺○之
遂○併○其○軍○破○安○慶○而○殺○余○闕○攻○信○州○而○殺○伯○顏
不○花○的○斤○戰○勝○無○前○海○內○莫○敵○亦○一○時○草○竊○之
推○也○士○誠○白○駒○場○民○初○據○高○郵○即○殺○李○齊○後○入
平○江○破○杭○州○戰○勝○出○奇○楊○完○者○至○偽○鄂○要○爵○旋
背○之○而○稱○辰○王○反○覆○跋○扈○寧○僅○狗○偷○哉○廼○王
師○一○臨○勅○敵○瓦○解○友○諒○弒○君○之○賊○走○死○不○暇○士
誠○墨○守○之○寇○反○據○入○軍○漢○吳○寇○而○大○業○定○廢○興
之○際○其○誰○為○之○或○曰○友○諒○逆○賊○梟○果○好○殺○起○事
既○暴○殞○躬○亦○速○士○誠○好○施○能○寬○其○民○屠○城○坑○眾
噉○肉○膾○肝○不○忍○為○也○人○樂○盡○力○可○以○緩○死○同○盜
彼○善○報○施○亦○然○豈○盡○無○天○乎○然○干○戈○橫○行○始○於
至○正○之○十○三○年○劉○福○通○徐○壽○輝○固○亡○胡○之○首○功
也○福○通○殺○於○呂○珍○壽○輝○殺○於○友○諒○徒○黨○相○攻○元
人○所○快○然○福○通○死○而○宋○將○猶○橫○壽○輝○死○而○漢○夏
益○強○盜○賊○日○久○則○豪○傑○漸○生○後○起○之○雄○必○勅○於

始○事○死○者○不○足○賀○而○生○者○深○可○弔○也○福○通○之○起
猶○陳○涉○壽○輝○之○弒○猶○義○帝○友○諒○之○剽○猶○項○羽○士
誠○之○守○猶○田○橫○其○他○則○武○臣○韓○廣○者○流○又○何○足
當○赤○帝○子○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五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明 高安陳邦瞻原編

吳興臧懋循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諸帥之爭

李羅 李思齊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李羅帖木兒者，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

屢立戰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衆。

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七

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李羅帖

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

分十道專督屯田，以李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

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

兒所平定，而李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

相警隙。故有是詔。九月，李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

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

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裨

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

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

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李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

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李羅帖木兒結

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

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

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七

廓所有，陰結李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額高合李思齊兵攻

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

老的沙逃匿，李羅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

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

而使宦者朴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遂罷

去。搠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

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

李羅帖木兒 屢立戰功 移鎮大同

李羅帖木兒 與察罕帖木 有隙 詔分守 關南北

李羅帖木兒 戰詔論還鎮

李羅侵擴廓 帖木兒分地

李羅遣竹貞 襲據陝西 擴廓 麻達和高等 攻降之

朴不花搠思 監用事也 先 帖木兒等劫 之皆左遷老 的沙堅執被 請遂留李羅 軍中

脫歡與之同惡為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太子命擴廓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二十四年三月詔削李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而怨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擄思監朴不花遂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李羅拒命不受夏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李羅李羅知詔命謂遣皆擄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禿堅兵

擄思監等誣李羅不軌詔削官解兵李羅不受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王

詔擄思監李羅乃遣禿堅舉兵向關太子出走擄思監利不華帝加李羅等官

太子命擴廓帖木兒率兵向關太子復走

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爾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擄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擄思監朴不花入界之遂復李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資之加李羅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為中書平章政事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遣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狗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係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係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六月白瑣住以兵至京師秋七月李羅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寧李羅進軍駐健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帝李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甲

止之帝以李羅為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秃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二十五日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李

李羅與皇后奇氏

羅帖木兒李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

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逼

后出而幽之遣秃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

者謂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

之于眾皆以李羅恃逆中外詞積遂勒兵歸永紆

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李羅軍聲大振李

也速討李羅斬其將某伯頭

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紅

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

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

李羅至百日始還宮 秋七月李羅帖木兒伏誅李

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

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

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

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

和尚徐士本結伯達兒等殺李羅

刺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案

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眾中奮出斫之中

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

黨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

李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擴廓帖木兒

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

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

帖木兒與李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

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

由是皇太子心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

的沙誅之秃堅帖木兒尋亦被誅 閏月封擴廓帖

木兒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

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

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

并進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

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

封擴廓河南王代太子

老的沙秃堅

太子欲奔太原自立避廟等不從奇后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擴廓又取逐其

德調度各處軍馬

張良弼脫列伯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夷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

注東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異志 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略曰曩

擴廓成殺使臣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

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汧洛克平清濟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安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

詔罷擴廓帖木兒關保等知其罪狀太李大夫討

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時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講之擴廓成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 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

注東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木兒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太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其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

擴廓帖木兒
關保帝罷撫
軍院而復其
位後奪其爵

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豹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聞詔即退軍還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張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豹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豹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豹高分兵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眾豹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

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知所終

張溥曰擴廓帖木兒李察罕子李羅帖木兒荅失八都魯子也荅失甫出勳舊謀略善戰討賊荆襄恢復故壤進擊偽宋數奏捷功謀書間行一夕憂死察罕起義沈丘削平羣盜中原底定增邑封王忽白氣呈象身喪賊營二臣皆忠貞智勇勳懋王室大志未酬箕裘善繼李羅揚旌破賊擴廓啣哀復仇為臣為子義皆無愧方謂同心斷金夾輔再造天子開景風之賞九泉雪戴天之辱即有小忿捐焉可也奈何李羅尾大欲據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怨隙遂深擴廓既狀

父將李羅復來爭地。陝西一戰。連師不解。重以朴不花脫歡用事。老的沙禿堅出逃。太子內懷積忿。下詔專征。李羅遂舉兵犯關。囚后劫君。逆不可制。後幸伏誅。京國稍安。而擴廓復橫。元亡出奔。原太子之心。初討李羅。惡其納逆。非為擴廓也。原李羅之心。初拒朝命。專攻擴廓。非憾太子也。兵一發而不收。勢日激而愈重。擴廓無仇。而太子有仇。擴廓無禍。而太子有禍。其故何哉。主兵之名在太子也。主兵之名在擴廓。則李羅之戰。止兩下相攻。而朝廷猶可以解主兵之名。在太子。則李羅之戰。直以下犯上。而人主竟與為敵。太子方問禿堅老的沙。而李羅已殺搠思監。朴不花奇后被幽。儲君出走。大逆無將。罪必不宥。和尚定謀。兇人就戮。擴廓之怨。雖除。而國家之傷。已甚矣。李羅既誅。擴廓益專。李思齊等忌其位任太高。而不平。則有渡河之爭。太子望其助已內禪。而不應。則有奪軍之命。始助擴廓。以討李羅者。太子也。終驅擴廓為李羅者。亦太子也。

子也。燕京失守。逆臣亦遁。至正促祚。內叛居多。豈必盡由外旅哉。李羅察罕初爭石嶺。詔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等解之。受命不進。張禎幼其懷安。釀仇不報。既而擴廓輔太子討李羅。傳旨訪禎時事。禎答書勉以廉簡之義。擴廓深然之。而竟不能改。上下分崩。水火擊射。佐闕者進。解紛者退。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李羅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
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
居無事也日欲取讀古書乃
宦邨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
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

鴻猷錄序

說夏殷之禮而願學宗周遵
時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
時政者乎則取
國朝往謀縱觀之其歷代實
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
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



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
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
太祖之開創丕基我
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
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
蠻夷隳括二百年間得其可

鴻猷錄序

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
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
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
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
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

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離薜
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
史錄而為帙錄既成竊有感
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
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
下一統可謂宅中畷大長治
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
之世黷孽易萌姦宄草竊時
或有之蓋未有十年不試兵
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

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
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
興邦殷憂啓聖前事之得失
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
艱難則必嚴保太之訓觀守
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畷
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
也錄之豈獨為識往已哉遂
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實
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
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

高岱誤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日

男思誠梓行

鴻猷錄目錄

第一卷

龍飛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顯忠烈

宋事始末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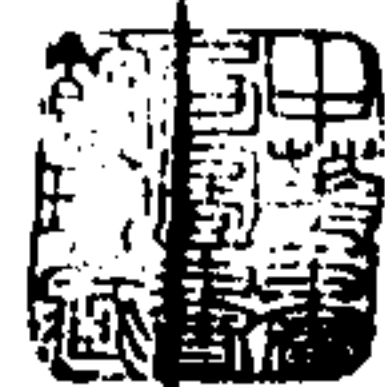
克張士誠

平方谷珍

平陳有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戡定閩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八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處州寇

己巳虜變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兩廣蠻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第十二卷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平河北寇

第十三卷

勦平蜀盜

興復哈密

勦清平苗

鴻猷錄目錄

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柳桂寇

討寧麻人

江彬之變

撫定大同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再定大同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勦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鴻猷錄目錄

鴻猷錄卷一

京山高僧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從校正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

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生四子長

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俱無後

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衣象簡餽丸藥燁然

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

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旦日多走視之異香經宿不散

時元大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

羅水上漂之遂取為衣祿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

中時時有異光迫視之無所見 帝生數日病不飲乳

仁祖出求醫歸見一僧坐於門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

夜子時自飲矣 仁祖稱謝既入僧忽不知所在半夜果

愈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度為僧 陳太后不欲也至

正甲申疫癘大作 仁祖 陳太后俱不祿鄰人張某與

地葬之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歿歲旱蝗盱眙王徙他

境未幾亦歿 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汪媼議遵先志

託身皇覺寺媼為具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為師居寺再

閱月多奇徵眾頗異之亡何寺主僧以歲餘之食遣徒眾

令各散去 帝乃出遊江淮西歷金牛東抵光息北至潁

川嘗道中病見二紫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

臨麻湖中有群兒謹云迎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穎蕪黃盜起韓

山童始倡亂山童被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林兒侵掠

汝寧光息等郡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皆強寇定遠郭

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內民日望官兵救不

至及元將徹里不花率三千騎至偕守臣營城南三十里

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絳繫首目為盜獻俘請功賞居

民始大懼多謀入城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益堅官軍日

肆掠不已 帝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被掠甚恐

乃以玦禱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玦當以陽報

守不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投玦皆陰 帝乃祝曰豈欲

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復陰之玦投果復陰 帝又祝曰倡

義事凶予甚恐願求陽玦以避難玦則仍陰更祝投之乃

一攻卓立。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三月初一日入濠城。至門守者執之面被創良久以。帝見郭帥遂妻身行伍居兩月得為親。以兵考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任率眾奔濠州脫脫命其將賈魯追圍之彭趨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為所制一日彭趨執郭下獄。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有難可不赴邪遂入其家為營故明日彭趨聞釋之矣已春元將賈魯死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帝在郭甥館乃出城于里中招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官鎮撫冬彭趨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濠眾。帝度不可振乃說郭元帥以南收兵遂棄所部數百人獨率壯士徐達等二十四人辭出畧定遠嚮滁和矣。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譏不免懿德焉至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子謂得國之正也而秦亦世為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虐民其帝天下固當即漢高不為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沙漠入主中國此亘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華族皆可起而逐之况我。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

而起豈不名正言順迥出湯武漢高上邪故其祭元切主之文曰予取天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滿失天下棄爾荆漢之所本無即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信不誣哉其。聖子。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集師滁和。上既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畧定遠有眾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聞。上將至欲以眾從。上聞之曰機不可失也選壯士賈聚等數騎往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來者何為。上使使答曰來與主帥議事耳主者請屏。騎從。上下馬前渡水徑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囊為贈帥獻牛脯許以眾從之相與申密約。上還恐其不決留聚俟之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上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聚等之得壯士三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眾八百餘人。聚於定遠。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總大亨初集。聚於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眾二萬屯橫湖山。上命。花雲等率眾夜襲破之大亨舉眾降時吳復。國用丁德

興皆集衆保鄉里間 上畧地至定遠界各率所部歸
 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
 所部下百人先乘之一鼓即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 上
 畧定遠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傑響應七月 上率衆
 往取滁州以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道過賊數千人顧從
 騎遠欲退恐敵乘之雲乃提劍躍馬衛 上直衝敵陣過
 之敵驚視不敢禦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
 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 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正
 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姊曹國長公主卒
 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禎走亂軍中至是聞 上駐
 師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屬 孝慈皇后俱子畜之時郭
 元帥在濠州為彭趙二帥所制挾之東徙屯泗州 上聞
 遣人賂彭趙令縱郭得脫率所部來就 上滁州 上奉
 為滁陽王稟其節制十月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分兵圍
 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獲兵
 使者告六合圍急 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
 豈可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遣

上行亦令禱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為遂帥師
 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矢中左股 上
 至乃與耿再成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急攻之壘垂
 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
 元兵大至將攻滁 上欲還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計給
 元將倉猝列隊出元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
 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
 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 上
 藏名曰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 上飲而陰置毒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喜謂
 墮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佯仰視天若有所語者即回馬
 恚詈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邪二子問故 上曰適
 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殺我二子大駭汗浹
 背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巡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
 自此不敢萌異志云有方士彌鐵冠道人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
 手 上問之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
 岳俱附日月麗天附骨入髮音吐洪暢貴不可言但滯氣

未散待神米煥發即受命日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以城中乏糧，欲議所往。王召上問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而和陽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上曰：「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垂髻，左袵，佯為元兵，以四索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犒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而號。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等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陽王謂天祐眾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

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置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叛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再成等敗兵聞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將三千人。上率徐達、李善長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入城，撫定之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為異。上與天祐等分甓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事城完，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擊却之。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眾出城，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

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求入城寄居數月除陽王舊與德崖有卻聞之怒自滁來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衆先發德崖後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為王所執上聞欲亟還德崖軍忿怒亦留上為質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上被留大恐遣徐達等數人往易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上還王釋德崖去徐達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驕恣寢疾三月卒上併統其軍時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亡

宋史紀事本末

九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陽諸將衆議兵勢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性受宋命宋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人邪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亡何與元兵戰俱敗死上獨領和陽兵然亦遙藉韓林兒聲援文檄用龍鳳紀年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適巢人廖永安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砦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窘聞上威名欲內附遣使以書納款乞

兵援之上得書大喜曰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天替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上登舟出湖以至桐城間已脫敵險元中丞孛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為梗又衆中有趙者欲異而永安等密露其機上以兵宣不能驅衆謀脫歸以大衆脅取之乃聲言歸發和陽兵攻元師遂以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水砦兵共攻孛子海牙大敗之敵兵退善勝不敢畜然湖口水漲舟未得入江會大雨水漲遂發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度橋下比至纜餘

宋史紀事本末

十

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江從上直趨和陽於是舟楫具備軍威大振上遂定渡江之計論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邪故畧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其施為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算蓋即兵家先取後堅之術也其與游兵四畧志在子女玉帛者豈可同日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

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耳其何以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豎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趙之劫郭亦屢窘我 聖祖屢計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之滁陽奉為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倡

東漢書卷一

十一

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後駐滁州徙和陽久廖永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嚮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艦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未有登者乃拊常遇春背曰軍中皆推爾勇畧勉之遇春奮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却遂拔采石磯乘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獲采石時令李善長為戒韓軍士榜文及入城即揭榜通衢士卒皆愕然有一奉違令入民家即斬以徇軍中無敢剽掠城

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先 上狀貌謂眾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之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嘉納之厚遇安俾預密議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太平

東漢書卷一

十一

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仍用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陳也先與蠻子海牙日窺伺 上用吳昇計籍鄉兵令居民蓄積皆徙入城既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設伏襄城橋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逸出其後也先攻城見有黃雲罩城上驚退去為伏兵所擒 上釋而用之使帥兵攻臺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分道取溧陽溧水句容蕪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既誅其

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相
 倚角面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破之時將士
 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
 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
 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營
 金陵 上率諸軍水陸並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
 釋兆先而用之擢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
 懼 上令是夕皆入宿衛環 上寢悉屏去舊人獨留馮

國用侍卧榻側 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
 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蔣山
 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
 力戰死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禮葬之乃召官屬
 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
 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
 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
 是城中軍民相慶慰得兵民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
 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

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
 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嘗縱軍士剽掠者數其
 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為大將軍率湯
 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
 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
 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
 破牌灣寨城中聞之大恐守臣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
 城兵不血刃彌令嚴肅城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
 縣六月以華高為秦淮翼元帥與鄧愈等徇廣德廣德守

陳兵城外以待高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麾衆
 奮擊大破之元兵敗入城高率衆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
 糧數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
 以李善長為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為郎中分曹任事遂置
 前後左右中翼五元帥府以張彪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
 鄧愈陳兆先王玉陳本等為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有起
 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
 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右與漢高之起豐

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北徇梁宋我 聖祖開拓
取金陵則勢有所不同耳嬴秦世載其虐天下欲亟亡之
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內元綱解紐群雄並爭民所感
顧不先于元故先芟群雄而後北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
南北之異趣也况當時福通據穎毫天完擾荆楚士誠擅
吳會而金陵形勝之都群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
皇明者乎蓋自定鼎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
知矣

鴻猷錄卷二

五

鴻猷錄卷二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附人劉傑校

延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
將賈魯死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 上一歲智勇絕倫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乃
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乘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 上察
知其不可有為乃白郭元帥欲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
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
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譙成李新材
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
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
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皆
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為義兵長保鄉曲至是來
謁 上奇之曰爾被服其儒生邪因問計國用對曰金陵
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
討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書記嘗從容語之曰吾觀群雄中持策續謀事者多皆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為整務協和諸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眾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之七月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糧如飛郡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 上以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缺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遠茅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來見 上上悉留

置麾下 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少壯偉有大志勇畧自負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眾服其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為群雄劉聚所得寵遇之然聚事剽劫無遠畝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號之起曰王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 上壯之用為前鋒 上欲謀渡江之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吳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為桑世傑舍山華嵩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 上駐師和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為梗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者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終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

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
議以李昇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公
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遂用其計
籍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
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鄒里關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
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陳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
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遣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
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新州人結義兵悍寇江上累
劫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
才收合潰散屯天宣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
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率
所部三千人降頻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
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
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為行臺侍
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
永在軍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
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所部來歸 上
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
祖亮祖六安人為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為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 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
將帥知難曰難得已以此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
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趙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
舟仁命為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為異名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
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
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
湖口未幾命為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胡大海薦和
州人王宗顯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
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

實攻破之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
 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
 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為經師戴良為學
 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聞誦
 之聲已如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
 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
 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
 傑難以成功 上曰予用英豪有如饑渴瑗對曰此實帝
 天之遺天下不難定也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

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急弛不用
 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
 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
 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庾子三即劉基宋濂章溢
 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從容
 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
 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
 羈管紹興行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為棄官歸青田集
 眾保鄉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畫江為勾踐之業基
 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指乾象謂
 所親曰此天命也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
 決計赴金陵初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皆嘉納之宋
 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為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
 繼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
 被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

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
 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
 子授經溢琛並為管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
 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
 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偽
 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
 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
 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

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為
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晉郎迎
降遂克江州宿州傳友諒勇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
喜之敗歸明玉珎玉珎不能用車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
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眾來降 上知其才
即命為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
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雜其部眾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
後賜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勸慰壬寅春 上
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
彬餘干守將吳宥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
眾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為眾所推
眾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眾千人自保至是皆率兩部
來歸 上嘉之禮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
甲辰春 上純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
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
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
敗我豈不知乘勝馳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
必死聞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帥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

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
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
將曰鄱陽之後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
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
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今陳說
古人之書聽其論議以資智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
後以窺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丁未
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又
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
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勉學以待科舉戊
申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
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
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王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
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
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
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實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
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

守將平章郭勳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郟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九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遺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謨謀不下子房

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達之勲魏才望終始純懿大山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黥布彭越之功者豈非天錫智勇以贊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粗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一子陵不屑就己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粗於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築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

惟懼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以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弱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列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禦敵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榻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戊戌春命廖永安孫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孫世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國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沒于陣廷玉自巢湖來附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向間郡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遙授永安

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
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
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
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
雲士卒億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
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
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其舟槳叢射之雲至死
罵不輟妻卽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
兼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邊赴水死孫
氏收卹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
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
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真兒於膝曰此將種
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
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
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主忠臣祠于太平勅有司歲時
致祭友諒寇金陵 上禦之龍江之捷張德勝戰死 上
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 大廟仍塑像功臣廟

寅二月參政胡大海守金華苗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殺
大海處州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判
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婺人如喪考妣再成
亦大海之亞 上聞二臣死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
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 太廟仍塑像于功臣廟癸卯夏
陳友諒寇南昌朱文正率趙德勝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
巡城至東門賊發弩射之中腰脅拔出之拊髀嘆曰吾自
壯歲從軍屢傷矢石無恙此甚者豈非命邪丈夫死無難
所恨不能從主上清中原垂名竹帛耳遂卒 上聞大恸
時追念之後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
廟又追封死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許圭高
陽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并葉琛立廟豫章祀
之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
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
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
者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
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
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濟下餘創死首已頂

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
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
列諸臣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
陳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
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杲下邳
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穎川侯程國勝安定
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
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
堯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

宋高宗皇帝

卷二

陳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
隨縣男索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
月命胡深等討福建陳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併力
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躡為有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
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祭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
戰死五節口 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
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
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

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隆臣
危素曰蓋往守安慶余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將既往所以勸將來也然胡大
海趙德勝輩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
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
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難矣况能嘉其盡力於彼而忘其肆
毒於我邪古惟漢高帝斬一丁公至雍齒之封已非其本
周武雖聖而所封箕子比干非嘗與已為敵者我 聖
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

宋高宗皇帝

卷二

公無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於其內也其
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大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戴韓山童為主
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當
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
通乃以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詭稱山童實宋徽
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為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
紅巾為識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
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衆至十餘萬歲乙未
二月乃自礪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
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
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宮闕然林兒
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滌陽王郭子興卒宋遣人
至和陽招諸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祐往受命福通
遣天祐還檄滌陽王子鄒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
我太祖為左副元帥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
制於人邪後以諸將議欲藉為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
事皆不稟其節制後鄒某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上併
統其軍十一月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
劉福通以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年收散卒屯
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
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豐丙
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
淵赴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參政述律杰
元豫王阿刺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以河

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
豫王又以兵復之李武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
南地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
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
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刺不花由潼關
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
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高州又
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
王及樞密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
罕帖木兒之名遂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
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答將安歸乃移書
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
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
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
般陽諸州元以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
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博
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博霄官
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請于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博

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擢霄守河間之長盧擢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擢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擢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走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閻先生破頭潘滿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趙關中冀勢更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北徇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龍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謀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內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喜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于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至屯田三百六十

處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為元將周全可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亦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珎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閻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部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冀寧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據汴梁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為都遣閻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道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閻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屬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閻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

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
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
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
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山以西出掠大同興和中
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
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
四月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
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善其逗留叛降于元將李
惠齊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
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
兵遂渡東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等會
關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
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敗察
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
俱降于察罕察罕以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守
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
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畧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
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

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
將陳孫頭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
刺察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
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不聽又請以力士
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閑之乃從輕騎十餘
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豐與士誠入益
都訃聞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民莫不哀慟元恤典
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
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
士誠等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害甚遣使間
道求救于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關保
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
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道入遂拔其城執
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
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
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田豐被戮山
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寤癸卯二月
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玘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三月 上至安豐擊呂玘大破之玘棄城走 上遂以宋
 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
 從後賜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
 所在 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午
 十二月韓林兒殂于建康先是 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令
 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改明年為吳
 元年云

宋史紀事本末

十一

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身為標故
 藉之弭召天下意事成已除之無難不成名將有所歸亦
 如王陵事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大抵皆然第福通舉
 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既亂則豪傑起而削平之所謂
 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
 為亂階是欲驅社席之民而為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
 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有能成大業而貽子孫之慶者乎
 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
 蓋謂此也然則劉福通者蓋將為我 聖祖先驅定中原

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 聖祖之開
 創於宋無所毫髮藉紙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癸卯
 以前惟南剪群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
 穎毫間故弗與爭雄耳否則中原形勝之地豈在兩淮邪
 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即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
 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死而卒能脫
 林兒于虎口以全歸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
 其意豈欲遠背之哉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
 旨先之恐漢高之於義帝光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

宋史紀事本末

十一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
 各據土宇方谷玘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
 別畝規取其諸郡邑在群雄之間元守將據守未下者分
 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湯和率兵取鎮江四
 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取宣州亡何宣州復叛丁
 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
 者餘皆宥不罪宣州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

寧國先是 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寧國矣亮祖復以寧國叛為元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以城降寧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池等郡乃命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午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江浙叅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都將李才等衆披靡大海入城與愈分門拒守復大破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來降乃即徽州去雄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徇開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還戰却其兵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縉美禦之出三門轉戰連捷連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來薄城胡天福等選都將勇敢士出禦衆擣萬戶謝成勇成即率壯士數百人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出乘之遂覆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鄧愈取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敗元院判阿魯反于萬年衢文敗元苗軍于昌化於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徵

鴻猷錄卷二

五

有郤 上批示都事部彥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由兵相協所向有功夏四月鄧愈遣王擲等率兵取婺源州薄其城元守將缺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鐵木兒不花戰死遂徇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元守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溪州十一月 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建康親督楊璟等率兵十萬以耿再成為前鋒金朝興統奇兵茅成駐杭州皋亭山為應援由寧國至蘭溪得儒士王宗顯使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木和有可取狀 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孫遣將胡深益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 上命胡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三師入元守臣僧住死之 上改婺州為寧越府命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始聞絃誦之聲寧越既定 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及覆數百言詞極懇切

鴻猷錄卷二

五

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六月 上自宣越還

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兵克潛山 上在宣越時

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之險遏賊衝謀取處州元守臣

石抹宜孫遣胡深守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真陳安

等屯據諸險院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

之元士卒無鬪志有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 上

即出師與再成合兵攻之礮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

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宜孫

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處州遣使諭胡深深來

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得章溢葉琛劉

基宋濂薦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華庚子六

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元時曾封知慶元縣出戰

兵敗被執死之耿再成率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兵宜孫

走竹口戰死再成遂鎮處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

府常勸農興學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

金華降苗將蔣英李福佯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勢刺殺之

并殺其子闕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

難奔討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城走

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著恩信素孚于民

嘗自言己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 不擄人

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輝

燁有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火光

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

將李佑之賀仁德與英密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

帥宋文先知府王道童孫奕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奕

亦善撫其民奕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

罵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

毅不能制會劉基至毅迎入城一矢定之四月耿天驥方

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

耿再成舊部將朱絢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

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卯七

月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

賦稅處州遂安後死于方谷琮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

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州不寧 上復以溢為浙東按察

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僉事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

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 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

廬州拔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為
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
甚戴之遂修城濠為守禦備丁未九月上以張士誠既
平別遣將伐方谷珮陳有定乃以胡美為征南將軍何文
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徃福建以潮
廣參政戴德從征上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
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
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
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

有二及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節制人誌其志
何事不成聞汝往幸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
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
襲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既度閩中大震遂下光澤縣會
湯和吳禎擒方谷珮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
道攻福州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
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
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即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
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

鴻猷錄卷二

卷二

鴻猷錄卷二

卷二

禎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
出遁走朵耳死之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
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
之北征是與信也上初不悻既而從溢言以昔曾叔者
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
麻陳子奇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瓦解此
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
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
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
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詣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詣
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
今城降可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
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
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渠
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花赤迭里
彌實欲禦之而郡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款矣左右
服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服北面再拜
曰臣受國恩厚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一

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
自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郡民哭聲震地相與
奠之會湯和等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郡縣閩中皆平命
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指為福
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弊義利慎官箴反覆諄切指
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稱亂者莫強于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珍陳有定
此外皆元臣為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禁犬之吠
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鐵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翰實

大鴻業錄卷二

十一

數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 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
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珍友諒假名猶而懷異畜者不同未
可以其為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
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
胡美何文輝為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
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卻以 上命部
考仁諭之即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
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文
在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爾已固天

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術哉嗚呼觀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劍付曹彬不足道已

大鴻業錄卷二

十一

京山高岱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烈校正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湖廣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譙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黃州等處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遣趙普勝陳普文項普畧党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也州杭州荆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討之不克衆彌百萬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為簿書據尋領兵為元帥後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丁酉十月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畧定江東諸郡又取揚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由銅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應之師抵城下攻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魏壽徐天雄等亡何友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友諒陷元安慶元守臣金關死之夏四月友諒又陷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勝自樞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廖泰趙瑄等克明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十一月陷元汀州己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江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樞江口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上遣徐達率張瑄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壽山嶽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驍參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上命院僉俞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獲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門伏殺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師東下聲

言援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九華山待之友諒果自率衆猝至伏發大敗之俘斬二萬餘級擒二千餘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令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億甚不能戰城遂陷雲與知府許瑗皆死之友諒既陷太平忌其將趙普勝彊威誘殺之令別將守安慶友諒寇大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位彌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槓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

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群臣立江岸草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中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 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回士心

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城濠塹深固賊前來漲以舟泊乘城乃為所陷今往攻之卒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自將禦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殺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閻舊嘗事友諒遣令齋書往必信來無疑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 上曰遲則二虜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閻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閻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閻者諾歸具以

告 上曰此虜入吾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
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
路 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馮
勝華高壽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等
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
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偃黃幟於山之左偃
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
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
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
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譙呼老康又
無應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彌五王者率舟師趣龍江
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紮茸甲張蓋
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其蓋衆欲戰 上曰天且
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
西北頃更大雨如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
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 上命發鼓鼓大震乃
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
師並集内外合擊友諒兵大敗僅以身免衆潰趨新值潮

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權
梁鈞瑜國興等皆降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船數百友諒乘
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
嗤也令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
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
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頰戰益
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
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
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
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 上即命徐達
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仲守之前所遣胡大海擣廣
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
潰克其城改信州為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為樞密同
簽守之亡柯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
城走龍江 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道宜誅之常遇
春等力救 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賜弓絃令自
縊而擢用其子弟辛丑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
據草平鎮以逼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

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于東
津橋遂復玉山抵信州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
德濟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
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
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
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于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
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 上命三
人皆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為嚮導八月 上怒友諒
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稱犯我近疆殞我

金瓶梅卷三

七

名將又誘殺趙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
屬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通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
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搆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
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
悉師而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距江州五
里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挈妻子
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
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

金瓶梅卷三

八

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袁州歐普祥餘干吳宏龍泉彭時
中吉安曾萬中等皆遣使納款胡美使來請禁止數事勿
散離其所部兵 上有難色劉基從後賜 上所坐胡床
上悟許從所請賜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
江諸郡鄧愈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
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
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夜
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初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
襄陽 上命達固守江州亡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令
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暨達還友諒兵已
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人獲其眷屬十月命諸
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遂幸南昌胡美率眾迎謁 上
以葉琛知南昌府王溥吳宏歐普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
鄧愈既定撫州率眾來會 上於南昌十一月 上自江
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
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
時鄧愈駐師南昌倉卒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之
趙德勝攻城為礮火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蕃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弼八陣指揮者聚眾結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州三郡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魯萬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上與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弼不正宜先伐之陳

宋史紀事本末

九

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于二寇也遂決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感大作舟艦自帥兵弼六十萬圍南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友諒親督眾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等督諸將死守且戰且築城壕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甚眾城中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出戰賊將金拍揮操戈直前德勝射之一發而斃五月友

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臨江吉安二郡吉安守臣魯萬中死之友諒以所俘狗城下文正等不為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礮張弩射之中腰脅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弼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約降卒于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達建康時上方親張士誠將呂珍于安豐解安豐

宋史紀事本末

十

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上聞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金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獮于廬州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

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
 出鄱陽遂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
 鋒一巨舟賊死者千五百餘人 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
 還守建康戊子 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聯舟大
 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
 將張定邊直前犯 上所御舟舟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
 之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
 敢愛其死乃服 上冠袍對敵自投江中敵人信之攻稍
 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乘援舟集水湧 上舟乃得脫
 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
 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會日暮 上鳴鉦集
 諸將申約束明日己丑 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
 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多退縮 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 上命斬隊長
 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
 火攻不可 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
 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
 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魯等

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眾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
 劉基侍 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 上易舟 上亟入
 他舟舊所御舟以礮碎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
 舟深入敵陣搏擊之敵聯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
 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舡勢如游龍翻然而出諸將見之
 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永忠等還見
 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
 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
 口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貽友諒
 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
 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
 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
 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因
 舉隆興江西列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啟兵端既困于
 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擄數萬之命無尺
 寸之功此違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
 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
 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俞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

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大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上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瑄等悉舟師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勸上乘勝徑搆武昌賊漢者上心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死事臣三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將寇南昌時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搆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

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惟友諒最彊盛既敗滅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稱帝武昌上經理建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吳復率諸將親征之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將攻武昌甲辰正月上即吳王位二月以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敵據之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即奮勇直上酒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不為沮竟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騎獨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見牙將郭英從傍來疾呼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鞬躍馬至奮臂一呼陳應手隕上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敵岳州守將號潑張者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上遣兵擊敗之擒潑張悉俘其眾上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降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降陳氏將勇畧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軍門降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按堵城中大饑困

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瑒為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普才適滁理適高麗江西行省以友諒鑲金床進 上謂侍臣曰此何異孟詵七寶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上還建康偽漢將熊天瑞尚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據永豐鄧愈調兵攻討八月 上命常遇春率陸仲亨等往與鄧愈等合兵討之九月又命徐達及楊璟等進攻江陵分遣唐勝宗等徇長沙沅陵醴陵傳友德徇夷陵皆平之惟天瑞據贛州仲廉據永豐未下 上遣汪廣洋參議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守孤城猶禽獸豈能逸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曩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皆為我用縱有歸降者亦為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民何益於國廣洋至遇春等論 上旨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出降贛州平南安南雄韶州

諸郡皆下 上褒諭遇春等曰子聞仁者之師無敵然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軍以隆我國家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徐達遣兵取寶慶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膽皆擊斬之湯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荆襄以禦北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論曰元末群雄競起與我 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標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殲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于強弱之勢贖于先後之機我 聖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畜者乃先自相仇敵攻戰至無虛日至于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也願不能進

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
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聖祖出援安
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擣根本之虛雖天命
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器小而志驕
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
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
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
而後勝負可分邪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諒
者則以士誠之之遠畜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

卷四

十一

建康友諒既歸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舉
拳以東兵之乘虛為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事
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 聖心哉士誠坐守吳會
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
所興固非人力之所能禦哉

鴻猷錄卷四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後門人劉佩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初為鹽場綱司牙儉與弟士德
信俱以販私鹽並緣為姦利輕財好施與以收衆心元至
正癸巳夏五月士誠見斬黃汝穎間兵起聚衆攻陷泰州
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
元行省以左丞樞招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
乘間呼噪入掠城中俟招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
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
彌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賈詔諭之不
納詒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
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
兒孫撫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甲午
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爾之兵潰元命江浙
叅政佛家奴會兵討之士誠進陷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
刑部尚書阿魯募兵寧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

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元師進圍高郵士誠引兵
 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戰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
 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
 讒削爵去士誠亡命復集衆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蘇州
 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
 毘陵 上嘗遣使詣士誠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
 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賞
 勇先登力戰死之 上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八月 上
 遣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斷運使徐達將兵攻常州士
 誠遣其弟士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士德走墜馬遂被擒
 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擒張氏
 成敗可知矣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
 館擒其將湯某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
 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求退師 上復書數其罪
 累罪令歸我帥臣將校許領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
 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其兵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常
 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衆潰
 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珍入城助守丁酉春我

師克常州立常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守之先是張士
 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識帖睦爾適平章左丞相納失里戰
 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寶慶土官楊完者
 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參政至是元命完者引苗衆入
 江浙破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睦爾還守之完者遂駐兵
 于浙肆殘掠民甚苦之 上命耿炳文劉成等率兵攻長
 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炳文等敗之追至
 城西門打虎走遂克長興擒其將李福安谷失靈等獲戰
 船三百餘艘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來降炳文用
 儒士溫祥卿策分兵據守要害 上乃改長興為長安州
 立永興翌元帥府以耿炳文為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
 守之亡何士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率衆入寇屯上新橋炳
 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將費聚復追
 至瑣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上命江淮分
 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秦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
 擒其將楊文德遂克秦興六月命常春分院判官趙繼祖
 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秦望山拒之總管王忽雷奮
 先力戰會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遂攻城西門援

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東南要衝擢吳良
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母納逋
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備
禦甚嚴士誠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
士誠累敗勢日窘攻元嘉興杭州等路又為苗帥楊完者
所破乃請降於元江浙行者守臣達識帖睦爾願就招安
達識帖睦爾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之乃遣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
三公達識帖睦爾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專也完
者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
意遂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
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士誠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
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
爾功加大尉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俞通海孫世傑等
攻江陰之石牌海寇其帥藥瑞與士誠將朱錠等合兵拒
戰孫世傑躍馬蹈陣戰死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
誠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卒三百人

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七月
又敗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完者先以
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為所窘降于元然苗軍貪
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不能制陰與士
誠畚完者殺之苗眾潰散其部將負成蔣英劉震帥其眾
來詣李文忠請降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死士
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睦爾為所脅又以
兵迫奪嘉興紹興皆據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
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
驍營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
而堅未易猝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經必斷其
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
俟城中食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師
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珍與戰兵敗為所
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 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
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 上
不許遂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
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 上命國

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
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
冒矢后屢敗之又擊其舟溺死無數士誠以數騎遁去
上聞甚嘉獎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
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瑄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
援之奪堰水灌瑄軍瑄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
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
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從而擊之不武
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節愈引兵畧浙西臨安大破士

卷四

六

誠兵于開林寨三月士誠以兵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
迎戰大破之士誠又寇江陰蒙衝蔽江而至其將蘇同愈
建牙君山拍揮為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
計取之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楨整兵北門當其西北
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
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
死者甚眾敵大敗宵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
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奪氣還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亦
不敢涉江上矣 上後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為
詩文美之四月士誠遣其將字羅張寇常州吳復禦于高
橋擊敗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何世
明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
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張士誠復遣
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
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既敗歸士誠
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
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

卷四

七

而南渡運不至燕京大窘之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
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谷瑄
具舟士誠恐谷瑄掠取其糧谷瑄又恐士誠制其舟以饋
已不即奉詔違讖帖睦爾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運糧一十
一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
眾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
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自三路入援敵乘夜來劫營諸
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為樓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
塹以火舡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
過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
將英劉震叛刺殺胡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
亦叛殺耿再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率兵十餘萬
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
密通桐廬賊境衛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
貴虛聲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已出江
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
賊見勢轉相告呂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
得李公忠檄自信州帥兵未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
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金鼓鉦砲
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追
擊敗之屍橫滿野其先鋒爭渡河溺死者無算片甲不還
癸卯三月士誠遣呂珍率衆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
通遣使間道來求援珍攻破安豐後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珍大敗廬州賊左君弼遣兵助
珍上亦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
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貿易上聞

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又命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
興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叛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
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
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
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
里並五拍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濠塹整具備
上聞諸暨叛即遣使來議別築城守計使至城已完上
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癸卯上欲伐陳
瑄瑄遣南昌申勳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備禦至鄞
陽湖既戰亟遣徐達還守建康蓋備吳云八月上方伐
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脇元守臣達議帖睦爾為請封王
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
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達識帖睦爾久推虛位
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罪失勒令自陳老
疾避位去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幽達識帖睦爾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善花帖
木兒為請實授王爵于元善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
興逼取其印善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

不可得又脅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兵是自不取復犯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執我叛將譚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搆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援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逼我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先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當之再戰再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張彬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出嚴州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賊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

我敵譚玄以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逼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剖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八百餘匹輜重鎧甲如山捷聞上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群臣曰我朝豈為無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達征莊浪失律部將多誅達獨械繫德濟赴京上猶以救諸營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為謀主後士德被我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事泄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為我師

所窘敗又委政于第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王
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險邪惟事蒙蔽
故其國事日非 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
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 上命
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
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觀
望不即泝流上其為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
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
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
既克此自瓦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
月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
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
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
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
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
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 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
方曰汝非昔之吳越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

在鎮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
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
敦崇教化興舉學校脩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
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 上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
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
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
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
等進攻淮安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
庫籍甲兵出降華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
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
據後為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齊據之 上命李善長為
書招齊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
政督顧時等攻之齊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
面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齊降 上乃幸濠州首陵墓
宴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慟時已遙封楚國公後命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八月 上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

為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
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
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劫
奪寇攘而已友諒已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賴諸將之力
連歲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
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
舍關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為將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

本朝紀事卷四

中

石清廷戰破擒之九月薛顯分兵取德清趨昆山與敵兵
屢戰大破之遂攻其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吳兵吳兵
相視笑時覺其急急擊之躍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塞
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師之背也于舊館常遇春
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
其將徐義帥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以舟師
前奮擊焚其船敵眾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珍等以
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
地能躍起丈餘珍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

本朝紀事卷四

五

諸將以呂珍等狗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
麒舉城降 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
明遣負外郎方彛先詣師納款文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
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彛曰天兵如雷霆當者齏粉此城百
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
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
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
入宿城上秋臺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即磔以徇杭州遂平
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
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等擊敗
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
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畜等築敵樓三層下
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
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所出指揮茅成攻菱門中流
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酒
敵將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
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以
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成

周伐罪鷹揚奮興矣漢仗義群策舉舉所以克集大勳肇
 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沉毅有謀
 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群慝雖古豪傑之士不能
 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
 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
 浚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檄
 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
 塢擣其營中派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
 達幸其第視病病已革 上呼謂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
 通海不能語 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
 欲突圍出窺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
 嚴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持曰爾以猛將
 名軍中能為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刃馳鐵騎往擊之敵小
 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甚眾士誠馬蹶墮水
 幾被獲輿入城勢益窮感無錫莫天祐為士誠聲援其部
 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
 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賚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發其彼
 此所遺書盡得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乏甚督兵急

擊之或曰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臍也遂併力攻齊門克
 之擒士誠及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
 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執莫
 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臥舟中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士
 誠自縊死 上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
 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 上召見降勅褒獎慰勞之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慮惟漢與吳當
 時論兵種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才畧大非
 友諒匹也友諒雖淺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吞海宇之志故
 其用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懼士誠真自守虜耳撫吳會
 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顧惴惴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
 窺金陵此豈有遠畷者哉觀我 聖祖翻陽一戰亟遣徐
 達還建康及友諒敗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為驅感武昌計
 而亟班師東下者蓋奉奉以根本為慮雖不欲明言其故
 而其心未嘗頃刻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
 時如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
 湯和輩善於守禦我 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然兵
 家之策不當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與達識帖

睦適往復爭求王爵此駭孺子之見也曾是而可以成大
事乎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大一統之業故奪奸雄
之鬼而拂亂其所為如此不然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
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
揣二虜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
兵先後確有成筭非 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
好施能以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
死而不受街壁輿視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
士哉

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國珍浙東台州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
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珍漸驕橫壬辰春元以恭不華
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
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珍疑懼遂劫其眾下海入黃巖
港以叛恭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
來歸谷珍不聽拘大用不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
港犯馬鞍諸山恭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
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

功不克吾死以報國谷珍使其黨陳仲達來偽受命恭不
華張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將與谷珍舟遇呼仲達語仲達
目動氣索恭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所格殺五
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過谷珍舟恭不華瞋目叱之奮起
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事聞元贈恭不華
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
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
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吞里失里招諭谷
珍請降然心猶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
恭不華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參
愛谷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珍徽州路
治中弟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谷
珍仍疑懼不受命擁舡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
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谷珍遂執元元帥也忒迷失
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眾入海以要詔命元
復以谷珍為海道漕運萬戶谷璋為衢州路總管自是谷
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
羈縻之不問谷珍仍叛遂據温台慶元等路戊戌 上

取金衢寧婺郡遣典籤劉辰使谷珣招諭之谷珣與其
謀曰今元運將終群雄並起惟江左猶令嚴明所向無敵
今天下婺州料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
有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已亥三月
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為質
上曰自古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固變為交臂由未
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
何用質子為我乃厚賜遣還之谷珣又以金玉飾馬鞍為
獻 帝曰吾方有事四方重需者文成材賢兩用者谷粟
布帛珣玩非所好也却還之長初至谷珣所谷珣飾二
貽之長却不受谷珣漸而退太十二月元復以谷珣為
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珣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更
以谷珣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高
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珣谷珣及谷珣子明善俱平章政事
初谷珣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借我聲援以藉
元及元屢加命谷珣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處無內附
意 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服往討嘗遣使招之谷
珣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

以書責其懷詐反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
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珣方據明州 上
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
討之禎引舟師乘潮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車
廐會降卒言谷珣已遁入海島禎勒兵尾追之 上又命
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珣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
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
向台州谷珣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谷珣奔黃巖
谷珣初欲遁去會谷珣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谷
珣堅守勿去谷珣遂據黃巖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
叛去者亮祖等攻之急珣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妻子
出興善門走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
祖撫定之遂徇下仙居等縣谷珣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進
至温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珣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
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
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紫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溫
州獲其負外郎劉本善谷珣等遁去亮祖入城撫其民分
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嚴明善于樂

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遣人
行書招谷珍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珍乃遣其
弟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巖谷珍與其弟谷岷率
部詣和于軍門和乃遣使送谷珍等于建康得器械舟
楫以萬計浙東遂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
營為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或定伯之
畧持元人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人處谷珍一事
而知其必亡已矣招安大盜已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

之既從而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
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取損如是
邪不惟谷珍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莫不
而不稱兵也况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諉之勢有所不能
而谷珍作孽時則汝穎蕪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
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邪觀劉基之言不用
則知谷珍之必不可制觀谷珍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
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谷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
不赦觀其遺還質子之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

量帝王綏世之畧乎雖然谷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
揣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
旅歸附不失為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終不自決
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平陳有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陳友諒攻陷
汀州有定赴義兵奮與復士寅夏遂率眾攻友諒汀州復
之事聞元即以有定守汀州有定滿腹憂迫會福建行省
平陳有定不克以兵畧汀州有定遂率眾攻友諒汀州復

知其私屬不從今者雖欲觀震閩中甲辰夏
上既陳陳友諒圍汀州乃不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
城建陽崇安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
湖深為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祖取其縣邑
數未入寇澤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
四萬屯錦江述出深背深遣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
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遇之深
為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寶鼎歸漢故事
論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召深督迫遂殺深 上

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敗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為叅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役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責受下機郡邑為家資驅官權為臣壽言為國心實非命再誌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唯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傳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誠之曰有警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塞佯言奪海舟赴潮下霧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遣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奪驍潰良迎戰敗績兵遂圍城良誓死守翰旬月部下有叛者遂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北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

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珙乃遣使招諭之有定不從誓眾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化 上乃命湯和率眾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逼其西門有定勢窮感知不能禦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師和等整眾入叅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復甦和遣人械送京師有定子海聞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并執之分遣使往撫將藥將士諭勞居民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不降復率眾寇延平王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金陵橋負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劍南平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禎禎鬻其肉以祭父深云 論曰陳有定方谷珙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彌權力以糾眾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 要之二人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 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癘疥疾耳故命將比伐而以偏師定之 雖然使非 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慄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於為尉陀哉漢高帝滅秦滅

項平定中原而尉陀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獲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聖祖之南征北伐並秦膚功矣海水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韓撫兩廣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珍陳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為征南將軍周德興張彬為副將軍率武昌荆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陸辭出環以兵向永州十

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 上即命移師自福州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陸仲亨胡道治兵贛州由韶州

為犄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

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州城鄧祖勝山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

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琛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茱萸灘元叅政賀興隆戰死遂克寶慶元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

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于湘鄉三月廖永忠

朱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真初以舉義子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撫撫安撫惠二州民嶺表多歸之或勸為尉陀自擅計不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兩郡縣戶口錢穀申兵數并上其印章遣人奉表納款永忠

至東莞真遂率官屬出迎後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息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詔升實融李勣事褒美召入朝

賜金幣授江西行省叅政封東莞伯禮遇極其優厚永忠既定東莞進次虎頭門元守將盧左丞張元帥各以所部

入廣州陸仲亨胡道亦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又攻下德慶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之龍潭先

是 上勅仲亨等曰已命楊璟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贛兵由韶州直搗英

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 上所詔果與永忠等師會元廣州叅政邵宗愚既納款猶懷疑貳擁兵

眾不下永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之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復聚眾作亂南海人麥

祖以魘魅術畜蠱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檄

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耿天璧擊破之又招諭諸蠻廣東之境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衆繼之遂克永州元守將鄧祖勝飲藥死其叅政張子賢元帥鄧思誠猶巷戰兵敗被執百戶夏昇論璟降璟以丁丑守永州自引兵向靖江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既平引兵由肇慶泝江上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遂進逼藤州元吏部尚書張瑄奏請帖木兒以便發行省事于廣西間王師至藤州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死永忠亮祖駐師藤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楊璟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璟屯北門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大振初上勅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遠

在南方破裂割據民患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等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阻向化之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斷其聲援無有不下者廣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循海州郡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守仍與楊璟會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至是一如古言諸將圍靖江已二旬璟論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開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立廣攻開口關緣守操兵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為城其水隘璟部將胡海獲元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為內應榮射書達璟營約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維城出見璟備言儲積贖乏人無鬪志有可取狀璟乃給皮帽百餘為識使歸約以四更攻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次之自八角亭梯墉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開門出走璟遣兵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兵入張彬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陳瑜帖木兒

化董丑趙世傑皆自殺論入城功以胡海為首環送也
古尼至京師遣兵徇柳州下之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
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赴軍門降
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泰政張那
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真守之遣耿天璧討元
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李左丞拒戰天
璧擊敗之遂取賓州阿思蘭知不可為遣僧保以象州降
藉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
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論曰平嶺南功廖永忠朱亮祖楊璟陸仲亨也朱廖
既平廣東復會璟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
故成功之易耳觀張彬憲詔已者誓欲屠城及城下終不
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奉奉以
不殺戒諸將固諸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吊伐之仁也
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道進兵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
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卒致成功不爽毫髮此其聖
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邪知人之哲用兵之畧可謂
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息民保境又能識 真主順天命

平之備極榮寵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鄧祖勝賀興隆張
普顏帖木兒元陰董丑趙世傑單皆知元命已訖越後
絕非有祿爵之異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高報
主雖有違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京山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校

北伐中原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獎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財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

鴻猷錄卷五

必有名世之將以為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于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谷珙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為征虜大將軍遇春為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由淮入河北向 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莫如大

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繞過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遠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閩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令教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將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傅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命遂出師 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

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倫瀆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司事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而美稱假元彌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為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

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及南方盡而我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而我警擊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隕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璟經畧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澤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魯院

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
所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壽
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行聖公孔希學率曲阜
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
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撫定之洪武元
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榮甫死之擴廓帖木
兒退保晉寧關與緬高合兵拒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
五里合軍填塙壩進元守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
華雲龍守棣州遂引師西渡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導
師向汴梁父老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募城
走乃徇河南洛陽等處 上別命鄒愈帥襄陽安陸景陵
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
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
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刺
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亮康茂才耿炳
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軍進
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
元將詹同兵會達軍于城北元守將李克彞出走梁王阿

魯溫出降河南平乘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遂
破潼關入之達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
降元將潘恭兒牛叅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
亮守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
之不從至是城破被執 上釋而用之戊申五月車駕幸
大梁以大梁為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府以陳德
署府事留狗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廣師旋 上命為河
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馮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
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率
茂才等鎮潼關論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
思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
穀嚴守禦俟大軍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
秦人自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
文輝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瑄等
將兵至鄠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登封諸
砦堡皆平元守將李克彞棄河南奔陝入關依李思齊七
月 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平諸將自陳橋入陞
辭 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將取元都而諭之曰朕

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趙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怠荒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安其業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 上乃還京命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檄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于東昌薛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追及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周頊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玉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等用為嚮導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時諸將駐濟寧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極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淺勒取五千夫濟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克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遁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進至河

西務元平章俺普朵兒只進巴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 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成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詰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為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况不殺之訓所以誅戒諸將者動拳懇切悉出由衷雖湯武訓春見有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吊民伐罪之師豈有毫髮愧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况汴京一幸足以係中原之心而命馮勝駐汴梁留鄧愈駐襄鄧分布遙制皆有微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英雄之畧豈淺識之士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卻雖一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千古也吁此其所以為獨稟全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等處
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遇元平章
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
溝高壘而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
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
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教
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
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
擒元宗室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等
華雲龍等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
議北避兵達明召群臣會議瑞明殿門閉有兩敵自殿上
出元主歎曰宮禁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朕也朕
豈可復作微歟噤聲事和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
樞密院事黑厮官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
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柰何去之皆
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建
德門出由居庸關北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
遇元兵達令尹堅衝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衛刃

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
諸將填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准王帖
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
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
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高籍寶物及元宮殿門以兵守
宮人妃主令其官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
加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不是過也達下令凡元朝
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凡籍中違者有蜀元翰林
待制黃般仕取出現欲自投井為其僕所守乃詒其僕曰
吾甚愧何從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般仕
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
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
遂往見達後仕 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
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都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
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命通源等帥
師進克水平常遇春等皆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
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命常遇春二柳亭命諸將分守
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達將萬

騎未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仵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由遵化度廐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未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和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論曰我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雖天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亡餘孽猶能跳梁踰蜀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憂至此也乃既不帥衆以禦此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駑群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成之下未

間有建牙開闢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真所謂持沙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遠哉吁人謀之不臧蓋即天命之不佑也雖然師直為壯曲為老中國之非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為竊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何詞蓋心慙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若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至于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邪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畧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 上命達留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十月上命馮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 上俱命而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由懷慶徇大

行環以兵會澤州宗異至武... 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十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斃子城破其閔元守兵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又進攻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遣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畧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塚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遣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環大獲憤遂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素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請為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噪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踐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為亟納鞵未竟蹕一及輪帳後得驛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怡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貞兵於是博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 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 上嘉其節起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上遣勅諭諸將於大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瑄清湘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遽定賞而大將軍等威朝未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環出澤州趨潞中雖少等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環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環居和下協心同力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嫌違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遂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獲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而晉王傅燕山西行都督府事宣德大同於是遂與諸將議以

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

攻陝西

上命達以康茂才分兩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回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關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蓋往救之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

劉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為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餓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至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畧宣大或出

荆皆可徑擣太原豈不尤為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徇

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真保河間未定西則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宣大也又據夷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擴廓帖木兒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西矣不虞群醜西逸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通播之餘復燕京於既失為謀已踈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莫逃于徐達

之預籌矣如之何其不敗邪乃違為此謀蓋有得于豫
伐魏致禱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
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勦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
出者已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
後孰非 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
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參將馬宗異先渡
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眾夾武功東川

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都將耿炳文前
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
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
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討大軍
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
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備築
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
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
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 上以書諭之

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
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
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
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
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
勦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
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
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
翔必遠入沙漠以畜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疑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
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
不樂久處其心巨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不能相保
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
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
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
入吐蕃思齊疑不決及馮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
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
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

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聞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處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榜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華昌其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眾來降後為臨洮衛指揮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

東漢書卷之

卷二

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八見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屈強奔漠北者為優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帥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為擴廓帖木兒所誘恃擴廓及賀宗招為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還師趣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

路俞通源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魚獲其小元帥張五十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汝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馮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甯正守邠州葉國珣守彭原遏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還兵驃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

東漢書卷之

卷二

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上竟以前浙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招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為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

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走
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畧晉寧賀宗
招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衆三萬擊敗之宗招與其黨
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
又以徐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
隸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衆寡不敵難與戰然敵遠
乘不知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
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嚴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過
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今時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
徐總兵將大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
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臥不覺遂卒擊却之溫又
屢乘急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
去還甘肅虜退張溫執朱祐數其醉臥罪欲殺之知事朱
友文諫曰當其時新祐以狗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
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溫悟杖而釋之上聞
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諭長官賜友文綺帛錢溫功陞
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
如賀宗招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擁衆然非我諸
將敵惟擴廓最強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子
也勇畧善用兵故以通播垂盡之勢猶能轉關千里屢挫
不棄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劬獨隴右之克甚艱至多斬
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暨其祚終運訖卒適沙漠而不
為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 聖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
保天下奇男子也豈非深羨之邪使擴廓得從 聖祖功
名不當在李傅湯鄧之下而甘心從夷沒為胡鬼良可惜
也雖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食元祿則元亡
不死即北徙為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王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率兵起王珍集鄉里
壯士七青山結柵自固未幾歸徐壽輝壽輝遣其黨倪文
俊率王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王珍守之文俊還及陳
友諒殺倪文俊王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
之歲壬寅友諒弒壽輝王珍謀討之不果乃以兵守夔關
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公置

守成遂自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珣稱帝於成都國號
 夏建元天統後玉珣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偽
 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 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龍
 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反覆譬曉昇幸於群議
 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為臣下
 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
 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
 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偽平章蔡琳遂入
 馮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
 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
 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
 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
 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兵
 纔三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
 間道走寶鷄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壘急攻之興旺等
 發巨木撞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
 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
 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然山上友仁見之大驚敗天

虜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
 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將莫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
 之役守將陳聞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
 十人送楊璟斬之十二月 上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時
 入寇乃親祭告 郊廟伐蜀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
 副之率京衛荆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馬
 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顧時汪興祖等皆屬馬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師以從時
 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瞿塘傅友德至陝揚言
 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偽丞相
 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
 兩岸引鐵鎖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
 禦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
 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進奪軍屋温湯關初諸將陸
 辭時 上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
 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
 外直搗階文門戶既懸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
 耳友德受命行至是 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

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
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
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
世瑤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
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瑤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
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
至五里關世瑤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瑤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度青
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
故業留鞏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
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為固聞造
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
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覃屋茅
岡寨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僉事降其眾千餘
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瞿塘關
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
攻夔府南城岸璟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

鴻猷錄卷五

五

鹽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進兵
駐師大溪口欲俟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聞傳友德
破階文搗江油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漢州留老弱守關兵
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
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
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兵敗眾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
迎擊戴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
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
破之擒斬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
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
友德捷至京師上恐湯和等逗遛失機會乃述友德冒
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
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
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所
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趨夔
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知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奮進取
初友德克文州以朱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
瑤誘番眾數萬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瑤復合趙元

鴻猷錄卷五

其

帥大兵攻之城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劉忠
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邪世孫攻益
急顯忠被傷累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為亂兵所殺四月
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亮以兵開
道由陸路抵瞿塘從湯和師進取又令王成引兵由興元
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楊鑑率番兵二萬為
友德先鋒 上又慮襄陽兵出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
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濙管領嚴為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
至舊夔府夏守將鄒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永忠分兵為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為左右翼旁出
擊之鄒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將龔興殺溺士
馬甚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關以水峻急
又蜀人所設鐵索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
百人穿小舟衣青蓑衣綠山伏草木中行度關人各持糗
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險
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
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
其水寨將士皆以鈇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

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亡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
時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
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湏臾鎔絕鄒興
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
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
臣自歸州進兵由白益伐木開道出緘方溪亦至永忠乃
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
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
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
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
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
天門外明昇面縛詣壁與視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
和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
掠仍撫慰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
揮萬德送明昇并官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傳友德圍成都
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
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

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門約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却縣至崇慶州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械送京師留柏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為兵 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濠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 詔群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愛蜀孟昶降舊儀雜定之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自治國所為奢僭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傳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 詔儒臣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玦非有雄才大畧能與群雄抗衡者以我 聖祖起自東服於蜀為遐策友諒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 聖祖定中原清關陝明昇自

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楊璟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壽輩禦我 聖祖得手若傳友德之用兵誠為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為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濬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弼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 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偉度前代所希覩也

鴻猷錄卷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 亦文成門人劉佩校正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招未服為西北患元主北遁諸

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

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師

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傳

鴻猷錄卷六

乙

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

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

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招疑懼終為邊患下詔

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

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

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

破元沙不丁兵進接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蓋元魯

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

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

冊王鎮圭大圭玉斝玉斧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

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 上令免獻俘引見賜

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

食自便願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

問徐達復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

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江上迎勞之辛

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 上命馬雲

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殘虜未滅為邊

鴻猷錄卷六

乙

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馮勝傳友德副之副將軍李

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

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

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

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

擊虜眾虜一健將躍出聞文忠引方一矢而斃文忠馬中

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眾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

駒河朵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破

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狄軍深入戰死六年癸

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傅友德前鋒虜
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鄒寧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
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
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
不刺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
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
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
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
男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朵兒赤里等八
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蒼海復
等得金印玉圍書各一師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登
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
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
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番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
二年己未十二月 上以河峽鞏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
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
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討之擒
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

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塞公主山寨等處攻仄
山高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
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營邊境
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遼東命馮勝帥師討
之納哈出遁去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
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
至迤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
駐開平復西征寧夏平之
論曰我 聖祖於北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

開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奉道東西並出者
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
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為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為戒以不得已為言豈
樂勤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
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
輕伐惟此虜吾之世讐不可不嚴為備禦則我 聖祖屢
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
蓋其心即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

以垂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
 為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
 仇則我 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驗矣其與
 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
 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
 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為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為甚嚴
 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
 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
 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老
 而靈大之徵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灾矣種粟獨穀日異
 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
 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
 感也

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
 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台入
 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
 版圖歸職亦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

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
 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
 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饋廩有
 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
 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
 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
 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誦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
 及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
 以處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與
 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為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
 爭不殺未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
 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
 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
 月 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
 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
 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
 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憐覽輿圖
 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

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
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
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
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
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今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
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
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傳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
督部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
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
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
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
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
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
羅鬼慈范徒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
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
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
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
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過水陣友德欲濟

卷六

七

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沂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
山谷中為疑兵連理麻驚急操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
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
陳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
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
十人敵大敗生擒連理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
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
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
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
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
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
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悉兵
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烏籍
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
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
友德循格物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
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
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

卷六

八

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象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善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

漢書卷六

十一

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詔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霽翠華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徵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

漢書卷六

十一

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既世以五萬眾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掎角勢又以一軍令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暉明攻下關英見之踴躍呼聲震騰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皆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傳友德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娑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傳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畝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嘗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八萬二千石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益高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

及東川也諸蠻復叛 上勅侍友德曰諸蠻何官軍

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

其首長使之畏威方可也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

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

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

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閑索諸蠻悉蕩除

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

若通閑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

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

未下候三將軍師至合方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

等遂進兵攻閑索嶺及阿咱等諸寨寨悉下之斬首數百

獲馬牛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

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

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 上復降勅

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

心勞之也凡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拾擇馮誠守

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上官楊首

景榮點結其眾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面也各糾

眾至二十萬首會眾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

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

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備戰具

多置強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眾多應弦而斃伺賊

少急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因計時沐英駐

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

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眾駭

懼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師甸普寧大旗江川等處據

險固劫酋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卯

工印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

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

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難

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

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

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至

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高之而點蒼金齒之

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動兵至覆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 聖祖神謨聖畧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醜之民為文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諭傅友德出師之訓及前後所下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跡之險夷與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嘗竊為之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領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群雄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通咸安無

漢書卷六

十三

漢書卷六

十四

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酋帥遐遠未聞故茲詔示親宜知悉又遣行人楊載往招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麗諸國詔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蘓州崇明等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九十人捷至擢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封日燿為安南國王賜馳紐塗金銀印大統曆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燿已先歿姪日燿嗣立以寧護詔印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來迎請即授詔印日燿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日燿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籍額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獎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 上乃遣使賫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又遣使賫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

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燿計音來告且為日燿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賈詔往安南封日燿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燿率其臣出郊迎初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于壽光殿別設日燿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燿率群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翌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燿率群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燿為安南國王日燿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謙張以寧亦還卒于途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臣遊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國徽宗讌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讌曲傳四方以為盛美高麗慕之故緣為之記柱出以為奇不知蔡京為後世所鄙云初遣楊載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入境守關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釐之今秩復趙姓意將釐己以媢語谷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為動徐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

鴻猷錄卷六

十五

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復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刺禮八刺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歸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 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天變怒禍不能外詞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安南贈復仁黃金珠玩等物辭不受 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命書加賜遣還楊載既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國王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楊載累使外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

鴻猷錄卷六

十六

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不敢欺 上乃命中書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燧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主客部已受表曾魯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位禮部以聞 上曰烏夷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宋濂草詔責之問其弒日燧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誦詐狀勅下中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諤來朝貢方物且言日燧以盜死故 上以遠夷既嚮化仍納之

卷六

七

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燧荒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倘有少愆當自脩省以回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諤俱往諭之比入其境士諤棄勅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諤所在其待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懲士諤之詐不許陛見比婦又以勅諭之數士諤之詐愛待使者非禮且曰婦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無虞也叔明以已篡弒故心不自

安屢貢方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云行移字異莫辨真偽士諤非禮皆國王為之十月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來賀聖壽且許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賞詔印封為暹羅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徒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經通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安南真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

卷六

七

滿刺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班帝柯枝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母恩甘杞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天方湯泥百花彭亨覽那淡巴頂文達那蘇門答刺呂宋合猫里碟里古刺麻招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黠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屈察尼烏海刺竭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麻婆羅門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分為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

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
為定式安南陳煇弒叔明墓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上
置之不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
亂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神
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自當高
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煇攻占城病死海濱使來告哀上
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上因高麗使來不遵臣
禮以賄結廷臣胡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勅諭遣東守將
唐勝宗葉昇令絕高麗勿通使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

鴻猷錄卷六

九

宗昇所勝宗昇以聞上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
月遣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
自刺死高麗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上追封真樂浪郡
公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
貢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遣王惠寧王朵顏元
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奉寧衛指揮使等
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
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密又征罕東皆平
之後以元裔陝巴封哈密王置罕東衛以首目為指揮等

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
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為書諭之日焜
得書不服復書往復辯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
明地 上集群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 上製 祖訓
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
絕其朝貢

鴻猷錄卷六

論曰唐太宗削其群雄威如海內迨晚年屢伐高麗甚為
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聖祖即位之初遣使
詔諭諸國已不失蒞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
仍日本謫詐反覆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過却貢返使詔
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侵伐赴懇止於詔諭至高
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濮真也又容其上表謝
罪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邪夫以當時熊虎之
將席百戰之威其於慕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敵中國多
矣彼既不足為 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
益之功邪其以 成祖郡縣文也中國未嘗獲一粟尺布

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始謀誠
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
之梯航繼踵球珙盈庭如渤泥國王挈妻子越萬里而來
至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慨於其心也茲非內
治脩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和廖
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 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
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

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

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顧時朱

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
差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等
征北各振旅還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詔大封
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
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
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詔諸
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

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
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
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
進封太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今日所定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
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大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
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平今封其子茂鄭
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齊愈衛國公並食祿三

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穎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滎陽侯郭興輩

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
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
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
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蕪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
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
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為探謀之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聞當時無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為式製之先是廖永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月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顯嘗妄殺胥吏獸醫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皆無罪上封顯侯令三令其祿給養被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四匹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十月傅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廖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上詔諭諸功臣叙其勲勞曰朕為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爵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

東漢書卷六

廿一

漢真征高麗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謚忠襄有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玉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謙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顯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鄧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仇成張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鐵券得世襲藍玉以北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舻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鈐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

東漢書卷六

廿一

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
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彩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
觀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
欲保全之詔公侯顯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
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弼錢五萬治第
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彩段三十表
裡英等各有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誅胡惟庸謀逆故
肅清廷黨榜烈勲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

鴻臚錄卷六

廿五

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
文吳良沐英俱侯專簿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
氣封者鄭遇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郭子
興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
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
海征蠻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
千錠幣帛六十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或以胡惟
庸黨為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怒賜善長死

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
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庸譖之基卒 上誅惟庸
知基為惟庸所害甚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
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
緡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
彩段三十表裡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
封越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
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官給費樹
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為都督同知賜第

鴻臚錄卷六

廿一

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跋扈謀不軌事泄
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死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
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
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宣常遇
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宣河王謚
襄武湯和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
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
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夷其

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
其他可知 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
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陞辭又賜金幣楮
雖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
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
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
趙德勝等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有子
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
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歿不追封
五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
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豈人情哉傳友
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稽頃
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勳爵誠意伯亦復而
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
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祿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
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
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漸斬
則當俱從通減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

鴻猷錄卷六

廿七

有千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豈非
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為吳國
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不許善長
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丙午十
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稱吳元年李善長又
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方谷珣俱已平陳友定都
縣多下李善長率群臣又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援漢
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
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
儀而行不可草草善長具即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
官推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
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 祖考
妣奉冊寶上 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又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號乃五馬氏為皇后子標為
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為王分鎮諸省乃封第
二子棣為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桐晉王國太原第四子諱燕

鴻猷錄卷六

廿八

國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櫛周王國汁孫第
 六子楨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棣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棹潭
 王國長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祀魯王國兗州第十子
 檀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子
 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今移蘭州次遠王廣寧今移荊州
 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岷王雲南今
 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次藩王潞安次安
 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郢王安陸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
 春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
 四天封姪孫為靖江王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
 太子諸親王各派皆擬二十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為雙名
 上字下字則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
 仍續其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
 嫡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
 王嫡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子俱輔
 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百石奉國子
 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輔國中尉祿三百
 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

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女曰郡主祿八百石郡王女
 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
 縣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官
 室服色儀仗各有差
 論曰我 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裔之盛
 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豈非功高
 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與製名之義王
 儲之藏皆事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 聖神之慮燕詒之
 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立法有不容為其後計
 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 聖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夏
 遠法周漢之封建近循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
 枝固理勢所宜然者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益斯之慶且
 將半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
 其在先朝嘗為本祈燕夫之法又為限妻媵之制然亦但
 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聖祖在
 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為不可不預為之兩也

鴻猷錄卷七

京山萬依續

縉雲鄭齊門人劉傑校正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

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舊而北平

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元舊惟易瓦色十一年十一月定

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

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午 文皇帝既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勅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

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

等出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

皇帝不遵節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庶知其情

獎慰之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

皇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

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 文

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群臣多諫沮之劉

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二十八年乙

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產嘉禾異穎同德其三幹合為

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進群臣表賀 太祖大喜為詩一

章賜之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

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錫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嚴明堂

裡薦之重未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裕下民

之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

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

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

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祖乞廣孝得之廣

孝至燕邸薦郵人索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之至今使者

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

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

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

濶額如圓壁伏犀貫頂日覆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

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

四十驍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

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 皇帝位哀詔至詣王
入臨會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
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大統
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之邦邪觀
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
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蓋
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所為即後世之

鴻猷錄卷七

七

兩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
不符也蓋欲易儲者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
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况有秦晉二王
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
言 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戒曰臨難
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披剝具耳
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為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
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

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
柔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
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即位詔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
卿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為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宣
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

鴻猷錄卷七

七

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
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
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
戶部侍郎卓啟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相代
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泰等
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泰子澄一日羅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
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
重兵且素有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

畜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畜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畜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畜燕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為名遣將戌關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畜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謙貴為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畜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道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

鴻猷錄卷七

五

即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閔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觀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璈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昺謙貴使嚴為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戎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為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湘王相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 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奴輩乎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物係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皆戮之有詔誚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

鴻猷錄卷七

六

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易謝貴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易等皆歎息著誠密語易非
 真疾也彙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
 意 成祖初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之始擲
 一錢於案即視 成祖曰殿下欲為帝乎 成祖斥之曰
 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為天子曰侯鬚及臍即正大位 成祖日夕視
 其鬚及臍矣召示之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
 臍矣殿下何仰首邪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為力稍
 難耳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亡姓名佯狂謔誕語多不
 倫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
 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王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
 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
 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
 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
 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詔
 王多以罪廢又聞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
 過狀建文君怒殺心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
 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
 往建燕府官屬密令謀貴張易畝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
 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比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
 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
 毅問之信以告母孀曰不可吾故聞燕王富有天下王者
 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有勅使趨之信
 執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
 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
 殿下 成祖伴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
 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
 至謀事適簪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
 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却見 成祖曰
 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
 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
 人各言曰臣為布政司吏李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皇

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速殿下朝使今將至矣朕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而者遂令王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讞貴張昂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讞貴張昂餘無能為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休所讞者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昂等所逮者貴昂必來來則擒之壯士力耳是月四日聖申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偕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姓乃至衛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 成祖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碗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之 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昂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為爾間又曰吾何病第為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讞貴張昂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昂移時

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昂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 成祖即披髮伏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連削奪策齊泰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畜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閭閻之中雖至愚者不為也此豈非有鬼神佑臨其間而天將啓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

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不與不為周之遷則為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為其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諸王繁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惇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成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吊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鍊子寧在吾嘗用之則聖心穆然可知已又可以疎間故而後之哉

轉戰山東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恭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擢吏李友直為布政司叅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綸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

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叅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時都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 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趁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

不遠錄卷七

十一

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 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徇乃率衆三十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成祖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

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
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
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
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
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審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
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
合意不及此未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
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
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
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
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謀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
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
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微矣乃馳援永平高等
望風棄輜重道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死遣
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為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
駐師河間不進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
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

鴻猷錄卷七

七

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
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
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
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
中遂以寧王歸分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
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翟能方戰勢甚銳景隆忌
沮之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為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坝上與景
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
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祖居寧王於北
平諸將服 成祖謀筭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
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
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
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
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
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
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
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為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

鴻猷錄卷七

七

也宋忠輕躁實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榜
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
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為先鋒
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
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
城 成祖率衆乘之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餘
衆悉降兵勢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
敵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苦寒之地

不鳴鼓錄卷七

五

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
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援大同 成祖乃
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
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
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
中人知其不祥乃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
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
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

而違衆郭英老健退縮平安慢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
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入衆
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
專分数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即敗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
甲兵糧餉適足為吾之費耳爾等但矜其練馬聽吾指揮
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敵為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
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
至 成祖與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
坐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虺擊鐙鐙作聲弓絃皆鳴 成
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水灌而前鋒已未日
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吳瑄等合兵六十萬
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吳瑄等身處之所向
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殺日已暝兩
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
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
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翟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
寬樓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

不鳴鼓錄卷七

五

王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
 中保為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
 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
 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
 所佩矢三服射中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
 稍却馬阻于堤幾為瞿能所及平安運槊馳捷所向無敢
 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斫兩指未斷自斷
 擲之袞衣暴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
 祖合 成祖方為瞿能所窘被斬後騎百餘人南師將俞
 通淵陸濬騰聚復引兵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
 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
 突入馳擊與高煦騎相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
 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
 服躍馬溺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
 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
 追至鐸山月樣橋奪虜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順其
 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頭降魏國公徐
 輝祖為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

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東奔諸將
 已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
 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
 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
 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
 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
 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
 為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
 勸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
 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
 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
 君以方孝孺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勳增損洪武禮制又
 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
 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
 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
 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
 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

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
 門發 成祖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
 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畜後舉 成
 祖從之師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
 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觀屯滄州 成祖既還師北平
 十月聞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
 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

不濡獸錄卷七

七

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况道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
 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
 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
 敵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
 城墮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
 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
 彼懈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果
 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
 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梁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

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啟程一晝夜行三百
 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
 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
 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
 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
 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
 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搗賞將士擢
 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
 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

不濡獸錄卷七

七

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
 庸軍合庸麾兵大戰比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
 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
 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
 翼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
 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
 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
 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

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猶玩

鴻猷錄卷七

世一

她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 成祖命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閱我無辜力戰為我而死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擔竭

力奮報且為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奮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急其軍心所謂攻其所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今合運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

鴻猷錄卷七

世二

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取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委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 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戚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比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敵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逆劫故爾輩得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敵能出萬死全一生此種軍法也自今身得屢勝之功毋率累母巽悞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戚庸聚眾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今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柰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

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澤泚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誤之謀報戚庸軍夾河為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爾猶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馳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驍其後必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闘矣明日與戚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敵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再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眾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張輔等率眾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勢擒斬甚眾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歛軍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從容去敵眾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遂擊太早故為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

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闕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
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
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
尋也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
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
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
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
萬級迨至漳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威
庸軍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
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而
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
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
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
我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
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
擁十萬眾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聞之今久不出將
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
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

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眾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
即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
果以兵來圍三月謀報傑等軍漳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
千里來戰患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天可緩和
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敵矣乃先策馬渡河
河水深壓騎與由上流並渡過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
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
親率數千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
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
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壓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
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敵
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奮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
數百循漳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
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
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
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感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
城下又擒其驍將鄧燕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

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蒞之貽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謀者言朝廷已竄遂齊泰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木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實死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斲臣不敢為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為憐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急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嵩貴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嵩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嵩濱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乎嵩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嵩為奸臣未游說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嵩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嵩真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太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重安厚臣一旦為權奸詭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為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以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嵩歸至京方孝孺秘就問燕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眾驕惰實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嵩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

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崑受燕賄故為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和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燒然為所擒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鼈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索

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黨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書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為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忌之每讒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殺世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奮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即父故知之孝孺遂為書貽世子今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千戶張安貴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疑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效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

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蓋善鎮保定謀報真定賊將吳傑等遣將章諒以兵萬

餘轉赴房昭軍 成祖曰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之而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我崙山

下令勇士奉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唐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為文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奉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

東兵乃擗師厲衆為復出之計 成祖既西破大同東却遣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令班師此孫贖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恐南師乘間以構根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

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
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
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
始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眾連兵而徒
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聞知 成祖乃得以從容破
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大抵
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至相忌其成功者
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奮真定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

鴻猷錄卷八

三十一

可也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矣而敗之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算無遺策料敵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
能相救盛庸既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
邀餉道遣劉江之還保北平圍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林
永平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於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非順
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鴻猷錄卷八

京山高低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 校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相難者在
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子出師為誅姦惡扶社稷安
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
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縣後移營沙河召李
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

鴻猷錄卷八

三十一

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擊之至午正月李遠兵至
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冰渡津
沱河半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繫馬林間以步
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
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逐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
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今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遣
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
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

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
 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為
 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
 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
 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
 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
 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
 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遷善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

漢書卷八

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
 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
 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
 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
 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
 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
 以頭觸柱而死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
 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
 人欵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

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 成祖曰欵台以十二騎破
 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
 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
 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
 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 成祖欲驅兵南
 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
 掩襲柰何 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
 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
 之城中兵不出乃燬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

漢書卷八

王

不為明日復知之城中不為憚憚開門以兵五千出追
 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 成祖親率勁騎馳西
 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
 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
 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閭子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子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
 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
 騎百人哨去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裂隊徐

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莫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規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眾來追莫英連舉砲敵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謀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大多必驚潰矣莫英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班師侯獲舉成祖不德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棄之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綠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之敵眾以為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獲敵眾還走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成祖以

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成祖相距十步許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矣此機會罪安逃乎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竟所與卿等同也

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成祖遂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眾清還敵眾圍之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眾披靡敵欲南遁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成祖令陳文為橋渡師南師至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

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是南師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當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為營塹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謂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為宗社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遷渡河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謀報南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即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為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成祖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即出

擊乃親率衆往逐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為二敵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 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塹皆滿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官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比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罹權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諸將艦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陣以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

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下掖之登舟車
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逼其援兵乃以師
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
險或欲以淮陽為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逐
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
下恐震蕩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糧充足若攻之不下
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則淮安
鳳陽人心自解我乘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蘇松以
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
久則必有內變於此時索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
然後謁 孝陵朝 天子教寓衆曲以白此心而後 皇
考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典卿等還守
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
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
王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禮
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衆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

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
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
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
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
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
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
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
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
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
至長江天塹比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
知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
兄弟頻見成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
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
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
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
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去且
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姦臣
 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
 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侯遠方兵
 耳我豈為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口為我
 讓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姦臣所惑耳
 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
 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
 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舡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
 飛渡哉六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朝廷大
 臣多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其舟至江
 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子與若等不得已
 為救袖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
 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鬪不可不慮京
 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
 殺無赦此外秋毫無可有犯今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
 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舡艦相銜旌旗蔽空
 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
 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眾以禦 成祖

應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
 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軍騎道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
 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
 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
 江中鎮江城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童俊遂率眾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鐘山瞻然下淚曰
 子往渡江即得入見吾親比為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
 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
 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皆降甚憂其難細聽
 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謀之曰壞
 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郭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段景隆
 幾犯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
 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人
 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建文君疑之盡發軍民高
 賈晝夜撤屋運木盛夏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民雖於
 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撤廟殺兵民修
 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
 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

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
士馬以為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
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
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
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成祖曰公
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
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
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
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
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
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日不敢欺也
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
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于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建
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具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當否
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
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他
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蘇恭子澄等皆從

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輩今乃皆棄我去耶 成
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
者功高必斬是日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即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
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
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
懼既知為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未見 成祖
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
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
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謾羅禍不得已舉
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
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
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倉
卒獲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 太祖顧命時以
小篋封讖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
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
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遂入京
成祖望見宮中大起塵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肉

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
為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
翌爾何不亮遠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
修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經
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
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
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
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
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詔孝孺持亡國斬棄

宋濂蘇錄卷八

事二

上

服哭學宮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
王死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
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燭謂
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
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韓將士慰撫京師有
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
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就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不
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

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焚刈
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比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
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
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
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眾民必待四方之服而
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
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畝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
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

宋濂蘇錄卷八

上

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耳
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取得其柄今帷幄
之算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
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
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
於先而盛庸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
而其為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
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
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

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景隆為文武全才致債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猶循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衆謂焚死 成祖命有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成祖即大位 成祖曰予始違于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姦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于天今續

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

群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况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狄天下望 成祖不許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成祖曰吾與爾等初舉義奮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戊辰諸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 成祖猶不允曰昔元祚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

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震懼不知所措國中群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

乾諸王次第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傍徨惴

懼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

艱辛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畜清姦惡匡少主吾之本

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夫

天位至重吾豈虛為謙讓誠念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

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乎雖

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殿下德為聖人在

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 殿

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謙以昧天

下之望 成祖猶固辭不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

駕出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謁

孝陵邪 成祖大感悟遂謁 孝陵畢歎歎感愴悲不能

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

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

王群臣既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
辭弗獲勉狗衆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
天殿即 皇帝位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
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復周王
橚齊王檨各封爵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
政令條格悉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
諸臣馬興張得李諒蓋諒等製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
護衛為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徐
增壽為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居中效

東漢書卷八

本

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閉之內及 上至金川門建文
君將焚宮左右梓增壽至殺之 上特加悼故追封後復
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陞五福未能鄭
亨徐忠張輔陳圭孟益李彬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
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
淵等官爵甲戌 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恭黃子澄
至并執方孝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拍斥語
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
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為一族誅之按誅齊恭黃子澄練

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任卓敬尚書鈇鉉陳迪景
昭等俱磔戮于市夷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獨孝孺所連
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御史魯鳳按察
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
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
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
怒然以勲戚故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為
建文君帥兵守淮盡心乃事及 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
釋兵入覲殷猶擁兵淮上 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曰

東漢書卷八

本

始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無功
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
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為孝康皇帝陞祀太廟至是以禮官
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儀七月朔郊祀天地
預告祭 太祖配享釋前師中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
黃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其伍民兵悉放為民僉都御史
景清覘知建文君出亡志奮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
清恒藏利劍衣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
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

躍前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截利劍清知謀不遂
奮躍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
及御衣乃剥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 上
夜夢見被清仗劍逐逼晨過繫屍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
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連
及甚衆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
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
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
者被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
難諸功臣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
公歲食祿二千二百石張玉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
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歲
食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宣侯並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
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
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
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
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宣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
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

陳志遂安伯並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劉
才茹璫王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
陞賞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
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
部官改北平府為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臣議營建
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
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
皇后也其後 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
奇等輔太子監國 上出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
太子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
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云
論曰我 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
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牘文 太祖百戰以
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反側未安豈宜以蕩蕩之德臨之
哉非 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靖華夷則不有外變
必有內變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 成祖戡定之畧並垂于不朽云至制奪

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為
 迨變孽既成形迫勢感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
 有言殺運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 成祖謂
 陳瑛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宥而用
 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
 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
 法耳觀 成祖此言豈深有歲怒宿怨于心哉使當時諸
 臣工有能將順救止其間則方孝孺輩或不至受禍若是
 亦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而顧有獻譏譖如陳瑛輩
 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犂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
 偃疆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
 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達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福等陸
 辭 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為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腫
 河遇虜游兵擊敗之 衆勝渡河獲虜首一人福飲勞

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
 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首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
 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
 信宜且駐師候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
 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首為鄉導率眾徑薄虜營
 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達曰將
 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
 進不利奈何陸辭時聖諭誨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
 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

鴻蒙錄卷八

何虜眾大至圍之福兵眾寡不敵為虜騎所蹂遂敗遠聰
 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為虜所執死之全
 軍皆沒事聞 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
 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遠棄朕言拒
 命眾論不候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
 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
 此虜勢益猖獗為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
 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
 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

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潤澤海其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先鋒遂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榆胡山。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錄六師用殲醜虜山

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中糧炒多者許借債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之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畜矣。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寇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禿孛羅等帥眾逆戰。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

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飲
 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賜米
 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車駕還
 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
 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 上勅遣將嚴為備禦
 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
 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
 以北京為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
 遂以虜叛服不常議所親重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
 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造
 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或為資
 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
 憚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
 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
 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為
 重稍候經理有緒即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
 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
 中原吉等險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揚

幣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六卿議
 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臨平侯張
 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兼車運驢運分遣官各領
 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稍後俱車運
 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
 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
 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
 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
 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
 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濶濼海之
 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草畜班師還詔諭
 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
 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孳畜西奔
 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
 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
 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謀報阿魯台將復寇邊 上
 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
 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

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
台為瓦剌虜酋悅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
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
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
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寇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
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 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
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
幣并羊馬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
願為前鋒自効 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俟
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為先鋒五月過
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
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
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乃遣使
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無一
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遇且糧運不繼遂
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 上
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括

軍中錫為押以飲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使
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
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
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敵中國之力哉
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
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
一問其罪我 成祖比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
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比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關
焉 阿魯台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天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
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未附
故我師又得以奏濶濶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
俺答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
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
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鴻猷錄卷九

京山 高 劉 係 校 正

緡雲 鄭 文 茂 明 人 劉 係 校 正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詹易名查詐稱陳氏嗣絕查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懇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

中昌毅前大理御薛崇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季犛遣陪臣黃晦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難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眾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劫天平格殺之崇亦死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為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尚

古劉備黃福參贊軍務... 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 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主陳氏後意會朱能... 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 免乎亡何朱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 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 前鋒破隘留難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 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會時賊... 將... 富... 諸江為固綠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 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犛二百... 萬五錄富良江南岸列置橋取船艦列橋內諸江口俱下... 拜水以運舟楫賊東西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 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 招市江口造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眾于嘉林江沐晟軍... 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六軍營于城北沙灘... 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簾... 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 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

... 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犛二百... 萬五錄富良江南岸列置橋取船艦列橋內諸江口俱下... 拜水以運舟楫賊東西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 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 招市江口造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眾于嘉林江沐晟軍... 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六軍營于城北沙灘... 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簾... 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 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

以舉火鳴角為號四鼓都督黃中等衝收昇攻具越重寨
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
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刺
象為陣輔等以畫獅蒙馬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銳
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殺賊帥梁氏獻祭伯樂等追至傘
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
諭遣左參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
薄於是宣江沘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
獲通入黃江開海濤度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擊
之敗賊于萬劫江晉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王海口前後
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
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
用土人莫遠等為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江府
為江城賊集衆未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營舟師
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
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替我滅賊也五
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
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

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
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世胡等七人生擒黎季
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澹弟黎季純等
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
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五年丁亥
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
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
詔俟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
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
使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瑄
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
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新華等十七
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選文武
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
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
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爵級賞賚有差明年交趾蠻寇簡
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
幾交趾復叛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

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輔帥師往交趾會晟等討平之後交趾屢叛連年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送命累討之不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為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趾通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趾引還至京師宥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交趾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暲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况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趾極矣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暲表示群臣諭罷

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暲為安南國王罷征安南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虞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闢交趾誤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邊聖謨我 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首有大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霸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授霸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霸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燧

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漢羅首代以流官乃以事裸裎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懇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等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雷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偽真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戮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祭已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以

克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永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市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諳夷情也論曰高宗克鬼方疑即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己蜀道印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後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

贊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麗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
所能及要不失為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
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貽
夷庭執二首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算真鬼神
而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
此為何如也大抵夷性嗾然而繼主負悍而喜殺樂縱肆
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多簡靜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
雅安氏享壽土最久豈其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
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往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諳頗材武自負靖難
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扼戰苦久
所佩矢三束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鬪至 上
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宮
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營 上登極 仁宗正位備
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
太孫同謁 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
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

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 宣宗也 東
宮性仁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上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大臣
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 上及 后御
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
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謀
東宮事以聞嘗諧解縉泄 上往欲易儲語縉坐殿交吐
又諧之逮繫死獄中 上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
自安 上時令人伺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義夏原

往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諳頗材武自負靖難
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扼戰苦久
所佩矢三束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鬪至 上
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宮
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營 上登極 仁宗正位備
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
太孫同謁 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
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
復廉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

怒召至面詰之視其衣冠繫西華門 東宮總救得免
上曰此所為將來必不請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近如亂可朝殺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
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即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
宣宗時監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
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為偽都督樂安
州知州朱烜等為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輔臣
夏原吉等為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
輔縛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
無職激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是何言我彼借為兵端耳
遂與卿等議之計將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
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
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
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即告 廟率諸軍啓行以陽武
侯薛祿為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至城下有登城
詈 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

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
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蹇義
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
謀狀而六師奄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等制
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為
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
趙王連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
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
親也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辱待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濤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
索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
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
後欲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奇言
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
喋喋或請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
乃遣駙馬都尉素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
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
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伐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
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難師起李
景隆威庸以百萬之眾而屢劔者豈其勢之不敵哉人懷
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決計親征而
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辦和雖然天所興
廢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
奇之見而 宣宗之從諫不爽豈易得哉

麓川之後

國初麓川首思倫菴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
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
不能輯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畧取孟
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潞江仍
自稱曰法法夷王彌也中國訛稱為思任發云正統四年
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
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
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
刁賓玉嘗遣諸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

小鴻錄卷九

十一

小鴻錄卷九

十一

作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
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
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
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
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
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
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
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為費不
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
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
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
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參謀陸辭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
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
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
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
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

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
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
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往征
之思任復走緬甸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
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隰川宣撫司以緬甸宣
慰子銀起恭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為靖遠伯進
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
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
晟死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

大鴻猷錄卷九

十五

焚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
軍務兼督官聚為總兵官張軌田禮為副率土漢兵一十
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遂率梁渡
兵攻賊之乘勝進至孟養賊飲眾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
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嘉衛指揮使看亨皆
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
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
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
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恭敗之復據孟養

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首目得
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
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
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
南中官錢能會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
夷金牌信符所司忌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誑諸夷
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
率竄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

大鴻猷錄卷九

十六

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
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
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廢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戍
殺絕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
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晟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
王爵何為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
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
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

至裂茅土執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已之變
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癬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
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
恬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眾所推正統間
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
眾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長遠近商販至
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尋為警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

平福建寇

十一

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徙者日眾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
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
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
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
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
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
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
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
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

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
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閩俾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貴
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高甲後遂據沙縣勢益
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其劉其率兵四千
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余人伏左右
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
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
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作官軍大潰御
史王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

平福建寇

十一

至諭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
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
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
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
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
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
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櫻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
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

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通二賊並熾而我
 逗遛不進遣一節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猶然之遣
 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馬楷聞
 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邵武
 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
 趨建寧 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
 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璘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
 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為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
 久繫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與賊
 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
 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
 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
 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
 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從中說令攻城
 公悉大軍攻之吾為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印
 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詔軍門

賊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
 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
 於是楷等還趨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後
 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
 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
 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
 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
 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
 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
 眾者子鄧伯孫賊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
 璘等分道捕之三月拍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康
 氏偽孺女將軍康氏既寧人被捕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
 最駭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
 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至褒諭諸將以
 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
 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
 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
 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

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赴留
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未降大軍遂執鄧伯
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岩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
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灑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
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難制
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慎萌蘖而
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閩地遠自
朝暮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驅馳而師老寇玩雖
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灑之出值寇勢已乘撲滅餘燼
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專用中官為監軍間多作威福攘
將士功于戎務何賴焉是後也幸其諫茂七猶在己巳二
月中曩使更數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假南顧
矣不將有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鴻猷錄卷十

京山高岱編輯

紹雲鄭文茂門人劉德校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為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
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
九月率衆之雲和適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
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
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

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
人葉七為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
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介衆截路于車盤
崩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冠道梗
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
兵擊葉冠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冠近咫尺地方危殆
旦夕又為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
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

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舉
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後擁蔽希
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
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二都賊悉眾出戰官兵大
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
寇賊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極者
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嚴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眾數
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未
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陽官
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眾從之遂掠府城守臣
稷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奏議耿定俞
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
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
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
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
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灑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賊
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
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

鴻猷錄卷十

三

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亦
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
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筩三百五十面筩如牌製糊以紙畫
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
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
官兵陣于平地賊眾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
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
一千人持鎗者多為竹筩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兇俠
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羅水鮑村人父子
兄弟陷賊中者眾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
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
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
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
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
黃柏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
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餘十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
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勸之宜楷等奏報賊

鴻猷錄卷十

三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
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
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羅水青田等處未幾復
得 聖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宜
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
賡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寨出降餘黨
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
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
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

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
未為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
死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寇
平還帥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
策使屢遣而不以為贖寇屢叛而不以為嫌指老母百口
與之誓而不以為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
使鄒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
大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固守為幸

一出戰即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哉

己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
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紛紛休息生養為國朝太
平之極盛昔 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吾家事必賴焉
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
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 太后召 上至張輔楊士奇
等侍官人佩刀左右從 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

入責之曰汝侍

皇帝多不法罪當死 上及輔等懇救

得免仍命官人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
問內閣令列所議決事日上以所欺偽故 上雖寵任振
終 太后之世無失政焉 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
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先寇塞
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瓦剌其嗣主沙
漢在 宣宗時者曰善花今所稱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
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即統

權子阿魯台脫權死也先併有二人部落最強彌太師
主普花忌之異處不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
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又漸桀驁不
恭所司或約城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
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
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主振請 上親征令張輔朱勇
等治兵命邸王監國遂以十七日 駕行時事出倉猝群
臣未及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吏職懇留之不允諸太
監畏懼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主佐鄭奎學士曹鼐
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
天色慘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解下籍籍多
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墮至諸臣
上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
有謀欲擊殺振者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
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雷雨大作
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
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

騎還禦之與沒無一人返是日 駕至木土驛日未晴
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
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
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
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整衆亂無復行伍爭
奔逸勢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
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官豎宿
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
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
人遂走白也先第賽利王察其言異馳白也先遣會使中
國二人視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
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未迎送還之也
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
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
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
耳十六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
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
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

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暴創累累至訊之皆不知上
 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
 議命卿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立 皇子諱
 為 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
 請治王振罪 王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
 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
 王趨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
 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
 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阻
 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或就脫順解
 擊躐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捽令出亦
 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選執振姪
 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毆殺順
 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啓 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落事馬
 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
 衆翌 王入袍袖為裂衆論壯之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
 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矣陳鎰奉 令旨籍振并其黨

彭得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玩
 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
 馬萬餘匹皆沒官屬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
 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
 閉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
 奉命守城不敢擅啓校尉素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
 伯劉安等出見獻衣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
 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
 虜殺婦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
 將指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不應
 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猶兒莊九十
 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
 歌舞為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
 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
 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
 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即位遙尊 上為太上

皇帝明年為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
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
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至
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
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
大同以狄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
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
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為鑑專事
討賊後警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
登聞鼓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
壩上積糧多謙恐為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
月糧教其壩上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獲一矢徐
謙知 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下以萬計
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
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
仍出紫荆關北謙選京營兵精銳者三十二團營令工部
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

京師備禦召募義勇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倚
葺閔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
虜中往虜入皆宣為嚮導多反覆 上皇知之遣之南別
為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宣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遣使
至譟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
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皇猶在伯顏帖
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醴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
具左右惟校尉素彬暨哈銘侍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
泣 上皇問 太后 皇上 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
臣 上皇曰曾將有衣物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
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
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畜大事虜言欲歸我
卿婦報 朝廷善畜之倘得婦願為黔首守 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
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曰此固朕
之不明不能燭焱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
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言南朝我之世讐今

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番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遇實等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

不勝歡喜

十一

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事新招募武勇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錐楸遍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鏡大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首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皆厚賞宴

不勝歡喜

十一

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姦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 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千天然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為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 是信也遂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也

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款首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關 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避意遂居 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殺恩禮歲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鎔鐵錮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焚亡宗社豈不

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使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虛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 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之 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錮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 景皇帝監國時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即位遷廢 憲宗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還虛 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 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 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赴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軼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 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盍齒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以已巳議南遷 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

今故 天子不問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
 亨軌等曰兩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
 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
 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
 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貞曰宜乘此以
 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軌等然之計
 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
 成家之禍婦人不歸也遂與亨軌等往會曹吉祥王
 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
 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
 外夾攻事去矣鑰訖取鑰投水竇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
 分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不
 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門銅不可啓扣之不應
 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眾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
 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亨軌等
 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為眾俯伏
 合辭云請 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舉至兵士驚懼不能舉
 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 上皇顧問有貞

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眾挽昇導入 大
 內門者呵止之 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眾
 翌升奉天門武士以水擊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
 在殿隅眾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
 候 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
 貞等號于眾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
 班賀 英宗宣諭之眾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
 知為 太上皇曰兄為之善 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
 臣曰第昨日頗食粥無恙 上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高
 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
 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參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
 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后亨封忠國公張軌封太平侯張
 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喉言
 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
 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后亨等言雖無顯跡
 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辯讞不語
 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
 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

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籍其家
皆誦成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授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
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 皇太后詔諭廢 景帝仍
為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為 宣
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
熹年號 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
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
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
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為 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
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
下以今年為天順元年
論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帝不起
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我于謙迎立外藩
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 憲宗繼
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于 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
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
請于 英宗 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

已仍稱 大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
議者何奴奴為我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社稷
為重君為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虞 英
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
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
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 英宗復辟後勵精圖治大非正
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亦念其迎復功
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 英宗土木之
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于
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
亨軍營于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
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
之虜死數下萬計虜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
洪孫鐘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
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眾慟哭自焚荆關道
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

肆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輝臣累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候十七日出視朝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軌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辭使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永秉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胤為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上問為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水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即排貶黜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此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 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辭謝病歸 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 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為 上言迎立外藩之誣 上乃漸悟謙冤又繼譖為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

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其未期歲何賂之多如此 上怒甚亨等便首不敢對 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 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 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 陛下富貴耳豈有一毫而謀復之心哉 上乃大悟寢寐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闔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 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

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替人童先手出妖書
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為游擊將軍
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
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
請以盧旺守東河三月虜寇延綏 上命亨往德之童先
又力勸舉事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
為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
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
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
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
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 上猶
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
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
未上亨死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 英宗乃不
許至以臺諫言遂庶得其姦計而逆謀以著此豈非天哉
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大同為利害所

之哉雖然即反無能為也 英宗復辟後寵曹石
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
反邪夫以一跋扈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遠欲
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
而亨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辨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
于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 英宗之明
雖然納約自牖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

鴻猷錄十一

京山高傑

經雲鄭文茂月人劉佩校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
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
將麾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 駕奪門多藉此
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右身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
惟吉祥以底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

鴻猷錄卷十一

十一

地姪欽封昭武伯與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黠貨
無厭 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
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
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群下不當貪天功為己力耳
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
謀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群小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
下何地 景皇帝宴駕群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
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
何門也群小不過為其身富貴畜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

心哉 上大悟會右亨敗 上益踈抑諸稱迎復者吉祥

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

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

陛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昂孫鏜

擁兵入大內廢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為 帝事頗泄

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

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

及弟鉉鑄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門門閉不答欽

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策適杲出斬之碎

鴻猷錄卷十一

十一

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

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

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

遂執大學士李賢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遠杲譖毀遂欲相害因擲杲頭示賢曰誠為

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

可即請命欽曰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

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為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選欽等

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

殺李賢王躬不果賢被刃傷味爽孫鐘領兵至圍之賢躬
得脫走是日大雨鐘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
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鑄于
陣又斬鐘使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
衆蕃將伯顏也先繼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
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固治以安
反側之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書祥鸞于市
籍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
莊愍論功封孫鐘懷寧侯馬昂王躬李賢並加太子太保

鴻猷錄卷十一

十一

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
而土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為逆世豈有能
濟者哉王師捕誅如狐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
假令門啟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為之內
應雖天祚 皇明諸免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
哉其得蚤獲預焉而不大聲色梟殲群逆者謂非天眷祐
之不可也乃吳瑾之殺孫鐘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西廣巖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流
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
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欲藤
度峽礮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
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
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瞬盡也諸蠻以此為隩區
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安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
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
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億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十數處
峽以南有牛腸大嶺諸村皆緣江左寨藤峽府江之關而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蓋六百里
其中多冥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
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盤西姓為渠魁
力山又有獠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
諸獠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獠首侯大狗
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隴郡縣
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靡之時 朝廷北有虜
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殺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

鴻猷錄卷十一

十一

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
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祐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
招撫而為苟安長其然驚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捷
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
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
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
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為
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聞外之事

本朝錄卷十一

五十一

七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
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
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虔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
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因之如是乃可滅賊雍
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延而所至與我是煽禍也大藤峽賊
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

本朝錄卷十一

五十二

何煩于逐乎舍此不為而今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
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
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
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
月至桂林雍按苗籍與諸將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
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
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
夷藤天險重巖密菁人不旋踵且瘴癘為毒不可深入其
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壘莫若
也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終
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晝夜
突豈能為防哉兵法曰軍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
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麟高瑞等帥六
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
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平
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

江及龍山五七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警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七月邦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其勝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

鴻猷錄卷十一

七

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悍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彛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昂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奮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

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嶺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喬為吏目亦可羈縻獠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廢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論曰嶺南諸蠻有獠獠獠而徭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

鴻猷錄卷十一

腹食詭穢巖壑林箐之與居豺狼豺狼之與群本不啻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為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

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 朝廷委用

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
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
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
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辨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
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算已 朝廷用兵可不
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
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
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寇

平固原寇

九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
落把丹率眾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處關
城等縣為民獮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
胡俗射獵寘後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
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為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
以貳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後逋匿滿四
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
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為之泰亦列張把
腰事於介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叅將劉清初至指

平固原寇

十一

揮馮傑門飲諸土達賄利為飽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
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璽初
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燮檄移文
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璽索之璽素驕
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眾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
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侯璽至堡伴許歸罪有司始遣
其眾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劫璽號集諸土達以成子夏
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若干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
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
有峭山亦數仞山罅皆峭壁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
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
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巖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
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眾叛入居之李俊者
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多應之眾至千餘人叅將
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
沁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
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
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

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詐賊率眾出迎請降有卒馬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欺我兵至此豈可退逐麾兵追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乏器械執木棍聞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軍器械仗甚眾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為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為左右參將太監劉祥為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夜二鼓聞營外賊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遣

兵方畧衆懲前夫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畫者面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羗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夏正參議顧憲也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距緩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千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初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敵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斃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

毛忠敗死。又是月，募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
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
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即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
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
行，會忠報至。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
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
庸再出？大學士高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
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詔問忠
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

宋高宗皇帝卷十一

十三

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
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
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
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
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
回，璽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
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太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
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
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

山上者數千人，未嘗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語。
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
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胄馳逸門外，示武。又
要馬、文升、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衆入。滿四等訴被
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參將馮指
揮等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死。
又問滿壽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壽乞命。忠等遂納其降。
撫壽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
內有李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

宋高宗皇帝卷十一

十四

剿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
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
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傷甚衆，但不
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
即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
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為
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
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粟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
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

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
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
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
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
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今
日子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
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
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
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
發奮勇鏖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搗
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
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眾出戰官兵
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
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
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
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為陝西
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獲
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逸去

鴻猷錄卷十一

十五

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
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
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牆收諸軍士
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
走據葦箒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
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驥南斗火敬并各
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明年
正月葦箒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
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
固原千戶所為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
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
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滿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邇塞下王鮪
北泳越烏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哉今降胡多虞畿輔
之地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
滿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幸其
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而迄今晏然何哉

鴻猷錄卷十一

十五

五胡之蠻往轍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滿寇事重有感也

開設鄖陽

鄖在古為糜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鄖愈以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

宋書

七十一

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三省官又多譏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稱改元偽署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拍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

宋書

七十一

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搆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衆大潰追剿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偽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謀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播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礮于襄市論功劫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曰流民外聚山谷其始非擬為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棄來歸賊勢遂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鬍子遁為其黨所殺斬首山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其威所在驅迫賊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七何歲復

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亂策祭酒周
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
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
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
州事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
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
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
不親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
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者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
撫按藩臬諸巨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
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
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
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
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陝
西析高縣地為高南山陽二縣而陞高縣為高州又即湖
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
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
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

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
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
撫治八郡居鄖陽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
撫治傑還進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
民間之無不流涕為立祠為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
開府鄖陽遂為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
史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行之堂堂
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
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襄鄖恬不耕之土其于
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
之盪定者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
蒙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孽孽于承平者亦
深有愧于前賢云

鴻猷錄卷十二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安化之變

寧夏慶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鐸性狂誕頗自負術士嘗相寘鐸妄謂法主大貴又女巫每誑之神降輒呼寘鐸天子云寘鐸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以浮誕時往來寘鐸所寘鐸或中酒輒乘醉向景文輩言已當有天下正

鴻猷錄卷十二

一

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貲遷秩例周昂何錦寘鐸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為都指揮而景文等實主盟約自此寘鐸與周昂何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寘鐸等遂懷異志欲以討瑾而名舉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寘鐸等加賊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教又嚴為法徵寘鐸等仍計田歛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寘鐸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泰怒且謂寘鐸多奇徵可輔

鴻猷錄卷十二

二

欲盡殺諸守臣劫眾舉事眾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也遂歃血盟計定眾散去景文以事報寘鐸寘鐸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眾待報時游擊叅將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簡取銳卒而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鐸設宴邀總兵官姜某太監李增鄒某都御史安其核田少卿周某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是日周昂集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諸守臣督通事激之論以寘鐸舉兵意劫使從亂六十人者皆聽命乃焚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寘鐸已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景丁廣等即佯言有警報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甲閉城門截諸巷隘乃馳至寘鐸第寘鐸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即席殺總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其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殺都指揮等官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叅議侯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寘鐸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游擊將軍

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眾往保王宥僅
眾潰英奔靈州仇鉞帥眾還鎮真鑄令釋兵伏入入即奪
其軍鉞單騎歸私第真鑄乃遣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
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
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各以千計靈州戍將
史鏞聞變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真
鑄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為左副將軍
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偽署
都護總管等官令孫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
布遠近其百戶鍾翱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真鑄皆
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
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某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
兵侯勛參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
西官兵黃正等獲靈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畧舡
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真鑄令周昂給賞
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賚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
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以總兵官曹雄令盡

鴻猷錄卷十二

三

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為書密致仇鉞
令為內應真鑄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
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靈州真鑄等大懼遣何錦
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
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日昧
爽真鑄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
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
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
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
中外至是開門彌召楊真等徑馳真鑄第擊殺孫景文史
連等諸首惡并真鑄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
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真鑄并官眷拘繫之糧
參議侯某出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真鑄令
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卿等以擒
真鑄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
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眾心又往河口將巡
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眾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
輔等脫身走前真鑄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

鴻猷錄卷十三

甲

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開詢知真鑄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
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
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適至蘆
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戶
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
陳後堡亦被獲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
後至寧夏會合仇鉞于真鑄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
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真鑄所造旗牌兵書等物
及舊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貲財為亂兵所掠先是守

臣以事聞 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

月永等始至時城中客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
路守臣紀驗功次械繫真鑄及宮眷并首惡何錦等至京
師其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諸撫臣鎮將被殺者奏請署
置逐班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威寧伯張
永等各陞賞有差真鑄至京賜死何錦等磔于市
論曰真鑄狂豎子耳何錦等二三亡賴其敢于稱亂者有
所侮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髓骨可必其從亂而無
疑者然則禍亂之興無他民易與為亂故耳古帝王所以

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而拳拳于民心之固結者良有以
哉嗚呼遂瑾柄用于中而真鑄稱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
其機實相為通者雖桴鼓影響不若是速也乃寧夏西北
重鎮其控戎虜備倉卒所宜戒衣衾于朝夕者至數人倡
亂而上下錯愕將士皆靡然從風此其元戎之號令撫臣
之節制可知已卒之身死人手豈為不幸哉仇鉞不動聲
色而能立奇功于虎吻亦偉丈夫也非謀勇過人能若是
乎雖然真鑄腹心爪距盡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復不
備其輕脫寘謀蓋天奪其魄矣不然鉞豈能以匹夫而成

功哉 劉瑾之變

劉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闈被選入宮 武宗在青宮時瑾
得近幸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
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闈用事與 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
外目為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
為 上言私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擁虛
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如悉更置
令代者各入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信之

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訖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
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
不勝其擾 上寢不任用內閣旨多內批出輔臣劉健
遷李東陽自劾乞罷 上留之瑾與諸閣道 上以鷹犬
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為樂往往輟朝視事臺諫文章論
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憂甚語及輒泣下十月以郎中李
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謹等而屬疏草夢陽詞
甚懇事下閣議 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
疏請如臺省議 上不允時瑾革業已寤甚求留都安置
不可得於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 上令太監
李榮手諸臺省疏召文等文與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恐
或咎文文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
順門榮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
奴儂事 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俟 上自處耳
衆懼莫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辭小
盡感亂政狀語雖正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榮曰疏備
矣 上不過欲少寬之於是衆開然退榮入 上見衆不
力持議意遂安瑾等即環 上跪泣訴曰非 上自主奴

草礫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為
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 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
廷所以故謹謹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
臣狀 上遂收岳等下掖庭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
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
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崇哭遷亦助之獨東陽嘿不
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經
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 上勿輕出遊獵
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上疏劾諸閣瑾矯詔逮繫錦衣獄
瑾憾韓文曰伺其過不得會內帑有偽金瑾謂事由戶部
矯詔罷文官仍遣還卒伺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去 上
悉以諸司章奏付瑾處斷初尚由內問調旨後漸于私第
批發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填溢衢路自臺諫三郎
下皆長跪瑾自所建白則由內閣議李東陽極其褒美有
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云二年正月下郎中李夢陽獄
尋宥之以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
事張偉以公事將春屬出京馳驛役民夫昇肩輿瑾俱奏
捕下獄枷于市謫戍邊閏正月瑾矯詔廷杖逮至留都臺

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
瀚官罰米三百石守仁請丞遠驛二月詹事楊廷和學士
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頃
別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綺辭瑾瑾遂
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謙以二千金未幾
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
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艾璞以劾戚家
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劾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極死徙
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夏瑾矯詔以謀

東漢書卷十二

九

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為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
源復以天文諫語侵瑾瑾召詈之曰爾何官亦欲為忠臣
乎杖之謫戍甘肅卒于道其妻斬蘆菹瘞之都御史雍泰
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尚書
時卿佐遷無不賂謙瑾泰兩遷皆不謙瑾罷之仍罰米千
石芻千束輸之邊又以馬文升劉大夏潘鐸嘗舉泰皆罰
米有差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
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考核芻糧拍摘論罪多沒商人貲
由是高賈因與邊儲漸乏瑾又善矯飾傳會名教抑沮其

詞列谷大用鎮守太監言奏請于臨清開 皇店瑾
其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衛百戶邵琪瑾
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
琇建新第于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
吏輸物內帑多獲羨余利瑾聞怒曰豈有 天子而攬納
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三年正月天下
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
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
璠瑾所私保國公僕廝朱贏得結驢逐罷進以宇代之時

東漢書卷十二

十

燕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起遷侍郎瑾聞總督都
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士王鏊言釋
之文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成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
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
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于班中拍言瑾亂政事
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
至哺時不遣時盛夏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
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
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論以

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大夏以前節減諸費近侍皆不
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
以戶部文籍事逮文以上首乞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
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為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楮食走送
至焚香密禱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
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為禮請即倅去初諸
邊鎮屯田大墾又益高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
戶部令商人入贖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海
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
臣罪不令益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太監
張永不甚下已伺則譖于 上調永留都奏既可即逐永
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 上前訴已
無罪為瑾所構陷 上召瑾至詰之語不合永即于 上
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真鑄謀
反舉兵傳偽檄數瑾罪以誅瑾為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
討之至則真鑄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
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
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令激變 夏見真鑄偽檄數其罪

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 上意
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蓋粉矣 陛下將安歸乎 上可
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 上至瑾宅近地觀變時
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
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殺出門外內侍數人就執瑾付
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磔于市三日被
害者半啖其肉盡籍瑾家屬并其黨誅之沒入其貲凡得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
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
金銀湯鼎五百蟒水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橫穿宮牌五百
襲龍袍四金龍盃甲三十五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束他物稱是太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
吏部尚書張綏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得罪
者悉湔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論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
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閣 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盡
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
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

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也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濶絕雖有官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啟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閣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輩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官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從他聞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教輩則亦豈至是哉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碯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婦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傳報惟以其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參政趙士賢以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

平江西寇

上

平江西寇

上

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與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洵洵倡議謂金不能平賊遂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即勘金功罪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為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寔麾下知畧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

賊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
上首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賞皆
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
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竒入寨誘所與
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
人夜斡枚登山厯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
新睡直夜者擊三更竒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
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
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
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
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
碼碯寨東鄉賊皆平之時諸賊降孺新民者官給贖產又
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
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
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為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曉之賊
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問得其情賄誘
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

鴻猷錄卷十二

十一

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
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
林碼碯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孤援絕縱不降將安之况
賊反覆無信恐為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
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
掠賊據險院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
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殺餘衆多降官
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撫州姚源洞
五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碼碯等處夷其寨壘移寘巡
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
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官保秩至是事平以
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為害云王守仁有言招撫之
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
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群盜其始以姦宄亡賴據險猖亂此
平世稱兵首惡不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糜之遂
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

鴻猷錄卷十二

十一

其始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脅從同治古有明訓
 招撫之說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之輕重別首
 從之科條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降者則醜類不遺
 于招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待殺降
 至殺人之父而子不得以獲其念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
 雪其恥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後來者亦
 何憚而不為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踵而有橫水左
 溪涇頭之賊也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於其後乎然守臣
 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皆玩寇而廣國者也以兵食則不
 足法則太繁用兵不克有廢之慮而論劫一及遂
 有償事之說招撫可以為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無遷
 轉之慮則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之畧
 當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撫勸聽其所
 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則庶乎國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無
 難平之盜也

平河北寇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戴入不得遷且禍及
 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僅併徵數年積逋息

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
 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子矢道
 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
 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
 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
 露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遂聚眾拒捕其黨有楊虎劉
 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
 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眾
 劫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月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
 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
 馮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
 燧者文安羅素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
 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
 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
 井惰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
 之張偉亦統袴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
 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
 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惟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

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 朝廷無
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
掠至故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
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
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衆議勿迫京師須
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
分其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
虎劉惠趙鋌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
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多死之又攻景
州景州縣阜城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
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畧
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
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
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等亦往山東蒙山等
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
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在平
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
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

鴻猷錄 卷一一

居中控禦檄宣府游擊許恭郁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
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速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
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為令
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
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今為
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領賊衆劫掠後虎死有
楊真婦軍是已時山土米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
樂陵令許遠築城浚阻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牆高
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
為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
旗舉伏發賊殲馬事聞擢遠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
氏以千騎犯利津遠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
破之遠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
兵南畧至裴子岩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
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
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寧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
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
推劉惠為主趙鋌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

三六七

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反劉惠趙鏐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拍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惠趙鏐寇略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趙鏐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偽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為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史

東漢書卷之十

十一

言

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為獨盛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招之賊具乞恩疏達 朝廷以誅姦臣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并前棗強知縣段多等俱有卹典得贈謚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鏐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鏐見賊聚衆乃分遣賊徒千

東漢書卷之十

十一

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鏐陷泌陽前太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產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薊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鄆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巡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高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兩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柘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界

山中河南僉事王珣追擊賊屬劉覺勝趙錫等擒之劉惠
趙錫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
即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衆潰
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錫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
下趙錫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賊四
散奔軼趙錫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
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
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清縣參將王
果帥兵擊之兵敗果陣亡伏兔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
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過宣府邊擊許泰兵救
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歸
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
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
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
冒功賊過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
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屢報
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
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為寇

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
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
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其帥操
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然賊衆亦潰散劉七
等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
沂沭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
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
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
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錫械繫赴
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第谷
天寬為高平伯太監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
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
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
勲戚子弟以秦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
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
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
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

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
 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以失策獲寇而繼之陸
 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
 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
 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勤捕盜平者各守臣
 之力其馳騫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勤似不可誣而
 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畜耳使二寇據形勝
 據紀律相為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
 者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就翻其
 其無良心也

馮錄卷十三

京山黃文茂門人劉德校正

勦平蜀盜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德校正

藍廷瑞鄆本廬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
 印七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
 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眾反劉烈衆
 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
 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
 廣廣陽等處五年五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
 廣西兩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
 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
 廣兵敗之于鎮坪茅垠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鄆本廬兵
 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
 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
 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
 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參議錢朝鳳
 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

藍臺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關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王英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絕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聽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春會實無降意遂所約期十

大清獻錄卷十三

十一

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想俱不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鄒本怒未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己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千金說廷瑞及本怒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

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山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章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潛疑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子棟餘衆走碁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剿藍章等寇不暇追襲數月未聞方四等復猖獗有衆

大清獻錄卷十三

十一

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翳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秋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萬頭崖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瀘諸處僱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碁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冠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後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章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

初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銳知府曹起帥兵由
 江津進夾攻之參政邵黃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
 賊攻江津會石砦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
 其曰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銳
 曹起督酉陽播州石砦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
 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
 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銳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
 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
 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銳窘復賴吏何
 定何士昂採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
 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
 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
 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
 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
 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銳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壩
 小壩月壩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
 中堅斬賊首任翳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
 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

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馬四
 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出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
 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再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
 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
 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
 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
 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
 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為時所容敗賊後以疾
 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
 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倭駱松祥范藻等先後
 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
 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
 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鄙方
 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倭次平內江
 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
 獨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能讓功成
 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當受其節制軍機進止

之度關白諮議之間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遲而
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
任人有材畧出已上者則當舍已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
蓋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
吾撫忿憤較勝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勲烈未究人至今惜
之澤平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畧哈密事君子有
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

本傳卷十

七

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
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絲
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武王居哈密高
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以西置不問至成祖遠
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為
忠順王賜金印仍主哈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
哈密譯上之亦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
三種各以其酋目為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
封孛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寔微成化九年

上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上魯番唐也

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

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朝廷

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

散土魯番遠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陝東赤斤諸番兵數

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自此番夷遂輕中國兵成化十

四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

臣乘間請以王母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封為王至二十

年遣兵送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皆以

興復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

俾與結親計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為王主哈密時兵部尚

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

殺罕慎代為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賞賚

物徃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

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

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

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

姪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陝巴

可否狀尋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上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給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首阿木郎與構釁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賚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賚璽書往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脩嘉峪關堯乃捕哈密賄詐回曰通阿黑麻殺令反覆為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勅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開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海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

阿黑麻遣酋目牙木蘭率夷眾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衛撫夷指揮楊嘉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蕭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蕭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閻及清皆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陝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閤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字羅哈刺灰都督并迷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閻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陝巴培寇諸夷酋目阿孛刺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

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孛刺等陝巴死子速檀并牙即嗣淫醜為虐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即走歸土魯番時正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令其首目火者他只丁八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無索前被留夷使即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齎幣二半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富亦虎仙往贖哈密城印火信等仍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澤即奏哈密事寧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還時巡按甘肅御史其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檀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即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即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于甘州為盾使回速檀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芮宣禦之

敗死時哈密回回都督富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為奸細內應皆收繫捶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北虜瓦刺聲言擣其巢穴速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窩亦虎仙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刺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為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為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為啓釁罷之都御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入貢竟不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孛翁同天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慢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城歸前都督富亦虎仙子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即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

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為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素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漢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番不得合謀協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不可然漢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博之 國家都燕視甘肅已遠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五百里之大寧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密豈理也虢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感畏恩威可永紓 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斬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國遂皆目為奇功至令守臣得兩蒙陞賞無亦大濫乎若彭澤許幣贖城印則事涉欺罔矣此使倖苟且之畜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威滿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慨惜于澤

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勦清平苗

貴州地既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都

成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壘書命文盛勦之別勦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視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賊眾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

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成
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岑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
霖王壘祝鎮葉晏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
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
駐師要害地應援文成與大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
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
攻之山四壁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
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
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
梯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
於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
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
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規賊不備早
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
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走乃退奔入後
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

木澤縣志卷十五

古

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
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彌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
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
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
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
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
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搆崖峭擒
賊酋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日分兵搜捕山麓
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成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
黎茅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
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
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
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成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
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
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搆都黎連日擣都
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若干遣

木澤縣志卷十五

古

使招撫諸苗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
 惡阿傍阿蘇友阿茲等二十餘人從賊阿訖等八十餘人
 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
 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物甚衆撫過苗
 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
 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
 差
 論曰阿傍等眇小數夷首耳非有長駕遠馭之畝高城深
 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善武勇之將制其兵其終
 亂至勤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平定者蓋夷本
 無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激之於先將帥之玩
 愒又不能遏之於後故釀亂至此極耳猶幸諸臣能撲滅
 之不然幾何不為嶺南侯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於遠方
 守令輕視易授不以慮罪瑕之徒謫則以應贖耗之陳乞
 此輩豈有能為民為國遠畜者遠方非 朝廷之赤子乎
 夫向宣之化激揚之典近者為易而遠者為難也顧若是
 繇者何邪然則靖諸夷寇之亂無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再平江西

仍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兇安
 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為口實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
 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
 年仍群起為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為巢窟在南安有
 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瀏頭
 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
 遭其荼毒民不寧居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
 設提督俾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
 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憲知
 府都均等為偏俾相與譏曰桶岡地險賊破為難然恃橫
 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廣兵
 合若進兵西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聞吾檄湖
 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
 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已乃遣都指揮
 餘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都均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
 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義人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

季數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趨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
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
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逼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往
來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
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
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礮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
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齊銳
施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觀
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
奪險盡先發其滾水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
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
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
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吳率兵由間道先入
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
巢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
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
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

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
大巢郊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
箬坑等三巢季數破上西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
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
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兩暫休兵士十五日謀
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柵或復聚未破巢然皆倉
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
一後繼用上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
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
其亦連破數巢入會擒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
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楠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楠岡地充險
院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
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
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
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及覆篲議乃乘其猶豫裝
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燦劉福泰釋
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
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

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逞趨不暇為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下逸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籠入賊悉眾奔十八磊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晚橋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艾破梅伏烏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負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眾會湖廣上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賊率餘眾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各舊巢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令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分敗賊于

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大賊首謀志山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徭捷聞 聖書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涑頭賊乘虛出擾師為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柳桂涑頭連界關廣守仁乃使人諭涑頭諸賊賞銀布招降之諸賊願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悔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以覘之守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有金巢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愿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涑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眾候平桶岡賊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涑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河鄭志高

欲仇殺掩蔽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與志高移檄龍川令廩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仍領舊所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讐言忌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起乃陽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云仲容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瀾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婦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蔽仲容意乃太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謙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率其徒四十

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列期會瀾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賈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五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豐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尋和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械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回城賊巢橫是知府陳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季數推官危壽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逢入直搗下瀾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瀾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撥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

千戶孟俊又帥兵遠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官兵
 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熱水等二巢姚壘破淡方等三巢刑
 珣破竹湖等二巢郊文破曲潭等二巢季數破古坑等二
 巢擒斬俘獲甚衆墮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
 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各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
 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
 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下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植
 寨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乘賊永抵暮詐為賊賊奔
 竄山上賊見之果招降入官寨乃釋入及度險遂扼其
 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
 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
 于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盡餘徒二
 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
 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剽頭賊至三月乃
 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
 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 璽
 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
 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德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率多

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盜並起守仁灼知其弊專意征勦不
 事姑息而今合先後筭無遺策其幕府偏裨又皆一時之
 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贛自此數十年無潢池
 之警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將出師多用勳戚並為提
 督而又使中貴監之籌畫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
 之才而又得獨任其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己意者故其自
 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
 分撓既重專征之責天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算
 為成功也斯言其不誣哉故他日破賊宸濠亦以得專調

海軍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十五

京山高岱編輯

緬甸鄭文後門劉傑整

平柳桂冠

柳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為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寨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

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柳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叅議黃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柳州進至紫溪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芭籬堡約至信地

各剋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叅將史春副使譚巍駐兵西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柳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李轄分率帳下兵往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五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衆首四十三級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謀報賊魁李

藏立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方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一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鷄寨棗子園等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

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葉永秀才鄧家魚黃米廣老虎東嶺等巢生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謀報賊魁劉福興在臘寨乘驢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劉福興暨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生擒賊衆二十二入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三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賊衆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嶺神鑄脚長灘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

月初七等日進勦盧四栢木白水礮爛竹灣長江嶺峇峇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百三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入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后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籍婆老虎延壽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百二十一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百二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趨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水倉石據險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

走彭世麒借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
 暨賊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諸
 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
 為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
 擒斬散逸畧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
 使使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
 一級鎮守大監杜甫亦加秩金甫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
 省戶諸將士各陞資有差龔福全等即其地磔諫之柳桂
 柳桂寇與橫水桶同事畧同當時亦聲勢相倚此非
 潘志遠畜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據險猖獗滋
 地方之害耳所幸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
 為應援而表裡受兵又無所逃遁竅匿故得以草薶而禽
 擒之不然即韓盧之搏狡免恐未能窮三窟之誅也大抵
 平山寇與平中原流劫之寇不同中原流劫之寇無險固
 可憑無巢穴可據而勒之也當先摧其鋒銳絕其糧餉所
 謂決機于兩陣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則不然進未可為
 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克之也當先審于地

利明于今合不可徒恃兵衆之強所謂多軍者勝也又
 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至無
 衆深匿大衆甫還彌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
 之斷藤峽湖貴之蠟耳山江西之南贛諸山峒天討屢加
 而孽孽屢萌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邪蓋不但柳桂之患
 為然也

討寧庶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京顏所居地也 成祖靖難師起取大
 寧遷寧王居北平後以大寧地與京顏三衛遂徙封寧藩
 漢西云自宸濠襲封為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
 轉政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雜俸剝民聚財計無所不
 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聚衆劫財江湖間宸濠主
 匪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
 奏世寧欲真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宸濠遼陽時 武宗
 所寵優人喊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
 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勸剝費數千金為
 朝臣餽遺 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太學士楊廷和亦
 庇之後覺其有異而稍自異江西諸臣或利啖或成劫之

蓋自世寧寘後鮮與抗者 上無子群臣有建儲議宸濠
 奏欲遣其子詣太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
 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允瑾所為事皆羅護衛
 亦奪至是陸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蓋陸完曾為
 江西按察使相結納也完令宸濠引 祖訓為言完知太
 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覆宸濠疏密約楊廷和下
 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群小譖勒令費宏致仕及
 陸完為吏部宸濠憑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
 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
 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上亦
 多中道而阻不能遂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欲
 諸內侍亦互矛盾宸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
 濠事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暨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
 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楊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
 護衛事不利于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
 淮使論之淮疏入謂宸濠反形已具時 上心疑之又江
 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
 切責之仍奪其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

故知 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
 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
 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劫之舉事殺其不
 附已者數人眾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入謁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
 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
 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 未祖法制在雖則敢違宸濠大怒眾
 皆相顧失色副使許達抗辯燧乃大罵宸濠訊之達曰
 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達與出
 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雲暗慘黯城中聞之無不流
 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
 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
 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為儀賓及使至又悔懼欲自殺
 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
 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參政李敷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
 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倫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江順流攻南

正德十四年夏五月

康知府陳霖等迺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
主事馬思聰亦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
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
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
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時宸濠既
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為備七月朔宸
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樞同內官萬銳等
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子皆賊衆數萬舟楫蔽江
帝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
人令真以浙江兵應真許之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
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
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被執江西僉
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
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
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詈宸濠盡攻擊之術不
能克 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
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
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

不鴻猷錄卷十四

十一

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
趣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參佐
任事約會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參
謀又集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
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等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
徐璉邢珣通判胡光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
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
應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
猝破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
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
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
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
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
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
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
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
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

不鴻猷錄卷十四

十一

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謀報寧王別伏兵填厥為城中聲援
 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
 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
 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
 論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眾早
 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懾逃散城門有不
 開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
 蓋眾駭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眾守仁執
 數人斬之眾稍定擒拱格及萬銳等千餘人官眷聞變
 大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費
 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
 下方自督兵填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
 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即大位江
 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
 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眾繼之二十二日謀報至江西守
 仁等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眾議或謂寧王兵威眾盛彼
 憑其憤怒悉眾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
 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

守仁等曰寧王兵力雖強然而至徒恃焚掠劫眾以威未
 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
 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履沮喪退歸
 眾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
 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
 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令雖嘗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
 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
 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
 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
 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宸濠兵遇黃家渡賊兵鼓譟
 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
 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為遂大潰進
 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
 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
 王宸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眾見兵敗亦稍稍散
 去是日建昌知府魯璵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
 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

兵四百合知府林斌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
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
傷者百金使人盡戮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日併力挑戰
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狗身立
銃砲間火焚其鬚髮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
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
舍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
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徐恩等分兵四伏期
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群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
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眾遂大潰
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
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
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
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眾三千餘級溺水死
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馬餘賊百
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
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
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宸濠等凱旋

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
馳疏請遣將出師會 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 上自稱
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中貴張永
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 璽書易稱軍門檄甫出京宸濠
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俘闕下 上屢檄止之改王守
仁巡撫江西令以俘候 車駕至親視巢穴守仁不從械
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 上竟南幸九月至南京遣先
鋒大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泰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
民間不勝其害 上以言者衆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
事守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紆
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 上欲自以
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
凱旋狀既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鑾以檻車囚宸濠
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擒北上
於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
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
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仍核諸臣工素通宸濠
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權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

邢珣江西右叅政餘各論叙有差獨抑守仁功未叙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書往平兩廣蠻賊事平歸卒于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祖宗之慶澤將以啓中興之運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漢北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甫成算况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曷足以當之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

然使守仁先期至獲與六月三日之宴則不死而國耳哉亂之後豈他人所能辦哉注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 武宗惑於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 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况屢有詔止何可違也暨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

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如是已豈所謂公孫碩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紹璫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麓川安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江彬之變

江彬初為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彬與許泰等帥兵入討賊無他奇功惟多殺掠民財所經過無不罹害者時賞軍功甚豐斬賊二級陞彬官故邊將多殺平民為功次彬過其家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為理盜平彬等大獲賞賚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為踐更例 上從之令內閣草制李東陽持不可臺諫交章沮之不聽一夕 上坐宮門候制下李東陽復疏陳十不可狀詰旦內降行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或

服賜之統帥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
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都督錢寧掌錦衣
衛事彬奏暉寧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
蕭敬等優人減賢表裏擅權為奸利諸司章跡多沮格不
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道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
群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八月道 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
塞下 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
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為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
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天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夜
將屋墮謀殺虜人寇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擊之
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邪擅權益惑導誘之
罪且云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容一彬國之安危
未可知也疏入不報閏十二月 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
為平虜伯許素為女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
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四月 上以
太后將祔葬告 陝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
月 上復欲北巡驪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極

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
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大
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
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
諫曰臣送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
命良久 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
軍命廷和議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
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導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
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 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
上欲登岱宗歷徐陽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
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覲而動制下人情洶洶大臣臺
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林院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華負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養
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合疏入又郎中林
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 上大怒
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華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養
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一百七人跪午

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于胸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七人俱廷杖三十首議者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等

車駕得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幸而宸濠反事聞諸權倖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賊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大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將皆稱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擒宸濠捷奏群臣請迴鑾不聽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籍沒民財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欲親獻俘 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俘獻上

疏乞致仕不許 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 上與彬等戎服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初 上以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 上不問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郊祀太學士梁儲止之彬率邊卒數萬迨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鳴舉設家宴招彬不落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 守宇為南京兵部尚書專任留務守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畧

守宇稍裁抑人倚望為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

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守宇守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內鎗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守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為守宇承制必請面覆之始行彬計少沮 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南京臺諫及諸司伏闕請迴鑾 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扈從大學士梁儲將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迴鑾 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

中官傳制云不日即還儲等乃起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武當山皆儲糧餉預供帳以備巡幸民間駭然不寧上因群臣沮諫故以十月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祖訓遣使迎立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

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

廿二

黨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沒其家中外晏然今上即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戍者數十人太監竈逐者亦數十人籍彬家貲入公幣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論曰彬非有他特倔強勇悍庸材耳其能恃權寵作威福之至此極者投武宗之間耳非智畧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武宗猶留之際乃晏然歸臥私

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搖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斡乾坤于再造者雖母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近有為之說者曰暹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真儲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亂何進召董卓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也

撫定大同 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徙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顧徙也詐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趨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

其肉者遂擁桂勇實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
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
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
為君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種兒等首惡
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璘郭庖子暨諸首惡皆逃匿
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璘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
以書止璘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璘旋
師璘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璘討叛無功徒
費軍糧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璘治欺罔罪別遣大臣
督之討亂既寢不報惟 勅天祐擒捕餘黨仍有脇脅
弗治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
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二月二十
七日郭庖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
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
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衆
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
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 詔答之賞賚有差
嗣是天祐厚賚多問因事捕誅 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

數年夫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輕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機實
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純
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辱國莫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
息至邊鎮無任事之臣則德壹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
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與屯禦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
利而樂遷者衆一二姦究豈能為獲哉故行之有道五堡
業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嘉矣彼嘗以安慶公
為 勳勞故之寇尋以大同全 功不能弭數卒之亂
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撫定以外按堵其功豈可
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慶賈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者
嫌孽之竟以罷去過也

馮猷錄卷十五

京山馮猷

經雲鄭文茂門人劉佩 校正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叙漢岑彭後云國初元安撫
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
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女獠次即猛
弘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燾發兵殺獠嗣位
未定而驥與燾構驩驩以猛奔州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

馮猷錄卷十五

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濂以兵衛猛入田州濂猛
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驥賂濂脇猛令分地驥猛
不得已從之泊至田州李燾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
濂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濂歸猛濂不從以
兵徵之濂始釋猛督府約之兩州遂與濂仇粵十五年十
月濂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
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濂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
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二德初猛賂劉瑾得復
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廢食傍

割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真復故秩督府使
至田州猛厚賂之眾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
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往村落避之賊平金疏
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真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
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兼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
力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戚應期揣猛真得
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
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
請五年四月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瑄張佑程鑒等

馮猷錄卷十五

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璠元為監軍督之
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
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
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
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
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
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
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役希儀察其部下千戶
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

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患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勸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臣，送以其事。白鎮安，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克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曰：州兵驕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奪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為與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連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去交南，不敢輕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克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連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克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索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

曰天兵素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
 姦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
 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
 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
 襁褓匿民間鎮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上
 從之夷俗悍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
 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
 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鎮
 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欺有白右

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募登庸入寇陷思恩急省城旦
 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
 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畝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
 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
 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恩未陷欲
 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給
 郵吏發檄東西文誤竄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鎮遂不克
 集兵而守仁代至鎮竟去諸夷聞守仁至皆悍之守仁顧
 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招蘇受降約日後見會有造浮言誰
 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
 之誓蘇受言未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
 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
 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
 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
 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
 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
 田州府為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等為土巡

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
 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
 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
 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入寨諸賊蘇受等
 感守仁恩頗効勞勲賊平守仁上言威稱蘇受等功大獲
 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璠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
 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
 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
 議降田州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

府治惟命張佑克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相
 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構邦
 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
 之不满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
 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
 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年
 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代盧
 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劫諸土目攻邦相執
 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為歸田
 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諸土官皆不平蘇蘇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
 駭諸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
 相賊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蒸經相繼代皆曰
 思田苦兵革久矣 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
 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儉參議陳大珮當勘
 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叙
 以聞令立功贖罪耳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
 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 朝廷遂置蘇不問仍

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殺人不能抵死弑主
 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為亂耳應期
 回當深罪鎮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暨猛死欲易田州為
 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服夷民之心乎及蘇受稱兵鎮得
 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乎及蘇受稱兵鎮得
 稍久于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為僚屬所構陷柰之何哉此
 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
 沮批豈人臣體國之忠乎至寧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
 所謂殲厥渠魁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
 朝廷納降之體乎故雖籍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
 亂豈非縱奸長惡之絲邪蓋夷酋雖不可繩以中國之法
 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共憤之賊何憚
 一盧蘇邪無亦厭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
 于稱亂者多以中國檄之征征欲藉其力不免過于驕縱
 令窺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憚而不為亂
 乎故用夷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餘毒之積非甚
 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即徵土夷兵用之

聞其集驚又甚曩時矣他日必有受其禍者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卻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為擢刑暨後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十人倡亂眾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

大清錄卷十五

九

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乃今給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焉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

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群起為亂倣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闕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選卻永師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倣允中函馳往諭眾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

大清錄卷十五

功妄殺激變鎮兵狀問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逐劾倣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兵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昂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請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戮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擢叅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

諸關設邏卒過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
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趣攻之源清乃
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
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
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噪以應虜首
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拍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
騎相持餘衆不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
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
請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
鴻猷錄卷十五
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卻永
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送卒劫囚勾虜既
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
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
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送賊之
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
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
擊戴廉俱留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
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

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
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
馬昇大恚恨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激
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
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
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
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
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
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
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本城以鎮
撫人心卻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從驚繼
祖堅臥不赴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
城中大糞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過殺一二
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鎮
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
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
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
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諭書

慰 宗室撫傷殘骸骸張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詛
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却永下獄源清削去籍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
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
差

論曰軍士戍殺主帥 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
至釀大亂和做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之良是然鎮
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論邪乃以攻變
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鎖鑰之地謬甚矣廟謨本矣猶可

不為錄卷十五

十一

諉之事難逆度也源清受 國重托乃憤其謀不自已而
甘為亂階不恤焉何心也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
成事者乎却永者固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群議
深燭邊情 御劄教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
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
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
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八峽者計舡大小絲
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
聽約道願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
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為
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
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
蘇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
寨賊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
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健及參

不為錄卷十五

十四

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
襲勦斷藤峽賊仍令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
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
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
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
賊弛不為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
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
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
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

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
初十日徧搜山岫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
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
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
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
聞牛勝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
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
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
諸路者多為防截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
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
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
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
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
日進勦八寨搖賊各兵乘夜衝收連進至日味夾抵賊巢
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
奔且戰日午四遠馳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
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
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嶺下礮石滾木官

不事錄卷十五

五

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
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
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
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橫水江賊爭
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
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擒斬擒斃
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
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
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
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由庚之故峽
以北賊復漸肆獨倣其首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
翰臣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
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入十五年五月餘事歸
闕參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沮
之曰猾賊未易取頃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
之乃可不聽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
病夫而遂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
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且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黃貴

不事錄卷十五

五

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操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徭大憤志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閱與繼武以啓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

鴻猷錄卷十五

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濤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克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玠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詣公丁曰得入久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許寇

堡事繇他徭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再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鞠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煩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

鴻猷錄卷十五

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蔡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威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晚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粹勦之必無功返墮損軍威况諸徭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 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

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茅村渡
蕪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
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
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
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
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源上洞戚振攻中洞吳同章
攻下洞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
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
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
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乎追逐
且曠日人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
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隘險
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
會右軍失夫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斂兵縱之
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
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寨亦據險
弗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
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萬達

鴻猷錄卷十五

十一

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
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
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
七曰權高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
守仁昔平粵藤峽時奏有岑猛子岑邦佐罪復為武靖州
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部民為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
尤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
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
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官保暨諸將
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論曰諸徭雖姦桀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力
耕火種括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嚮邇者但諸衛所之
臣貪縱者多却慮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倚法為姦利得
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凌掠而啓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
陰私誣譖垢釁以激其怒守臣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
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惡或貪功而輕率寡謀瑕釁一開
免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驕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
時况諸徭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劑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

鴻猷錄卷十五

十一

間也秦養有方彼未嘗不為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躡
躅群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干草薙而禽獮
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
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亂既作則
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徇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
過于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
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眾以征之皆
可謂有功于崩表矣然能保其勤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
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

大鴻臚錄卷十五

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
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
府江為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
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邈而人難得其要
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為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
知云

鴻臚錄卷十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校正

勦處安南

安南自 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
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
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暉嗣正德
十一年暉稍失政其臣陳嵩作亂弑暉首目莫登庸并其
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垌等共推暉從子黎誼嗣諡明伯兄

大鴻臚錄卷十六

子也仍率兵討陳嵩嵩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
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誼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
等謀不軌誼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綬李垌避
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惠
庶弟黎應嗣為國王蓋登庸娶惠母為妻故脅立應事皆
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
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
黎誼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應卒
或云以鴆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惠名遣使入貢以三年

三月至開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諲于
 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
 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
 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為登庸所據惟黎諲尚據有清
 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
 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偽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
 諲卒于清華其臣黎炯鄭江等共推立諲子寧嗣奏入稱
 世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寧稱
 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偽莫
 辨其一偽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遂以改元
 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
 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
 頗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
 從登庸率眾奔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
 臣鄭惟燎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賈文赴軍門俱前後至
 雲南備列登庸篡弒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
 廷以皇子生故 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
 南詔使不遣大 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辟臣

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弒主僭竊海
 廷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
 師且未宜出中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
 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
 之自安南有內難後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
 利也不必罷撤中國為黎氏復讐 上意竟主討罪亦屢
 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
 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為
 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
 其前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賫執公移請
 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暉被送臣陳高殺害無
 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暉弟黎諲亡何諲被奸人杜温
 潤鄭綬輩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諲弟黎應旋自清華迎
 復黎諲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垂死時與
 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
 章令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
 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值閉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
 淦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諲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

固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遷清華即登庸為亂黎誌避禍也其謂迎歸黎誌則與黎寧所列黎誌卒于清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應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編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憐鄭炯及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辭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成寧侯統鸞總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別集真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平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法監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監督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徐

捷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衆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備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首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 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

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
朝邊奉舊賜印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宜論
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聯疏上言安
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
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莫文
明與諸酋至京 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國為安南
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
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
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統理屬轄
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下峒四峒
侵地還屬欽州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
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
否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資制下
莫登庸已死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
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保蔡
經陞右都御史仇鸞柳珣沐朝輔暨輔臣本兵諸偏裨守
臣皆進秩賞資有差後福海不能緝韓夷眾復為黎寧所
逐今黎氏仍據國莫氏窟居廣東境內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 成祖竭天下之力
三律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累
數十萬之衆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侏離之使一稽顙于
闕庭亡論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况
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鸞生唐玄
宗南詔之後豈不明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胄裨
兵之益也夷考當時吉囊河套之擾尚未息肩不旋踵而
虜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
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後猶足以
見國勢之可振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竭東南之力
而驅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否耶此又觀時
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錯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
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官司隸湖
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
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
上隸兩省中錯結窳徙實相數區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

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
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
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與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
其地主也斂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返虐
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
莫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
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
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
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逐擊印逃諸苗悉騷然

大德錄卷十六

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朝廷

召萬鎰起家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鐘
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
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鐘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
州衛有千百戶五負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
揮二負千百戶十負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
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
為辰州府學生負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
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

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
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底真寇誘殺居
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貳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
不成鐘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鐘令千戶某
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鐘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
戶某鐘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
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
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
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鐘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實

大德錄卷十六

召鐘還為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
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
右都御史撫剿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
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
使不出掠可也七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
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
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
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
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

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
參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
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
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
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
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
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害歲米穀
燒掘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
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卯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
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
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更卒
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
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
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
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
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
宣慰及酉陽宣撫冉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
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

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備
此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寔不能制既構永保黨又合酉陽
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
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庶知應朝雖諳不習騎射
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
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
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
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
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怒激他
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
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
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獐吳旦
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
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職
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
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
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
土官其廉得其處遣兵劉南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

被諸苗欲據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命
龍遂給賞仍令上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賈至軍門
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
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蕞爾之地耳營三省之力計之十餘年不克底
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
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鍾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懦
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即謂可保無虞輒班師去
何厭兵之過也張兵力主用兵不感撫守之說而陰沮

繞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
者亦其乏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
之忠可庶幾焉但庚戌十二月疏報全捷謂已除掃窟穴
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
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歟則知狄青
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於固後世事者所當法也

追殺仇鸞

鸞祖仇鉞初為寧夏游擊將軍襲執寘鐸封咸寧伯後以
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為侯鸞粗暴鸞悍人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一

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畧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
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訐奏都御史曾銑銑坐極刑鸞亦
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荅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
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
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速總督侍郎耶
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臯流配
諸部將皆論死係獄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臯總督未
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
撫起廢加咸寧侯仇鸞官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
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僱吞令別寇宣府薊州
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
重関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
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
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近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
反陰為之嚮導云虜之東也鸞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
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
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
虜縱兵自間道挾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

衛捍隔故其兵視他鎮獨寡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
援薊州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兵駐城中
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
虜實未薄通管通州東二十里微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
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慘京師聞
報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
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檄
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
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九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
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
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
生登陴列守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
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管近城
衛京師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
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并畿察
奸細都御史高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營集團營兵
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
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

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宿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
自贖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
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費糗糧制
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
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索釜既皆無所需故士
餓疲鬻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逐雞豚詐稱虜劫
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為遼陽軍虜中呼召顏為遼陽軍
時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導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
叛矣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
法疏聞 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
將軍而鸞殊不為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
至返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間既訛
言遼陽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
夔山東人於遼陽為庇鄉曲乃汝夔周章恐喪師令諸將
勿輕與虜戰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
聞益歸罪汝夔怨謗大作詈遍衙陌事稍稍聞禁中
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鸞稱帥兵禦虜去城實遠不見
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眾寡不敵故按

兵不戰 上聞謂驚遠出禦虜而守謙怯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責時虜犯 陵寢殺掠至城下遠出西山茲人乘間為亂者亦眾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避入城本兵及諸將又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所遣人率望塵而返其于虜眾遠近皆不知焉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莫虜掠滿載去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嬖書至脇求入貢詔百官集議闕下皆謂不便罷之時國子司業趙貞吉獨抗言謂宜報邊帥周尚文功請釋沈東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為御史佐軍務 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子銀五萬兩令宣慰諸營將士以高大節言詔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上列守禦具始畧備二十二日晡時 上以大臣連請視朝乃御奉天門朝百官下制切責群臣二十四日以不擊虜故下尚書丁汝璣侍郎楊守謙獄命土邦瑞攝兵部事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兵戶部堂屬官皆停秩治事以守禦不固遠薊鎮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怯不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儀至下獄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通梗未逮汝

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時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眾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仇鵠帥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閑下擁眾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黨軍遇為不意虜返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為焚焉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路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入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六日汝璣守謙回斬于市曹汝璣仍梟首棄屍妻流嶺南才以議汝璣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治事刑科給事中張傑等如例覆鞫汝璣等獄以沮撓逮繫仍削籍趙貞吉復命詔謂所貴去銀木區畫輒返又追其前論周尚文沈東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二十八日虜眾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懸鞬至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藹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為白劾追虜無功

詔獎諭加大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後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按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邦瑞復以為言乃罷希忠提督以馮代之置我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高為副革去提督內臣馮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始遂虜時嘗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動則以逗遛稽緩為言故賄之恐後邦瑞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一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高意主事申旋恃法不為高屈言京營奏改語稍侵高為怒密疏入遠旋杖之左遷出高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蘇佑總督宣大改召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久兼學政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為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高大部郎所募兵終畧都城內外設蒞道總督以荊州保定道東三鎮隸焉改孫禮兵部侍郎未幾召何棟代禮任設經畧都御史易州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駐守昌平都御史召許宗魯為之并前設通州者為三輔未幾皆罷兵部侍郎謝蘭于南京下職方郎中王尚學獄論減死謫戍羅戶部尚書李

士翺餘罰俸有差以前軍餉不辦故也為請召大同卒五百人于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于畿輔河南山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防秋畢散去如踐更卒例為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候師期於是諸邊鎮銳卒皆隸京營將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轍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為言不報以群臣言詔至京城南築外城不果後數年築之冬十一月為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虜巢歷數月一出進塞夜襲虜營斬老弱數級為自劾詔不問為後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高恃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 祖宗制凡戎政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為議為憐之遂落職罷歸為又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為力主其說乃以明年春於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負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開馬市不可且歷數為欺罔罪下繼盛獄貶秩邊鄙會史道主開市事于宣大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

入貢乃虜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毀壞士卒不復出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臺諫交章論沮之虜又請于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焉亦恐禍及臺諫復有言其事者寧塞疏上馬市事羅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三十年虜獲馬市利于宣大薊鎮亦戒嚴京師得無恐焉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焉所遣時義與虜總管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無不知焉亂政亡敢言者六月焉復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焉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焉併之又劾焉包藏禍心焉上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獄中自是諸司搖手無敢言者三十一年夏焉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戶

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王侍即各簡其屬皆隸焉幕府其科條煩密法令儲機動則以軍法為言詔皆從之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六月謀報虜復侵薊邊焉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遣報患焉病劇上言輿疾出師請免陞辭從之本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病不能出隸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出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即夜至焉第收焉印綬別舉

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焉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問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盡發焉前後通虜納賄請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殄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候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請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焉死燒亦引去於是制下九緣焉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

亦以初附焉請成云

論曰庚戌虜變余親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紐于宴安吏
牽于文法事急于諉避兵習于惰游虜衆已入古北縉紳
尚為長夜之飲承平之弊蓋至此極矣一聞警報而大小
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廩而
不知所散器械必闕白而後可給文移必輾轉而後可通
至于犒師之費禦虜之具真同兒戲耳豈有折衝應變之
畧乎若乃仇焉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禦寇則束手無
策亂政則矯劫橫生 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

鴻猷錄卷十六

三二

委身報主之績而不虞其負國之至此也蓋自其擢巢無
功而歸 聖心已不能無疑矣然猶惟其言而莫之違者
亦駕馭之真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生赴
市曹矣當時或有疑焉反者余曰焉不反即反無足憂撲
滅之狐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歷觀古姦臣反逆
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懾人心乃可劫人之從焉
總諸路之兵握專閫之柄而不能少遏孤軍深入之虜此
其人豈能反執其跋扈而不可嚮適者不過竊一時之權
以肆其毒耳嗚呼焉不足責矣使國家有任事之臣 朝

廷何至委大權于狂望子我國家養士二百年而緩急
無所恃乃使姦宄之徒得以亂國干紀群臣何得辭其責
也

鴻猷錄卷十六

三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日

男思誠梓行

昭代武功編序

嘗讀詩至車攻嘗武諸
什而知古今韜鈴家言
可悉廢也觀夫大成君
子之詠王猶允塞之稱
其所以赫濯聲靈聿觀
厥成固有原本寧在赤
日白月間求哉易之言
曰師貞能以衆正曰師
出以律知容民畜衆之

昭代武功編序

一

義則舍內治而言攘外
弛文教而修武功亦何
異適燕而南其轅問渡
而謀之轂也前代之言
武功者必稱漢武唐宗
然而庭空漠北貽悔輪
臺諫拂征東哭殘遼水
要以矜一將之任則有
餘敷舜干之勲則未至
矣惟我

昭代武功編序

二

高皇帝迅掃龍荒手闢函夏

自堯以下振古無兩

文皇帝繼之蕩征絕地千古

華夷之防凜焉再植其

所以解倒懸而出水火

昭代武功編 序

三

者寧直我武維烈也哉

列聖續承益弘令緒雖有小

醜旋即蕩平所謂正一

統之圖雪百王之耻者

惟昭代有之良繇立國

天授雄略

臣力為多然而

制勝動獲萬全者師武

澤洽於民心雖其出奇

之初規模弘遠深仁厚

昭代武功編 序

四

聖武孔揚知人善任師濟

同心實有以致之其時

疆吏無毫尾跋胡之虞

廟堂無舍謀左右之畫故

能如雲如雨克咸厥功

蓋必勝之勢嘗在

中朝疆吏不過受成算以
告成事焉耳夫

胆宗之朝固無日不用兵也

盜賊夷狄之禍亦未有

昭代武功編

序

五

減於今也注意將相羅
而致之者不加多取藉
兵精額而收之者非加
盛雖有蠢動民不知兵
者抑又何哉劉安曰凡

用兵者必先廟戰廟戰

勝斯塞戰勝豈區區遣

將調兵之已事遂足建

功集事削平居圍也乎

方今

昭代武功編

序

六

聖明在御銳意太平克廣
德心庶幾在位方將矢
其文德洽此四國寧獨
武功之爲兢兢然而逆
奴一小醜蹂躪九塞萑

符禦猶尚緩天誅撫今
思咎如詩所載有聞無
聲爾猶式固之義宜三
致意矣寓內猶席最勝
之遺挾全盛之勢而疆

昭代武功編 序

七

吏惴惴救罪不皇如置
奕基茫無定着非從廟
算籌畫挈領振裘大爲
震疊不可得也何也人
心畏罪之餘趨功之意

淺文法日煩則驚於詭
飾議論太雜則習於彌
縫夫惟

廟堂之上 一乃心力資之
以謀定之 以斷震之以

昭代武功編 序

八

氣推之以誠推轂務通
於衆志刑賞不逾於瀕
臆而膚功不奏者未之
前聞也

祖宗之成法具在戎馬勞臣

磨盾之餘因取武功最
著者撮其大端錄之於
篇匪徒觀光揚烈宣昭
無競之鴻庥亦使後之
攬者實惟爾公允師云

昭代武功編 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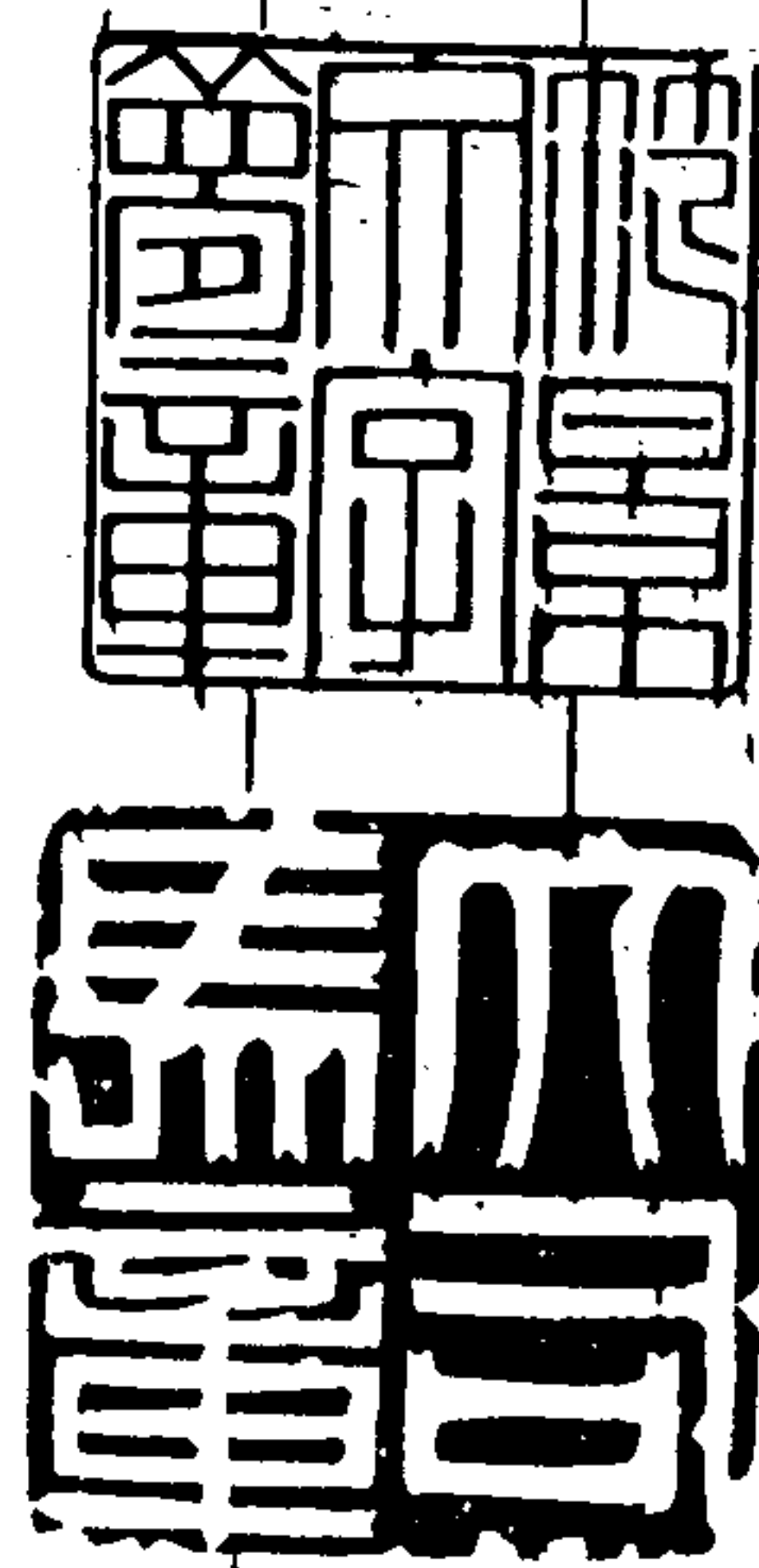
爾

崇禎戊寅歲

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參贊機務吳橋范景文

謹序



是書於光緒丙戌秋九月外舅邱湘筠先
生手贈讀未終卷而先生已去道山追溯
昔塵留世不泯流光 枯仙誌

昭代武功編 序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一

親征

高皇帝削平偽漢

文皇帝三犁虜庭

章皇帝親征漢庶人

章皇帝親征兀良哈

卷之二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勲績

高皇帝

諸將定東南

徐中山常開平削平偽吳

朱永嘉湯東甌削平方谷珍

湯東甌廖德慶削平陳友定

楊管陽朱永嘉定嶺南

卷之三



高皇帝

徐中山常開平伐中原

徐中山克元都

李歧陽等分略河東

徐中山定關隴

傅穎川削平明玉珍

徐中山李歧陽北征沙漠

沐黔寧藍永昌廓清滇南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之四

永樂

張忠烈沐敬忠平定交趾

蔣廷瓚勘平貴州

衛青平唐賽兒

正統

王忠毅麓川之役

張中丞平福寇

張中丞平坑賊	董海寧討平黃蕭養	卷之五	成化	韓襄毅平廣蠻	項襄毅馬端肅征五堡	白恭敏開設郎陽	馬端肅撫安東夷	昭代武功編 目錄 三	余肅敏築邊牆	孔中丞擒阿溪	卷之六	正德	仇咸寧定安化	陳中丞平江以西寇	鄒莊簡勦除清平苗	陸司馬平河北響馬賊
--------	----------	-----	----	--------	-----------	---------	---------	------------	--------	--------	-----	----	--------	----------	----------	-----------

林端敏彭襄毅勦蜀盜	王文成再平江以西寇	王文成計平寧庶人	卷之七	嘉靖	姚中丞誅岑猛	王文成蔡司馬再平蠻寇	張襄惠平湖貴諸苗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四	毛司馬定安南	胡襄懋平倭寇	卷之八	萬曆	李寧遠破土蠻	李寧遠征建州王杲	張司馬定浙二亂	卷之九
-----------	-----------	----------	-----	----	--------	------------	----------	------------	--------	--------	-----	----	--------	----------	---------	-----

萬曆
葉督撫征哱承恩
邢司馬征平秀吉上
卷之十
萬曆
邢司馬征平秀吉下
李司馬征楊應龍
昭代武功編 目錄 五
昭代武功編目錄 終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一
親征
高皇帝削平偽漢
文皇帝三犁虜庭
章皇帝親征漢庶人
章皇帝親征兀良哈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一

昭代武功編卷之一

周憲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親征

高皇帝削平偽漢

陳友諒本姓謝先世為漁家贅於陳冒姓陳氏湖廣沔陽人也少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黃州等處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遣趙普勝趙普文項普略黨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荊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討之不克衆號百萬陳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為簿書掾尋領兵為元帥後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

丁酉十月 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略定江

東諸郡又取揚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

禎等繇銅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

應之師抵城下攻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

洪元帥又執其黨魏壽徐天雄等以何友諒

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

擊大敗之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友

諒陷元安慶元守臣余闕歿之夏四月友諒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又陷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

勝自樅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

率兵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

康泰趙琮鄧克明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

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十一月陷元

汀州己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

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

敗之獲其糧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

僉院張德勝禦於柵江外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浮山砦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偽叅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僉俞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僉通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二

三

餘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令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城遂陷雲與知府許瑗皆歿之友諒既陷太平忌其將趙普勝強盛誘殺之令別將守安慶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位號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白事壽輝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四

破隆興欲徙都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門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師東下聲言援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九華山待之友諒果自率衆猝至伏兵大敗之俘斬二萬餘級擒二千

前令壯士持鏡搗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歿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羣臣立江岬艸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歿一戰戰不勝

一第501册

勝著在此

已主伏兵議

即走未晚。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上曰：不可。太平吾所親築，城濠塹深固，賊前乘漲，以舟泊乘城，乃為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上自將禦之。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五

五

茂才曰：惟所命。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給友諒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遣令齋書往，必信來無疑。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上曰：遲則二虜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閹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遺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驢。閹者諾，歸具以告。上曰：此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且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逃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馮勝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六

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并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七

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呼老康。又無應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趣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且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

合雨止，上命發金鼓，鼓大震，乃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并集，內外合擊，友諒大敗，僅以身免。衆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歿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等。皆降，收得巨艦百餘艘，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唾也。令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八

其舟，賊衆大潰。復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歿，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上即

命徐達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仲守之。前所追胡大海、擣廣信兵至霽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大潰，克其城。改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樞密，同簽守之。以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城走龍江。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等力救，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遂賜弓絃，令

昭代武功編

削平僞漢

卷一

自縊，而擢用其子弟。辛卯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據艸平鎮。以遏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歿。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信州，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德濟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繇霽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

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弟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上命三人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爲嚮導。八月，上怒友諒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誘殺張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爲，不滅不止。爾等勵士卒，以從。徐達

昭代武功編

削平僞漢

卷一

曰：師直爲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搗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遂襲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即迎降。師距江州五里，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挈妻子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

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袁州歐普祥餘于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等皆遣使納款胡美使來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上上有難色劉基從後踢上所坐胡牀上悟許從所請賜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一

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伴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夜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初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夏陽上命達回守江州以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令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暨達還友諒兵已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人獲其眷屬

十月命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上遂幸南昌胡美率眾迎謁上以葉琛知南昌府王溥吳宏歐普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鄧禹旣定撫州率眾來會上于南昌十一月上自江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於武昌壬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歿之時鄧愈駐師南昌倉猝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之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二

趙德勝攻城為礮火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號八陣指揮者聚眾結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州三郡

兩教皆
在目中

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曾萬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上與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先伐陳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三

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大作舟艦自帥兵號六十萬圍南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友諒親督眾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等督諸將死守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者甚眾城中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出戰賊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

射之一發而斃五月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招擒其副樞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二郡吉安守臣曾萬中死之友諒以所俘徇城下文正等不為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臂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四

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俟至暮見無降意縛約降卒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達建康時上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于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勝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

可敬

還顧根
本

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出鄱陽逆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鋒一巨舟。賊歿者千五百餘人。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戊子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聯舟大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震。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上。所御舟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之。倉猝計無所

其漢高
白登之
難同

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來援。舟集水湧。上舟乃得脫。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會日暮。上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明日己丑。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多縮退。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上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火攻不可。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歿。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眾

昭代武功錄

削平偽漢

卷三

十五

二八六

昭代武功錄

削平偽漢

卷三

十六

二八七

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上易舟上亟入他舟舊所御舟以礮碎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陣搏擊之敵聯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翻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永忠等還見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七

二十八

日辛卯復聯舟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已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西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上以書貽友諒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

漢沔因舉隆興江西別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乃復啓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澁舟難迴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八

三十三

上請移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繇禁江遁回上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餘里自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

榮等悉舟師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勸上乘勝徑擣武昌滅漢時。上心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死事臣三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將寇南昌時。上以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十九

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亾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惟友諒最強盛。

友諒失著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二十

既敗滅。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亾天下不足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稱帝武昌。上經理建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吳。復率諸將親征之。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將攻武昌。甲辰正月。上即吳王位。二月。以武昌亾。不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敵據之。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先登。即奮勇直上。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不為沮。竟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槊。獨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牀。見牙將郭英從傍來。疾呼郭曰。為吾殺賊。郭英持槊躍馬至。奮辭一呼。陳應手墮。上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敵岳州守將號溪張者。率潭岳兵來

援至夜婆山。上遣兵擊敗之，擒溲張悉俘其衆。上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降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降。陳氏將勇略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軍門降。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安堵。城中大饑困，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參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沙沅陵醴陵，傅友德徇夷陵，皆平之。惟天瑞據贛州，仲廉據永豐未下。上遣汪廣洋參常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守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曩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旣敗，生降其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二十二

二十二

彬下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徐達遣兵取寶慶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膽皆擊斬之湯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荆襄以禦北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臣景文頌曰於赫王師。搃伐荆楚。漢僭乘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漢

卷一

二十三

輿。擾我南土。時維

高皇。總帥盧龍。甲被紫茸。伏張黃幟。不測不克。敵走武昌。轉戰鄱陽。鰲鱗連鎖。望之如山。燼以荻火。移艦南湖。凡十二屯。促彼下流。駭浪鯨奔。赴赴虎臣。折其雄距。自干天討。貫顛矢斃。江漢於襄。悉我版圖。昭茲聖武。千古不磨。

遼疆三路之敗。此獨未聞

文皇帝三犁虜庭

永樂七年三月車駕至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偃疆漠北時入寇擾邊陲四月遣給事中郭驥齋書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欲殺驥驥不屈歿之上聞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上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二十四

二六五

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盧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道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駐師候諸

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庶不
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為鄉導率眾徑
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
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
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進不利奈
何陞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
得已從之行亡何虜眾大至圍之福兵眾寡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二十五

二五五

不敵為虜騎所蹂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
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為虜所執死之全軍
皆沒事聞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
遣丘福等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
事何意福遠棄朕言拒弗眾論不候大軍至
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
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
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為邊患未已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

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

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

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

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

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

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議用武剛車

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二十六

二六〇

儲糧軍
中先計

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

糧以候軍回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

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

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

駕遂親北征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上大

閱誓師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

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

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冽

征雅失
里

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澗灤海，其水週迴千餘里，五日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

昭代武功編

三犂虜庭

卷一

二十七

三六〇

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圖矣。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

昭代武功編

三犂虜庭

卷一

二十八

征馬哈木

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秃孛羅等帥衆逆戰。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歿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上勅邊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上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遣糧僅給將

昭代武功編

三犂虜庭

卷一
二十九

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況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上以何則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爲重，稍候經理有緒，即行。歿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昭代武功編 三犂虜庭 卷一 三十

昭代武功編

三犂虜庭

卷一
三十

征阿魯台

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出師，次雞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於濶灤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三十一

孽畜班師還，詔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孽畜西奔。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諜報阿魯台將復寇邊。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

下先著

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瓦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孽畜殆盡，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遇韃靼王子也先主于率衆來歸。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三十二

懋引之入見。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

確論

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遼人茶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名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遼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夏四月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車駕發北京昭代武功編 三稜虜庭 卷一 三十三

楊榮金幼孜扈從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車駕次隰寧五月車駕次威虜鎮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車駕次開平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帷幄中諭之

昭代武功編 卷一

推誠置腹

曰朕昨夕三鼓夢見若世所盡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耶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齋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昭代武功編 三稜虜庭 卷一 三十四

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母懷二三以貽後悔。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

四四三

追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

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

順矣。駐蹕清平鎮。車駕次威遠川。六月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

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

之命。車駕次玉沙泉。車駕次龍武岡。

車駕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艸，虜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三十五

隻影不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

金忠前行覘賊。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

引兵抵白邛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于是英

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

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

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

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車駕次翠

登覽

雲屯。召張輔等論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

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

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

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

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秋七月，車

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崕高數十丈，命楊榮

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也。

昭代武功編 三犁虜庭 卷一 三十六

臣景文頌曰：肅肅天威，始賴上帝。胡孽未

靖，我

皇載旂，清源飲馬。神賜甘泉，雷霆迅驅。喙駝

沙漠，勒銘窮崖。海鐔山鐔，順寧不庭。復整

王旅，纏裘膽落。潛狐竄鼠，敢寇興和。魯台

盜邊，王于興師。徙穴幕南，帝曰好生。至

仁不殺，馴彼怒獸。虜影俱滅，武功著定。遠

震龍荒，鼎奠北垣。四夷來王。

章皇帝親征漢庶人

高煦初封漢王。文皇帝第二子也。多智諳頗材武。自負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鬪至。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上登極。仁宗正位。儲官高煦封漢王。不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三十七

能無望。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宮性仁厚。高煦英武頗類。上每北征。令從左右。嘗與丘福解縉諸臣微語及儲官事。縉曰。好。聖孫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

小時一
語已令
漢庶人
膽落

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

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往欲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上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自安。上時令人伺察之。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吉黃淮楊士奇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三十八

雲南。以遠辭。改封青州。又辭。及從。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為多不法。上黜其長史等官。竄交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內外居民。支解人投之江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不敢制。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自欲留

明日張

處置得宜後人絕不費手

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復廉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西華門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為將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近如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即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 宣宗時監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三十九

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為偽都督樂安州知州朱恒等為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捕臣夏原吉等為辭遣親信人放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為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幕夜繫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資書與高煦言昨護衛餘丁放青來言又有督過朝廷之舉

已制其

決機

謂然骨肉之言如漢庶人蔡驚何

子誠不然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高煦遣百戶陳剛賚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遣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詰勅封贈謂 上不當脩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為奸臣而指夏原吉為首并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宗廟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在兵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命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四十一

佐協同扈從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是日 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非得已也王 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邪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社稷自古小人事

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歷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四十一

審圖之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較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賚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朕誠心待爾爾能

戰則戰不能則請軍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始終如始終不受命滅破之日悔爾及矣午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羽且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四十二

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駐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給斌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

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乙酉班師

臣景文頌曰天肇我明聖神代繼粵惟

文皇爰正主器諸臣翼時嗣王守成徒漢辭

封屢見逆萌六師問罪親藩弄兵始建龍

旂萬乘啓行羽林鈞陳蚩尤侍衛黃鉞不

麾載馳宸諭王曰叔父負恩茂義失囑東

海被誅淮南逆天者亾殺伐用張用剪強

宗于何不滅以震以登永定四方

昭代武功編

親征漢庶人

卷一

四十三

章皇帝親征兀良哈

宣德三年九月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

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

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

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

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

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晏和楊溥姚文直

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都尉袁容

昭代武功編

親征兀良哈

卷一

四十四

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啟右都御史

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

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

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

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

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

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

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

出師本

行軍先

意

良勸循

疇割獲之後，頗有遺棄滯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于飽煖而自棄也。」眾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

昭代武功編

親征兀良哈

卷一 四十五

兵機

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眾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次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車騎可行，若候諸將并進，恐緩事機。朕以鍊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

昭代武功編 卷一

兵法一 語已盡

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成邊之兵，即悉眾來戰。上命分鍊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既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歿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擄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于上曰：「虜異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邪？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

昭代武功編

親征兀良哈

卷一 四十六

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養之恩，况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

昭代武功編

親征兀良哈

卷一 四十七

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

追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應急，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不如祭。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軍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臣景文頌曰：明明天子，憂飭萬幾，欲將待遣，爰駕六飛，路河始遼，禹軫民饑，再幸漁

昭代武功編

親征兀良哈

卷一 四十八

陽旋駐石門，寇入大寧，廟算若神，馳以鏃騎，兵貴用精，陣雲宵合，玄甲不鳴，曉薄虜營，三軍兩翼，敵弓既堅，三矢載挾，劍者應弦，我皇桓撥，解解投戈，虜無遺孽，幸摛聖藻，曰：侈雄風，祖德，續此武功。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二

勲績

高皇帝

諸將定東南

徐中山常開平削平偽吳

朱永嘉湯東甌削平方谷珍

湯東甌廖德慶削平陳友定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二

楊管陽朱永嘉定嶺南

昭代武功編卷之二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 卷二

昭代武功編卷之二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勲績

高皇帝

諸將定東南

大計已定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各據土宇，方谷珍、陳友定亦假

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別圖規取。其諸郡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邑在羣雄之間，元守將據守未下者，分遣諸

將略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湯和率兵取

鎮江。四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取宣

州。丁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

德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者，餘皆宥

不罪。宣州以安。丁酉夏五月，上親率諸將

攻寧國。先是，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寧國

矣。亮祖復以寧國叛，為元守。至是，率諸將

叛服不常，非親征不可

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以城降。寧國既下，上始議分兵取徽池等郡，乃命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午、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江浙叅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步將李才等，衆披靡。大海入城，與愈分門拒守，復大破之。完者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遁去。婺源守將汪同亦來降，乃卽徽州立雄峰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徇開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還戰，却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繆美禦之，出三山門轉戰，連捷，追奔二十里。亾何完者復盛兵來薄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衆推萬戶謝成勇成，卽率壯士數百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

和 師克在

相蹂躪，大軍出乘之，遂覆敗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鄧愈取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衢，又敗元苗軍于昌化于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微有郤。上批示都事郭彥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繇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西城。元守將鍊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鍊木兒不花戰歿，遂徇于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元首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谿州。十一月，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建康，親督楊璟等率兵十萬，以耿再成爲先鋒，金朝興統奇兵，茅成駐杭州，臯

不和故
河乘

聖祖注意
安民諱
諱屢誠
將帥如
此

亭山為應援，繇寧國至蘭谿，得儒士王...
使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可取狀。
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孫
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上
命胡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
率繆美等追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
都事李相以守將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
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王師入。元守臣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四

僧住歿之。上改婺州為寧越府，命王宗顯
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
始聞絃誦之聲。寧越既定，上欲取浙東諸
郡，乃集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
得妄殺，反覆數百言，詞極懇切。己亥春正月
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六月，上自寧越還
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兵，克潛山。
上在寧越時，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之險。

兵本

此行不
喜得數
名郡喜
得諸大
儒為開
國賢輔

遇賊衝，謀取處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
守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真、陳安等同
據諸險阨。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
我師。久之，元士卒無鬪志，有來降者，具言處
州兵弱可取狀。上即出師與再成合兵攻
之。攀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登，遂奪其
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宜
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處州。遣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五

使諭胡深深來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
守之。胡大海得章溢、葉琛、劉基、宋濂薦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華。庚子六
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元。時曾封知
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歿之。耿再成率兵往
援，擊敗石抹宜孫兵。宜孫走竹口，戰歿。再成
遂鎮處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
勸農興學，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

深讀書
不過如
是

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福伴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弩刺殺之并殺其子關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難奔討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城走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振恩義素孚於民嘗自言已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六

有火光及卒每著霧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光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祐之賀仁德與英密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道童孫炎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炎亦善撫其民炎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罵賊而歿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不能制會

四項定
王佐之
才

劉基至毅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壁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絢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巳七月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遂安後歿于方谷珍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七

州不寧上復以溢為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僉事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廬州拔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戴之遂修城濠為守禦備丁未九月上以張士誠既平別遣將伐方谷珍陳友定乃以

制勝全
在威斷
詞義稟
然

胡美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回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從征。上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慄，莫敢違節制。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人。能。立。志。何。事。不。成。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關，閩之西鎮既度關，閩中大震，遂下光澤縣，會湯和、吳禎擒方谷珍。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繇海道攻福州。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然。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

不獨息
民亦以
立信他
人不能
為此言

建寧，此萬全計也。上即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禎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采耳歛之。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之北征，是爽信也。上初不懌，既而從溢言，以昔曾叛者充軍，餘悉還農。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陳子奇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瓦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詣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

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可以私念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花赤迭里彌實欲禦之，而羈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惟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自刺，死。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郡民哭聲震地，相與殮葬之。會湯和等亦執陳友定、克延平等郡縣，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叅政蔡哲為福建行省叅政，臨行，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

可作居
官座右
銘

復諄切，哲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贊曰

高皇定鼎，首宅鎬豐。逃彼東南，分麾授鉞。中
山東既始，定南徐。兵下宛陵，遂建寧越。括
蒼以東，傳檄而定。詔彼征南，杉關渡師。奄
有建州，以及閩海。戮力雄糾，虎旅効忠。戰
勝廟堂，天子之功。

昭代武功編 諸將定東南 卷二

徐中山常開平削平偽吳

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為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人殺義并素所陵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二

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場招集少年行至少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拒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歿於是士誠忿怒必欲滅子仁子仁眾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招諭士誠初請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教以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為叅知

襄

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船

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

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鬪

被賊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

既有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于爾復反耶

即前擊賊賊以槩撞璉歿其僕楊兒以身蔽

璉亦歿璉字伯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

路總管多善政時齊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三

相戕始縱之歸於是士誠遂陷興化結寨德

勝湖元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守高郵出李齊

守甓社湖會數賊乘間呼噪入掠城中僕哲

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

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

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

賈詔諭之不納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

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

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兒孫
攜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
殺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爾
禦之兵潰元命江淞叅政佛家奴會兵討之
士誠進陷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
阿魯募兵寧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
脫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元師進圍
高郵士誠引兵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戰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四

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日
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讒
削爵去士誠亡命復集眾渡海攻陷平江平
江今蘇州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
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毘陵上嘗遣使詣
士誠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上
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
用賈勇先登力戰歿之上以其子炳文代

西文
西楚
矣

領其眾八月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
漸憑陵遣徐達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
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士德走墜馬遂被擒
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
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華雲龍王
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將湯某
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
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求退師上復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五

書數其開釁罪命歸我帥臣將較許班師士
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
去助彼兵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常遇春胡
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
眾潰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珍入
城助丁酉春我師克常州立常遇春分樞密
院命同僉湯和守之先是張士誠攻陷杭州
元守臣達識帖睦爾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

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寶慶
土官楊完者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參政
至是元命完者引苗衆入江浙破士誠兵復
杭州達識帖睦爾還守之完者遂駐兵於浙
多肆殘掠民甚苦之上命耿炳文劉成等
率兵攻長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
逆戰炳文等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遂克
長興擒其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獲戰船三百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六
餘艘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來降炳
文用儒士溫祥卿策分兵據守要害上乃
改長興爲長安州丘永興翌元帥府以耿炳
文爲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守之以何士
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率衆入寇屯上新橋炳
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
將費聚復追至鎖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
興者四年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率

城守要

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擒其
將楊文德遂克泰興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
官趙繼祖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秦望
山拒之總管王忽雷奮先力戰會大風雨敵
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門拔江陰江
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東南要衝擢
吳良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
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七
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備禦甚嚴士誠
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
八月克馬馱沙士誠累敗勢日窘攻元嘉興
杭州等路又爲苗帥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
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識帖睦爾願就招安達
識帖睦爾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
之乃遣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

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三公達識帖睦迺曰
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專也完者力為
之請達識帖睦迺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
完者意遂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
章士信授同知樞密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
士誠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據如故又
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
睦迺功加太尉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俞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八

通海桑世傑等攻江陰之石牌海寇其帥樂
瑞與士誠將朱定等合兵拒戰桑世傑躍馬
陷陣戰歿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誠
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
卒三百人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
於福山港大破之七月又敗之於狼山大獲
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完者先以累破士
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為所窘降于元然苗

士誠果
多反覆

據地利

軍貪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
迺不能制陰與士誠曷完者殺之苗眾潰散
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帥其眾來詣李文忠
請降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歿士
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睦迺
為所脇又以兵迫奪嘉興紹興皆據之十月
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
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邵榮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十九

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
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經必斷其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
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俟賊中食
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
師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珍
與戰兵敗為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
不從士誠毋念士誠以永安易士德

不許。遙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上命國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冒矢石屢敗之。又礮擊其舟，溺死無數。士誠以數騎遁去。上聞甚嘉獎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

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鄧禹領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士誠兵於閑林寨。二月，士誠引兵侵嚴州。李文忠、繇碧溪塢迎戰，大破之。士誠

大將威
信出人
意表

又寇江陰，艤艫蔽江而至。其將蘇同僉、建平君山指揮為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計取之。」有頃，敵陣於江濡。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敵大敗，霄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敵奪氣。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一

還。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亦不敢泝江上矣。上後吳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東顧憂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為詩文美之。」四月，士誠遣其將唵羅張寇常州。吳復禦於高橋，擊敗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大港灘，李文忠遣何世明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

士誠失著

軍張士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乏遺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二

谷珍具舟士誠恐谷珍掠取其糧谷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即奉詔達識帖睦迺往來諭說之士誠乃運糧一十一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自三路入援敵乘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下瞰城中用土石填壕塹以

奇

火船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兵往救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蔣英劉震叛刺殺胡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叛殺耿再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三

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穀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言引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帥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命軍士飽食金鼓鉦砲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驚

賊兵為
虛聲所
誤

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追擊敗之屍橫
滿野其先鋒爭渡河溺死者幾算片甲不還
癸卯三月士誠遣呂珍率眾二十萬圍劉福
通于安豐福通遣使間道來求援珍攻破安
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上率徐達常遇春
往救之珍大敗廬州賊左君弼皆走元將竹
昌忻都乘間入安豐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
遣人往杭州貿易上聞怒其洩軍中事召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四

一時君
臣秘計
所見略
同

築城守計使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
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癸卯上欲伐陳友
諒援南昌申飭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
備禦至鄱陽湖既戰亟遣徐達還守建康蓋
備吳云八月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
嘗脇元守臣達識帖睦迺為請封王爵不報
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
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浙江達識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五

再興責之又命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
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叛降士誠於紹
興遂寇東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
十里來援遇賊於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
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藩蔽若
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則
六十里並五指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
樓櫓濠塹具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

元末亦
兵患義

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
 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
 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
 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
 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
 等合擊之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
 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
 智戰歿士誠兵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矣炳文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六

善守

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
 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
 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
 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暨之
 新城構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
 持久必拔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隅遇我
 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先
 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當之再戰再

善

善戰

忠義激

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
 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
 文忠命張彬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出嚴州
 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賊二十里據險
 為守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
 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眾則我非彼敵以謀
 則彼非我敵謝玄以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
 眾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二十七

軍至難攻矣歿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命曰
 賊眾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
 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
 擊之自于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
 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
 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陷入其中堅
 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英獨當一面引部下
 健士亦貫陣入敵眾披靡文忠因督眾乘之

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皆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八百餘匹，輜重鎧甲如山。捷聞，上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羣臣曰：我朝豈爲棄人如德濟、真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昭代武功編 削平僞吳 卷二 二十八

知被

蔽故其國事日非。上聞之曰：吾燕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上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觀望不即汧流而上，其爲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此自瓦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月，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駱沙，汧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

昭代武功編

削平僞吳

卷二

二十九

往往先聲奪人

此非武將所能

待。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火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在鎮十年，始終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較，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敬崇教化，興舉學校，修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

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上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拔其水寨，獲戰艦千

識根本

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據，後為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齊據之。上命李善長為書招齊，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齊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齊降。上乃幸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一

濠州省陵墓，安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廖永安卒於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慟。時已遙封楚國公，後命配享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八月，上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

知彼

仁厚大
度前代
所不及

劫奪寇攘而已。友諒已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賴諸將之力，連歲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莖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石清逆。

昭代武功編

刑平偽吳

卷二

三十二

精細
開誠以
示之
入宿城
上以示
士卒不
侵擾

衆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珍等以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躍起丈餘。珍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諸將以呂珍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麒舉城降。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夔先詣師款納。文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夔曰：天

昭代武功編

刑平偽吳

卷二

三十三

兵如雷霆，當者盡粉。此城百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即磔以徇。杭州遂平，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

山橋、達等擊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喪所出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脯，敵將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四

松江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上以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咎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靡羣慝。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誠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

何等情 誼何等 副託心 齊之臣 敵不効 死力

千載下 猶使人 揮涕感 恩

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搗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上幸其第視病，病已革，上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火士誠欲突圍出窺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五

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嚴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背曰：爾以猛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刀馳鎧騎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歿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被獲，輿入城，勢益窮蹙，無錫莫。天祐為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賚。

地勢不可不知

待以心腹仍遣游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乏甚督兵急擊之或曰姑蘇城蟬形齊門則其臍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士誠及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臥舟中不食比至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歿上乃以書送元宗室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六

將略亦從節檢

降於我吾待以厚恩列於將較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貴子孫亦得

昭代武功編

削平偽吳

卷二 三十七

朱永嘉湯東既削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國珍浙東台魏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珍漸驕橫壬辰春元以泰不華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珍降以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珍疑懼遂劫其眾下海入黃巖港以叛泰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來歸谷珍不聽拘大用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三十八

不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功不克吾必以報國谷珍使其黨陳仲達來偽受命泰不華張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將與谷珍舟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所格殺五六人賊羣至執之欲擁過谷珍

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或事聞元贈泰不華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谷里失里招諭谷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三十九

捕斬之執政多受谷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珍徽州路治中弟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命之官谷珍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谷珍遂執元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眾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谷珍為海道漕運萬戶谷璋為衢州路總管自

是谷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谷珍仍叛遂據温台慶元等路戊戌上既取金衢寧婺郡遣典籤劉辰使谷珍招諭之谷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下婺州料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士誠南有友定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已亥三月遂遣使奉書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一

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為質上曰自古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固變為交質繇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為哉乃厚賜遣還之谷珍又以金玉飾馬鞍為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穀粟布帛珍玩非所好也谷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友定王

昭代武功編 卷二

大義貴人立言 有體詞 意緒落 蓋變一 篇大文 字也勝 漢高教 羽十罪

師討姑蘇而谷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以覘勝敗為叛服計帝以谷珍反覆貽書赦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人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一

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服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頓

四七一

師乏糧。又為李思齊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籬。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君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爾。若無事。交踈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繇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於元朝。無恩於下民。盜據海隅。以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二

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潛結。遙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為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為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機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繇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為汝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谷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又寬他
一着
不憚再
三曉諭
先揚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三

使國珍
知感

乘出下

良謀也。豈意汝似奸挾詐。陽降陰謀。數相愚弄。張士誠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

昭代武功編

刑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四

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舍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為泥海計。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即馬步舟師討之。朱

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棄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朱亮

昭代武功編

刑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五

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

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六

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于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於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湯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

命 曲有婦

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于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咎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及弟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七

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濶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四匹、船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反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

明白正
告使之
不疑

迺海上終期歸附 聖明以全首領不意
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羣小所悞是以
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 帝曰
舛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
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為去就安能無所齟齬
爾之所為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
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為廣西行省左丞不
之官食祿居京師

昭代武功編

削平方谷珍

卷二

四十八

贊曰章安永寧孽生通寇南通北交王命
聲討乃將永嘉師取赤城因渡屛江并襲
樂成濟我舟師盤輿失險東甌會兵軍于
慶元敵眾駭奔獸沸越海悉定甬東歸印
納款千里東藩皇輿戶版

湯東甌廖德慶削平陳友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人元至正戊戌陳友
諒攻陷汀州有定起義兵圖興復壬寅夏遂
率眾攻友諒汀州復之事聞元即以有定守
汀州有定漸跋扈迫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
不花以兵略近縣倉庫悉入於家其官僚皆
威劫之如其私屬不從令者輒誅戮貶竄威
振閩中甲辰夏 上既滅陳友諒圍贛州乃

昭代武功編

削平陳有定

卷二

四十九

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
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
胡深為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
祖取其縣邑數來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
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四萬屯錦江遶出
深背深遣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銳卒
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
遇之深為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

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遂殺深。上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殺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為叅政國之大臣也。

昭代武功編

削平陳有定

卷二 五十一

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耶。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驅官僚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圖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

經略中原
原瞭如
指掌
望祖用兵
之神如
是

貴。不降則戮。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傳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誠之曰。有警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塞。佯言奪海舟。趁潮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兵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

昭代武功編

削平陳友定

卷二 五十一

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帝御戟門。與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繇海道取廣。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為何如。皆曰善。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

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岬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

昭代武功編

削平陳有定

卷二

五十二

款黎明我師于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栢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

此亦勦敵

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略之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

昭代武功編

削平陳有定

卷二

五十三

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較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

友定始以威靈
郡縣終以死守
報國似兩截人
畢竟是一男子

亦慷慨

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于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至京師，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叅軍，昭代武功編 刑平陳有定 卷二 五十四

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止，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贊曰：高皇賜駿，御廐飛龍，首拔建安，永嘉之功，敵方跋扈，漳江失守，爰勅東甌，副以德慶，進取建州，召諭戟門，戰艦乘風，門逼五虎，耀戈南臺，浣甲螺江，忽潰潭州，敵膏蕭斧，左鼓右旗，如勒鼎彝。

楊營陽朱永嘉定嶺南

丁未十月，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珍、陳友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為征南將軍，周德興、張彬為副將，軍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繇湖廣取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陞辭出，璟以兵向永州，十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上卽命移師自福州帥舟師，繇海道取廣東，仍昭代武功編 定嶺南 卷二 五十五

命陸仲亨、胡通治兵贛州，繇韶州為犄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州城，鄧祖勝出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琛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茱萸灘，元叅政賀興隆戰死，遂克寶慶，元

勝友諒
國珍見
識一倍

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於安鄉。三月，廖永忠未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真初以舉義兵除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撫安循惠二州民。嶺表多歸之，或勸為尉佗自擅計，斥不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所部郡縣戶口錢穀甲兵數，并上其印章，遣人奉昭代武功編 定嶺南 卷二 五十六

先是，上勅仲亨等曰：「已命楊璟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等繇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贛兵，繇韶州直搗英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上所詔，果與永忠等師會。元廣州叅政邵宗愚既納款，猶懷疑貳，擁兵眾不下。永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于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復聚眾作亂，南海人麥康祖以魔魁術畜蠱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檄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耳、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耿天璧擊破之。又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眾繼之，遂克永州。元守將鄧祖勝飲藥歿。

其叅政張子賢元帥鄧思誠猶巷戰兵敗被執百戶夏昇詣璟降璟以丁玉守永州自引兵向靖江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既平引兵繇肇慶泝江上抵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遂進逼藤州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聞王師至藤州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死永忠亮祖駐師藤州于是潯貴鬱林容州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楊璟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璟屯北門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大振初上勅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

昭代武功編

定嶺南

卷二 五十八

慶誠

悅服也今兩廣遠在南方破裂割據民患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斷其聲援無有不下者廣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循海州郡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守仍與楊璟會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至

昭代武功編

定嶺南

卷二 五十九

是一如 上言諸將圍靖江已二旬璟諭諸將較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關口決其堤岬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開關口關殺守堤兵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隘璟部將胡海獲元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使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為內應榮射書達璟營約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匱

乃知朝廷戒諭宜嚴

乏人無鬪志有可取狀環乃給皮帽百餘為識使歸約以四更攻寶賢門入環命吳永寧先登胡海次之自八角亭梯墉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開門出走環遣兵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兵入張彬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陳瑜帖木兒普化董丑趙昭位武瑛縉定嶺南卷三六十一

世杰皆自殺論入城功以胡海為首環送也兒吉尼至京師遣兵徇彬州下之于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杰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赴軍門降永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叅政張那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真守之遣耿天璧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遂取賓州

阿思蘭知不可為遣僧保以象州降籍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贊曰帝平大憝吳楚閩浙載揚我武威加百粵大將受成始向永揚遂克邵陵乃度五嶺檄傳循惠隨下羊城師次藤州望風警服蒼梧鬱林谿洞海徼允塞王猷靖是昭代武功編定嶺南卷三六十一

南服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三



高皇帝

徐中山常開平伐中原

徐中山克元都

李岐陽等分略河東

徐中山定關隴

傅穎川削平明玉珍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三

徐中山李岐陽北征沙漠

沐黔寧藍永昌廓清滇南

昭代武功編卷之三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三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高皇帝

徐中山常開平伐中原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獎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杰紛起子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財富今亦既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將以爲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於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國珍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

昭代武功編

代中原

卷三

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為征虜大將軍遇春為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繇淮入河北向 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全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

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

兵略

編

傳檄然
後用兵
當時北
伐次第
如此

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閩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

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犯吾與諸雄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傅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管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命遂出師 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

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馮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淪瀆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驍伐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四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絲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反為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少安。食少足。兵少精。控驍伐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五

弦執矢。目視我中國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

被民意 語語痛切

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璟經畧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倂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

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六

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僉院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所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棄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

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奔與祖入城撫定之洪武元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榮甫死之擴廓帖木兒退保晉寧關與貊高合兵拒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五里合軍填壕壩進元守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華雲龍守棣州遂引師西沂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導師向汴梁父

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七

老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走乃徇河南洛陽等處上別命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亮康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

潼關重地 初 極機防 守今

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將軍進營城北
 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河至虎牢關與曹良
 臣破元將詹同兵會達軍於城北元守將李
 克彝出走梁王阿魯溫出降河南平乘勝下
 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遂破潼關入之
 達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
 降元將潘莽兒牛叅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
 州亦下之以亮守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
 昭代武功編 代中原 卷三 八

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之不從至城破被
 執上釋而用之戊申五月車駕幸大梁
 以大梁為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府
 以陳德署府事留徇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
 廣師旋上命為河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
 馮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
 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上遂命郭子
 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陝州潼關三秦

可嘆 出沒 極符坐

門戶扼而守之李息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
 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俟
 大軍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
 秦人自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
 寇汝州等處文輝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
 之徐達師至陝命王瑋等將兵至虢州諸將
 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登封諸砦堡
 皆平元守將李克彝棄河南奔陝入關依李
 昭代武功編 代中原 卷三 九

息齊七月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率
 諸將自陳橋入陛辭上以河南北山東皆
 平命諸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
 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
 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於心非得已也管元
 起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息荒天厭棄之
 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
 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

意舉秦

夫聖人語

師行餉
足是北
伐第一
功借民
勤天尤
見德器
宜乎誕
生節義
名臣也

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安其業。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上乃還京，命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檄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於東昌。薛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迨及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十一
廣平。元守臣周須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玉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實臣等，用為嚮導。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時諸將駐濟寧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極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淺，勒取五千夫，濬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於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克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遁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

橋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進至河西務。元平章僚普朶兒只進巴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土誠、張誠、劉敬等。於是葉昭代武功編 伐中原 卷三 十一
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贊曰：桓桓征虜，中山秉鉞。佐闔開平，師行弔伐。組甲渡淮，奄有青徐。以及齊魯，疾走大梁。還據華陰，威馳燕涿。旗指武安，北平大震。胡運將終，日月昭蘇。好生止殺，洋洋聖謨。

徐中山克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

昭代武功編 克元都 卷三 十二

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華雲龍等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北避兵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上出元主嘆曰宮禁深嚴此物何從

註

中山 用意 忠厚 往

來殆天所以啓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徽欽御壁事耶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畱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畱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繇居庸關北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尹堅衝陣堅兩手擒兩元將

昭代武功編 克元都 卷三 十三

皆金虎符御刀於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將填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扑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元官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

民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不過是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於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恥出見，欲自投井，為其僕所守，乃給其僕曰：吾甚愧，何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亾國史也。遂往見

昭代武功編

克元都

卷三十四

達後仕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會常遇春於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來寇，營于白河，時

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亾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忼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亾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

昭代武功編

克元都

卷三十五

絲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贊曰：天開混沌，生我

高皇，翊以名世，崛起中山。漁陽環墨，鼓騎蹶張。會師幽薊，天兵四集。狐出端明，恥効脚璧。乃絲居庸，徙遁上都。旋窺玄漠，廓清腥

穢再造乾坤萬年真主。

昭代武功編

克元都

卷三
十六

李岐陽等分畧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上命達畱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十月上命馮宗異絲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上俱命為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十七

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絲懷慶徇太行璟以兵會澤州宗異至武涉遇元懷慶所遣遊兵六十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蕪子城破其關元守兵遂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畱兵戍守又進攻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

傳友德薛顯率三千騎畧平定州擒元將同
僉取七梁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
山城山鐵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
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達
遣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
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憤達與諸將謀取太
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繇保
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十八

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
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
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彼若還
兵救太原則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
安聞之果還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傳友德迎
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
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於城西郭英憑高

不出中
山所料

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
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
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
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
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請爲內應達喜遂
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
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
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十九

鼓譟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蹂踐
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爲亟
納韉未竟跳一足踰帳後得驛馬乘從十八
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太原豁鼻馬帥
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傳
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尅其四大王
又破逐竹真兵於是惇忻霍絳猗氏平陽等
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尅甘

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木耳，被畱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上嘉其節，超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略，擴廓絲是多敗。上遣勅諭諸將於太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遑定賞，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璟出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二十

竟

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為晉王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攻陝西。上命達以康茂才分所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上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二十一

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閫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盍往救之。遂繇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忠至，亟

令移前阻水為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眾萬餘進兵至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昭代武功編 分畧河東 卷三 二十二

贊曰北定幽燕西扼三晉師出河內以濟太行澤路乃平臨汾不守至於太原萬騎飛突我出死士以一當百擴廓跳奔遠逐雲中惜殞開平岐陽代將將克河東功懋懋賞

徐中山定關隴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參將馮宗異先渡河時李息齊張息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眾夾武功東川而軍李息齊在東張息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少却則以兵進二虜不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三

能支遂遁去李息齊奔鳳翔張息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息齊奔

吳夫榮

鳳翔時。上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管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息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不能相保。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四

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息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息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入吐蕃。息齊懷疑不決。及馮宗異兵至鳳翔。息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息道之才。不如李息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征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息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息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其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五

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息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爲臨洮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息道弟張良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息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息齊至京師入見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六

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倔強奔漠北者爲優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帥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爲擴廓帖木兒所誘恃擴廓及賀宗哲爲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還師趣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

其南顧時略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奐獲其小元帥張十五等達送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馮勝亦駐軍於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甯正守邠州葉國珍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七

守彭原遇之韓扎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還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繇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上竟以前浙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哲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息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

靈法嚴明

有

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於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為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未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於六盤山擴廓遁走出塞外達至平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八

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略晉寧賀宗哲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眾三萬擊敗之宗哲與其黨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襲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眾寡不敵難與相戰然敵遠來不知虛實乘暮擊之

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大將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兵擊却之溫又屢乘急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去還甘肅虜退張溫執朱祐數其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二十九

醉臥罪欲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溫悟杖而釋之上聞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論長官賜友文綺帛錄溫功陞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贊曰關中天府雄鎮涇黃二寇負固借援西羌整我師旅于岐之陽屢馳尺組惠此一方人秦不王笑彼狂猖威懾扶風亦越

鞏昌析骸易子。窮敵于襄。再殪驕虜。凱奏

平涼

昭代武功編

定關隴

卷三
三十

傅穎川削平明玉珍

關國時
惟平蜀
稍費力
勿母擁
一尋主
決波乃
定以地
有險可
據也奈
何今稔
出沒

明玉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
玉珍集鄉里壯士屯青山結柵自固未幾歸
徐壽輝壽輝遣其黨倪文俊率玉珍等攻陷
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之文俊還及陳友諒
殺倪文俊玉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
縣皆附之歲壬寅友諒弒壽輝玉珍謀討之
不果乃以兵守夔關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一

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分置守戍遂自
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珍稱帝於成都國
號夏建元天統後玉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
幼母彭氏與偽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
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隴右乃遣楊璟入蜀
諭昇使入朝璟反覆警曉昇牽于羣議不決
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
為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

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偽平章蔡林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繇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一

日復來興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將纔三千人友仁眾二萬興旺以眾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維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撞石以禦賊死者甚眾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燃山上友仁見之大驚耿天

璧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傅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繇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偽丞相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兩岸引鐵鑊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三

進奪單屋溫湯關初諸將陞辭時上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行至是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

所謂明見萬里

兵機

選精兵五千爲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珍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珍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四

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故業。留鞏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爲固，聞造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草堂茅岡寨。

王文成 每用此 注 不徒使 蜀人落 游兼今

湯和等 兵知之

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僉事，降其衆千餘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瞿塘關。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府南城岸，璟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鹽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進，兵駐師大溪口，欲候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聞傳友德破階文，搆江油。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五

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漢州，留老弱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兵敗，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迎擊戴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破之，擒斬二千餘人。友仁

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夏金州守將
 俞息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
 友德捷至京師上恐湯和等逗遛失機會
 乃述友德冒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傳將軍
 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
 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破
 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
 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永

機不可失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六

忠得詔乃引兵趨夔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
 知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圖進取初友德克
 文州以朱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
 世珍誘番衆數萬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
 世珍復合趙元帥大兵攻之城內食盡外援
 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耶世珍攻益急
 顯忠被傷裹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為亂兵所

聖慮

殺四月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
 愈督部將任亮以兵開道絲陸路抵瞿塘從
 湯和師進取又令王成引兵繇興元取道往
 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楊鑑率番兵二
 萬為友德先鋒上又慮襄陽兵出城守虛
 弱手書諭鄧愈以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潤管
 門嚴為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至舊夔府夏
 守將鄒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七

孔明兵

永忠分兵為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為
 左右翼旁出擊之鄒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
 攻之擒其將龔興殺溺士馬甚衆夏人氣大
 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關以水峻急又蜀
 人所設鐵鎖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
 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綠山伏草木
 中行度關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
 貫入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險夜以小舟

出不意

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亾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并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鄒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八

明昇母
知慶知
典

等八十八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繇白塩伐木開道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

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於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璧與視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并家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傅友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三十九

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縣至崇慶州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

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械送京師留指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為兵

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浚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詔羣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昶降舊儀雜定之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自治國所為奢僭昇幼事絲臣下無罪

昭代武功編 削平明玉珍 卷三 四十

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傅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詔儒臣作平西蜀頌贊曰偽夏建元據有隴蜀皇赫斯怒不享不王頴川誓衆巴峽瞿塘計擣階文溪入其阻飛渡漢江山裂天門直抵劍南濟師渝水面縛詣降侯以歸義詔頌平西蜀道有夷

徐中山李岐陽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為西北患元主北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絲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

昭代武功編 北征沙漠 卷三 四十一

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為邊患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大尉蠻子等兵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于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破元沙不丁進兵拔紅羅山至上都

優渥亡
國之後

得元罕左丞蓋兀魯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竿玉斧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亾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上令免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諡元主順帝后妃

昭代武功編 北征沙漠 卷三 四十二

昭代武功編 卷三

文忠總東道兵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於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擊虜衆虜一健將躍出鬪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駒河朵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死六年癸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刺河三戰三捷又獲

昭代武功編 北征沙漠 卷三 四十三

五〇三

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蘇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達海俊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還十二

昭代武功編 北征沙漠 卷三 四十四

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番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岷鞏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人寇遣

沐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於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入大將軍營邊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遁去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

昭代武功編 北征沙漠 卷三 四十五

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西征寧夏平之

贊曰元有苞蘖未靖胡塵一擣定西一出狐嶺上都所獲太子及孫鎮圭國璽妃嬪元臣爵侯賜第渥被殊恩再蒐殘虜橫行絕塞赫聲濯靈功倍龍驤中山岐陽金版旂常

沐黔寧藍永昌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上以天下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人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於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四十六

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為汝屈。有死而已矣。達里麻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四十七

帖木兒等敗。及元主北走。反覆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餼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謂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

大發 既得 乃規 建取 出奇 制勝

三十萬往征之。臨行論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乃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

在百
日問
皆
聖祖
算

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乃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繇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四十八

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繇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仡佬悉又攻普安下之畱兵戍遂會沐英等師進一曲靖梁

神速

又林

往

往

問

方

以

誤

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乃擁眾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沂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山谷中為疑兵達里麻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四十九

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死於陣英等縱鎧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畱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

英

安民

悔不從
王禮言

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
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
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至板
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
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
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
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
大敗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一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一

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
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
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
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
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
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
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旣陣芒部土酋
率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敵我師趨之戰數十

將欲戰

辨世治
失之計

合酋長多中槩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
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
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
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
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
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
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
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一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一

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
回也繼又諭曰比聞雲南旣克區畫布置尚
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
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旣有土
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
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畱
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霽翠輩不盡服
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布政司

及府州縣宣尉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澂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尾二關最險土酋段世以五萬眾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繇洱水東趨上關英綴下關為犄角勢又以一軍令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二

湖海繇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譁呼蠻眾驚亂沐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脇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傅友德分兵取鶴慶畧洒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步和尼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傅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

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數無從稽考但以當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清衛所查有現糧一百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三

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眾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深知南
蠻情事

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
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
安陸平原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
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戰於嶺上當
分兵直擣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
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候
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
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四

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
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
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
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
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
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
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
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土官楊

安得不
令人出
死力

首最桀黠給其衆曰總兵領大兵回矣雲南
可圖也各糾衆至二十萬首會衆屯於城西
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
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
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而諸將
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為文
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諭傳友德出師之訓
及所下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

昭代武功編

廓清滇南

卷三

五十五

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雖生其地習
在戎者未能歷如指掌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贊曰古徼南夷始分六詔元王梁州遂阻
聲教戕我使臣自召天誅師徒烝烝凡三
十萬方攻赤水戰平諸蠻潛濟水師遂克
西爨兵壓永寧王殞滇池東川芒部世懼
天威

昭代武功編卷之三

終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四

永樂

張忠烈沐敬忠平定交趾

蔣廷瓚勘平貴州

衛壽平唐賽兒

王忠毅麓川之役

張中丞平福寇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四

張中丞平坑賊

董海寧討平黃蕭養

昭代武功編卷之四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之四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永樂

張忠烈沐敬忠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

臣矣。永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犁季犛所

弑，犁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

陳氏嗣絕，奩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

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問道，絲雲南走愬

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昂

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

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

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鷄陵關，

山路險峻，林莽叢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

季犛乃伏兵山谷中，眾數萬鼓譟，出斷橋。後

必非本

皆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以畫御蒙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悚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眾潰亂殺賊師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于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州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丁亥春

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二月輔率諸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嚙江龍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遠等為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眾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

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次舟畢渡眾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敗困眾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滄弟黎季龜等

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中如國制詔候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

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六

暨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趾，通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趾引還至京師，宥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與鎮將昌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于是交趾郡縣盡沒，黎利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七

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暲表乞立陳氏後。上集諸大臣議之，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太宗經畧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上意不決，顧問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況二十年間兵民困於交趾極矣。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聖祖繼絕
仰體
意

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書表示群臣，諭罷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暲為安南國王，罷征安南兵。

贊曰：維古南交，寶貢安南。季犛弒篡，天平愬還。計墮邀伏，遂死薛嵩。

文皇誓師，悶海宵遁。斬馘四萬，夾江破陣。卒昭代武功編 平定交趾 卷四

誅元兇，三司置郡。兵罷南征，陳暲嗣封。裂券昨茅，忠烈敬忠。

蔣廷瓚勘平貴州

貴州古羅施，虜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雷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仍授雷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

昭代武功編 勘平貴州 卷四 九 三七四

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雷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部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

誘之欲得彼中地勢

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開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露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昭代武功編 勘平貴州 卷四 十一 二六四

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

執二酋
如反掌
祖宗朝天
威神速
如此近
歲安者
之亂勞
兵動數
遲延歲
月始克
底定共
力自此
耗收矣

月 上密遣較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寤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以二寇日構殺荼毒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斬。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皆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全印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昭代武功編 勘平貴州 卷四 十一

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烏撒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思州思南事，夷情也。

贊曰羅甸稱王始歸混一。二酋遺封奢劉代立鎮帥啓兵諸羅怒激。

帝召夷婦諭令矢忠鑿山置驛蜀道以通。誅帥謝夷田復構亂再指天戈思勿復反。遂郡牂牁兵銷甲浣。

昭代武功編 勸平貴州 卷四 十二

衛青平唐賽兒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

昭代武功編 平唐賽兒 卷四 十三

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

夫唐賽兒至大索不得皆升罪也

備將忘功如此

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賔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馮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賔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

昭代武功編

平唐賽兒

卷四

十四 三〇三、四二

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摔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卽就道勅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

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

昭代武功編

平唐賽兒

卷四

十五 二七〇、四五

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贊曰妖牝挺災。蜂飛蝟起。寨擁石棚。肆劫
沂莒。安遠受命。未嚴師旅。賊乃遁形。黨猶
張距。衛帥星馳。安丘解圍。揮鋒鼓銳。無貫
嚴誅。師行在速。叱咤揚威。申以軍誥。賞山
罰谿。

歷代武功編

平唐賽兒

卷四

十六八十七

正統

王忠毅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諭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
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
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諭
後裔部酋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畧取孟養地。
刁賓王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
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爲

昭代武功編

麓川之役

卷四

十七

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上遣刑部主
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
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
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簡斷江口。守師不得
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
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
無渡江意。緬簡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未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

沐晟坐視不救
罪浮于
違節制
者

失守江
上罪更
重

之大破賊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
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
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
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
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值
暮春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
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
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
昭代武功編 麓川之役 卷四 十八

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

此封謚
可不議

足為中國輕重西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
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師至雲南賊
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
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
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
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
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百十餘萬
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往
昭代武功編 麓川之役 卷四 十九

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
夷往發兵為費不貲宜置勿問上不聽議
大發兵討之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
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
京戎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
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參謀陞辭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鱗衣以行時
此封謚
可不議

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朝廷仍命王驥
 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官，張軌田禮為
 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
 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
 勝進至孟養，賊歛眾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
 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
 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
 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
 昭代武功編 麓川之役 卷四 二十

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
 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
 驥還兵，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
 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
 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首目得部，勒諸夷
 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
 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
 捷聞。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

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
 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
 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朝
 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
 繫給思祿，遂誑諸夷謂：朝廷已復其官，會
 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
 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
 兵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
 昭代武功編 麓川之役 卷四 二十一

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以計免。思祿
 乃奏乞復宣慰官。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
 自立。朝廷亦羈廢置不問焉。
 贊曰：古稱香栢雲遠滇夷，思酋發難。自千
 天威忠毅憤擊，援絕殞師。咎在主將，乃遣
 元戎。王命靖遠，萬騎徂征。緬甸函首，麓
 川乃平。再剪餘孽，浮梁度兵。標石金沙，赫
 聲濯靈。分胙茅土，滇南載寧。

張中丞平福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眾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聚眾為墟，集會常數百人，立茂七為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尋為警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眾，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

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二

持正景後何不乘機取茂七

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行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將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

以處使二賊得倚角相倚

兵敗後無悔何可成

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茂七遂與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而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編置里，請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

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三

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復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蘇、江西道

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繇浙入閩使還請益兵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嬰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聞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四

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朝廷聞敗報踵至復

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為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五

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至是建陽路始通璽書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絲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為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

勝乃可招諭

撫賊須令殺賊自効

用伏

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繇、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

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六

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憫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既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

乘勝

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容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

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七

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繇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平，乃班師。贊曰：江海亡命，亂首龍岩，遂戕閩邑，賊勢已張。王乃賜鉞，閩募鷹揚，復遣世勲禁放驕驍，圍解延津，敗賊建陽，僞謀用間。

伏發浮梁鄧雲矢斃捷奏順昌七閩迺謚
我武維揚。

昭代武功編

平福寇

卷四
二十八

張中丞平坑賊

處州舊多銀坑民間亡賴者并緣為姦利正
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
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
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
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
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
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二十九

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
七為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繇浦城劫建陽所
過焚掠民從之者益眾遂掠建寧官民皆逃
匿分眾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
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正方猖獗朝廷命
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適至廣信以葉
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
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

此時若知宗留死無主乃亂併力賊之亦無難

事

雍等亦言葉冠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為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以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三十

三都賊悉眾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眾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繇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陽官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眾從之

何為畏賊如虎

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温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少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三十一

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筩三百五十面筩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

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寶規之也遂給榜示付
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眾萬人出山索戰
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
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
持鎗者多為竹筩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
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
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
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三十二

從來平賊未有
不撫者
但要識
先後著
照應
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
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
齋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
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
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
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
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
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

不廣布
詔諭賊
亦未信
真撫

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
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
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眾如
故反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
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據廣布恩
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三十三

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
等乃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
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
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
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
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
得放歸
贊曰括蒼少陽曠盜釀患始掠旁邑鉛山

路斷時惟中丞方督閩師。因有越寇回指。旌麾。宗留先殪。再殲渠魁。駐軍銅山。虎旅張威。遮降數萬。露布乃馳。功成不賞。盾鼻堪題。

昭代武功編

平坑賊

卷四
三十四

董海寧討平黃蕭養

正統己巳十四年。廣賊黃蕭養反。蕭養南海冲鶴堡人。貌甚寢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卧竹牀。皮忽發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私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錄。越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乃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為總行宮。授偽官者百有餘人。以都督董興為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之。初。楊信

亦奇事

諒計

昭代武功編

討平黃蕭養

卷四
三十五

奇事

馮軾不獨知天
文亦曉
將畧

民為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
 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
 濟民益大喜賊黨日散既而信民卒董興等
 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鷄
 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當
 繇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
 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
 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
 名大夫力為討平黃蕭養 卷四
 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
 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摧朽
 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
 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
 官軍至大洲頭與賊相遇果大破之蕭養中
 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寧海伯
 贊曰遭盜亡海狡窺南越王偕東陽五羊
 爨草言命總戎司馬徵發鷄舞中宵魚飛

清峽賊恃舟師我度乘鉞星實河南大洲
 賊滅隨散餘黨鯨徙無穴券賜金書用旌
 勞伐

昭代武功編卷之四終

昭代武功編

討平黃蕭養

卷四

三十七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五

成化

韓襄毅平廣蠻

項襄毅馬端肅征五堡

白恭簡開設鄖陽

馬端肅撫安東夷

余肅敏築邊墻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五

孔中丞擒阿溪

昭代武功編卷之五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 卷五

昭代武功編卷之五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成化

韓襄毅平廣蠻

敘澤地
山水險
異歷歷
如畫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逮至潯帶象州永安脩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砢研截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

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碛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諸蠻以此為奧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羨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岩峒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厓極險隘者亦十數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

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迴益六百里，其中多冥岩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徭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獯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徭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脩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

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方免掣肘 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繇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為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搥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蓄縮養亂是地
方守臣通弊

搗穴是擒賊上策

分兵尾賊乃近
日將帥養寇者
情矣

方免掣肘

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注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益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遊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繇庾嶺入廣東，大軍繇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搗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南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

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申明師律

剪賊羽翼

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崑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為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遠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

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四

謀成而戰

布置何等周詳

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為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璵。張剛。王圯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繇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昭代武功編。平廣蠻。卷五。五。指揮陳文章等守左龍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管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夏。紫荊竹。踏良胸。古管。牛腸。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

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五

照應

處置善
後事宜
具得保
障蠻方
之法

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簡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簡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簡司于勳馬。移靖寧巡簡司于獻俘。移思

隆巡簡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選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効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為吏目。亦可羈縻。廣悍。借以保障地方。又經略撫處數事奏上。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昭代武功編 平廣蠻 卷五

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贊曰。西粵斷藤。隸屬圖版。始梗徭酋。據為嶮嶂。瞰掠為嘗。亂用是長。乃簡襄毅。佐以名將。破陣力山。毀巢焚蕩。因土授官。蠻方保障。紀功磨崖。金吾延賞。廣為列爵。疏榮匪濫。

項襄毅馬端肅征五堡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仕於陝西平涼為萬戶我太祖既定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眾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為百姓抽其壯丁為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而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為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卜花王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虜酋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眾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事漸荒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酒奉犇棘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時都御史銅梁陳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迤南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虜掠傳聞非虜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

也丁亥春介移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

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巡僉事石首蘇燮逮問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通渭縣人戶逃於把丹孫滿四等寨潛住縣遣追捕為滿四所殺至是縣亦上於介逮之滿四等素縱佚益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叅將劉清至固原守備馮傑索各土達馬匹鷹翎等物滿四等因謀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把丹曾孫滿璫者四之侄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平涼衛捕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逼督滿璫以應解者璫慙人也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撫弟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攜鐵索刑具往捕四等知之俟璫至堡結璫所率散各家具食殺之因劫璫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

石城之險如畫

上者俱拽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狀，兩傍空處，并後面悉築牆，高一二丈五六尺，各畱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造，此以避亂者，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悚然，滿四等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李合泥土達見，殺於伏羲者，叅將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一

劉清領軍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黃泌、寧遠伯任壽與都御史陳介會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潰，兵部請以陳介任壽并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統、叅將胡愷各率所部兵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竟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

輕進

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梁順領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兵，言於衆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夜間方息，凌晨即行，且乏水飲，無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至，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鬪，官軍遂敗，任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一

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軍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俱解赴京師，八月乃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為總督，鎮守陝西，太監

情
破賊

劉祥為監督涼州正總兵劉玉為總兵都督
僉事夏正充左叅將劉清充右叅將監察御
史鄧本端監軍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驗
功次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甘涼延
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時南京大理寺
卿馬文昇居憂服初闕陞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協勦叛賊時戊子九月五日也文昇至陝
申戒所屬點民兵守城池及饋運糧餉畢十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二

輕進

項與二劉及馬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右布
政余子俊左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
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將軍胡愷副使鄭安屯
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玉御
史鄭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劉清夏正右叅議
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
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
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精兵先示賊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三

退敗墮崖死者衆，毛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亦多，斬首數百顆。時文昇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艸束，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劉總官被圍於城下，官軍潰散，劉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官軍懼復登山，文昇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敗軍欲遁，文昇號令有敢逃者斬之，中傷者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四

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文昇言勝敗兵家常事，况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徙，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羗伯忠義奮發，爭先登山斃於流矢，賊勢已蹙。且語所遣舍人陶璽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久望捷，奏至即令宣捷。陞璽等爲所鎮撫，其月焚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

滿四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忠與升謀兵應益與否，升曰：若不益萬一賊不能平，益兵晚矣。第上請令撫寧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力勦之。項以上請，且自督兵攻圍。賊在山熟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憂之，文升進謀于忠曰：賊城中既無水，而芻粟且漸乏，若絕其芻汲，則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五

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忠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忠令都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於上，以視賊之出入。延綏軍與賊門相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文升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

多援兵 以通其 北走期 謹甚是

賊既憑 高負回

前絕其 芻汲以 坐困之 妙策

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敗。衆從計。乃遣劉子文同其州達官指揮。亦散率土兵五百人。候賊上山。兵卽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攻我山上兵。我兵依法擣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調其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彼此皆懼。而賊尤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六

甚。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詣城下。項劉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時文升在溝外。賊堅訴要巡撫大人來。升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外旋遶。叱去之。賊遂入城。文升至城下。滿四同滿璠等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叅將馮指揮

激變。我今旣如此。願赦死。請降。文升言。劉叅將等激變爾等。朝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文升因問滿璠曰。爾被逼劫入城。非反者。璠乞命。遂帶璠回營。次日賊卽設木柵於山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可乘機勦之。忠曰。此言不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七

可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中營軍士晨餐。及傳諸營。俱早至山下。賊果亂。未久。俱上山。亂矢下射。戰良久。我軍仰面受敵。馬項劉親在陣前督戰。矢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日將暮。遂掣兵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統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出。迨暮始回。軍士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還。

恐師老
生變

終日受寒何日得了升聞之言於忠曰頓兵
日久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
豈能久駐彼時賊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
合謀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
衆不敢決時石城外有濠深丈餘人馬不能
至城下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
十縛成大橋置去廂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
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濠邊低其前以遮矢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八

逸之以
散其黨

石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壕須
更壕平車至城下以竿繫城果高二丈五六
尺賊乃開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賊見我
兵攻急用是益懼漸有出降者文升議曰此
輩不可害遂給軍帖令旗牌手逸出營任歸
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
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散
意乃令曉番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楊虎力

內應

驍勇有謀略四倚為謀主見勢不可為遂以
十一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升方會
諸將籌畫兵事虎力至心甚恐升曰汝既聽
招而來不必懼劉總戎刮刀為誓曰爾若能
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 朝廷有榜文賞白
銀五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
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倘
落雪人有水難以為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十九

日若戰不可放則彼即退去又問曰何處可
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復問曰賊精銳尚多
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厚慰之乃遣
去次日五鼓項劉整兵出至山下即命掣延
緩兵移中軍兵於山口令人於高山上視之
見有騎白馬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果
有披戴明盔甲精銳數百人項方信之探者
忽來報曰今日廝殺賊箭往上射文升叱之

曰賊多詐已而約王銳等麾下悉前兩兵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因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生擒少頃送至軍前忠等議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祥曰既得四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乃書火牌十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賊有馬驥南斗俱絕勇過人四皆待以心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二十

腹次日復率其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二日城中復立平涼衛達官鎮撫火敬爲主以拒官軍凡逸出者卽殺之項忠令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城下賊北行卽報南行勿追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侄太

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出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候取用楊虎力家口亦被獲令旗牌手引虎力逐一認識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宥者亦衆蓋以其預有功也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葦箒山置帳房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二十一

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忠命攻之亦不克文升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念陣亡官軍骸骨久暴城外令右布政余子俊收聚起大塚葬之祭以牲醴復立石記平賊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方設法攻剿葦箒山餘賊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乃畱精兵三千於本山

經後

之外同賊項忠等於十二月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乃宴總兵并各鎮巡撫將佐所獲土達老婦人三百餘口悉責親戚放遣之項以二十六日歸陝而中路兵俱回鎮其生擒賊千餘即營中斬八百餘擇留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及黨與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俱伏誅具以兵後久安無虞之計上聞再奉勅獎勵而葶葦山餘賊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二十二

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亦叛誅傳首至陝餘賊解散其未殄土達悉不究令本分耕牧於是石城迤北右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人衛事復添兵備僉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忠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行賞太監劉祥歲加俸二百石劉玉陞左

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賞有差任壽吳琮陳介謫戍兩廣劉清馮傑坐誅先李俊之侄洪滿四之侄安云去捕獲亦解京棄市四月奉勅撫安所餘土達文升復詣固原簡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爲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選壯丁千名隨軍皆樂從後再奏復指揮

昭代武功編 征五堡 卷五 二十三

滿壽官陝西西安左衛帶俸以絕後患贊曰維我高皇思逮胡孽設官平涼遂爲土達狡思北徙叛據石城爰喪我師乃勒大兵襄毅出鎮端肅撫秦部勒萬騎分駐六屯轉感東山賊首就擒奉將天威西方底平

白恭敏開設鄖陽

鄖在古爲靡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通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院塞林箐叢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少能驅役之有錦衣

昭代武功編

開設鄖陽

卷五
二十四

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已境內日因循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朝廷以尚書白

主督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

昭代武功編

開設鄖陽

卷五
二十五

和尚送軍門賊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僞將較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譖于永謂英多獲賂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

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

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逃聚

山谷其始非擬為寇勢多脇從民去官府遠

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

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携

老弱累累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

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鬍子遁為其黨

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

昭代武功編

開設鄖陽

卷五

二十六

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戍者萬

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

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

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復饑民逐去

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亂策祭酒

周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

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

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

收流民 為土著 闢荒域 為郡縣 一舉兼

不相及

招諭有 法流氣 自當解 散然未 有不能 勤而能 撫者如 近日常 止駐之 寇耳聞 此深歎 古今人

得

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

州事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

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

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

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宣上德意延問

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願附版籍為土著

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

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

昭代武功編

開設鄖陽

卷五

三十七

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

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

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轄于是湖廣割竹

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

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

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陞

商縣為商州又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

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

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治三省，撥治八郡居鄖陽，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杰撥治杰還進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為昭代武功編 開設鄖陽 卷五 二十八

立祠焉，尋改道宏撥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遂為定制，其後野主剛何淮等倡亂，撥治都御史隨討平之。

贊曰：建牙楚甸，分闢鄖陽，險介三省，初委遐荒，剽賊猖亂，衆擾南漳，恭敷治戎神略，授方架入山阻，擒賊撥降，上公通侯，功列旂常，再靖通黨，安集流亾，籍億萬戶，仁同昊蒼。

馬端肅撫安東夷

高皇帝既定天下，以西北密邇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於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峰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封肅王於甘州，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二十九

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諸王討之，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

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大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既又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真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而松花江東北三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

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上復遣使招降之遣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

始亂所跡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朵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遂皆歸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一

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人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

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上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建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始患必大奏止遂誅山而安置其黨於兩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二

廣福建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兀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奉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爲防虜計者力罔不殫虜覘知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布政陳鉞來巡撫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

官輒逮於理既當法則止罰馬罰艸而復俾蒞戎政繇是馬之價皆削剝軍士文升既防胡歸京師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三

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繇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繇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

撫順所備禦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三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夫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時寇出已久獨近邊土著虜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四

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人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畱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擣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敵方熾惑于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

先著

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暨馬文升北至僉言彼既有使人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釁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恩傳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五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剿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事詹昇前去撫安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于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卽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 璽書錄 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

證今雖仰荷 朝廷招來實難存活升遂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聞
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乃於東寧衛訪嘗
為建州經歷實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
陰探於渠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
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寇數千而馬悉應壯
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
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升遂以建州事聞

昭代武功編

林女史

卷五

三十六

於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
懷反側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
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叅將周俊帶領
開原鍊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
以為無備比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
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
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
馬叅將崔勝周俊馳報遠撫陳鉞因并前所

典威繼
絕以服
其心

此輩在
中自多
之故煩
有法

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自取滅亡
之禍請移遼東兵剿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
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 上事下
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
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而且感且懼都督
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
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
鉞以是隙益甚夷既降升慮其猶踵舍人之

昭代武功編

撫安東夷

卷五

三十七

怨簡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
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 璽書依抵籍明
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數十人
夷愈感激時汪直用事秉機請帶頭目百餘
人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
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汪不與接皆
怒欲歸寨升時在撫順周俊恐敗事謂汪曰
不可不請馬欽差來議汪乃遣人邀升升至

汪曰若之何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俱搞之同以事聞升與俱歸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升者汪遂密奏升下錦衣獄謫戍四

昭代武功編

無安東夷

卷五

三十八

川成化癸卯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巡撫遼東邊境晏然

贊曰九塞侯尉四夷封組釁啓邊臣海西

釀禍璫復倖功夜戕貢虜旋撫旋叛我師

虓武端肅籌籌復臣襲土宣示壘書崩

角稽首憬彼東夷曰有禦侮不遺矢鏃折

與邊
產安邊
上策

余肅敏築邊牆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

昭代武功編

築邊牆

卷五

三十九

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

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

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

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

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

堡築墩臺夫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

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

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

不復河
套是當
時大失
計

築邊牆

偵伺戰
守敵益

之法甚
簡余微

之以類
守路河

今大江
南北亦

次第築
就矣

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

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

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壑

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

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

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北不絕空處築

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

昭代武功編

築邊牆

卷五

四十一

五兩月成

贊曰巖邊重鎮始城榆林厥惟延慶時腥

虜塵內則駐牧外則列屯肅敷建議邊牆

可成高崖陡石連亘山形西至花馬東達

紫城方二千里墩砦連營防胡却虜百世

之功

孔中丞擒阿溪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
彼桀驁多智數久之為寨主雄視諸苗有養
子阿刺斨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
端着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
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中以戰若一二丈川
澗跨越之如溝淪耳二人謀勇相挾繇是橫
門夷落推為渠魁觀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

昭代武功編

卷五

四十一

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
又謀調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
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
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
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為賊導
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
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閑
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蓋資恃

借官兵
以市威

為惡滋甚每交託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大尤未可知勢漸張矣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未悉其委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鏞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

昭代武功編 卷五 四十二

是 此是病源 大有見識 得人
寨王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諏咨轉力乃得前煽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叩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鏞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叩時事通有言

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以而為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余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用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

昭代武功編 卷五 四十三

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較叅揖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畱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為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賞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

今王指 御駭死

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

又自供出陳總

心腹事盡吐出矣

計亦奇

能言

陳總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

昭代武功編

論阿溪

卷五 四十四

言其難狀鏞曰汝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率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步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

激之

激之

請去佩刀大可疑矣阿溪故駭甚

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畱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未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去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卽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

昭代武功編

論阿溪

卷五 四十五

大綱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卽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畱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風迎

皇靈

待此來何為。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鏞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鞠之。論死。溪臨問。無一語。第申頭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

縛虎如鷄絕不費手

計出萬全

以前賄交故

昭代武功編

擒阿溪

卷五

四十六

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救。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子。竄都勻。鏞又勅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殪焉。

贊曰。羅冲勇勝。險扼清平。黠苗擁寨。恃略橫行。中丞制閫。手握五兵。謀可先制。弗與力爭。密召部將。授策稟成。如虎失嶠。伏發就擒。黔禍乃靖。夷峒以清。老成至計。遠播

昭代武功編

擒阿溪

卷五

四十七

昭代武功編卷五終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六

正德

仇咸寧定安化

陳中丞平江以西寇

鄒莊簡勦除清平苗

陸司馬平河北響馬賊

林端敏彭襄毅勦蜀盜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六

王文成再平江以西寇

王文成計平寧庶人

昭代武功編

昭代武功編卷之六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正德

仇咸寧定安化

寧夏慶州宗室安化羈王寘鐸性狂誕術士

嘗相寘鐸妄謂法主大貴又女巫每誑之神

降輒呼寘鐸天子以此益萌非望寧夏指揮

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

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輩皆以浮誕時相往來寘鐸或中酒輒沉醉

言已當有天下正德三年七月周昂何錦就

寘鐸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為都指揮而景

文等實主盟約自此寘鐸與何錦周昂等情

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

將不利於社稷寘鐸等遂懷異圖正德五年

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加賦使

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徵積逋

守臣仍計田歛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真鑄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真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孫景文以言激眾，怒且謂真鑄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劫眾舉事。眾方怨，聞言忻然從之。遂歃血盟，計定。眾散去，孫景文以事報真鑄。真鑄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眾待報。時遊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擊叅將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簡取銳卒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真鑄設宴，邀總兵官姜某、太監李增、鄧某、都御史安某、核田少卿周某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是日，周昂集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諸守臣督遁事激之。諭以真鑄舉兵意，劫使從亂。六十人

使之不疑

者皆聽命，乃焚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真鑄已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錦、丁廣等即佯言有警報，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預備城門，截諸巷隘，乃馳至真鑄第。真鑄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即席殺總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某、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殺都指揮官等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叅議侯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岬。真鑄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眾往保王宏堡，眾潰。英奔霧州，仇鉞帥眾還鎮。真鑄命釋兵仗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真鑄乃遣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召霧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奪取

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各以千計。霧州戍將史鏞聞變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真鐸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為左副將軍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偽署都護總管等官命孫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布遠近其百戶鍾翹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真鐸皆斬以徇。十三日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四

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霧州仍檄楊英督霧州兵邀取船隻防守黃河御史周某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兵侯郎叅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西官兵黃正等發霧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略船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霧州東岸十五日真鐸命周昂給賞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賚金

得計

擒賊指
領問此
舉殊快
人意

昂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遣總兵官曹雄令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為書密致仇鉞命為內應真鐸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霧州真鐸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五 二六、五三

居城中二十三日昧爽真鐸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真等徑赴真鐸第擊殺孫景文史連等諸首惡并真鐸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

虛實
寶鑑
在手

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
 寘鐸并官眷拘繫之，釋參議侯某出，馳報總
 兵官及諸將，較知遣人詐傳寘鐸命，召何錦
 帥兵回城，而命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卿等
 以擒寘鐸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卿等即以
 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
 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
 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
 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六六一

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
 寧夏，會合仇鉞於寘鐸府第，搜獲都御史總
 兵太監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寘鐸
 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又舊有冊印儀仗收貯
 公帑，其賞財為亂兵所掠。先是守臣以事聞
 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
 五月，永等始至，時城中各已撫定。永乃會楊
 一清檄陝西諸路守臣紀驗功次，械繫寘鐸
 昭代武功編 定安化 卷六 七

輔等脫身走，前寘鐸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
 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寘
 鐸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楊福堡，無所
 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使殺朱洗
 于楊福堡。餘衆宥命還城。徐欽單騎遁至蘆
 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
 遇遊兵百戶馬總等，擒獲解送軍門。楊泰、王
 輔等中流矢，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械。二

及官眷并首惡何錦等至京師，其黨惡程保
 等皆斬。諸撫臣鎮將被殺者，奏請署置。遂班
 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咸寧
 伯，張永等各陞賞有差。寘鐸至京，賜歿，何錦
 等磔於市。
 贊曰：九有有截，中外一尊。慶藩煽逆，率土
 不臣。天棄其惡，時有咸寧。被召解節，已奪
 其軍。守臣馳報，霽州會兵。密擒偽黨，不煩

抗旌天戈甫臨國難已平功酬帶礪通垂駿聲

昭代武功

安化

卷六

八

昭代武功編 卷六

陳中丞平江以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礪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亾匿山谷間招集亡賴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私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叅政趙士賢以貨贖之昭代武功編 平江以西寇 卷六 九

不知叛賊姓名與近日狡寇形勢略同

死忠死

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 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凭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歿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

近日官
兵之害
類此

名目亦
新

招降得
黃奇一
人便得
其用

贈憲官謚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
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
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
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
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助力稍姑息
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
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眾江西朝士聞家族
被兵害洶洶倡議謂金不能平賊又謂狼兵
昭代武功編 平江以西寇 卷六 十

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輿往紀功即
勸金功罪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
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脇從
且剿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為嚮
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
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
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知
略可用承勛任用之命宿帳中奇感奮誓以

奇計

用兵似
定遠

破竹

灰報承勛乃命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
與約期命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
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賞皆君
有也猛問計承勛令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
俱至下山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
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
去命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
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
昭代武功編 平江以西寇 卷六 十一

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眾入五百
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
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
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眾奔
出壘乘夜逃匿山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
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
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賊皆平之
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貲產又下令禁民

第... 卷六

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略平定，惟姚源峒賊尚猖獗，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執，刦以威，廷舉不為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問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

昭代武功編 平江以西寇 卷六 十二

或謂曩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碼碯、東鄉皆平矣，賊反覆無信，恐為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險院，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喪所據，金等督兵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官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于東鄉立縣，隸撫州。姚源峒立萬年縣。

隸饒州，又於華林、碼碯等處夷其寨壘，移憲巡簡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官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贊曰：華林、碼碯、東鄉、桃源劇盜四起，大擾章江，尋踰筠州，賊衆披猖，陷我憲臣險窟，狐藏中丞仗鉞設奇誘降，銜枚馳壘，則莫敢當，斬馘數千，遂定槍攘，平西之功，厥謀允臧。

昭代武功編 平江以西寇 卷六 十三

鄒莊簡勦除清平苗

貴州地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金緣為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塞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四

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剿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剿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追搗碗木寨

客兵應時會勦故能成

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搗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遊兵巡徼遇賊眾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五

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曇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透迤上賊皆築

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鏡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梯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復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

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六

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組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搗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

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七

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
 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
 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搗都黎連日搗都
 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
 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
 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
 茲等二十餘人從賊何佗等八十餘人斬首
 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
 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八

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
 器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
 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
 聞 上降聖書獎諭文盛等諸將較各賞賚
 有差
 贊曰帝錫彤弓開府西南苗夷竊伺師旅
 張皇徵兵楚蜀進扼重岩香爐失險鳥道
 猿攀焚廬焚柵搗峒搜山黑苗助亂則取

於殘首拔都黎歸附爭先洗戈礪甲江水
 潺潺

昭代武功編 勦除清平苗 卷六 十九

盜源

陸司馬平河北響馬賊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貨入不得遷且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使者傍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刦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

此輩竟
可使輕
絕內地

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遂聚眾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遂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眾刦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刦山東還入畿內京

今坐此
病

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劾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純袴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一

深智
地懷

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灰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為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撫仍大肆刦掠至故城賊戒眾勿焚掠馬御史家繇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不聽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

死獄中，偉貸歿奪爵，時賊已數萬人，眾議勿追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分其眾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命，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牙死之，又攻景州、阜城、獻縣、略清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二

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奇，吳橋縣以守獲全，略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等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唐、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此法所
在可行
即火攻
亦可免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遊擊許泰、郅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又著為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略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三

得崔氏為妻，亦驍健，頗類賊，眾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遠築城浚隍，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遠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遠

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遼河南人，後爲江西副使，次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兵南略，至裴子岩，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萬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霧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鏗副之，遂執高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四

害。劉惠、趙鏗寇略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趙鏗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僞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鏗爲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爲獨盛。以誅姦臣爲言。七年正月，劉惠、趙鏗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鏗見賊聚衆，乃分遣賊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掠。二月，劉六、劉七、齊芳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殺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鏗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五

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劔砍之曰
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
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
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略會都御史彭澤及
河南鄖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
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
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
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六

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
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
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
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
奔湖廣界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
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繇信陽劫
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
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

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略盡餘衆散入湖
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竑追襲賊屬劉
覺勝趙高等擒之劉惠趙鏐帥餘賊萬人至
應山縣僉事郭詔等帥兵追擊於二郎畝擊
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
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鏐與邢本道等餘
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鏐削髮鬚假僧人真
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鏐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七

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
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
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
黨稍衆奔至清縣叅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
杲陣亡伏羗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真定
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略盡遇宣府遊擊許
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
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劉六劉七齊彥名屢

近日賊情類是

大獎

功殺

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脇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脇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大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八

五月，劉六等屢為邊兵所敗，繇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其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亦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泝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餘衆往來。

非天意 滅此賊 官兵尚 莫能禦也

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至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鏖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太監陸閻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二十九

保，召總臺蔭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帑諸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贊曰：逆瑾播虐，民貧盜滋，不戒戎作，武備乃弛。益津豐利，遂有鳴鏑。二劉嘯黨，師乃討。河北河南，東海波赤。王命司馬，有戰

必克賊衆十萬。漸散游魄。爵賞勸功。名書竹帛。

昭代武功編 平河北響馬 卷六 三十

林端敏彭襄毅勦蜀盜

藍廷瑞、鄒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亾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於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鎮坪茅壩。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鄒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亾。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十一 三〇三

賊及難 圖錄卷 制不速 討之故

7 反之下

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十二 二八五〇四

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鄆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走脫，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已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於金說廷瑞及本恕，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賜金幣。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十三 二九四

餘將士各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眾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眾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郛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復猖獗，有眾數萬，方四偽稱總兵，任鬍子偽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偽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十四 二八五

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繇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僱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

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繇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繇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黃知府劉息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硅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硅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南觀山。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十五 二八五

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眾衝中堅，鉞窘，獲賴吏何定何士昂，掠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命其黨李廷茂出告。

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煥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較，分兵為六哨，繇大壩、小壩、月壩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翳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五六 二八五

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眾墜落崖谷，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二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驢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眾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

時事如此人扼腕

本討賊張

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為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息、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

昭代武功編 勦蜀盜 卷六 三六七

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鄙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息、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贊曰：蠢爾蜀盜，始窺鄖鄉，端敏仗麾，遁走秦關。緩師求撫，我兵糾桓。賊眾乃潰，奔崖墜山。再掃江津，克捷而還。餘黨倡亂，崇慶騷然。粵有襄毅，帥閩秦鞬。凡閱四載，底定西川。

王文成再平江以西寇

此紀文成破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凡三大功看其前後布置一一如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兇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為口實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羣起為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為巢窟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洴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三十八

決策甚善

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寧居矣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改提督俾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珣等為偏俾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為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廣兵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

調度各兵指

也况賊但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破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已乃遣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府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郊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三十九

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擣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并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眾禦之

如人
入之境

各險隘設滾木礮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賞銃鉤，繇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發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良率兵繇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一

皆見

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郊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敦破上西峰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收兵士，十五日諜報諸潰賊，收集於諸崖險，立寨柵，或復聚未破巢，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一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一

不出所料

神調道如

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於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嚴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於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遲疑不暇為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二

備守仁遣使於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于鎖匙籠聚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下遶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仍錄鎖匙籠入賊悉眾奔十

著者同

八磊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晚猶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鳥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夫與破員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眾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賊率餘眾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各舊巢又命許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三

清余恩畱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令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擊敗賊於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大賊

善處

使勿
我財

首謝志山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
 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
 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
 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於橫水
 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徭捷聞璽書
 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
 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洑頭賊乘虛出
 擾師為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郴桂洑
 頭連界閩廣守仁乃使人諭洑頭諸賊賞以
 銀布招降之諸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
 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以覘之守仁計兵力
 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有金巢等帥五
 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橫水
 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
 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願從征立功意
 實覘虛實也守仁厚撫之令從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四

用計

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洑頭諸縣
 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
 令密部集兵眾候平桶岡賊後報師期及平
 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洑頭賜諸賊牛
 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
 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
 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
 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
 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
 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
 新民仍領舊所部二千餘眾時諸縣民皆為
 仲容所脅三人者獨坑賊賊讐之守仁還兵
 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
 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三人讐
 誣收縛將斬之云仲容方遣弟領兵報効安
 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五

去此人
事乃可
成

唐晉
中

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眾，以候十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瀨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眾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覲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來。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虔河等，勒兵候報。於是探知仲容就道。遂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瀨頭。然道經賊巢，始遣一檄為捕盧珂黨。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六

不繫盧
河不稱
仲容來
不致仲
客則彼
持險以
老我師
可破也

巧甚

羽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使人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曰：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七

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祥、兵絲和平都人，指揮姚璽、兵絲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絲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那琦、李敷、推官危壽，諸兵皆絲各路人。守仁帥親兵，絲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擣下瀨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瀨，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白雲。

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遠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泖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竹水等二巢，姚璽破澹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郊文破曲潭等二巢，季敷破古坑等二巢，擒斬俘獲甚衆，墮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八

歷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相拒，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

昭代武功編 卷六

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於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相行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畱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泖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

昭代武功編 再平江以西寇 卷六 四十九

陞秩，仍賜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贊曰：西藩蕙水，嶺嶠咽喉，賊連楚粵，烝我師徒，文成治兵，計定先籌，懸崖奪險，虺穴窮搜，復征三泖，設用陰謀，竟覆大巢，不處不畱，議建城邑，徹土綢繆，功成九旬，偉哉壯猷。

五七七

王文成計平寧庶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所居地也。成祖靖
 難師起取大寧遷寧王居北平後以大寧地
 與朶顏三衛遂徙封寧藩江西云自宸濠襲
 封為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時政
 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剝民聚財計
 無所不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聚眾
 劫財江湖間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一

副使胡世寧少上其事宸濠遂誣奏世寧欲
 寘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竄遼陽時武
 宗所寵優人臧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
 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
 絡繹京師動則賫數千金為朝臣饋遺上
 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庇
 之後覺其有異圖少自異江西諸臣或利啖
 或威劫之蓋自世寧竄後鮮與抗者上無

如此交
結安行
無異

禍本
崇峻

偉男子

一則打

子羣臣有建儲議宸濠奏欲遣其子詣太
 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奪其
 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凡瑾所為事皆
 罷護衛亦奪至是陸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欲
 奏復之大學士費宏執不許儀制正郎劉滂
 執之尤力遂用千金為餽滂下令兵馬司嚴
 逐之卒用計陞滂尚寶卿完令宸濠引祖
 訓為言乃乘廷試間復宸濠疏廷和下制許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一

之勒宏致仕及陸完為吏部宸濠惡江西巡
 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辰俱可王
 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
 必反以言者輒得其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
 其事上亦多中道為所要阻不能達至是燧
 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
 宸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
 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暨諸司上言宸濠

引用惟
宸濠意
此時亦
知文成
才故誤
欲得之
亦天意
也

昭代武功編

可敬

孝行事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揚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護衛事不利於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淮使論之淮疏入謂宸濠反形已具時上心疑之又江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之仍奪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晨宴江西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二

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且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劫之舉事殺其不附已者數人衆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入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

是男子

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遠抗辨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遠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遠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黯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三

為儀賓及使至又悔懼欲自殺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叅政季敦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

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時宸濠既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為備。七月朔，宸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樛、同內官萬銳等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子皆從，賊眾數萬。舟楫蔽江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人令真以浙江兵應真許之，遂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眾死守。被執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四

到此始知腹心之疾

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詈，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屢趨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參佐任事，約會九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五

可敬

搗與之計獨斷

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六

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以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進之謀報寧王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

凝令

安人心

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衆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少定擒拱樵及萬銳等千餘人官眷聞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七

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費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濠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衆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等

此計若行亦大可慮

科敵

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眾議，或謂寧王兵威
眾盛，彼憑其憤怒，悉眾而來，我援兵未集，勢
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
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等曰：
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眾，以未
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
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今進取
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眾心已離。我以銳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八

民 主意安

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州知
府陳槐亦帥兵至，于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
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脇從令雖嘗受賊官
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
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
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
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
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

致敵

宸濠兵過黃家渡，賊兵鼓譟，乘風進薄，氣驕
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
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
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
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
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
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
謂黃王，宸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眾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五十九

見兵敗，亦少散去。是日建昌知府魯璵等
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
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
兵四百，合知府林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瑛
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
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
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日，併力挑戰，官兵
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

狗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
 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
 餘級溺水死者甚眾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為
 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
 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
 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
 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
 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眾遂大潰宸
 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
 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
 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
 一等又獲被執脇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
 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眾三千餘級溺
 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
 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
 追擊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六十一

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
 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
 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
 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遣將出師
 會 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 上自稱奉天
 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中
 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聖書易稱軍
 門檄甫出京宸濠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六十一
 俘闕下 上屢檄止之改王守仁巡撫江西
 令以俘候 車駕至親視巢穴守仁不從械
 繫宸濠等取道繇浙河進 上竟南幸至九
 月至南京先鋒太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泰
 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民間不勝其害
 上以言者眾畱南京檄止守仁使命劾于
 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
 繫赴行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

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凱旋狀。既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鑿以檻車囚宸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擒北上，于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替紂用婦人言而亾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亾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乃核諸臣工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六十二

素通宸濠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邢珣，江西右叅政，餘各論敘有差，獨抑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書往平兩廣蠻賊，事平，隨卒于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

贊曰：分王同姓，爰敦懿親，敢懷異志，宸濠弄兵，始陷江州，旋攻皖城，文成義旅，率眾

于征先擣洪都，逆巢遂焚，夏燔方陣，宮嬪自沉，罪人斯得。

天討復臨，列俘奏凱，王心戡寧。

昭代武功編卷之六

昭代武功編

計平寧庶人

卷六

六十三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七

嘉靖

姚中丞誅岑猛

王文成蔡司馬再平蠻寇

張襄惠平湖貴諸苗

毛司馬定安南

胡襄懋平倭寇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七

昭代武功編卷之七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之七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嘉靖

姚中丞誅岑猛

廣西諸土苗族岑氏為大自敘漢岑彭後云

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

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獠次即猛弘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
殺獠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驥以猛奔梧
州府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
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
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驥賂濬協猛令分地
卑驥猛不得已從之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
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
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

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猛攻陷田州偽以其族于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少蠶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撫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少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不察其

從來土
司兵不
可用

情
機
入

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鏞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議胡堯元為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鏞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自歸順先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者賜千金爵一級卑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

仇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往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婉言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少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四

一時情
景曲曲
如繪

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歿即歿且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歿即我歿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歿我言君必驟

駭之

說出真

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歿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縛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五

進兵相
助守隘
使猛不
疑於內
應為甚
便璋計
亦巧

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珮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遂僻左

巧甚

右無一田州人。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搗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州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璋得之，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作樂，持鵝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海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鵝酒，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問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次邦佐逸。

昭代武功編

卷七

七

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鎮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以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王目玉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借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也。省城旦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榜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

昭代武功編

卷七

七

甚

可恨

一第... 3

交誤竄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鎮遂不克集
 兵而守仁代至鎮竟去諸夷聞守仁至皆憚
 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
 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人
 招蘇受降約日殺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
 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友覆守仁遣使慰諭之
 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
 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位不得已皆
 昭代武功編 詠岑猛 卷七 八

昭代武功編 卷七

是
 又飛語及文成
 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
 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
 月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八
 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頗効勞勩賊平守
 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
 郎張璠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
 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為提督奏言思
 昭代武功編 詠岑猛 卷七 九
 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
 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為州治
 以邦相為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
 惟命張佑統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
 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
 矜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
 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賂之不滿意
 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構得邦彥子

五八九

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
鎮庇芝得免後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
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
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代盧蘇
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劫諸土目
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
死無後乃立邦彥子芝遣歸田州於是猛仲
子邦佐爭立而隣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十一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
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論諸土官曰邦相實
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諧
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諧曰思田
昔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
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
儁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
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敘以聞令立

息參
本計
邦相
弑盧蘇
之罪不
可不問

功贖罪且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
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廷
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

贊曰邑野峒溪厥有岑夷獬吠仇噬兵刃
加遺中丞秉鉞討叛興師仍用巧間計鳩
渠魁兩江弗靖復擾田思文成慰撫推誠
勿疑置官轄屬擘畫便宜利用偃兵以蓄
國威

昭代武功編

誅岑猛

卷七

十一

王文成蔡司馬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亦無忌大肆掠奪稍不睦即殺之因循倡獫遂負固為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胤監督湖廣土兵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三

各隨領哨指揮等官襲勦斷藤峽賊仍分永

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

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

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

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

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為備至

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

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三

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賊

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

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敗之前

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眾餘賊潰散奔

逸至初十日偏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湄守

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

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繇磐石大黃江登岸進

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繇烏江口丹竹埕

平斷賊

登岬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略盡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四

平八寨

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盜叅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擊之于橫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歿登岬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歿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略撫緝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五

是

灘為龍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六

計

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言討之曰征繇張君言勦也繇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七

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繇他
搖庶相信也公下歿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
冤狀汝成曰聞警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
之乃密受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皆毆公
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
曰寇堡事公下委罪諸徭須鞫實坐之若等
誠謂公下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下
當共棄之勿以誣公下自取滅亡也諸徭遂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八

言事果自公下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下
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
府謂惡首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
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
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
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
文傑王俊成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琬紀

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
兵勦之略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賊
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剿之必無功返
墮損軍威况諸徭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儆
其心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
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
并及姑緩之以候後經歿之乃以十八年二
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孫牛渚灣越武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十九

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繇三等村渡蓼
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繇白沙灣攻道
袍梅嶺諸巢凌浦繇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
諸巢周維新繇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
孫文繡繇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
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繇武宣攻碧灘綠
水諸巢王俊等繇武宣入山攻羅淥上洞戚
振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共一萬六千餘人

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
 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
 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
 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
 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
 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
 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
 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二十一
 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
 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
 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
 不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
 思諸徭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
 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
 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萬達汝
 成乃同獻議於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

藤峽平

善後宜盡此七議中

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
 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
 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
 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
 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子岑邦
 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
 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
 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
 昭代武功編 再平蠻寇 卷七 二十一
 不任之卽以三縣狼蒙之族隸焉議上蔡經
 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改左侍郎進秩蔡經
 一級柳珣加官保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贊曰峽北弩灘蠻有苞蘖文武久創亂乃
 繼作司馬臨戎爰吞爰度惟時盜魁潯苦
 剽掠僞庇公丁計乃就縛隨發兩軍四道
 俱發連破峒巢綏靖西粵
 帝心嘉賚武功伊濯

張襄惠平湖貴諸苗

湖廣之間有山曰蟠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徙實相藪匿焉賦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賦稅與廣西徭獠略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二

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篁子坪土官田與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賊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

誤用

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朝廷召萬鏜起家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勦撫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蠻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

略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三

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誘亂而兩利其惠苗之無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

大肆姦利督撫監司不悟更切任用之征則
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貲多
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鎧召苗渠
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鎧令千戶某入
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鎧執以聞誅之苗殺
其所質千戶某鎧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
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
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

昭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四

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剿故聽撫惟貴州
苗雖稍戢狀未懲創內實驕橫鎧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鎧還為刑部尚書未幾
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劫州縣兩省
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
右都御史撫剿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
兩省官議衆多請林箚深審累討無功撫之
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

未經創
故易叛

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
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
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
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
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
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
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
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

昭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五

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
論劾 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敘邦憲功次
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
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
首有名者五十餘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
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
林箚凍餓歿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燬所窖
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

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
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
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西陽宣撫冉
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
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
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
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
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急分
昭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六

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繇
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
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
西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
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
第嚴督責之未幾合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
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
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永保孽又合西陽

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
所阻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漫語應之岳
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
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
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屢遣人自
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
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
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
昭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七

永順宣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
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
擒杖殺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
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
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律吳旦逞等
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
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
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輒等欲遂罷兵岳持

設緩令以制之

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為緩其令所羈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其功遣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龍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賚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朝廷集眾議

昭代武功編

平湖貴諸苗

卷七

二十八

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之數年得代去

贊曰維古三苗種乃滋族禍連黔楚內叛外服幕府上功苗魁未獲致陷印江兵謀籌畫賴我襄惠搜菁燔谷更懸賞購羣醜必得巨憝乃殲揚威宣力聖化誕敷有苗來格

毛司馬定安南

安南自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累傳至顯顯歿子暉嗣暉歿子諒嗣正德間諒被篡國人請以顯庶子暘嗣正德十一年暘稍失政其臣陳嵩作亂弑暘酋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炯等共推暘從子黎諲嗣諲暘伯兄子也仍率兵討陳嵩嵩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莫登庸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二十九

恃立諲功漸專橫亾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諲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桐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諲庶弟黎應嗣為國王是年朝廷遣使臣頌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諲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應卒或云以鳩故登庸乃立其

子猶冒應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諲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為登庸所據惟黎諲尚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木正登庸稱偽太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

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諲卒於清華其臣黎惻鄭江等共推立諲子寧嗣奏入稱世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偽莫辨其一偽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鸞雲南守臣汪文盛

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眾奔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僚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賁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備列登庸篡弒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 制曰可下羣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一

臣議于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弒主僭竊沮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羣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申節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上意竟主討罪亦屢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繇并為登庸乞降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

更移文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賫執公移詣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暘被逆臣陳嵩殺害燕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暘弟黎諱亾何諱被奸人杜溫潤鄭綏輩誘遷清華登庸乃推立諱弟黎應旋自清華迎復黎諱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垂歿時與羣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三

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後乃值閉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淦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諱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狀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懌鄭垌及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僞且雖稱求降而辭不欵服又不東

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廣西平祥州爲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三

回峒爲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爲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法監督之分奇兵爲二哨歸順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監督之廣東欽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

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邁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四

定兵衆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

不戰屈

義師

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修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歿，乃留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侄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五

舊賜印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聯疏上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莫文明與諸酋至京。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

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
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統理
屬轄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
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國中錢
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
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
祀否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
各加爵賚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溫等復上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六

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嘉靖二
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保蔡
經陞右都御史仇鸞柳珣沐朝輔暨輔臣本
兵諸偏裨守臣皆進秩賞賚有差後福海不
能綏輯夷衆復爲黎寧所逐今黎氏仍據國
莫氏竄居廣東境內朝廷亦置不問

贊曰南交象郡貢琛頌朔旋罹國難改黎
爲莫清華徙避帝闕同達司馬專征先嚴

震疊兵分十哨五省徵發宣諭恩威興滅
繼絕登庸面縛生俘獻捷遠警裔夷莫不
重譯

昭代武功編

定安南

卷七

三十七

胡襄懋平倭寇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繇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繇松江入掠上海一枝繇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破諸舟悉焚之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下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先是巡撫李天寵提督張經以失尙書趙文華懼誣奏逮獄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三十八

以巡按胡宗憲爲巡撫都御史甫八日開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謀者聲言他曾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勝金陵氣恣甚宗憲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鶚代爲提督檄未至夜半

將不可無

聞乍浦圍宗憲乃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海頗聞新總督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宗憲獲諜度蘇湖之間唯鶯湖爲四戰地于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三十九

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自引麾下募兵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總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鶚勢皇急于是走輕舟入洞鄉城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

引已定
濟以之

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蹙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且失援貫道與宗禮力戰而死賊遂乘勝圍桐鄉時宗憲已引兵躡崇德以河朔之兵既敗我兵氣奪莫敢戰于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為戰守計先是宗憲始為提督時嘗與文華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于茲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一

主用同

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為策者于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聞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又劫故不相及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

兩間

之乎且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徇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其計于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宗憲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二

虛而實

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佯諾之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暇之歸以報于海凡數往復海于是始歸心願為死矣然陳東心竊疑海私我遺猶執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語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

能守

且乞他兵以夾擊東宗憲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鶚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令散千金募敢效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為縉索圍撞竿所擊故宿處竿至即縉挽以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曾賊下不敢逼東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一

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違勢且孤亦相與稍引去圍始解方鶚用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援兵至宗憲亦已遣別兵備督同留守王倫等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汪分守督同知縣張覓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捐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敬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為聲援兵四面

賊以賊攻

環賊二三十里而陣然各以狂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鶚見援兵不至圍中望急頗兩相猜是時 朝廷聞東南急遣趙文華督山東河朔諸兵來援至揚州則鶚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矣宗憲念海為巨孽間雖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上海之賊萬餘人繇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三

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宗憲慮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以焚舟為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諜訶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募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募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

出海也。宗憲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于是海既德宗憲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為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于宗憲，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竝以輸獻。且遣其弟洪入質，公佯納之。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曾其為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收彼內附之心。于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四

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逮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又以他罪縛幾百餘人，宗憲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依，頃以桐鄉之役，兩罹

用問

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宗憲日夜謀縛東以報。當是時宗憲已知海之甘心于東，不忍疾擊之。二人迫而深相繼，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文華之至也。私要宗憲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宗憲所遣諜面詰之曰：若我為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五

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于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踐約。復于宗憲，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為內附日固，而宗憲薄責海益急。因欲掠舟出海，恐為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

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宗憲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若因得以自完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眾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眾酋逐海上艘某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六

餘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宗憲等恐生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款宗憲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宗憲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勿再為孽于是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燕不灑然色變者海既出宗憲等固已忿恚海之列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七

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卒如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于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千百人沒海者無算于是海以數有功于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

款猶胄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于是閩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永保兵猶迤邐遠未至也于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即傲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誼然何不撲滅海顧拳虎以自禍也宗憲意固有待于是日夜遣使趨永保兵來

會日遣謀訶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于趙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為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箇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來市酒米宗憲復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八

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矚之適海皇急因令箇竊兩侍女出道上間道走幕府以自託邏卒瞰知之歸以報于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汝若俱歿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朔兵乘之又却俄而宗憲環甲厲聲叱永

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塵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箇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于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敘其子錦衣千戶餘各有差

昭代武功編

平倭寇

卷七

四十九

贊曰吳越吻海易絳倭患民不知兵毒肆蹂躪襄懋臨戎設策定變水陸徵師如江如漢兵道尚陰妙在用間九地九天風雲變幻卒以翦覆夷衆自亂懋賞允宜東南永奠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八

萬曆

李寧遠破土蠻

李寧遠征建州王杲

張司馬定浙二亂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八

昭代武功編卷之八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之八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萬曆

李寧遠破土蠻

土蠻打來孫長男也所部皆朵顏蟒惠伯戶
鵝毛壯免等控弦之士六萬最精壯嘉靖中
移徙黃河北常引速把亥入海蓋開原後從
長勇堡靜遠堡入殺掠瀋陽迤南遼陽迤北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於是大將軍楊照擁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
三十餘級是歲嘉靖三十八年也其明年冬
虜騎皆牧馬凌河聲欲入錦義時遊擊將軍
徐九齡馳廣寧張元禎馳間陽驛虜騎七八
萬復移謙場去邊可十五里楊照亟引兵伏
十三山驛鑿諸虜諸虜迺從義州大康堡入
邊分爲二枝一枝繇張弼屯伊家谷志間陽
一枝繇達旦嶺空中塔走十三山驛我出土

四千人力戰破之其明年聲欲略薊鎮燕河諸路已秣馬芻佃子竟從古城大墩空入而莊皇帝卽位矣其八月虜騎十餘萬欲略山海喜峰口東西迺先引三十餘騎截我謀者道路不通虜騎皆馳脫力莽罕聲欲入義院口青山口界嶺是時俺荅入水冲黃台吉擺腰兀慎打兒漢等亦入龍門金家庄御史魏學會移壁山海關度虜繇黑谷頭入塞隔絕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灤河之東勢必略永平以東山海以西遷灤昌樂之間不至數日當遁逃矣於是御史王友賢給諫歐陽一敬皆後先上書恐諸虜合營勢益熾請備不虞其九月果分騎入界嶺口分水嶺沙嶺兒黎樹空羅漢洞我出兵大戰數十合火砲矢石擊傷甚多虜皆咬指吐血扶傷號泣會虜騎二三萬馳救盡炮棹棹葉填滿山巖復循墻而進御史魏學會卽帥

叅將李成梁遊擊楊騰李如楨東援寧夏副總戎楊貞山東叅將楊餘慶大同遊擊戴椿張驛延綏遊擊張臣何遵化遊擊高仲安西援於是大兵至者四面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一十八級是夜虜從義院口花場谷鞏子口折墻奔突出邊旦日虜復擁精兵挑戰殺傷相當總制劉燾度虜騎寧濡滯志在敗我師以保彼所擄略還歸我須分途夾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近日邊將追虜有此一使總戎李世忠王治道及裨將楊貞董一元錢勝等分諸軍為三大路鳴砲並鼓行而前虜以一人執旂至先鋒卽劍斬之以徇虜勢漸披靡我兵勇氣益百倍虜乃棄旂鼓奔前墻口跌壓邊外壕塹者不可勝數我兵四面起來擊虜大亂先後斬虜首九百五十四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以萬數文老傳此

巖之戰功略不常有也是爲隆慶丁卯事其明年秋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毋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酋黃台吉從腰帶馳獨石黃花鎮皆有狀御史傅孟春因郵置以聞上詔薊遼總督譚綸宣大總督王崇古各要虛心奮力於是土蠻入塞先使精虜三百餘騎視路已虜騎皆入遼陽西北去邊可一百餘里與我軍相持凡三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四

暇顧乘馬騰山穿林急走出邊我兵乘勝追逐至虜巢各以銳砲四面環攻奪壘自日中至暮勇氣益盛擊破之斬首凡五百八十八級奪獲馬六百餘騎土蠻盡還巢九月虜披甲牽橐駝戴鐵木鈎杆直搗白塔谷堡戴家嶺分爲三營奔沙河驛一營馳迤西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叅將楊燮卽擁兵亂崗臺虜衝鋒我兵以鎗砲火箭擊殺甚衆虜不能敵盡走沙河驛先是千總李元善備禦葛景岳捕伏待諸虜虜至伏起并皆鏖戰自未至申不衰會大將軍李成梁叅將楊騰遊擊傅廷勳至合營虜乘鈎杆而去十月土蠻復謀略遠西于是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度此虜旣聚黨必先入廣寧迤東亟使千總王九貢潘燕備鎮寧鎮遠成梁欲先奪壘以伐其謀期初二日出邊成梁冒雨雪先鋒令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五

襲虜虜既覺卽起火爲號大兵接踵繼至虜亦備我兵襲擊皆列營並上馬前接戰我營烽火起成梁急趨兵應接魚鱗而入斬首凡二十二級奪獲馬二百有六騎盔甲器械亡算是歲癸酉改元時也又數年王杲引土蠻五萬騎執鈞竿略廣寧外邊我兵追逐至屯不喇哈會屬夷長昂亦帥四百餘騎略架砲所給諫蔡汝賢迺以書請嚴武備頃之卜言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六

台周從西北來黑石炭從西來速把亥從北來聚黨七八萬皆自紅螺山走遼陽城聯絡不絕西可入廣寧錦義東可入遼瀋大將軍李成梁提兵出遠塞會風沙障天寒甚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以歿地血戰成梁麾兵衝虜營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火器所擊傷無算河東兵亦馳救合營乘勝斬首虜凡十九級餘黨悉竄其四月土蠻黨請比宣大開

市是時廣寧右屯衛地震有聲從西北響如雷諸臺杆起大火有光而會賓兔欲開市于西土蠻欲開市于東給諫蔡汝賢奏以爲必不可許大司馬譚綸議亦如之中貴人馮保于會極門傳奉聖諭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聞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七

着從實說來是時李成梁提兵壁大林河會虜騎千餘直搗塔山所裨將秦得倚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六十七騎御史吳兌使使者解宗堯及夷使鍊寧往諭青把都青把都言吾無犯漢意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迺告我曰欲絕我貢市攻我穹廬奈何謂我爲亂於遼陽而買利於上谷乎於是相引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以實告以爲今日

古今備禦長策無逾此數言

為漢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上詔曰。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看來通無的據。止是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且暑月饑荒。無端為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秋防猝有虜至。何以禦之。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亟圖戰守。日夕戒備。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職在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奏報之言。漫爾處畫。致乖舉措。致輕外夷。詔張學顏著策勵供職。又二年正月。青把都兒哈不慎莽古歹。同母哈屯約長昂大會土蠻。分犯寧前。于是土蠻馳劈山。李成梁提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五。奪獲馬橐駝。亡筭祭告。郊廟。

國憲如此乃服入心

賜爵賞金幣如禮。五月。虜眾遂至二十萬。入自錦義大勝堡。走凌河。會天雨。大風。烈雷。虜騎大肆劫掠去。御史趙允升。迺劾奏。參將馬文龍。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覆奏。謂土蠻臨塞。要求貢市。甚倨。驚錦州之役。天大雷雨。迅烈。虜乃驚潰。時當北郊大辰。乃有天誅及虜。請寬假馬文龍罪。以部議。凡遇虜入。可守而不能守。當戰而不敢戰。請論如法。其或保全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城堡。迎擊衝鋒。則當以保全。衝戰為功。損傷可無罪也。于是上詔該鎮將士。連年禦虜。勤勞。實倍他鎮。賜李成梁張學顏等金帛。有差。資馬價二萬兩。犒軍民。其明年三月。土蠻益痛怨邊吏。入骨髓。迺徵黑石炭等。大率三十餘萬。治兵大舉。于是總戎李成梁。及副總兵陶承譽。決策議勦。迺帥裨將佟暹。康元吉。軍長定堡。佟應科。王朝寵。軍新營。裴承祖。高

雲登軍小船城而以羽檄徵叅將李澄清備禦王守道陳朝升及遊擊徐維宗王盛宗從征下令逗遛者斬是日望見林中伏虜逃走老營我兵追至虜營去邊已四十里虜接戰我兵弓矢鎗刀火藥並發如雨大破之斬獲無算時千士注意邊臣遺左尤甚故遼奮死以報德時總督梁夢龍御史周詠以捷聞論功盛稱總戎臣李成梁等當封陜陞賞事下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

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擇五月初九日宣捷且謂高皇帝忌辰以十一日請上御門行慶賀禮于是太常具祭品太史爲文章遣公張溶告南郊伯楊炳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如禮詔賜李成梁金八十兩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指揮使遷陶承馨都督僉事廕一子百戶梁夢龍廕一子太學遷周詠御史右丞金幣皆有差萬曆庚辰土蠻兒伯言

蘇把亥黑石炭銀登五萬餘騎從撥刺免治行往河西南兀魯班藕喇哈聲欲略寧遠前屯衛因奪山海關卡月謀者馳滾兔營得土蠻近狀遼吏皆陳灣河以備時遼陽地震復雨雹大雨如注虜自苑兒營入自錦州入以四萬餘騎布十里許叅政使李松亦更戎衣臨兵于是遊擊黃都許汝繼大戰石河墩虜還走山莊集列陳三十餘里得出塞先是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一

薊鎮總戎戚繼光馳中前所應援大司馬方逢時以督撫梁夢龍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議請上念兩鎮將士協力却虜功同斬馘賜梁夢龍李成梁戚繼光等金帛有差繼光加少保其十一月土蠻黑石炭聚黨二萬餘人欲略廣寧迤西其十二月黑石炭銀燈一措委正帥三萬餘騎約土蠻略遼東廣寧而土蠻志尤在義院以報薊鎮之役虜騎遂合

管欲攻廣寧花桑谷，猶豫未決。於是與速把亥合營，移遼河止壁邊外紅土城，佯言欲入海州，以牽我師東顧。又以零騎一犯錦州大鎮，一犯義州大靜，以覘我虛實。土蠻為人最倔強，盤牙遼左邊外兩河患虜，錦義為尤甚焉。通近虜巢，又塞外山林設險，易于捕伏，哨探既難，追逐不便。時按察使李松分守使張崇功、洪濟遠分巡使周于德、太僕少卿喬應昭伐武功，緝破土蠻。

卷八 十二

春監軍十道並發，而太將軍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勝出塞二百餘里，直抵大管，擊破之。斬虜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無算。梁夢龍使使奏捷，以正月二十二日公卿致詞稱賀，祭告郊廟。上有詔，後邊功奏捷，俱先議賞。其應陞等項，俱候勘明奏行。賜李成梁大紅蟒衣一襲，梁夢龍等金帛有差。辛巳六月，御史下應昌覈

鴨兒匱紅土成功，併請。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功，着以原任都指揮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券。時薊鎮總戎戚繼光亦分部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四路，備土蠻。御史劉光國言：兩鎮諸臣未盡協心，似非長算。給諫王致祥言：六可憂。時薊鎮南兵厚糗糧，與北軍異，互相詬病，致祥恐兩軍不睦，利其敗而實其語，欲調和南北，請著為令。以分之。在薊門則思灤東為受敵之衝，在遼左則思寧前為虛弱之病。皆深溝遠壕，堅壁而守。以隻虜不犯為上功。如一入遼，則薊門太將軍石門出銳師，以撓其勢。如入薊，則遼左大將軍寧前，以扼其吭。若率朕在山，虜將不戰而屈。土蠻方移壁，定以八月初十日直搗寧前，期而不至者，罰治。後土蠻以酋長老思罕未至，與諸虜改約。至二十日，夷使以檄速之，又不至。西虜至

南北如 此照應 率制可 世無慮 患

昭伐武功緝 破土蠻 卷八 十三

者唯蟒古歹一棧而已土蠻不得虜不敢入
九月虜始張旂幟持鈎竿跳驅與水堡分道
而馳馳東窰河者備我師東壁馳寧遠者備
我師西壁馳關廟巷者圍我城堡是時備兵
使李松躬帥偏裨三面當虜大戰虜不敢敵
潰圍北走我師追之從天砲臺出邊久之土
蠻以遼左失利欲犯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
六毛山先使諸騎分布去大寧東北可二百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四

餘里王維貞令鎗棍火器金發虜始懼奔馬
家寨而備禦使高雲衢等堅備鍊嶺城適裨
將黑雲龍馬世龍卽梅兵至虜果馳鍊嶺上
往北走于是黑雲龍還歸中固城而副總戎
徐朝梁等皆尾虜邀其歸路虜倉卒走苗
頭向城東井朝寺我軍四面並發斬虜首三
級奪獲盔甲弓箭馬匹至十三日復攻關廟
我救兵四合更迭進戰虜始夜投殷家庄去

已出塞不及追無隻虜遺矣明年正月土蠻
黑石炭以蟒金兒爲鄉導與西虜哈卜慎蟒
古歹往長昂營祭天聚兵四萬壁廣寧外邊
犯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殺毆官軍略
廣寧東西給諫王致祥見土蠻深入凌河焚
略幾盡迺奏薊鎮亟調援遠兵馬以資夾擊
宣大亦戒青把都竊發以防未狀久之土蠻
黑石炭擁衆馳襍郎免休成梁從義州大寧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五

堡出邊行四百餘里直搗虜壁擊破之斬首
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騎盔甲器
械亡筭捷至會上大閱喜甚祭告郊
廟賜爵賞金幣如禮自後土蠻益懷不逞聲
言略遼瀋海州及廣寧虜騎萬餘從長安堡
直走新城南境我兵李守忠渡河守備使劉
崇正追至堡東可三里許虜以二千騎挑戰
我師大敗兵備張崇功效奏上詔革曹董

張奇功任并崔吉吳胤祖下御史逮問其九月虜騎五萬從謝海深入山岡舖白廟兒屯見屯堡備兵至周詳盡驅馬還歸我師聚而追之虜以萬騎接戰我兵馬弩俱發擊殺甚多九月西虜哈不慎聚兵二萬餘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三衛屬夷聲欲略寧遠山海桃林口山海關叅將王守道請治深溝高壘以衛關外居民小委正帥萬餘騎馳厰房走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六

山海關關上兵出中前所延綏兵出前屯衛東虜大逞克世等擁三萬五千餘騎馳老河水汲欲略山海關或一片石迺決築以三萬五千餘騎入關行劫略以二萬餘騎堵口子阻絕遼陽弗得通如入關亡所利從此略前屯衛于是村落居民盡遷徙入山海關而大將楊四畏備臺頭石門東協副將楊紹勳中協副將史宸皆張三軍東移聽援遊擊戴朝

弁檄把總李幹兵預設鋼輪火炮備一片石指揮傅國忠備巷口令千總張蘭出寺兒谷叅將王守道出關外則西虜哈卜慎已至大寧城矣虜下馬察甲我軍亦下馬依山為營設置火炮虜迺用白旂每旂引數十餘騎分道並馳我師火炮火箭三眼鏡並發虜皆還走已更番衝鋒擒萬餘騎自午至酉大戰斬獲相當會莫虜邊走一里許止壁我師被圍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七

甚窘困守道乘夜半解嚴躬帥軍士執刀鎗器具掘壕用盔運土壕深四五尺將火炮設置壕外我軍擐甲拒守旦日虜迺以一枝阻前屯以一枝犯一片石迺東新堡去關可五里先是遊擊將軍戴朝弁都護霍貢備一片石烽火嚴甚人畜又皆內徙虜亡所獲守道使陳良金夜半出營告變亟徵兵有副總兵楊紹勳以中軍盧光先兵至叅將王國翼以

中軍汪洋兵至遊擊麻栢以中軍李從善兵至參將錢國用以中軍李如梓兵至遊擊劉遠圖以中軍李爵兵救之四面合陣主事王邦俊趨諸軍出關關外虜勢強甚我師並休舍丘家山明日虜折居民門板蔽箭益衝鋒守道兵殊力戰于是參將高如桂遊擊王鳳鳴軍黃土嶺參將賈應隆副總戎張玠軍駙馬賽界嶺口劉家營遊擊路宰王添職都護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八

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益加策勵勿以人言介意有負 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調外任其後虜騎時出騷擾官兵屢捷而最大剝者無如成梁可可毋林之捷時東虜一克灰正把漢灰正土墨台豬把免兒炒花花大老思小兒亥約土蠻男孛彥伯彥免燒花十萬驍馳遼陽邊外挾賞且曰如禮則已不朕者以十萬騎擣若塞不得耕種是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十九

明賞罰

力的却誤信浮言橫加詆斥反不如避事偷安的可免訾議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

督王一鶚御史顧養謙總戎李成梁大會庭

武臣不惜死安

中議計莫若先伐其謀而會成梁有風火恙出萬眾不顧生竟與疾從鎮邊堡出塞行二百餘里道逢于可可母林大戰我兵鎗矢火箭火砲並發自辰至未毋倦虜披靡四散走我追至穹廬擊破之斬虜首九百有二級越四日班師入城大雨如注三軍舉手相賀此天為洗兵矣給諫顧九思奏以為奇功足嘉始大將軍提兵取鎮邊間道出虜西北撓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二十

善用降夷

其後晝則蒲伏山谷間不敢火食食乾餼飲水夜則疾馳用副總戎李平胡李得全帥降夷四十餘騎先驅導軍故得趨便宜無失道如是者凡二晝夜二日之內大風雷鳴飛沙石蔽天即入馬鬣塵不能辨故機不先露而我兵得近及虜覺而迎敵我兵已橫絕之矣是日風恬日朗虜無遁形虜甚急矢發如雨士馬死傷而我兵愈奮爭為先鋒虜以為有

神也大司馬嚴清宜捷祭告郊廟皆如故上賜李成梁廕男秩遷三級王一鶚遷御史右丞視右司馬事顧養謙等金幣有差自是之後土蠻老而厭兵邊患稍戢久之以狗馬病疾子卜言台周嗣土蠻或各土蠻罕或各土買罕或各察罕兒或各插漢兒土蠻生八子長卜言台周次宰桑兀兒次伯言戶兒次把哈委歪次額參次先銀次燒花又言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二十一

生四子長卜彥伯吉次栢太次卜彥免始捧捶崖之役其姊執土蠻手流涕戒毋復犯薊今犯薊者數矣及死以花桑峪之耻未雪猶曰吾甚媿市事未成及不若俺荅子孫得長王胡中歲時佩黃金印兩肘間大如斗也

昔曰土蠻借夏借援強虜薊鎮遼東歲無停羽嘯聚灤河腥聞宣府赫赫王猷申命戎伍戒嚴整暇以張我武烈烈虎臣伐謀

風雨宣力決機。瘖厥狂豎。在廟獻功。列爵惟五。

昭代武功編 破土蠻 卷八 二十二

昭代武功編 卷八

李寧遠征建州王杲

王杲建州都指揮使也。隆慶末。建州夷哈哈納等三十人。款塞請降。邊吏許諾。於是杲大怒。直走開原。塞上閉關嚴謝絕。弗可得。還歸。急治馬一鞍。勒一送奉王台。因告曰。幸許我入塞索降人。即不復我與。我即以數萬騎蹂漢禾稼也。台不可。杲疆請頗堅。乃微令以千餘騎從。洸河迤南。以至清河間。所部夷綽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三

乞。乃以其狀告。於是遊擊曹簞把總魯鈍引輕銳之卒。捕伏道左。旦日虜騎果揚揚從板場谷來。我兵鏖戰。斬首捕虜凡五級。奪獲牛凡六十六。角馬驢二十蹄。杲復喙走穹廬。久之。撫順當開市。會兵備副使賈汝翼新到官。管事。亢厲不可撓。以私前舊例。坐撫夷廳。酋長各以次序立。堂上。因送奉土產。既如例。然後驗馬。馬即見羸弱。癘敗。使者匿不肯告。於

六二一

奴酋入
犯往
其故

是視善馬賈得饜飽其欲乃請去是時杲尤甚常自恃雄長睥睨河東久索賞往往以箭帽充人及至關市輒罵坐大不敬副使至起立臺前已奪藥酒飲醉使酒左右熟視莫敢止汝翼乃一旦新下令令酋長下階皆不下龍鬪益從諸夷進階盡一等爭決非故約於是汝翼大怒奮髯抵几曰走即視左右戲土產榜笞不下者十數人頃之驗馬肥壯異它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四

退御史張學顏及御史朱文科皆後先劾奏汝翼上有詔免賈汝翼官罰鵝之弼俸凡三月是時隆慶壬申冬也其後甲戌秋七月夷人柰兒禿等四人來歸降於是來力紅追亡至漢塞問備禦使裴承祖承祖弗與乃縱三十餘騎入核桃山臺虜我夜不收尤清等五人承祖召來力紅到關趨還我蒼頭軍亦復不可得承祖大怒以為力紅故我撫夷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五

時得三百八十餘騎杲乃鞅鞅引諸酋去既出塞即椎牛約諸夷慎勿分散復入塞必如漢請易兵備我乃已於是諸夷酋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十輩從東州撫順間殺略我人民畜產動以百數亡何兵備王之弼分守使李鶚偕開原兵備蘇國賦帥裨將孟堂往諭王台趨約束杲杲乃言賈兵備獨抑損我稼穡它物皆有狀台迺躬帥杲盟於關市而後

也敢為不恭如此是時王杲方貢馬五百匹方物三十包休傳舍度杲必不能棄其輜重而近修怨於我乃以十九日將三百餘騎請來力紅寨諸夷遂圍之賴杲與力紅救母敢動於是來力紅喬郎及王杲入謁叩頭跪悲皆如禮力紅詳言我為馬法往問也失李羅小花然諸夷之眾圍者益夥矣杲亦好謂馬法曰幸毋畏此輩儉卒聞漢將軍至皆匍

第38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0卷E4

旬欲望見清光，承祖乃知杲與力紅詐，所言皆給我也。問若胡亂呼左右，亟兵之多所捕，斬諸夷亦殺我兵二人，射十餘人，殺傷大相。當是時，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楊騰、叅將曹籃亦將軍軍撫順所策應，杲乃帥其子若弟王太等出國，臣等三人叩關請和。於是千戶王勳及承祖蒼頭軍聞承祖被圍急，乃逮夷人三十九口繫獄，把總劉承奕即出塞四十餘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六

里直擣來力紅，來力紅執承奕并承祖及百戶劉仲文，劔斬之，剖胷剜心，殊慘烈。時七月二十一日也。於是備兵使馮顛請於御史郭思極，使使者逮夜不收李廣到官，具得其狀。先是尤清驗馬，謾取杲金錢，弗稱意，多退歸夷馬，以故諸夷酋怨承祖。幸中清計遂亂，於是御史張學顏給諫蔡汝賢皆奏對如狀。事下大司馬譚綸，請絕杲貢市，杲為人聰

慧有才辯，能解番漢語言字義，尤精通日者術，舞智而慄悍。建州諸夷悉聽杲調度，杲乃視殺漢官如艾艸，菅弗爲意。嘉靖中，常後先犯我撫順東州，會安威寧遼陽孤山湯站諸營堡，殺副總戎黑春，提調王三接，李松，備禦彭文洙，指揮陳其學，戴冕，王國柱，楊五美，李世爵，王重爵，王官，康鎮，朱世祿，及把總溫樂，于樂，王守廉，田耕，劉一鳴等。至是杲猶率以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七

爲常，乃益用罷貢市事，殊扼腕而會八月塞下並皆納禾稼，杲復率其部首公行，鹵略是時遊擊王惟屏馳清河，而諸夷或走到谷，衝或走場谷口，或走馬根單饅頭山，有狀於是兵備。孟子仁乃從賣酒望墩直逐向化嶺，疾力戰，斬曹阿骨等首五十三級，虜亦殺我軍三十七人，會莫諸軍皆止舍。先是大司馬譚綸咨鎮撫，令王台微捕杲，及來力紅，旦日

台卽送杲所鹵軍士八十四人夷兀黑一人兀黑所爲僂漢官夷也當是時杲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賞故窘困往孤山爲傭工庶自給適六七輩走道逢漢人三口錮鐐將殺之望見王台兀堂佟阿哈始解縛於是刑一人而兀堂卽追逐諸夷得六人其一夷輒遂逃走台乃以六人檻車傳邊邊吏傳廷勲丁傲郭夢徵請賞王台等有差自是之後北虜速把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八

亥反青委正亦璧刁背山欲犯遼瀋杲益大會八家兒五千餘騎意欲大舉於是兵巡使賀濤馳錦義兵備李松馳寧前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撫順擊牛酒犒軍虜乃先以十五騎從東州五味子衝盜邊殺北丘二人焚僧舍二間守備宋承恩乃以赤白囊言狀於是李將軍成梁軍瀋陽楊將軍騰軍鄧良屯王將軍惟屏軍馬根單曹將軍篋卽提兵馳大衝

方各已定

北虜戰斬首捕虜四級奪獲牛四角餘虜悉出邊旦日諸虜復以三千餘騎從五味子衝入我兵四面並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虜望見漢兵盛輒皆走入杲寨先是杲允合諸酋阻堅城以爲險深溝高壘日夜提邏兵擊刁斗以自衛諸虜皆自以爲得天險漢兵僉卒不能至李將軍度是時諸虜方蟻聚一寨我被其巢可坐而就縛也於是列南西營爲陣類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二十九

一字二字然後以初十日用火砲火鎗火箭如雷直擣其寨寨中較聯頗堅固卽以斧斫較聯數層我兵攀緣而上虜乃發矢石弗可當是時李將軍軍法嚴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於是裨將于志文秦得倚塗虜熊朝臣王朝卿等登東北面東北面陷高雲橋王守道蔣國泰朴守真彭國珍攻南面南面陷其間有高臺一座甚闊大虜以三百

餘人趨臺上發鳴鏑射我兵把總于志文中
流矢死我兵益從大將軍環而攻之會大風
起遂縱火焚燒泉室屋五百餘間及芻荳煙
火相望諸虜大敗北我兵乘勝先登斬首捕
虜凡一十一百四級奪獲馬牛凡五百二十
五頭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往時剖承祖腹
及殺承奕者皆酋長郎忙子佟保李指揮咬
當哈王太卒悉伏誅道路盡媿快而旁近塞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果 卷六 三十

夷大疼克三章等尤大喜並羅列山前跪起
歡呼賴將軍令毋擾我塞我寨以果故久勞
苦不敢近邊今果寨盡破滅亡所遺豈非天
賜哉叩頭謝時甲戌十月也 上乃詔曰朕
以冲年嗣位近來邊境寧謐強梁者必綏服
干犯者必誅凡此武功豈朕之涼德所致實
賴我 祖宗列聖威靈之所震蕩遂克有成
遷著禮部擇日遣告於 太廟於是以十二

日丑時告廟卯時宣捷請以英國公張溶往
是日遷李成梁左都督廢一子都指揮同知
遷張學顏右司馬兼御史右丞廢一子錦衣
百戶皆世襲仍各 賜勅獎勵陞賞楊兆偉
以下金錢幣帛有差賜譚綸太子少保金五
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廢一子太學明年
春二月果乃出復欲聚眾以報疇昔之事於
是總制使使者微出塞圖果果佯以蟒掛紅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果 卷八 三十一

眼授所親阿哈納奪路果以故得脫走重古
路亟治馬牛羊貂皮雜帛欲往依速把亥土
蠻而會撫順關質市夷逮果急果不敢直走
北虜度平生唯王台相得甚驩意欲假台以
為因緣於是歸台台素忠順乃以七月初四
日同子虎兒哈往石三頭兒捕果及家室二
十七人請獻見賀兵憲即以果繫廣寧同知
寶文乃覈果 勅書一十八道先是果犯邊

此時轉
一虜酋
如爾鼠
耳時哈

赤方切 寧遠直 雜視之 不盡滅 其種類 致貽國 家大患 惜哉

遼吏罷市嘗因乃改名曰科勺微使部夷請
 勅今科勺即杲也於是張學顏使千總柯萬
 以檻車傳王杲伏闕下獻俘 賜柯萬金三
 兩杲生阿台阿海王太春秋四十七 上有
 詔稱台忠順可嘉授龍虎將軍秩視西虜二
 子俱遷都督僉事 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
 紵絲衣一襲總制楊珉 賜金四十兩表裏
 二之張學顏總戎李成梁 賜金三十兩表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三十三

裏亦如之始杲最精日者術虜中皆傳杲推
 五星如神及走重古路自推命不當死然旋
 至台寨輒就縛矣先是漢兵焚杲寨人以爲
 杲必焚燒死杲尚遠塞外吹掌海螺誰謂杲
 知命也

贊曰大羊肆虐緊維建州聲言款塞志實
 尋讐玉台制之用夷過劉寧遠載捷破斧
 缺鉢蠢茲匪茹獻馘獻囚自云知命膏我

戈矛大彰捷伐殪此海酋養雛異虎誰適
 與謀

昭代武功編

征建州王杲

卷八

三十三

張司馬定浙二亂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佳胤兼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入多括蒼諸郡民家子，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貲，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管九歲，率以七管防海汛汛，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急，而士大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四

夫爭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于是給事中疏請減管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不習兵，弗聽，令于錢自如，乃洶洶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噪于治餉僉事王許之

門許之，跳遂闖入幕府，吳匿它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奪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腹削狀，以庫金

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疑隙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實為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然兵皆匪，亦以待地方官，訶知其狀，始好語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五

慰籍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異，悞則兵益驕，而它鎮皆胥決，擊振而起，若何，詔免吳善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得便宜行，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茗甯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因文罔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

司干振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
 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
 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
 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
 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
 謂我曹無瓜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
 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襴
 襦子揚揚九衢徒羊飮酒肉官杜門不敢加
 罪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八

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佳胤
 談咲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
 聚益衆盡毀諸柵及它麗柵樵揭長竿裂所
 掠袒衣幟之裒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
 欲拔儲胥以入佳胤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
 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
 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
 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訖監
 罪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七

弗息而獨柰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
 坐它法臺使者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嗾
 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
 千人謂二三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
 其第劫財帛以逞于是遂破臺使者監司
 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
 而警至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
 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

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佳胤曰易也柰
 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
 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
 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
 達旦公乘燭坐堂皇艸檄諭以禍福質明而
 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佳胤怒曰余奉
 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
 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

用亂人
止亂

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悞夫驅女死而不使汝一飽女寧無快快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它勞不可以女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眾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

激厲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八

倡眾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夜分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梟梟反縛而諸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紳有焉公前已要

寬嚴有
法

董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于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得謀為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股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為之動稍稍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三十九

既不爽
信又不
廢法

厭悔操切言于上下佳胤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佳胤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眾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眾以一死蔽若

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眾歛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佳胤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為煩苛眾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寢溢往往遨遊屢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既已廉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汎復當發七營哨佳胤乃命治兵監司徐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四十一

元泰顧養謙輩建牙誓師甫嚴而遊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文滿若吳章成廬州詣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新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媮食而驕于眾人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一營卒曰

文天廷 用至此 亦當心 死

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國眾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四十一

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疏再上上大悅進佳胤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徐而下遷賚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贊曰越連閩粵七營屯戍海汎日嚴餉以厚糈已飽而枵遂譁厥伍兵既魚沸民亦鳴張鎮以宿望其維銅梁公乃談笑坐掃櫬槍民安兵戢鯨波不揚還朝劔履尸祝

海鄉

昭代武功編卷之八終

昭代武功編

定浙二亂

卷八

四十二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九

萬曆

葉督撫征倭承恩

邢司馬征平秀吉上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九

昭代武功編卷之九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之九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萬曆

葉督撫征倭承恩

始 神廟在御父邊城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突而兵端自倭氏父子倭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

昭代武功編 征倭承恩 卷九

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疏敘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叅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中衛平虜并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克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免台吉等入市夷

敬

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賜歿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王文秀父本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益慄悍沿邊皆懼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士文秀并拜義子千總倭雲

昭代武功編 征倭承恩 卷九

等時党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遣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會倭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選遊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兩之奸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

推軍鋒劉東陽爲會長。劉東陽者，靖慶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陽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僂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略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金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倣遣標下張雲郤寵諭降。二十三日，呼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自縊。東陽遂於翌日蒞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

總兵王文秀、陸雲、左右叅將因挾慶王代請黃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叅，傳備軍。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狗王泉營遊擊傅植，拒締爲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狗中衛狗廣武叅將熊國臣等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狗串虜叅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略鳴沙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剿，乃于三月四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拒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叅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叅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翌日進

兵橫城獲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
鳴沙洲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
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
陽以脩渠來奔悉賊不軌狀友遣叛人馬世
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是時榆
林馮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卜失兔傳調東
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暫封賊訥悶那
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犬塞訥悶者

昭代武功編

征序承恩

卷九

五

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姚吉止
勿往着力兔嚼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
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响乃分發渡河
尅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絕大壩偽守
備高天壽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叅將
吳維禔擣中衛勦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
獲偽守備何安廿日於邵剛堡遇虜千餘騎
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

管凡先後收復管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
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監池拜聞虜且至
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
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絃三千馳金貴堡二
十七日移鎮河堡人也演武蕩賊益括城中
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呼
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
泉急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叅

昭代武功編

征序承恩

卷九

六

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歿
併傷驍賊吳敖壩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
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總督
于四月二月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吉諭
虜無助逆急檄李响赴援圍始解响隨與原
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翼日抵鎮城下
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效事梁騎馬承光
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問金二十萬兩犒

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黃爲副至是以我所持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黃非衝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黃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昫等旣抵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益等三人乘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七

勝先登會榆林遊擊俞尚德兵逗遛被殺已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脇慶王及穆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誓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於南城遙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股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吾寧保此完城

結句自全耳因投諸勃城下賊旣甘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兔於十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哮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哮雲土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擒史苗求款請諭令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八

約松套虜出邊厚加賞給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帑金五萬兩佐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繇宣大濟師御史梅國禎監軍事國禎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

花馬池俟軍至即移靈州霧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繇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繇霧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出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

蕭如蕙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

昭代武功編 征虜承恩 卷九

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壕監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芻茭浮河掠秦渠等堡東陽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密會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捨達大侄火落赤鍊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制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

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鹵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霧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擲火煨燒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霧州總督亦於五月四

昭代武功編 征虜承恩 卷九

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採柳梢蒲艸及土修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斃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管以火藥燒柴艸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哮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

十四日單騎往竟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謂我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洵洵大司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哮拜父子賞二萬金

昭代武功編

征呼承恩

卷九

十一

封龍席將軍縛獻劉東陽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帑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決黃河大堤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會劄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响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艸二百輛 詔逮問已雖報免狀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

分共勢

霽州從甘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入糧糧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叅將孟孝臣護糧艸于二十日並逼城下哮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遂拜入城

昭代武功編

征呼承恩

卷九

十一

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禎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屬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遊擊龔子敬

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繼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蚤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卿使遐齡繼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鄒鏞承先去欽急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僇同事戚卿等許朝因

昭代武功編

征序承恩

卷九 十三

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狀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繼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

水攻

子克方蓋往調養力兔如松詞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方蓋等廿九級獲印符令箭東賜承恩竟與著酋奉黃金蟒繡致卜失兔曰事急竟佐我徇霽州先止壁下馬關阻讓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味糾鍊雷等犯定邊小監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洋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

昭代武功編

征序承恩

卷九 十四

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洋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以何董一元報搗土味巢斬虜百三十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洋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狀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決大堤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

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
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歎相屬
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
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
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霽州功免賊數出舟師
邊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
十二日御史梅國禎檄賊以饑民報為治錢
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十五

數闌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
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會惑于招撫詔罷秩以
夢熊代賜劍如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
申令嚴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
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廿一日着力兇果以
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領眾萬餘入李剛堡
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
馳赴黃峽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

廿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
銳如松劍斬總賊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
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磔二虜遂却追奔
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廿餘
級鹵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巳苗兵及莊
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
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千萬金後五日水浸

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十六

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
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慶戰而李如松蕭
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
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
則盡氣奪乃急繼張傑下城懇貸歎總督陽
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
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時氏殺劉許自贖十
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為

金得用 開力

兵機

賊黨自相屠戮

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頭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卑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樓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李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李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

昨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十七

賀詔建前總督李如松得免為民以篋輿致承恩等獻俘冬十一月六日寇議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兼詔慰慶藩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毘死土窖中特嘉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衛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禎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廕一子世錦

昨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十八

謁梅御史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李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被擒秉忠趨出拜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李洪大土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禎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

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會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制勅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賞廷議不一遂詔允行俟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

湯世多
川降吳
可堅

行無使。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威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問。竟謫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廢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兔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為甚，而哮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昭代武功編 征時承恩 卷九 十九

東南傳
補錄好
久也

邢司馬征平秀吉上。倭於島夷稱最，強黠自唐更號日本，附庸百餘。按宋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皇為號，一姓傳繼。初于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奉 璽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上著訓世勿與通。命信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

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哮氏為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紕之。此可謂有徙薪之慮矣。贊曰：我華治戎，繫以尺組。後乃大羊用為貌。帟禍發寧鎮，哮計啗虜，殺我命臣，陷及疆土。中丞憤難，麾揚厥武。天威所感，游魚困釜，俘致駢戮，卒就膏斧，聲壯邊陲，舊藩天府。

豪潛與倭市，巧為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寇，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翦覆之，并誅奸商王直。江北閩廣，吹次蕩平，然倭猶屢入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鬪。其王李昫，酒于酒，而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一

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望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亥，走義州，願內屬。倭遂

日者坐視屬國淪陷遼難謂何

用一說頻年黃師自

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罄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遊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二

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歿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會中朝簡侍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

詭計

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
 間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
 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
 因謬借惟敬糜餼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
 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
 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
 二月初李如松已至軍中上憫東征將士
 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三
 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
 江為界如松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
 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
 癸巳四月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
 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
 聲迎沈惟敬窺虛實如松檄遊擊李寧生縛
 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六日抵平壤
 度地形東南并臨江西枕山陵立而迤北牡

示之以

壯哉

丹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
 兵試其鋒律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
 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
 屬遊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
 驪兵令祖永訓等偽裝潛伏八日黎明鼓
 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如松手戮一
 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
 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楊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四
 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
 入火藥竝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
 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
 于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逾進我師
 無不一當百前隊質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
 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藏酋
 宗逸平秀吉忠平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
 跳溺無算腥聞十里將軍李寧查大受等率

精騎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
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
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
海京畿江源四道竝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
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竝奔王京
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原右黃海南全羅東
慶尙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
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五

里如松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
遇倭圍數重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
倭前搏如松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乃數
倭竟中鈞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
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
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
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
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

絕倭餉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六

查大受選歿士從間道縱火焚蕩畧盡倭乏
食三月三日於沿江得箭書乃與沈惟敬申
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
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
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
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議始用而
倭芻糧竝盡衆生惡瘡聞我益發虎蹲等砲
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

又使凡
詳明說

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弃王京遁經畧與如松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豆稱是因以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管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七

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讎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與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金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關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圖朝鮮幅頓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八

倭犯朝鮮本意

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
 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二
 十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
 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
 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如松計全羅饒沃
 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
 原祖承訓李寧移咸陽劉綎移陝川已倭界
 分犯我師竝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九

倭性
詐

謂倭聚釜山原祥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逞
 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
 節制征剿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
 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
 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
 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尙云全慶二道在
 該國極南慶尙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
 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為該國門戶以眎王京

皆勢

平壤則堂與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
 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
 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尙志南
 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
 布慶尙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
 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
 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濬溝扼險其世
 子光海君理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二十六

綎特加禦倭總兵御吳惟忠等竝聽調度各
 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
 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
 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兵萬六
 千復轉餉非策劉綎以備倭副總兵量加府
 銜卽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
 責以供辦或慮行長尙未歸巢量益吳惟忠
 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鎮簡卒三千

有沈惟
教為之
崇也

統以遊擊二員於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
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
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
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
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
同終無堅決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
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
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一
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掣肘遂與
李如松竝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甲
午正月九日養謙代于寧遠應昌猶刺刺大
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畱各兵止火器于朝
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
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為言請封及
抵遼陽微聞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遵 旨檄
兵止草論文縱所俘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

遊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
方主撤兵多膽略已石司馬因朝鮮餉不給
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竝許云沈
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
子屏跡胥後命因 中朝無意許貢遷就以
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
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
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惟忠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二
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
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
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
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朋欺御史
唐一鵬叅李如松開封黨而遼鎮都御史韓
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竝絕石司馬亦張
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是歲七月宣平壤捷
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羣

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寶等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

以三事一勅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竝無異意以聞 上命諭於左闕詳定語加周復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三 淮勳裔李宗城克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亾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弒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

主見不

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及封使久羈觀望訛傳不一十一月始抵金山延至丙申正月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四 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翠善冠及地圖武經

又驅壯馬可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統袴子誅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棄印勅遁遼撫鎮馳奏併沈惟敬就縛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克使加沈

治露情
小人等
國豈可
倚為長
城

惟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
 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已楊方亨報封竣稱
 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十大坂受封
 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
 謝畱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朝明年丁酉二月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
 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
 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三十九の四五 三十五
 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
 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
 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云初惟敬本一無賴
 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為 國
 而堅於持 遂讎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
 戍兵欲倚 小人舌端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
 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懷自甘欺
 罔至欲媚上珍珠驚絨防東廠官較漏言此

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蚤
 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
 盡撤亦何至講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
 虛難矣哉

昭代武功編卷之九 終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上 卷九

昭代武功編目錄

卷之十

萬曆

邢司馬征平秀吉下

李司馬征楊應龍

昭代武功編

目錄

卷十

昭代武功編卷之十目錄終

昭代武功編卷之十

吳橋范景文夢章纂

萬曆

邢司馬征平秀吉下

自倭事興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殲倭海上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及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且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國所計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筭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機張西生琳瑯五浦為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

竹島龍堂爲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釁朝鮮負約杖箠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封事既壞丁酉二月復議用兵而我防戍並罷平壤南兵撤回以攻牡丹臺賞不給鼓噪石門寨總兵王保藉忿誘殺之後募鮮應者關白發兵十三運聲百萬清正向朝鮮僧松雲大言日本有天下以朝鮮先驅借路語狂悖不可聞時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麻將軍以五月九日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並調薊遠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

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圯盡樵芻不繼慶尚一道半爲賊據孤軍難入乃檄楊元趙餉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入夏雨如注麻將軍七月初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去數百里勢難趨搗且行至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繇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繇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營兵自東

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繇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繇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陸必自東而西，繇長鬐甘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忠宜寧為中堅，狀後分向釜山。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四

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為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為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繞出西海，幸舟師扼於閑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其巢穴，對馬釜山間。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五

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烏嶺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將，傳示朝鮮，其王虞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

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剿，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曠曠，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六月以來，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

身... 册... 4...

執一惟
敬倭計
窮矣

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為慰籍。惟敬漸移南原，去金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赴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于六月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閉山，七月十五夜，襲蓋州，島統制使元均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六

風靡遂棄閉山要害，倭駐巨濟，閉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閉山協守。閉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而倭隨于八月十二圍南原，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日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

此時麗人雖感我兵救恤亦不堪矣

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勤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於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遊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島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七

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繇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嗣是九月，副將軍鮮生遊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叅將彭有德等亦報追倭至清山，獲級百十六。

軍聲益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官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分將時監軍為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略尚方劍，重事權，經略計令麻將軍同經理督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兩協西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繇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經略

與麻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繇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繇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該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遊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翌日遊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眎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克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缺為之中，多疊雙，瞰我師稍息，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

空情
人安得
成功

襲金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是時
戊戌正月三日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
兩協棄輜重無筭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
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
師黨欺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
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閑住以位密揭薦鎬
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經略以前後
缺冰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久計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
子龍藍芳威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
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
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
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略欬其謀分三協為
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
西路劉綎水陸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
倭盤踞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

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
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金山為根本西路則行
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
海管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
子據泗川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
陸摩州兵慄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
向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
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如梅尋調遣師以董一元代九月二十日分
道進兵劉綎道行長管挑戰奪倭橋斬級九
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
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
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
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
鏖戰下之遊擊盧得功殲于陣得級九十二
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

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
 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
 步協攻步兵遊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
 營則攻城騎兵遊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
 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遊擊藍芳威攻東北
 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
 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壕砍
 護城柵湧入急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
 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二
 乘勝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
 奔還晉州經略查叅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
 以徇彭信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
 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
 洵凶撤兵大學士趙志臯請令總督歸鎮制
 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
 分布 上命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
 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

勤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會報平秀吉七月六
 日歿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
 擊捷音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
 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軍繼因
 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
 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
 邀戰行長乘小艇逸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
 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焚歿石曼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三
 子得級三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
 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
 錦山磯焉而董將軍一元則報據浙兵遊擊
 茅國器稱叅謀史世用持經理論文往有石
 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
 奔潰東征始結局云捷聞 上發問金十萬
 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 上念將士
 冲冒矢石特諭優敘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

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是歲己亥播州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以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敘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四

掃諸巢功亦難泯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賜金蟒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并給金幣部司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廕二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敘稷蔚

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敘用已復念御史陳效殞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久之經略疏稱劉氏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死清行二酋二倭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况昔年金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五

山爲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庚子三月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是歲八月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采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金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機張蔚山西

入開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
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脩險隘朝
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
左右烏竹二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
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
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
遺址尚存亟加脩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
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六

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
般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
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唬造千
百艘為奇兵而添造神機百子火箭一訪異
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
一切錮之一脩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旅
門戶鎮江噤喉應援宜添不宜撤自此以後
對馬島倭橋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義

今日京
江之事
可歎

智意時刷還所擄請和蓋對馬地並山岡不
產五穀向資食米朝鮮自侵掠後絕關市生
理薄百計脇款朝鮮王請裁 天朝且乞量
發水兵協防不許丙午冬家康復奉朝鮮書
契尋盟并縛送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
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
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頃
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蠲役倭言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七

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往戰朝鮮
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遂私
款不絕後三年己酉 朝議允于釜山港開
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
嚴飭舟師以待是歲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
雞籠淡水侵度閩又三年壬子冒琉球貢海
上明年癸丑平義智遣釜山市倭齋書索添
船并請貢路 詔申飭海防又三年丙辰倭

犯南麂外洋聞來告急已而寂然初平秀吉將歿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苗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助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頡頏及家康老兩苗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偵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八

報家康已代秀吉為王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于大坂止給廩食頃歲復以兩苗吞攬來報歿竟未審情寔大抵關白如漢大將軍號得主其國而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此倭俗從來遠琉球亦我屬國在海外與朝鮮稍殊自併琉球後倭於海上駸駸震鄰矣而我瀕海奸民闌出日衆勾通之漸識者慮焉或言倭急貢以

論

如是我乃 知先朝 聖賢將 士金錢 以救海 和是經

虜防倭 合盤打 算良非 失策

刀扇小物規大利唯申海禁遵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眎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華風自東北則犯福建台温風自正東則犯直浙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繇義州窺遼陽曾不咫尺往贊畫劉

昭代武功編 征平秀吉下 卷十 十九

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贊曰海國外藩八道三都金山鎮島密邇倭奴舟師攻襲王徙義州司馬命將敵愾同仇捷奏平壤馘斬梟苗罷封却貢經理紆籌功成橫海善後先謀煌煌大賚懋賞

李司馬征楊應龍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纓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筴馳白錦，出奇兵擊定之，授武畧將軍。值唐亂，畱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外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

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蒙茸鏡削，居然與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爲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婭。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

烈擁兵逐相，悉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卽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喜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臆，乃卻敵捕虜，亾算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賜金幣，揚揚意得。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一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睚眦卽戕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

此時一
大吏得
制之何
以遠巡

不報
其辨

幾于放
虎自衛

應龍安
得復出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二
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十七年
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張氏叔張時照上飛
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
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
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
貴軍門調有微勳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
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
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逮詣重慶對簿繫

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
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
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
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
遂抗不復出蓋應龍居恒負固驕蹇如天帝
已淹繫一獄吏能挫辱之重索金錢上下輕
重萬端殆不可堪龍自謂前後頗有功于漢
緊七姓實隸我往夜郎君長例後生殺其屬

亦何至為漢法急持助若屬與我為難也以
是亦脫繼輒颺去不欲就吏而張時照等復
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旨
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繼光馳至重
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
繇武隆黃平湄潭入副總戎曹希彬繇永寧
緝麻入叅將郭成繇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
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祥令黨穆炤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三

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
軍覆餘殺傷大當會巡撫繼光論罷即撤兵
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
繼茂乃疏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而蜀御史
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上謂本酋朝廷原
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
史報與本酋奏辯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
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

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廣議無堅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攜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詣綦江縣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慎德上書因稱贊畫可罷既總督乘傳至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四

譬應龍大略稱引哮劉王杲事宣國威稜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閔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撤綦江鳥江兵諭奏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

得贖罪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略總督特檄詣綦江趨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邗傳儲侍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五

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且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勸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曩亦被誣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入及罰金獻廷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因

服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
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
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
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
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
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
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
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六

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
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殿最主吏給事
中陳尚象疏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
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溪巡司移置松坎
並允從論功賞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
都御史歸朝重慶守王士琦卽陞川東兵備
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
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

又經

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置關
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
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
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
苗諸苗人願爲出死力丙申秋劈餘慶土吏
毛乘雲館燦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劫
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與隆偏鎮都勻各衛已
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七

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七月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鬻割之
十一月石砭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
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
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授因緣朋奸所
從來矣明年戊戌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應
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
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秦讐

據至
此應
亦自
寸殊

民宋世臣父繼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等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國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資等俱死。於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八

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廣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總督於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鰲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貓兒岡，遣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十九

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熱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涼，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柵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

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
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
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律
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
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
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
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殘忍猖狂
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

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
督益調沿江南兵武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
兵陳璘改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
平越專候大舉已劉將軍縉以十月至蜀總
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上無意肆赦
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謀黃平
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
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一

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與我
如往局典赦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
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
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肯東亦
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
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
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
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忠江東之各為民緹

東破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
遠諸衛接管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
所在告急黔危於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破
爛橋重安三處實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
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入楚將無黔且無滇議
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帥童元鎮擁兵
銅仁不前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應祥
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縉亦

招撫

以赴師踰期充為事官報効上以楚地邊
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師師延
推江鐸往是時徵兵廣至總督大頒賞格為
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攜明年庚子正月
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
備楊惟中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
事往鸚鵡溪止士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
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龍泉係息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八

三十二

南石吁啞一失則發川孤懸賊方移兵進
攻聞蜀金竹官壩警檄回不果金竹官壩南
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砬宣撫馬千乘軍鄧
坎賊乘懈於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
奮擊連破金竹青岡蕭虎跳關七寨十四日
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
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益二捷有以牽之
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

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
三千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
輕師遠襲劫雷固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
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
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酉陽石砬永
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
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
報至總督乃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碁江以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二九

三十三

原任總兵劉綎將叅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叅
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叅遊周
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
一合江以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之
督以叅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希
彬將受吳廣節制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
等隸之督以叅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遊
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叅政張棟川南總監以

黔西
分四路
進勦
置楚

師成而
戰遂有
號令一
新之意

叅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
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繇烏江叅將朱鶴
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繇沙溪總
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繇興隆而偏橋
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繇白泥
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覃宜等繇
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
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四

則叅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
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叅
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叅議詹啓東紀功
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
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叅議
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
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於重慶盟
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

昭代武功編 卷一〇

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希有先是
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
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決旬而碁江捷至碁江
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等浦木山羊簡臺等
峒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劉將軍紘於十
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
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
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始碁江諸苗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五

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紘威名冀首挫
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碁江
馳南川盡焚積聚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
身免賊膽破益為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
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尅桑木
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尅烏
江關翌日尅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
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

六六七

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縶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六

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固且壓海龍固而壘海龍固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

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固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關治大水田焚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固死守每路遞降又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給虞縶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縶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於固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七

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規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固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固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訃跳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固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

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爲亾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廿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挺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八

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

軍挺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譽不容口是歲冬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判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卽古珍

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三十九

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雍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烏言丹服並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它甌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後三年

甲辰正月敘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澄母鳳氏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四十

各賜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於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議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麓川之役用兵十

應龍始
無反意
我自縱
之使肆
惡不度
耳所以

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息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闢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或曰應龍井蛙耳何能為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為難徃於中朝宣諭故轍時繫時釋時勦時撫一逞於白石再逞於昭代武功編 征楊應龍 卷十 四十一

飛練三逞於綦江以為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夫兵四集而酋頓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罅於微而成於激方酋雖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

始 宜謹

使用時
泰謀禍
且不測

楊酋察其終始信怨毒於人爲甚也酋始囚
繫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 天
子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
自始用兵已拳拳申飭矣初賊已破碁江僞
軍師孫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擄
成都虜蜀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
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
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

昭代武功編

征揚應龍

卷十
四十二

悔失策歛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於滅亡
掌大蠻崖狼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哉

贊曰巴蜀西藩域介黔楚播輕漢法逞兵
肆侮驚乃脫鞵使翼而虎司馬靈誅碎軀
玉弩二十萬軍聯師八路圍破海龍賊自
昇火遂置兩都版歸萃土勲勒景鍾金吾
世守

昭代武功編卷之十終